

Ponzi's Scheme

[美]米切尔·朱科夫 著 张志莉 译

庞兹的骗局

一个金融奇才的真实故事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庞兹的骗局：一个金融奇才的真实故事 / (美) 朱科夫 (Zuckoff, M.) 著; 张志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书名原文: Ponzi's Scheme: The Story of a Financial Legend

ISBN 978 - 7 - 208 - 06630 - 4

I. 庞... II. ①朱... ②张... III. 纪实文学 - 美国 - 现代 IV. 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34980 号

出品人 施宏俊

策 划 符永卫

责任编辑 符永卫



庞兹的骗局：一个金融奇才的真实故事

[美] 米切尔·朱科夫 著

张志莉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80 × 980 毫米 1/16

印 张 16.5

插 页 1

字 数 241,000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6630 - 4/F · 1508

定 价 25.00 元

序 幕

1920年6月9日，在马萨诸塞州的南波士顿地区，一个巧舌如簧的销售员马丁·科尔卡正在挨门挨户地推销一种“让你的钱翻倍”的机器，它小巧得可以放在缝纫桌上。马丁·科尔卡走到一幢不起眼的房子前，敲了敲门，克拉斯科太太把他迎了进去。但克拉斯科太太并不是傻瓜。她想亲眼看到这个非凡的设备真的能起作用。科尔卡很高兴地帮她作了证明。

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个机器是个奇迹。它装在一个彩釉的金属盒子里，上面有几个闪闪发光的灯和一个旋转木板，木板上星星点点的东西看上去就像打字机的键盘。在一间阴暗的屋子里，科尔卡把一张100美元的钞票和一张裁剪为同样大小的白纸插入盒子。灯光闪动，齿轮转动，这个盒子发出一种神秘的呼呼声。经过一分钟的漫长期待之后，科尔卡按下一个按钮，然后两张100美元的真正钞票奇迹般地出现了。

克拉斯科太太买了。

科尔卡揣起了她的钱——540美元，这笔钱足够克拉斯科太太买一辆汽车了，但是这个机器能永不间断地生产出100美元的钞票，就凭这一点，这笔钱好像花得还算值得。作为交换，科尔卡递给克拉斯科太太一个包裹，外面包着一层牛皮纸。为了赢得时间逃跑，科尔卡警告她不到晚上不能打开，这样才能保证她不把这个特殊的双层纸暴露在光线下。然后，他离开了。她等着。

当克拉斯科太太打开这个包裹的时候，发现里面只有一个普通的木盒子。发现自己受骗之后，她报了警。

最奇怪的是，一个容易受骗的报纸记者报道了科尔卡及其同伙的被捕消息，但是他好像相信，卖给克拉斯科太太的仅仅是个真正惊人的发明的赝品而

已。“人们断言，”这个记者写道，“这两个人藏起了那台真机器，而卖给他们客户的是个假东西。”

换句话说，如果科尔卡当时出于好心，卖给克拉斯科太太一台真正起作用的伟大机器，那么所有人都会很高兴，而且他也不会进监狱。

在 1920 年，任何事情似乎都有可能，尤其是那些和钱有关的事情。

一种新的社会风气正在形成，新思潮将改变人们的想法：作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能存一分钱就是挣了一分钱的观念一去不返了。钱最好是来得快，来得容易，并且数量巨大。报纸上的一些故事为这种发财梦煽风点火，比如穷女孩嫁给了富有的男人，从多年前失散的亲戚那里继承财产，以及大胆的企业家一夜暴富。这些故事传达的信息很清楚：财富不再是出身高贵的人的专利了，甚至工人和女佣也可以向往贵族的庄园。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一个正确的改变，敲对一扇门而已。如果财富没有自己找上门来，那就主动出击。跳入黑暗的水中寻找沉没的财宝。不用担心水底太浅。

对于那些快速致富的推波助澜者来说，那是一个敢想就有钱赚的时代。科尔卡只是那个时代的小人物，他很快就进了监狱，他的名字也很快被忘记了。而就在同一时期，同一座城市，有个微笑的、长长的脖子像公鸡一样旋转的男人想出了一个更好的主意，能让钱翻倍——这是一个秘密的金融炼金术公式，它能把几美分变成几百万美元。他的仰慕者尊崇他为奇才，而批评者把他看成是个骗子。无论如何，他在最恰当的时刻走上了历史舞台。他那令人惊异的运作，将标志着 20 世纪 20 年代的第一声咆哮，并且他的名字也将永远为人们所记住。



CONTENTS

目录

序幕

第一部

第一章 “那个人就是我”	3
第二章 “我有罪”	17
第三章 “报业奇才”	29
第四章 “漫长的霉运”	39
第五章 “像大海一样不平静”	51
第六章 “一位美国美人”	61

第二部

第七章 “美元万能”	77
第八章 “一个小雪球从山上滚下来”	91



第九章 “总是想摘天上的月亮”	103
第十章 “我决不诈骗”	115
第十一章 “就像从孩子嘴里偷走了糖块”	127

第三部

第十二章 “金钱狂热”	143
第十三章 “控制局面的主人”	157
第十四章 “甚至他的奶牛也不能出奶了”	171
第十五章 “你发现了金钱”	185
第十六章 “我感到心力交瘁”	201
第十七章 “那个人不是我”	215

尾声	235
----	-----



Part one 第一部





庞兹展示自己别致的手杖，摆出的姿势就如一个军乐队的男指挥。

Boston Public Library, Print Department



第一章 “那个人就是我”

一辆蓝色的大型轿车缓慢地穿过这座古老城市弯弯曲曲的街道，车的主人坐在宽敞的后座上，身体舒服地倚靠在几个马毛填充的坐垫之中，这让他不会在崎岖不平的鹅卵石路面上感到颠簸。空气中的热浪和阳光撒在砖和花岗岩的建筑表面，又反射回来，炙烤着这辆自动豪华轿车和里面的乘客。早晨的空气暗示人们，暴风雨即将到来。如果天空真的阴云密布，那几个星期的酷热就会得到缓解，这个夏天的热浪让波士顿市中心充满了各种难闻的气味，马匹、鱼、水果、刚刚割开的新鲜皮革和紧绷的绳索，从附近的港口传来的海水的咸味也掺杂在其中。

这辆轿车擦得锃亮，司机是个爱尔兰移民，叫约翰·科林斯。他戴着一顶帽子，镶有铜纽扣的制服标志着一个新兴职业的诞生：汽车司机。他的老板是个意大利移民，仅在三个星期前，他才从库房提走这辆熠熠放光的汽车。这辆车本来是为一位纽约金融家订做的，但是他为了先抢到手，就比标价 12600 美元多付了 1000 美元的现金。同样的价钱可以买到 20 辆福特 T 型轿车，再加上一套不太贵的房子。这种车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在 1920 年，这种自力推动的汽车是美国最昂贵的车子，从它那纯银的汽车饰边到水晶车头标志，无处不渗透着奢华。这款车近乎完美，闪闪发光，卡内基家族和范德比尔特家族，以及在那次“伟大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指挥美国军队的“铁锤”将军约翰·约瑟夫·潘兴的自家车库里，都有这款车。这位将军还把这款车特地运到法国，作为高级人员专车。美国洛克莫比尔汽车公司的管理者明白，正是这种独一无二的特性，吸引着精英分子购买。这款车的定位正好和亨利·福特的大众型经济轿车相反。公司的广告看上去就像一张雕刻的邀请函，上面写道，洛克莫比尔公司的汽车都是手工

制造的，“严格限制生产数量，因为任何一个杰出而精美的产品都不可能大批量生产”。

科林斯开这辆车时间不长，但是他已经非常了解每天 12 英里的路程了，他老板那优雅的房子在历史上著名的列克星顿郊区，距离美国革命战争中第一声枪响的地方不到一英里。从老板的家出发，他们向东开去，穿过工人阶级聚集的阿林顿和萨默维尔进入高贵时髦的剑桥区，跨过波士顿查尔斯河，沿着特莱蒙特大街向南，到学校大街上一个没有什么特征的建筑物去，那离波士顿市政厅不到一个街区。有时候，他们也会绕道，经常去银行，他的老板坐在后座上，抓起车内的单向联络电话，告诉科林斯新的方向。但是这一天，1920 年 7 月 24 日，他们直接从家到办公室。

转向学校大街的时候，科林斯放慢了速度，他看到了眼前的一幕：一大群人，有几百个男男女女挤在一起，屁股挨着屁股，胸贴着背。从上面俯视，这场景就像是麦秆硬草帽组成的马赛克抽象图案和有色彩感的钟形女帽，偶尔有几顶黑色的男士硬礼帽掺杂其中。人群中还有些人带着惊惶失措的孩子，他们有的大哭，有的呜呜地抱怨，同时努力挣扎着不被大人踩在脚下。

这条街道上充满了电流，这和不断密集的乌云没有关系，它来自人群。每个人都是一个活跃的电子，他们在这个磁场里战战兢兢地四处游荡，而这个磁场的创造者就是坐在自动轿车后座上的这个男人。

通常，在 7 月末一个闷热的星期六，这条街道几乎被人们忘记了。但是这并不是普通的一天。人群看到这辆豪华轿车驶进了这条街道，他们立刻冲它挤过去，其中一半的人怀着尊敬的心情，另一半则怀着狂热的期待。人群分成两股，以便让科林斯的车开到路边，停在奈尔斯大厦前面。这里是学校大街 27 号，一幢不起眼的房子里面正是他老板那极端奢华的不寻常的公司所在地，这家公司的名字令人印象深刻，叫做证券交易公司。

汽车后座是个有利的位置，从那里，科林斯的老板可以看到一些人在大街上正拿着当天早上的《波士顿邮报》。头版头条的标题是在美洲杯的一场比赛中，美国的快艇“决心”号战胜了英国的竞争对手“三叶草”号，取得了胜利。在那样一个时代，除了让喝威士忌酒合法化以外，好像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像游艇比赛和高尔夫这些精英分子参与的体育项目都牵动着公众的想像力。

如果报纸上有个题目让波士顿市民更感兴趣，而不是富人的体育比赛的话，那么它就一定是关于他们自己成为富人的美好前景。那天早上的《波士顿邮报》，就在游艇比赛的文章下面，有条消息不容错过。在首页的左边，黑色粗体字的大标题让整个学校大街沸腾了：

三个月内让钱翻一倍

一天前，《波士顿邮报》的一个记者已经拜访了学校大街 27 号，从那里大概了解到，这个证券交易公司如何为它的投资者带来可观的利润。这篇没有署名的文章甚至还描述了这辆自动豪华轿车和公司老板在列克星顿的房子，那幢房子“有最好的装饰和家具”并且“没有给人暴发户的印象，而是掺杂了主人精致的意大利品味”。

这个人拥有高档的房子，亮闪闪的汽车，证券交易公司，以及学校大街上所有人的崇拜，还有任何东西，只要他喜欢，都可以买下来，他的名字就叫查尔斯·庞兹。

那天早上，庞兹一边读着《波士顿邮报》的这篇文章，一边吃吃地笑，他欣赏自己的判断力，他让这个记者参观了他的办公室和家。正是他自己操纵了这次采访，但是从现在起，他就要依赖一位公众人物为他提供建议了，这个人叫威廉·麦克马斯特斯，曾经是个记者，刚刚成为庞兹的雇员。首先，庞兹对于宣传的作用一直持怀疑态度——他获得了成功并由此实现了他最大胆的梦想，这一切都不需要宣传——但是他的故事被《波士顿邮报》温和处理之后，看上去好像他以前翻过的每一张牌都是大王一样。

以前也有两篇文章描写他和他的公司，发表在波士顿的其他报纸上，但是《波士顿邮报》这篇头版头条让前两篇文章黯然失色。第一篇文章是在六个星期前发表在《波士顿旅行家报》上的，用溢美之词描述了他的公司，但是完全没有提到他或公司的名字。然而言辞中已经谈到了庞兹公司的性质和地点，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就有几十万美元的资金流入了庞兹的公司。第二个故事三星期前发表在《波士顿邮报》上，那是一条简短的消息，一个家具经销商对庞兹提起了百万美元的诉讼。这条消息也帮了庞兹。他的富有足以承担 100 万美元的起诉，仅

仅这一个事实就吸引了成群的新投资者蜂拥而至。

自从这条消息简短地描述了这个数额巨大的诉讼案之后，《波士顿邮报》年轻的执行编辑和发行人就对此很感兴趣，于是他们安排了后续的人物故事，也就是那天发表出来的文章。在那篇文章的最后，《波士顿邮报》记者详细地附上了庞兹的评论，内容不容置疑，好像庞兹把手放在《圣经》上说的话一样。在长达几个小时的采访中，这位 38 岁的企业家简明扼要地述说了他从意大利移民到美国之后 17 年的经历。然后，庞兹用概括而充满自信的言辞告诉记者，他的企业是如何在薄弱而又靠不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际回邮代金券，那是几张可以兑换成邮票的纸。他描述了公司的成长经过——在七个月里，从几美分蹿升到几百万美元——他还吹嘘说，从缅因州到新泽西州都有他的分公司即将开业。这个记者的笔记本上记满了庞兹的话，然后把他的笔记像音符一样在《波士顿邮报》上向读者们演奏一番，音调清晰而甜蜜，就像从手摇留声机里传出的歌曲一样动听。

庞兹以一段无比珍贵的论断结束了这次采访，然后，这个记者原话刊登，这又一次帮了他：“我并不喜欢把钱花在自己身上，而是希望把大量的钱用于做善事，从而获得快乐。我总是对自己说，如果能得到 100 万美元，我就买来我想要的东西，让自己的余生过得无比舒适。如果我的钱超过了 100 万美元，我就把所有这些钱用于为世界谋福利。现在，我有了 100 万美元。我已经把这些钱存起来了。如果我的公司明天倒闭，我肯定会用这些钱让我和我的家人舒服地度过余生。”如果有人怀疑，庞兹的安全感到底有多大，就可以从下面的话中找到答案：“庞兹估计他的财富会超过 850 万美元。”

庞兹用艺术大师般的触觉，在两种力量当中达到了完美的平衡，没有让任何一种力量控制住他那美国人的新身份：利他主义和贪婪。现在，他一切准备就绪，他坚持说自己不再需要更多的投资者了。但是他将继续接受投资者的钱，而这种举动完全是出于他慈善的心灵，所以投资者可以和他以及他的家人一道，为生活添加美味的调料。

如果有什么原因让波士顿人怀疑庞兹的话，那么他们决不会在当天早上的《波士顿邮报》上看到。报纸上的故事读起来让人信心十足，就像是给聪明的消费者推荐的汽油头发营养品广告一样，承诺头屑去无踪，或者是 Goldenglo 药

片，让你的胃“阳光普照”，亦或是用一罐 Fruit-a-Tives 治疗慢性便秘。

这篇报道中惟一一处最接近于怀疑的文字写道，联邦政府和国家权威机关已经调查了庞兹的非凡投资计划。但是这个记者又在下面的句子中解除了警报，他写道，“国家有关部门并没有从中发现任何非法的事情。”庞兹一定没有想到这篇文章成了他更为强大的资金保证。

令庞兹更高兴的是，这篇头版头条的文章下面是一则广告，内容是当地一家著名的银行，叫“全球信托公司”，它为了招揽新的储蓄，承诺保证给予储户慷慨的利息：每年5%，每个月以复利计算利息。对于庞兹来说，这则广告是天降礼物。几个月来，他一直在比较他所承诺的回报率——在45天内回报50%——和银行那微不足道的利息。这则广告同样是一个比较，而且是刊登在《波士顿邮报》上，它可是自我宣称是“新英格兰最伟大的早餐桌报纸”。

一个工作人员有100美元要投资，他越过一碗葡萄坚果，阅读那天的《波士顿邮报》，面临两种选择，它们同样非常可靠，但是结果大不相同。他甚至可以在那张报纸的空白处计算一下，把这100美元存在全球信托公司里，那么每年的利息就是5美元和一些零钱。这说明银行在那些日子里还是有吸引力的，当时联邦储蓄保险还仅仅是谣传而已。或者他可以把这100美元委托给这位查尔斯·庞兹先生，并且看着自己的钱在同一年里一次又一次地增长。

如果他在每个45天周期结束的时候再次把他的100美元和得到的利息投资的话，那么一年以后，他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拿走超过2500美元。如果他在第二年再次投资的话，他就可以得到超过6500美元。这个数字简直不可想像，当时美国人的平均收入大概是2000美元，哈佛大学校长每年的工资只有6000美元，从西尔斯公司定制一套男士通风雨衣，价格还不到12美元，买一盒供三口之家吃的鳕鱼糕点罐头才25美分，而他手里拿的这张报纸只有2美分。只有傻瓜才会选择银行的利息，而放弃庞兹的回报。

读了《波士顿邮报》的文章，计算了回报率之后，这些潜在的投资者就开始在学校大街上聚集起来，很久之后，那辆豪华轿车才刚刚从列克星顿出发。他们来自波士顿的各个角落，还有其他地方，简直就是个小型的国际联盟。移民和印度的婆罗门擦肩而过，意大利人里混杂着西班牙人，爱尔兰人的旁边是英国人，希腊人正在和波兰人聊天。他们中间还有瑞典人，法国人，犹太人，黑人和葡萄

牙人，年轻的和年老的美国人。厨房的女仆站在商人旁边，办公室的勤杂工紧紧地挤着家庭主妇。在这个城市里，惟一重要的就是投资者手里紧紧攥着的支票上写着名字。

多切斯特的装订商亚瑟·凯斯准备投资一大笔钱，3000 美元，而一周前，他的妻子克拉拉刚刚投入了 1000 美元。他们的邻居，糖果工厂的工人威廉·霍夫倾其所有，带着所有的 78 美元来到了这里。波士顿的花商，菲利普·范斯坦准备把 1100 美元交到庞兹手上，而帕特里克·霍兰刚刚把 1600 美元塞进了他的钱包。本杰明·布朗想要再存 600 美元，四天前，他刚刚存入了 600 美元。蒂莫西·多诺万是萨默维尔郊区的一个马夫，阿尔弗雷德·阿瑟住在剑桥区，他们每人投资 50 美元，希望到 9 月的第一个星期涨到 75 美元。印刷厂的工头珀西·斯托特来自密树恩，三天来，他每天都从 30 英里以外来到波士顿，已经投资了 200 美元，这一次，他又带来了 100 美元，继续投资。

皮箱店的老板约瑟夫·珀尔斯通带来的不是现金，而是一张庞兹签署的票据，这会让他获得 1500 美元。他正是从可爱的罗斯·庞兹那里听说证券交易公司这个名字的，那是 6 月的第一个星期，当时罗斯偶尔来到他的多尔切斯特商店，只是想买一些新的皮包，因为她和她的先生查尔斯计划去意大利她的婆婆家。罗斯向这位行李箱商人骄傲地描述了她丈夫非凡的金融技巧，而珀尔斯通先生则对此印象深刻，于是他投资了 1000 美元。现在，他的票据到期了，所以，珀尔斯通排在队伍中，想要收回他的本金和另外 500 美元的利润。但是他不会再投资了。他不想让自己的好运一次用完，珀尔斯通对这一轮的投资回报很满意。

拥挤的人群中还有一个 14 岁的男孩，穿着短裤，他就是弗兰克·托马斯。他是商店的跑腿，每个星期收入 7.2 美元，他急切地要投资给庞兹 10 美元。查理·奈克来自俄勒冈州梅福德，距离这里 6 英里，还要跨过神秘之河，这一次是他一个月来的第四次投资，也是最大的一次，1000 美元。为什么不呢？他的小妹妹罗斯，高兴地嫁给了这个掌管着整个公司的男人。如果她信任庞兹，那么查理·奈克也信任他。卡梅拉来自附近的切尔西地区，他带来了 2000 美元，而 12 天前，他已经投资了 600 美元。庞兹的司机，约翰·科林斯已经扔进去 500 美元了。从豪华轿车的司机座上看着拥挤的人群，他决心再投入 700 美元。

一些人是看了《波士顿邮报》上的故事才来到这里的，而另一些人则是从他

们的朋友或亲戚那里听说，可以从学校大街获得利润。尽管《波士顿邮报》好像仅仅揭开了这家证券交易公司的面纱，但是几个月以来，波士顿的所有街道一直在热闹地风传这家公司和庞兹其人的故事。还有一些人从菲奥里这样的人那里证实了他们听到的传闻。菲奥里来自罗丝林蒂地区，他的朋友认识他是从那富有英国特色的名字开始的，他叫弗兰克·德林克沃特。他毕生都在努力工作，开始是工人，后来成为了房地产投资商。菲奥里经过艰苦的努力，才积攒了一小笔钱，1 万美元。6 月份，他把全部的积蓄委托给了庞兹，在后来的几个星期里，他不断听到自己的财富增长的消息。他的朋友们听到这件事，也来找庞兹。当《波士顿邮报》的报道登出来的时候，这家证券交易公司的平均每周新增投资数额已经超过了 100 万美元。如果保持这个速度的话，这个数字很快就会上升到每天 100 万美元。

但是，盯住庞兹的不仅仅是潜在的投资者。《波士顿邮报》的故事引起了马萨诸塞州一些最有权势的人的兴趣和注意。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开始问一些问题了。而这位没有经验的报纸执行出版人理查德·格罗泽，就是那位在读过百万美元诉讼案之后做了这篇人物专访故事的人，直接派遣他手下的记者进一步挖掘庞兹成功的秘密，找出他从贫穷一跃暴富的原因。有相同要求的还有波士顿的联邦公诉人丹尼尔·加拉格尔和马萨诸塞州的首席检察官韦斯顿·艾伦，《波士顿邮报》的记者曾经追到他度假的科德角采访。这位首席检察官非常自负，又雄心勃勃，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含糊其辞，说他的一个年轻的助理公诉人艾伯特·赫维茨正在奉命调查庞兹。另外两位公共事务官员也注意到了《波士顿邮报》的这篇文章：他们就是波士顿腐败的检察官约瑟夫·佩尔蒂埃和新任的廉洁的国家银行专员约瑟夫·艾伦，后者最近刚刚被地方长官卡尔文·柯立芝任命担任这个职务。

科林斯把那辆豪华轿车停在路边，单脚跳出来，硬挤到大楼的后门。门旋转着打开了，这个男人自己走下车，踏上宽敞的踏板，然后把脚放在人行道上。如果人们希望看到一个伟岸的男人，那他们就会非常失望。庞兹身高 5.2 英尺，比人群中正在叫卖报纸的报童还要矮。他体重只有 130 磅，这还是加上全身所有的衣服和一顿大餐的重量。

但是他的外表所缺乏的都在他的行事风格中弥补过来了。

庞兹是个领袖人物，他的英俊具有独特的含义，一个帝王才有的鼻子，一笑两颊露出两个酒窝，丰满的嘴唇向上翘起，让他的微笑刚好不露出牙齿。通常，他并不克制笑容，结果是他的笑好像对于他的脸来说太夸张了，就像是一个孩子画上去的笑容一样。他的头上戴着一顶充满自信的高尔夫球帽——这暗示他的周末是美好而又时尚的，这比他通常戴的麦秆硬草帽更加随便。帽子下面是一头褐色的头发，其中掺杂着斑驳的灰白色，顺滑地向下，用剃刀在左边分印，前面是低矮的背头。岁月留下的惟一痕迹就是在他那活泼的黑褐色眼睛周围出现了一圈生硬的皱纹，好像这不是由于过于忧虑，而是一生都在笑的缘故才产生的。他穿着一件新的棕榈海滩套装，在这闷热的天气里带给人不可思议的爽快感觉，一条真丝手帕从大衣口袋里向外窥探，就像刚刚摘下的水仙花一样。他那闪闪发光的皮鞋踩在石板人行道上哒哒作响。他的黑色波纹丝绸领带在胸前打了一个结，正好把浆过的白色领子固定得恰到好处，领带夹上面镶嵌的钻石在黑色的映衬下格外耀眼夺目。他右手紧紧握着一根手杖，那是用马六甲白藤做的，手柄包裹着黄金，这就像早些年受到马戏团老板巴纳姆恩惠的人一样。他的左手紧紧握着一个真皮小包的包带，相比于今天等待他的大量现金来说，显然，这个包太小了。

环顾四周，庞兹忍不住眉开眼笑。很久以后，他写回忆录时，还记得这条街道看上去好像“伟大的波士顿的 200 万居民都来到了这里！”他们都是来看他的。实际上，庞兹估计的这个地区的人口数量比实际多了 50 万，但是数字的膨胀对于他来说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和庞兹一起从车里出来的是个表情严厉、全副武装的保镖，他来自平克顿侦探事务所，那里的侦探在不去粉碎“红色威胁”的联合主义者，也不追赶银行窃贼的时候，就出租自己。

近来，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庞兹担心的主要问题了，因为他的公司正在制造出如此庞大的现金，他害怕自己会成为窃贼的目标。为了加强平克顿的实力，庞兹在三个月前从萨默维尔警察局获得了枪支使用许可证，他在搬到列克星顿之前，就住在那里。一支小巧的、蓝色钢制的科尔特式自动手枪，口径 0.25，就隐蔽地藏在他内衣口袋里。另一个口袋里装着他特别急切地在公众面前挥舞的东西：一张银行声明，以他的名义存款数额达到 150 万美元。

“那就是庞兹！”当 he 从车里走出来的时候，有人大声喊道。这一声喊，让所有人都朝一个方向移动，就像一个人一样。他们围住了庞兹和他的保镖。有些人

想恳求占用他一点时间，有些人因能拍到他的后背而心满意足，还有些人仅仅是因为看到了金钱的默林*而激动得发抖。还有些持怀疑态度的人混杂在这些信徒中间。庞兹刚一下车，就有人大声叫喊，指出证券交易公司的快速致富计划是个骗人的把戏。

“我想要看一看这个男人，他能做到……”那个持怀疑态度的人叫喊着。

面对这个挑战，庞兹大声宣布，“好吧，我就做一做！那个人就是我！”

他语调流畅，吐字清楚，只是稍微有一点母语意大利的口音。庞兹有时候说话带有不连贯的爆破音，但大多数时候他的声音令人兴奋，具有超凡的魅力——女人听到的声音像是来自温和而又坚定的求婚者，男人听到的声音像是来自值得信赖的朋友。他的声音应该很适合当时冉冉升起的电影巨星鲁道夫·瓦伦蒂诺，假如他的电影有声音的话。

庞兹继续向前走，经过奈尔斯大厦大门口两个穿着制服的警察，走上狭窄的楼梯，来到二楼，他那狭小的办公室。在走这条路的时候，他不得不冲到楼梯间里，以躲过这些人群，正像一位旁观者说的那样，“人们聚集在一起，人山人海，像个沸腾的漩涡；人们打着手势，叽叽喳喳地吵成一片。”从一楼大厅到他的办公室，就像是发生了人群骚乱和暴动一样，但是庞兹丝毫不在意。他迈步穿过一个镶嵌玻璃的门，进入一间小接待室，他的公司把这里作为等候区域。在这里，每个投资者都会受到16位职员和助理一对一的接待，这些员工中有很多人是最近几个星期才进入公司的，因为公司需要人手打理洪水一样的现金。

继续往里面走，这些潜在的投资者就会看到一群代理人，他们的头是一个叫做约翰·唐德罗的人，他是庞兹妻子的远亲。唐德罗首先确认这些投资者手里有现金或者有已经签名认可的现金汇票，然后把他们带进第二间办公室，这里要宽敞一些，屋子中间有个四英尺长的木板，上面有一些铁棍，木板把屋子大致分成两半。在这些铁棍和柜台中间，有些狭窄的缝隙，里面有三个出纳员。

投资者把他们的现金一股脑倒给其中一个年轻的出纳。通常，她们是三个女孩：安吉拉·洛迦诺，她的姐姐玛丽·洛迦诺和她们的朋友贝西·兰葛尼。投资者用现金换回的是一张承诺支付的票据，实际上就是一张收据，这张纸可以保障

* 亚瑟王传说中亚瑟王的顾问，是一个魔术师和预言家。——译者注

45 天以后，他们可以得到本金和另外 50% 的利息。这些收据上都有庞兹的签名，所以很多人把这种收据叫做“庞兹票据”。后来，现金像汹涌的波涛一样冲过柜台，由于速度太快了，这些钞票不得不先扔到金属丝做的垃圾桶里，以便人潮退去之后再重新分拣。有时候，钞票流动得不是太快，这些业务员就把现金直接递给一个叫路易斯·卡萨罗的男人，他是庞兹过去认识的一个熟人，他令人讨厌，庞兹既不喜欢他，也不信任他。就卡萨罗本人而言，庞兹运用了一句古老的格言，那就是“和朋友保持亲近，和敌人更加亲近”。卡萨罗负责清点这些现金，打捆，然后存到庞兹的一个银行账户中去。庞兹的账户数量正在急速增长。也就是说，卡萨罗可以利用便利拿走偶尔掉落的钞票。

另外的一半房间分割出来作为一间办公室，面积大概 8×14 英尺，里面是庞兹和一位漂亮的黑发女孩，叫露西·梅利，18 岁，主要负责记账，一个秘书，还有一位能干的女助手。这间办公室的墙壁是空的，所有的家具就是三把椅子和一个方形的桌子，庞兹和他年轻的助手就面对面坐在桌子两边。到这里的人都很惊讶，因为屋里既没有计算器，也没有档案柜。除了巨额现金源源不断涌进公司以外，这家证券交易公司的办公室既黑暗又邋遢，只有磨损破旧、搭配不当的几件家具，里面弥漫着土耳其香烟的味道——庞兹使用的烟杆长五英寸，是象牙和金子制作的。

庞兹一到公司，他那些受到压制的员工们就冲上来向他打招呼，言辞里带着烦恼。走廊里那些大惊小怪的人刚刚被他抛在身后，他们自称是古老殖民地外汇公司，而投资计划却完全模仿庞兹的公司，这就是竞争的开始。那家公司的所有者胆子很大，竟敢和庞兹的证券交易公司租用同一幢楼的同一个楼层。古老殖民地公司也承诺在 45 天后给投资者 50% 的回报，那些庞兹公司的投资者排队等候疲惫不堪的时候，就会有人到这家公司来，公司的负责人看到能把庞兹的客户偷过来，简直乐坏了。这家古老殖民地公司的发起人甚至也有印刷的承诺付款票据，这和庞兹的票据极其相似。

庞兹突然明白，一些投资者也许被搞糊涂了，他们认为这两家公司是同一家。他很快猜到，他的对手在一楼大厅租了几间屋子，房东是弗雷德里克·麦丘恩，此人正苦苦经营着出售和修理电器用品的生意。几个星期以前，麦丘恩曾临时为庞兹工作过，但地位低下，当时，大群大群的人已经开始涌进奈尔斯大厦。

有了古老殖民地公司这个客户，麦丘恩看到了一个可以打入大楼一层的机会。

在这家模仿庞兹一夜暴富的公司门口，站着一个魁梧的男人，戴着斯泰森高顶宽边帽，正在招呼那些去找庞兹的投资者。

“这边请！”这个男人以夸张的声音大声喊道。“我们是新的百万美元公司！”

当庞兹的员工向他描述楼下大厅里发生的情景时，庞兹把口袋里所有的东西都掏了出来，想要找到保险箱的钥匙，里面装着昨天的收据。要解决这个古老殖民地公司的威胁，就需要准备一大笔现金。从庞兹口袋里掉出来几支散香烟、几串钥匙和一卷厚厚的钞票，一个目击者曾这样描述那卷钞票“除了银行出纳员以外，任何一个人看到这卷钞票都会吃惊得喘大气”。找到保险柜钥匙后，庞兹坐在那里思考了一下有关竞争的各种消息。

就像母熊能通过气味辨别出自己的孩子一样，庞兹也知道，古老殖民地公司的人是一群技术高超的骗子——尽管他绝不会说出他是如何知道的。私下里，庞兹估量了一下竞争形势，然后得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结论：“他们卡住了我的脖子，而我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在他们的手心里蠕动。”尽管他不能直接公开地指责他们，但是他可以让他的平克顿侦探掘地三尺，尽他们所能找到所有谣言。但是这需要花费时间。

同时，他至少可以威吓他们一下。庞兹抓起了桌子上那台蜡烛风格的黑色电话机，让接线员联络波士顿警察局的总部。近几个月来，庞兹已经在警界交了不少朋友；有些人估计，几乎四分之三的警察都向庞兹投资了。长久以来，过低的收入一直是困扰波士顿警察的一个问题，而庞兹的投资对他们可怜的收入而言是个补偿，当然受欢迎。实际上，警察局里很多人都是刚刚受雇的新警官，用来填补1100名退役警察的空缺——这个数字相当于警察队伍的三分之二还多——九个月前，他们为争取更高的工资和好的工作条件罢工，被地方长官柯立芝辞退。

有几个女巡警甚至兼职为庞兹工作，从别人那里收取投资，然后从中抽取佣金。

庞兹本来可以打电话找警察局副巡官杰里迈亚·苏立文，他就在奈尔斯大厦拐角处的市政厅大街二号的警察局办公。但是，他把电话打到了总部，找一个检察官帮忙，他叫约瑟夫·卡瓦尼亚罗，也是移民。他找到学校大街27号一点都不麻烦。6月16日他投资了900美元，在以后的四个星期里，他又追加了1750

美元。他的票据八天以后就要到期了，这笔钱可以轻松地养活他的妻子和 3 个从 11 岁到 18 岁的女儿。

庞兹解释了当前的情况，强烈表示，古老殖民地公司正在欺骗公众，试图让投资者认为他们的钱委托给了一个和庞兹公司有合作关系的企业。这个消息对于公司来说真是糟糕透了，公司的坏消息也就是像卡瓦尼亚罗这样的投资者的坏消息。这个侦探了解了情况。庞兹挂了电话，站了起来，直冲办公室外边走去，来到了走廊里。庞兹怒火中烧，下定决心一定要和这个大喊大叫的高个子男人硬碰硬地对抗一回。

他下楼走到一半，发现一个疲惫不堪的妇女，怀里抱着小孩。庞兹的愤怒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他飞快的步伐一下子停了下来，“让我帮帮你吧，”他用意大利语说道，这是他们共同的乡音。

那女人解释说，她 150 美元的庞兹票据今天到期，她是来领钱的，但是排队等候让她感到筋疲力尽。庞兹拿着票据，轻声告诉她稍等一会儿。他回到公司的办公室，几分钟后，拿着钱出现在那女人面前。

“Buona fortuna！（祝你好运！）”那女人离开的时候，他说道。“祝你好运。”

就在她被密密麻麻的人群吞噬掉的时候，那个魁梧的男人又开始大喊大叫。他一看到庞兹，就把引诱购买的喊声变成了辱骂和嘲弄。

“啊，庞兹先生！”这个男人叫道。“想投进 2000 块吗？”

“先生，”庞兹回击道，“如果你有 2000 块钱，最好自己留着，以便获得假释。有几个警探马上就会下来看你了。”

不等那个人回答，庞兹就飞转身去，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很快，卡瓦尼亚罗侦探大步流星地走进了大门。他愿意帮助庞兹，但是他解释说，没有证据证明古老殖民地公司的家伙正在做非法的行径。他的逮捕理由不充分。但是庞兹仍然很高兴，因为卡瓦尼亚罗侦探的出现已经让古老殖民地公司的投资者注意到，他们公司正在受到调查，并且庞兹有高官朋友。在平克顿侦探加紧调查的时候，庞兹必须这么做。庞兹需要的就是一片时间。他已经计划好如何让他瞬间枯竭的金矿变成一个永久的宝藏，而这个宝藏可以让他像主宰这个城市的名流一样富有和受人尊重。至少这是个计划。同时，他不能让任何东西中断他的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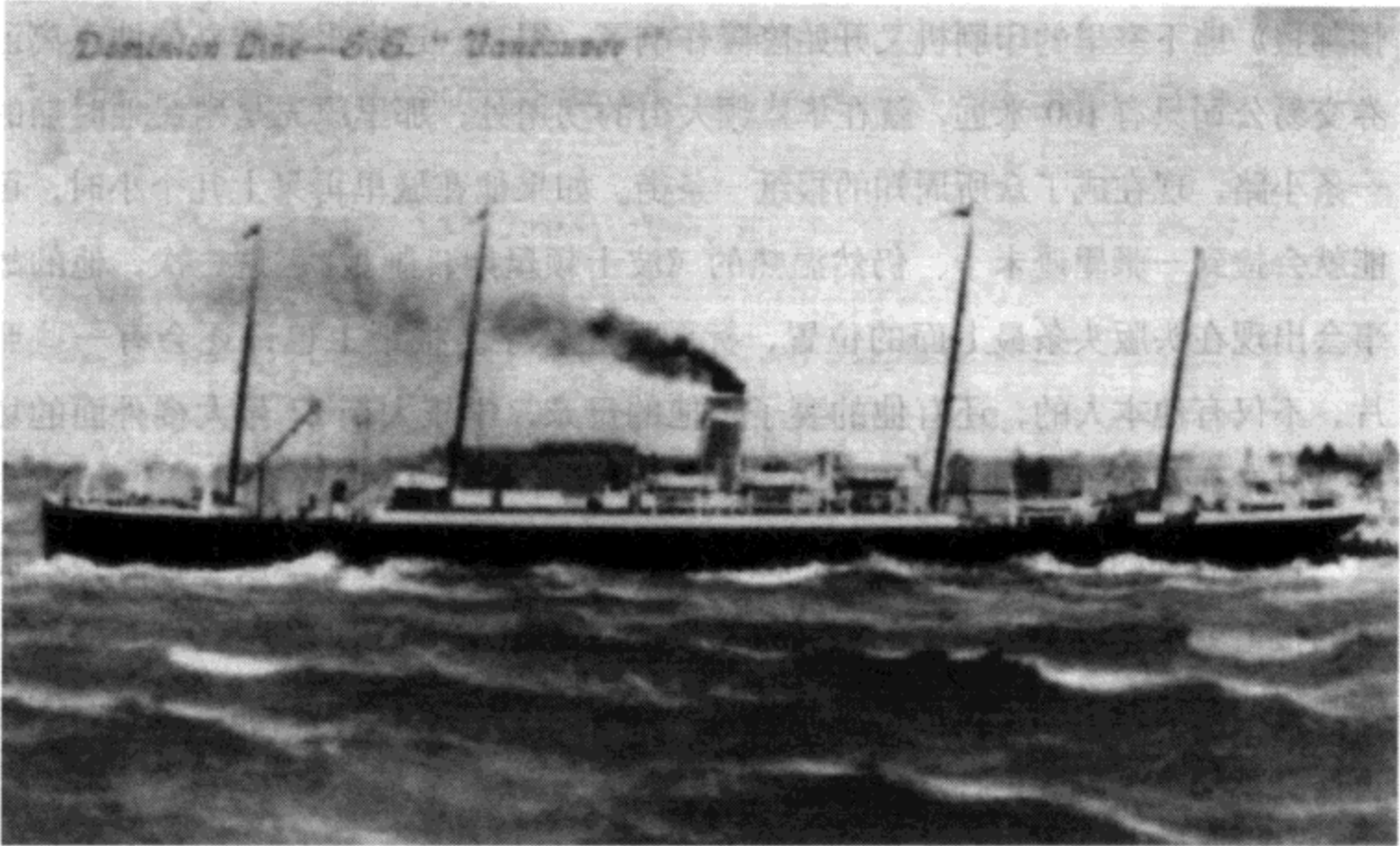
一整天，投资者都在不停地涌进办公室，直到晚上六点钟庞兹锁上大门，他

一共收到了 20 万美元。这还不包括从他那 24 家分公司获得的收据，那些数字同样令人惊愕。前一年的夏天，他的脑子灵机一动，想出了这个赚钱的主意，到现在为止，今天的收获最多。

当庞兹坐回到他的豪华轿车里，准备回到他在列克星顿的家的時候，《波士顿邮报》地下室里的印刷机又开始隆隆作响了。很巧，这家报纸的办公地点离证券交易公司只有 100 米远，就在华盛顿大街的拐角处，那里原先是殖民地时期的一条小路，现在成了众所周知的报纸一条街。如果他在城里再呆上几个小时，可能就会捡到一张墨迹未干、仍然温热的《波士顿星期日邮报》。这一次，他的故事会出现在头版头条最上面的位置，标题用粗体字。报纸上也许还会有一些照片，不仅有他本人的，还有他的妻子，他的母亲，学校大街 27 号大楼外面的场景，以及他在列克星顿奢华的别墅。

但是辉煌的巨浪正要淹没他，因为被带得太远，太快了。《波士顿邮报》周日的报道就不会像今天早上的文章这么恭维讨好庞兹了。那篇文章说明，《波士顿邮报》对他诚信的怀疑正在与日俱增，并且重新要求权威机构加紧调查，不要再按兵不动了。庞兹正打算拿着他的钱逃跑。





“范库弗峰”号轮船，正是它在1903 年把庞兹从意大利带到美国。

Peabody Essex Museum



第二章 “我有罪”

庞兹短暂的成功背后，是几十年的坎坷经历。在 1920 年 7 月的那个星期六之前，庞兹在人间度过了 38 个春秋。人们都知道，他的大部分经历都是挫折、厄运以及在追求财富的路上不断的失败。

1882 年 3 月 3 日，庞兹出生在意大利的卢哥镇^[1]，这是个古老的小镇，处于多条道路的交叉处，居民都是些商人和农民，肥沃的平原夹在博洛尼亚和亚得里亚海中间。庞兹的父母和他寡居的外祖母一起住在康达拉卡 950 号一幢公寓楼里，那条弯曲的街道两旁挤满了三层楼高的石头房子。这里绝对是个工人阶级聚集的特殊地区^[2]，沿着这条路向南，有个贫民窟，从 18 世纪开始，政府就要求卢哥地区大部分犹太人住在那里。街道的另一头是萨夫拉吉大教堂，那里也是个阴暗的避难所，里面满是巴洛克风格的灰土雕塑小天使和壁画装饰，描述圣徒的死亡。墙上高高的是污迹斑斑的玻璃窗，只有细碎模糊的光线透过窗户照射在教堂狭窄的木头祈祷长凳上。庞兹的父母，奥勒斯特和伊梅尔德把他带到那里接受洗礼，以神的名义给他赐名，为了对他的祖父和外祖父表示尊敬，他的名字就叫做卡罗·庞兹。

这个家族生活舒适，但是远远谈不上富裕，家族的名字和荣誉远比他们的存款更丰厚。庞兹父亲家是中产阶级商人，经营旅馆，但是他在卢哥地区只是个邮差。送信和卖邮票绝不是件有魅力的工作，但是很稳定，而且从他家的公寓到邮局只需要走一小会儿。庞兹母亲的家族更是名声显赫——伊梅尔德·庞兹的父亲

[1] 许多报道说庞兹生于 Parma，但事实上他出生于卢哥小镇，从该镇当局那里可以获得他的出生记录及居住地址。

[2] 2003 年 8 月，作者拜访了卢哥镇，从市政人员 Rosanna Rava 那里得知此情况。

是帕尔马地区民事和刑事法院的法官。在 19 世纪的意大利，人们对于阶级特别敏感，她的父亲、母亲和祖父母都承袭了 Don 或 Donna 的头衔——Don Giovanni, Donna Teresa, Don Antonio 等等——这些名字让他们跻身于帕尔马地区公爵领地的贵族行列。

伊梅尔德·庞兹特别娇惯她这个独子，把整个家族的未来都寄托在这个小男孩身上，因为他太像她自己了，她希望这个孩子能够使家族复兴以前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卡罗的整个童年都是在他母亲伟大的梦想中度过的，她梦想着儿子辉煌的未来，给他讲故事，描述他未来的伟大成就，他把这叫做“海市蜃楼”。^[1]在这些梦想中，她最希望这个聪明、贪吃的儿子追随她的祖父，将来成为一名律师甚至也许是个法官。

当卡罗只有几个月大的时候，全家向南部搬迁，来到了罗马，但是后来又回到了北方，定居在帕尔马，这是个繁华的城市，位于米兰和博洛尼亚中间，也是庞兹的父母奥勒斯特和伊梅尔德出生的地方。五岁的时候，卡罗进了帕尔马的公立学校，而到他十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决定开始为他早就计划好的职业生涯做准备了。奥勒斯特和伊梅尔德把小卡罗送到一所赫赫有名的私立寄宿学校去读书，这所学校是由拿破仑的第二个妻子玛丽·路易丝公主赞助修建的，在 19 世纪早期，她曾统治这个省达 30 年之久。庞兹对教他的修女印象深刻，他在那里学习说一口流利的法语，而且总是获得好成绩。尽管这所学校离他家不远，但是他只能在周末和假日偶尔回家看父母，这是最让他遗憾的了。一次，他离开家后，父亲就去世了，这件事让他变得更加孤独。

他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惟一财产就是一位姑妈留给他的一些钱，这让他能够实现母亲的梦想，进入大学。如果他小心投资，精打细算，这笔遗产也许刚刚够支付大学的学费和生活开销。让母亲高兴的是，他获得了罗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罗马大学是这座城市最古老的一所大学，建于 6 个世纪前，当时的名字是“La Sapienza”，就是智慧的意思。但是这一次，庞兹离家 500 英里，又没有寄宿学校的修女管束，他想去寻求另外一些东西。他对母亲给他讲的关于贵族血统的故事

[1] 关于庞兹的早期生活，庞兹本人所说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他的叙述相当可靠。最完整的讲述参见：“Ponzi Tells How He Rose,” *Boston American*, August 9, 1920。

深信不疑，于是努力结交学校中的一些富家子弟——他们都住在奢华的地方。^[1]庞兹的一举一动都尽可能模仿他们，他们的举止，尤其是他们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惯。好像他们的钱永远都花不完，所以，他大把大把地花掉父亲留给他的遗产，穿欧洲最时髦的衣服，请他的朋友和遇到的漂亮女孩到餐馆吃饭，于是，他的财产急速减少。

他那些富有的朋友们把大学四年看成是休假，庞兹觉得好像他也可以这样做。他逃课，喜欢白天睡觉以打发时光。而当夜幕降临，他就从宿舍的床上起来，到这座城市最时髦的地方闲逛，在咖啡馆里尽情畅饮，去剧院看歌剧以提高自己的品位。午夜时分，他就到罗马的地下赌场，和那些赌棍、小偷为伍。年轻、幼稚、半醉半醒、无所顾忌地花钱，所有这些特征都让庞兹成为一个吸引人的特殊学生。凌晨，他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房间睡觉，然后又是重复昨天的过程。而他向母亲保证，他一直在努力学习，这让她骄傲无比。但是好景不长，银行账户枯竭了，再加上长期逃课，彻底断送了他获得学位的机会。庞兹重新审视自己，并作出了一个诚实而近乎残酷的自我评价：他已经变成了一个花花公子。更糟糕的是，他是个穷困潦倒的花花公子。这笔容易拿到的钱毁了他。他别无选择，只有离开罗马。

奥勒斯特·庞兹去世之前，指定小卡罗的一位叔叔为他的监护人。现在，这位叔叔建议被大学开除的21岁的庞兹找个工作，哪怕是初级职员也好。卡罗断然拒绝了。他认为自己是个绅士，像他的罗马朋友一样，属于精英阶层。从事普通的工作会降低他的身份，甚至是对他的羞辱。干体力活更是不在他们的讨论范围之内。庞兹认为自己是个娇生惯养的男孩，别人也都这么看。这位叔叔努力改变方针：“没钱，也没受过教育的意大利男孩到美国去赚了很多钱，”这位叔叔说。“你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品位高贵，又出生在一个好家庭。你应该能够很容易在美国赚到钱。”然后，庞兹的叔叔说了些有魔力的话，这些话吸引着数以百万的欧洲人跨越大洋。“在美国，”他说，“街道是用金子铺成的。你所要做的就是弯下腰，把钱捡起来。”

庞兹知道，他的母亲对他的罗马度假很失望。他欺骗了她，无视她的忠告，

[1] 参见“Ponzi Tells How He Rose,” *Boston American*, August 9, 1920.

这一切都让庞兹感到羞耻。到美国去，然后衣锦还乡会让她骄傲，不仅如此，这样还可以满足他过悠闲生活的渴望，也能满足母亲的梦想，有个杰出的儿子。庞兹信心十足，觉得自己很快就会成为新世界的宠儿，受人尊敬的上等人，然后凯旋而归。抱着这样的想法，庞兹听从了叔叔的建议，带上了他最好的衣服。家里人给了庞兹一张船票，200 美元作为他在美国立足的本钱，为他捡遍地黄金做准备。庞兹出发去南部的那不勒斯，一路上耳边还回响着妈妈的祝福。1903 年 11 月 3 日，他登上了“范库弗峰”号轮船，驶向波士顿。^[1]

“范库弗峰”号长 430 英尺，重 5000 吨，每两个星期就载着近 2000 名移民跨越大西洋。大部分人买了 25 美元的船票，也就是说，他们只能痛苦地挤在统舱里——这个地方深深藏在“范库弗峰”号的船舱里，也许有七英尺高，宽度和船身一样，长度大约是船的三分之一。卧铺是用铁管子架起来的，很小，中间有狭窄的过道。整个旅途中，大多数的统舱乘客都躺在他们的卧铺上——因为外面允许他们活动的地方太小了，而且限定他们的活动区域在甲板上最糟糕的位置，简直难以置信，船的颠簸摇晃在那里表现得最明显，而且那里的脏东西好像是从大烟囱里掉下来的。食物也仅仅能吃而已，水经常是咸的，而惟一吃饭的地方就是睡觉的卧铺边上的铁架子和长凳。厕所就在附近，使用过度而且通风不好。在海上呆上几天，统舱里就散发出呕吐物和垃圾的臭味。那些乘客因为晕船，都处于迷糊状态，懒洋洋地倚靠在床垫上。床垫是用做麻袋的粗麻布袋子改装而成的，里面满是海草，他们用救生工具当枕头。

大部分“范库弗峰”号乘客来自意大利南部，^[2]自从 1861 年国家统一后，这个地区的经济就逐渐衰落。他们都是些年轻的工人，比如米塞比·文迪托口袋里只有 12 美元和俄亥俄州一位表兄的地址，还有一些人是保姆，比如劳蕾塔·扎雷拉是个寡妇，她带着两个十几岁的女儿和 9 美元，计划去找普罗维登斯的儿子。还有些人来自希腊，其他人则来自奥地利和俄罗斯。当船停靠亚述尔群岛的时候，有几十个葡萄牙人上来。为了打发在海上的无聊日子，他们不停地传播有

[1] 关于这艘船的信息从国家档案管理局 Waltham 分局那里获得。这艘船的明信片由 Salem 的 Peabody 博物馆持有，可从网上看到：www.greatships.net。

[2] 1903 年 11 月 3 日的旅程的完整记录，包括乘客的详细资料，都以缩微胶片的形式保存下来，可以在国家档案管理局 Waltham 分局那里看到和复印。

关美国的小道消息，大谈想念他们的家人，讨论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庞兹和这些人没有关系。他来自更有文化气息的意大利北部，而且属于那些享有特权的旅客群。他和另外64个乘客额外付了20美元，可以呆在“范库弗峰”号的二等舱里，躺在更加舒服的床上，而他以后总是声称，自己是坐头等舱来美国的。当统舱里的人像沙丁鱼一样忍受痛苦的时候，庞兹则在旅途中继续着大学时代的生活方式，买饮料，并慷慨地给服务员小费。庞兹的最大开销就是赌博。一个赌场骗子盯上了这个年轻的毛头小子以及他那鼓鼓的钱包，邀请他参加一个友好的赌博游戏。游戏结束的时候，庞兹的200美元钞票变成了2美元50美分，甚至比统舱里的那些穷人还寒酸。

11月17日，轮船驶进了波士顿港口，迎接他们的是绵延不断的细雨和刺骨的东风，寒风抽打着肮脏的水，让它变成泛着白泡的波浪。

“范库弗峰”号船长把船停靠在东波士顿的多米尼码头，旁边就是“杰出”通心粉公司和一家生产鱼胶的工厂，给这些移民送来新大陆的第一缕气味。上岸之前，头等舱和二等舱的乘客要接受移民检查——只有统舱里的乘客要接受隔离检疫。庞兹向检察官确定，自己的身份是学生，但是他也承认自己只剩下可怜的几美元了。为了能合法进入美国领土，他发誓说自己没有娶很多老婆，不是伤残人士，没有其他方面的缺陷，从没有进过监狱，也没有进过救济院。

让检察官满意之后，庞兹穿着他最好的西装，鞋上还粘着小牡蛎一步一颠，不紧不慢地走下了船踏板。除了他几乎空空如也的口袋和雨水浸透了的衣服以外，庞兹觉得自己看上去就像个“刚刚走出造币厂的百万美元”一样。他想像自己就是一位来自上等家庭的年轻绅士，也许是富豪的儿子，到波士顿来旅行，然后回到罗马社会继续享受他那合法的富人地位。但是从踏上美国土地的那一刻起，他的兴奋就消退了。因为并没有黄金等着他，从码头到马杰诺大街的路上都是黏糊糊的黑色泥巴，不管他站在哪里，泥巴都有一英寸深，而且满眼都是。这东西当然可以粘掉他脚上的牡蛎了。

母亲估计年轻的卡罗有可能身无分文地下船——他以前也做过这样的事，而且旅程比这次短得多，于是和他的叔叔一起给他准备了去匹兹堡的火车票钱。在那里， he 可以和一位远房亲戚呆几天，庞兹把他叫做“我们的某位三表哥的第五

位表哥”。但是仅仅登陆两天以后，还没有到匹兹堡，庞兹就感觉到受骗了。^[1]他饥饿到了极点，简直快饿死了，孤独，而且只剩下几个硬币了。他开始希望自己从来没听说过美国这个地方。他不会说英语，没有可以挣钱的手艺，并且一直认为生命中一天都没有工作过是一种骄傲。

而美国人好像也不太欢迎他。去匹兹堡的路上经过纽约，在中途停车的时候，他跑出火车，想找些吃的，正好和一个爱尔兰警察撞个满怀。庞兹的英语不好，无法解释他跑出来是因为饿了，而不是偷了东西，幸亏一个意大利擦鞋匠引开了警察的注意，庞兹才躲过了一个晚上的囹圄之苦。到匹兹堡后，庞兹和他那位亲戚只呆了很短一段时间，然后就找了一个意大利公寓，租了一张床，开始了勉强糊口的艰苦生活。他想写信回家，寻求帮助，但是他不能忍受再次让母亲失望。所以他就像以前的几百万移民一样，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地生活。

四年过去了，庞兹做过杂货店伙计、路边推销员、工厂工人和洗盘子的小工。他修理过缝纫机，熨烫衬衫，给广告牌喷漆，卖保险，在饭馆桌旁服务。他总是坚持不了多久——有时候他被辞退，有时候他因为讨厌工作而辞职，还有些时候为了避免被老板辞退，他主动辞职。他沿着东海岸随处闲逛，在大海边可以缓解他的思乡之情。后来，他靠乞讨为生，因为付不起床位租金而睡在公园里。有一次他在纽约赚了一些钱，于是到科尼岛大肆狂欢了两个星期，挥霍一空。^[2]科尼岛是个海边游乐园，在那里，年轻的移民可以忘掉所有烦恼，尽情玩障碍赛跑，徜徉在月亮乐园的电子伊甸园里，或者在斯托奇的餐馆舞厅里追逐女孩。但是这仅仅是痛苦的生活中短暂的间歇。他的丝绸衣服成了碎片，他过去几年的美好生活在记忆中越来越遥远。

在美国，卡罗变成了查尔斯，有时候他觉得换一个姓很有用：Bianchi 是“白色”的意思，这个名字适合他的肤色。如何用英语拼写意大利名字还没有什么标准，所以人们也叫他“Ponsi”、“Ponci”或者“Ponse”。他在上嘴唇蓄了胡子，就像个瓶子刷。有了新名字和新形象，他很快就学会了新语言。很快，他的英语就像意大利语和法语一样流利了。学会了新语言，他开始寻找更符合自己梦想的工作。

[1] 参见“Ponzi Tells How He Rose,” *Boston American*, August 9, 1920.

[2] 参见“Mr. Ponzi and His ‘Ponzied Finance,’” *Literary Digest*, August 21, 1920, P. 49.

1907年7月，他把身上仅有的几个美元凑在一起，买了一张去蒙特利尔的火车票，到达著名的波那文都时，没有行李，口袋里只剩一个美元。庞兹沿着加拿大的华尔街，圣雅克街走着，沿途经过华丽的八层和十层的银行，保险公司大楼，在他那个时代，这样的楼算是摩天大厦了。离火车站不到两个街区，他看到了一家意大利银行的标志，“扎罗斯银行”。他自称是“Charles Bianchi”让自己尽可能体面而舒适地走进了银行大门。五分钟以后，他成了这家银行的一名职员。庞兹非常高兴。干了四年枯燥琐碎的体力活以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学习更多技能和适合自己形象的工作。他根本不在乎这种工作就是他在意大利断然拒绝的那种有失身份的工作。

当时，意大利移民潮正席卷加拿大，许多移民都是来自意大利南部的强壮汉子，他们在新斯科舍地区的煤矿里寻找工作机会，还为加拿大到太平洋修建的铁路伐木。他们只是名义上在蒙特利尔工作，有时候会被派到远离城市的地方，一呆就是几个月。他们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寄存他们的薪水，但是他们的这种金融业务根本就不会吸引那些在圣雅克街称王称霸的英国和苏格兰的金融家。而扎罗斯银行则是少有的几个填补这项空白的蒙特利尔银行之一。

这家银行的经理，叫卢奇·扎罗斯，是个幽默的男人，他以前曾经营烟草生意。但是自从他一打入金融界，就决心击败所有对手。这个任务可不轻松，因为在街道的正对面，是另外一家意大利银行，它的老板是声名狼藉的安东尼奥·科达罗^[1]，这个城市最富有、最有权势的意大利包工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北美洲城市，劳工老板的包工制度遍地开花，因为意大利移民太多了。在这个体系的核心是意大利当地人，他们和那些寻找非技术工人的公司建立联系，然后自己先站稳脚跟，当然有时候是要使用暴力的。一旦有人要找工作，不管是租房，借钱，旅游签证还是别的事，他们都能控制这些移民。科达罗就是蒙特利尔一个干这种营生的人。他控制着一个庞大的网络，包括在他的祖国和加拿大的代理商和下级代理，他的生意兴隆，客源不断，现金流动顺畅。早在庞兹来加拿大三年前，科达罗就给自己戴上了一顶桂冠，自称是“意大利工人的蒙特利尔之王”。

[1] 参见 Robert F. Harney, “Montreal’s King of Italian Labour: A Case Study of Padronism,” *Labor/Le Travail* Vol. 4, (1979), PP. 57–84.

但是扎罗斯有自己的想法。科达罗的银行和其他发移民财的银行给存款人的利息都是2%。这种生意的运作很简单：这些银行投资意大利的证券行业，获得3%的利润，然后把其中的2%给那些存款人，剩下的1%就是成本和利润。扎罗斯宣布，他会把所有3%的利润都给存款人，不仅如此，还给他们额外的3%作为奖励，所以存款人可以得到6%的利息，这简直闻所未闻。当被问及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扎罗斯很明白，公众普遍怀疑贪婪的银行家为了得到一美元，只付出几美分，从而保持自己巨额利润。他的慷慨也不是没有可能，他宣布，因为他愿意和他的存款人公平地分享银行的所得。科达罗被激怒了，同时也很怀疑。他认为银行付出如此高昂的利息简直不可能。但是他保持沉默，他怀疑扎罗斯会用一个人的存款支付另一个人的利息，这是个古老的骗术，叫“拆东墙，补西墙”。

几个月过去了，扎罗斯银行的生意兴隆，而庞兹则以他的聪明、友好的微笑和熟练应付客户的经验博得了老板的欣赏。庞兹尤其善于讨女客户的欢心，他和她们调情，在她们关注的目光里得到满足。庞兹不仅对顾客如此，他还喜欢上了扎罗斯的女儿，17岁的漂亮可爱的安吉莉娜。很快，庞兹就被提升为银行的经理，看上去好像他最终会为自己捞取些什么。

承诺的利息到期了，扎罗斯需要四处找路子来支付过于昂贵的费用。如果他传统的方式支付给他的存户6%的利息，那么他很快就会破产。还有一个办法，尽管不合法，但是可以解燃眉之急：那就是移民工人准备通过银行寄给家里的钱。于是扎罗斯开始打那笔钱的主意，他知道要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以后，汇款没到的消息才会传到蒙特利尔。他宣称，银行已经把钱汇了出去，由于邮政的问题或是在意大利的某位接收人的问题而没有寄到，通过这样做，他赢得了时间。如果有储户散布抱怨惹麻烦，银行就从他最新的账户里汇钱。扎罗斯认为这种先点钱再推迟付款的方式可以让他的骗局顺利运作，直到有一天他找到其他的方法付利息为止。如果这个办法失败了，他也有足够的时间带上他赚的钱和他的家人逃跑。

但是事情的发展比扎罗斯预料的要快得多。储户想要回他们的利息，移民们想知道他们寄回家里的钱出了什么问题，而警察当局则开始调查这家银行的非法挪用资金问题。1908年年中，庞兹为扎罗斯工作还不到一年，就收拾包裹，里面

满是现金，然后独自一人逃到了墨西哥城。结果，银行的一个员工自杀了，另一个叫安东尼奥·萨维亚蒂的员工突然消失，因为当局控告他从一位叫弗朗斯科·萨佩斯乔的客户那里偷走了 944.85 美元，这个客户本来是到银行给意大利的家人寄钱的。这个自杀事件和萨维亚蒂的失踪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公众认为这场骗局的主谋不仅仅限于扎罗斯一人。最终，整个银行倒闭了，而储户付出的代价更大。庞兹到底知道多少内情，我们并不清楚，但是作为银行的经理，他为警察清楚地指出了目标。

萨维亚蒂跑了，而庞兹选择留在蒙特利尔。几个月来，尽管没有工作，他还依旧照看着扎罗斯的一家人，不仅是安吉莉娜，还有她的三个姐妹以及扎罗斯的妻子。但是 1908 年 8 月，庞兹厌倦了这种家居生活，害怕有一天他会被捕或被驱逐出境，甚至两罪并罚。是开始流浪的时候了。和以前一样，他花掉了挣来的每一分钱。26 岁的庞兹做出了一个让他长期后悔的决定。

1908 年 8 月 29 日，一个星期六的早上，他走进了一家船运公司——加拿大仓储公司的办公室，这家公司曾是扎罗斯银行的客户，庞兹以前去过很多次，但都是去收钱或者处理其他业务。当他走进经理达米恩·福尼尔办公室的时候，里面空无一人，他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看看左右没人，庞兹来到福尼尔的桌子前，找到了一本支票簿，看到这家公司在另一家银行有存款账户，那是一家叫做 Hochelaga 的法属银行。庞兹从支票簿的背面撕下一张空白支票，然后像进来时那样，快速离开了。

那天下午，庞兹在这张支票上填写了一个看似合法的数字——423.58 美元，然后签了“D. Fournier”的名字，并把它交给了 Hochelaga 银行的一个分行。他向出纳要 4 张 100 美元的钞票，而且一定要美元，但是这个出纳告诉他这不可能。在焦躁不安中，庞兹拿到了 42 张 10 美元的钞票，3 张 1 美元，其他的都是硬币。拿着钱，庞兹离开了银行，开始为自己重返美国置办家当。他走了一家店又一家店，买了两身西装，一件外套大衣，一双鞋，一块带链子的怀表。最后，他又在一家叫 R. J. Tooke 的男士服装店买了 32 美元的衬衫、领子、袖口、领带和吊裤带。

庞兹还没来得及离开这个城市，Hochelaga 银行的人就开始怀疑那张支票上的签名了。第二周周一中午，蒙特利尔侦探约翰·麦考尔直奔庞兹的寄宿公寓，

从圣丹尼大街的银行穿过整个城市才到。当麦考尔第一次见到庞兹的时候，这个侦探问他的名字是不是叫 Bianchi。庞兹说不是，他的名字叫 Clement。然后，麦考尔说自己是警探。不等麦考尔说别的，庞兹就叹了一口气说，“我有罪。”

这名侦探和他的一个搭档找到了庞兹，也找到了那张伪造签字的支票收据。他们还数了数剩下的钱：218.12 美元。麦考尔逮捕了庞兹，并把他关进这座城市里一个蛆虫横行的监狱。

庞兹几年阶下囚的生活教会了他一些东西，他很快就开始盘算可以提高自己住宿条件的方法。他假装患有紧张性精神病，蜷缩在角落里，凝视着墙壁，把一条毛巾咬成碎片。一个看守把他带到了监狱医务室，在那里，庞兹从恍惚的迷睡状态中醒来，开始叫喊，并且爬上墙去抓窗户的铁栏杆。在紧身衣里呆了几个小时后，他看上去好像从癫痫发作中恢复过来了。这是个拙劣的诡计，但是真的起作用了。他的看守让他住在医务室一个较为舒适的屋子里，直到 11 月进行审判。

庞兹在法庭上发誓他是无辜的，但是这种辩解没用。侦探麦考尔和那个银行出纳的证词让法官迅速得出结论，更不要说庞兹闪电般的疯狂购物了。庞兹以伪造罪被判三年监禁，判决书上的名字是查尔斯·庞兹，别名 Bianchi。

庞兹服刑的地方离蒙特利尔三英里，叫圣文森特·保罗收容所，赫然耸立着灰色的石头墙壁，具有巴士底狱的所有魅力。就像一个在低等船舱里的乘客一样，庞兹睡在一张麻袋片做的床垫上，里面是玉米秆穗和谷物的壳。他的室友也是个意大利移民，是个骗子，叫路易斯·卡萨罗，刑期三年。庞兹对卡萨罗的评价是：他会去偷教堂里的慈善捐款箱，掏空醉汉的口袋——“他就是那样的人，四处游荡，卑鄙，鬼鬼祟祟的小偷，他们这些人在动物界的同类是土狼和豺狼。”他们每天都到一个寒冷的工棚去干活，把大石块敲碎成小沙砾。有时候，庞兹开玩笑说，他碾碎的石头足以铺遍整个黄石国家公园了。几个月后，庞兹凭借着在银行的工作经验，赢得了在监狱铁匠铺当小工的工作，后来，他又被提升，到首席工程师办公室工作，然后又到点狱官办公室。

尽管庞兹的工作地位还不错，但是他总是担忧自己的处境。他写了好几封信，请求科达罗，但是那个包工头装聋作哑。科达罗怀疑庞兹就是扎罗斯骗局的策划人，他不会帮助这样的人。过了一段时间，庞兹赢得了点狱长的信任，成了一名模范囚徒，而由于他表现好，刑期也减少到了 20 个月。

1910年7月13日，庞兹正在做一些日常的工作，点狱长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张要打印的纸：庞兹的假释表格。庞兹欣喜若狂，他口袋里装着5美元，穿着从监狱裁缝店里买的很不合适的西装，被释放了。庞兹仍然渴望他年轻时穿的高档意大利服装，他觉得这件衣服简直稀奇古怪。他并没有考虑出狱后的去向。





埃德温·阿特金斯·格罗泽，《波士顿邮报》的编辑和出版人。

Mary Grozier



第三章 “报业奇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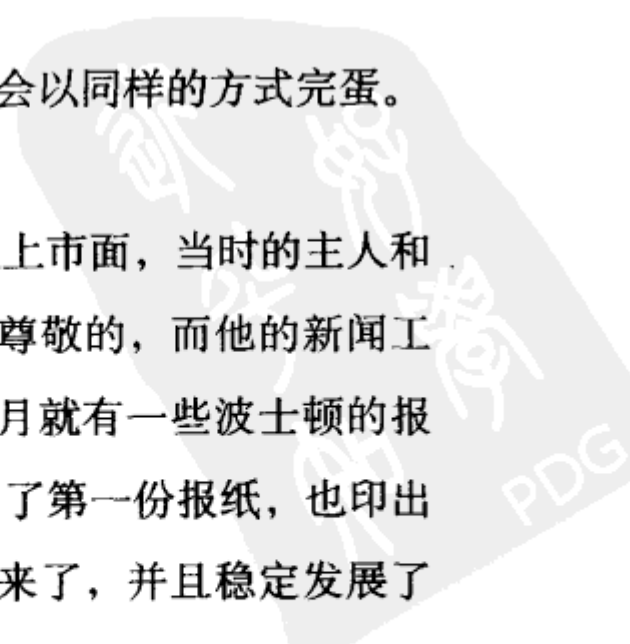
理查德·格罗泽和庞兹一样，也是个聪明、英俊的年轻人，也偏爱好衣服。他还像庞兹那样，人生接近一半的时候，几乎一无所有。然而，他有一点和庞兹不同，那就是他所具有的优势——他出身于“五月花号”清教徒的家庭，并且从一出生就沐浴在财富和特权的阳光下。

1917年，格罗泽30岁了，没有结婚，住在他父母的房子里。他为父亲的公司工作，没有什么辉煌的业绩，在这之前，他因为考试不及格被大学开除，又被法学院淘汰。作为家里惟一一个男性继承人，格罗泽注定要继承家族的生意、金钱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力。但是当他继承财产的时候，家族的遗产看上去好像贬值了。

理查德的父亲叫埃德温·阿特金斯·格罗泽，是《波士顿邮报》的编辑、出版人和所有者。这份报纸在波士顿销量巨大，也是国家最大的报纸之一。通过艰苦的工作，埃德温·格罗泽在没有什么天赋的情况下，把这份邮报从破产的边缘拉了回来，并且打败了波士顿众多的报纸，名列前茅。他在理查德的年纪，就已经是这个国家最受尊重的报人之一了。没有他，这份邮报早就不复存在，就会被报纸一条街上的竞争者吞掉了。

有些人认为一旦这份报纸交到他儿子手上，也许仍然会以同样的方式完蛋。

《波士顿邮报每日早报》在1831年11月9日第一次走上市面，当时的主人和编辑指导是陆军上校查尔斯·格林，他的军人头衔是值得尊敬的，而他的新闻工作是扎实有效的。在这份邮报出现的时代，好像每过几个月就有一些波士顿的报纸倒闭或者开张；从1830年到1840年，有15家报社印出了第一份报纸，也印出了最后一份。但是在格林的扎实领导下，这份邮报生存下来了，并且稳定发展了



40 年之久，在那样一个以党派倾向划分报纸的年代，它成为民主党优秀、可靠的喉舌。

然而到了 1872 年 11 月 9 日。一场迅速蔓延的大火吞噬了一个空荡荡的圆环裙工厂，它就位于波士顿金融区的边上，然后大火从一座楼蔓延到另一座楼。这个城市里许多用来运输消防设备的马匹都感染了马瘟疫，所以这场波士顿大火烧了两天多，吞掉了 776 座建筑物，把 65 公顷的城市夷为平地。这座建在山上的城市变成了冒着灰烟的一堆瓦砾。综观这场灾难造成的破坏，奥利佛·文德尔·霍姆斯心情沉重地写下了以下诗句：“在房顶和墙上，不管是圆屋顶还是尖顶，都闪耀着这场大火制造的宝石。”《波士顿邮报》办公室幸免于难，但是大量的用于保护报社的水毁掉了屋里几乎所有的东西。格林和他的儿子纳撒尼尔换了个地方重新开张，但是和以前大不相同了。在格兰特总统执政期间，美国经济陷入了萧条，这时候，格林父子决定把报纸卖掉。

有个人急切地想买，他就是埃兹拉·温斯洛牧师，卫理公会教派的牧师，坚定的禁酒主义者，参议院议员。他也是个骗子，在伪造方面有一套。温斯洛计划未来某一天，会有很多操纵股票的人出现，于是他就卖掉波士顿邮报公司的股票，数量是报纸协会允许数量的两倍。他还伪造了 12 个著名人物的支票签名，领取了将近 50 万美元，还骗走了银行给他的几千美元贷款。然后，他把大部分偷来的现金换成黄金，逃到荷兰；在阿根廷，他用光了一些账户里的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享用这些骗来的钱，并成为当地一家报纸的记者。

温斯洛的故事成了《波士顿邮报》故事的一部分，年复一年流传开去，深深地印刻在《波士顿邮报》员工的记忆中。温斯洛花完了所有的资金，毁掉了这份曾经令人骄傲的报纸的信誉。在以后的 15 年里，《波士顿邮报》辗转了几个主人，但是都经营不长。到 1891 年，它惨淡经营，订户还不到 3000 个。印刷厂陈旧不堪，而广告客户屈指可数，债务则达到 15 万美元。但是当债主们看到这张报纸正在垂死挣扎的时候，埃德温·格罗泽则看到了起死回生的机遇。

1859 年 9 月 12 日，埃德温·格罗泽出生在一艘停泊在旧金山港的“金门”内的快速帆船上。他的到来恰逢其时；格罗泽一家当时是水手，那艘船的主人就是埃德温的父亲乔舒亚，他定期驾驶着船从波士顿经过科德角到加利福尼亚，然

后再返回。埃德温六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带着他和他的两个兄弟住在科德角一个偏僻的村落，那地方就是马萨诸塞州的基督城，也是航海船长及其家人世代居住的地方。

这个体弱多病的男孩，这个如饥似渴的读者梦想着有一天能变成诗人或者小说家。埃德温·格罗泽进入公立学校读书，15岁高中毕业。为了保持家族的传统，也为了让自己身强体壮，他用两年的时间乘船环游世界。这个十几岁的流浪者详细描述了他到过的国外港口，并把这些文章寄给了格林的《波士顿邮报》，编辑被深深打动了，于是连载发表。1877年，他回到家乡，在大学预科学校里呆了一段时间，然后考入了罗得岛州基督城的布朗大学。一年后，他转到波士顿大学，正是报纸一条街吸引着他来到波士顿。

毕业后，他在《波士顿环球报》找到一份工作，引他入行的上司是查尔斯·泰勒将军，他是内战退役的老兵，喜欢交际，现在是编辑和出版人。格罗泽每个星期的工资是10美元，他觉得这是一笔大数目，就开始雄心勃勃起来。“很快就从12美元到15美元，再到18美元，”他回忆道，“我想要更多的钱，因为我需要钱！”尽管他喜欢泰勒，但是每个星期25美元的收入还是把格罗泽吸引到了报纸一条街旁边的《波士顿先驱报》，在那里他做政治方面的报道。他很快就让自己脱颖而出，部分原因是他可以准确地记下极其冗长的一整天的演讲，他的速记功夫不同寻常。在1883年的马萨诸塞州州长选举中，格罗泽给共和党候选人乔治·鲁宾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而鲁宾逊一当选，就让这名年轻的记者当自己的私人秘书。

但是，他对于新闻行业的热情和喜爱太强烈了。18个月后，格罗泽来到纽约，成为了约瑟夫·普利策的私人秘书。普利策出生于匈牙利，是纽约《世界报》的编辑，此时一场新闻界的神话正在酝酿之中。普利策开创了一些写作模式，比如让人感兴趣的故事，社会公正改革运动以及与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和《纽约时报》进行的那些激动人心的较量。埃德温·格罗泽最了解普利策，但也因此被普利策所束缚：“我从来没有看到有任何一个人像他那样。他的思维就像一道闪光，照亮黑暗的地方。”

六年以来，埃德温·格罗泽艰苦地工作，他每天都要工作18到20个小时，从头到尾了解了整个新闻业。普利策承认格罗泽的业绩，并用纽约新闻界最困难

的工作作为对他聪明才智的奖励。到了 28 岁，格罗泽就成为《世界报》的城市版主编了，6 个月后，他担任了《世界晚报》和《周日世界报》的主编和执行经理。他做得很好，报纸的销量直线上升，普利策曾经奖励他 1000 美元的金币。但是格罗泽一心想要驾驶他自己的船。他最大的理想就是买下纽约的一份报纸，但是他不想和《世界报》竞争，以免自己和普利策恩断义绝。

1891 年，格罗泽在波士顿度假的时候，听朋友说《波士顿邮报》正面临倒闭。这就是他想要的一切，在一座他了解并喜爱的城市里，而收购价格对他来说正合适。首先，他找到《波士顿环球报》的泰勒，他是仅次于普利策的良师益友。他来到泰勒的办公室寻求谅解。

“如果您有丝毫的反对，将军，”格罗泽说，“我就不会考虑买这份报纸。”

泰勒把一只手放在格罗泽的肩膀上。“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吧，格罗泽先生。我一点也不在意。”泰勒一边微笑，一边补充说，“如果你能从《波士顿环球报》的桌子上捡拾一些面包屑的话，他们就欢迎你。”

“谢谢你，将军，”格罗泽回答说。“但是我想提醒你，我并不会满足于仅仅捡拾碎屑。如果我能，我会去分吃蛋糕！”

起初，即使吃一些面包碎屑，看上去也好像是一顿丰盛的大餐。波士顿的报纸满天飞。除了《波士顿邮报》和《波士顿环球报》，还有《广告日报》、《晚间纪实报》、《先驱报》、《新闻报》、《电讯报》、《记录报》和《旅行者报》。不久，《波士顿美洲报》也会加入这个行列。当《波士顿邮报》在金钱和读者两方面都大出血的时候，它的对手以迎合多种读者的口味而成长起来，例如，布拉姆斯依靠《记录报》占领了这个城市。

几乎从第一次印报开始，格罗泽就处于关门的边缘。为了得到这份报纸，他耗尽了毕生积蓄，并陷入债务的泥潭。当他拿到进入《波士顿邮报》陈旧办公室的钥匙时，他口袋里只剩下 100 美元现金。与此同时，这个 32 岁的报纸拥有者要养育一个越来越大的家庭。1885 年，在为普利策工作时，他娶了艾利斯·古德尔，她的父母生活在马萨诸塞州著名的塞勒姆城。他们从纽约返回波士顿时，有了两个孩子：四岁的儿子和两岁的女儿。

那个年代，人们认为新闻人应该形象完美，埃德温·格罗泽的外貌似乎不适

合这个工作。一天，一个年轻的皮革工人来到发行人二楼的办公室，这里能够远眺华盛顿大街。虽然这个皮革工人完全缺乏从事新闻的资格，但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记者。他进到办公室里，发现《波士顿邮报》的总编和发行人是“一个矮小、棕色头发的人，坐在一张很大的凳子上……个儿很小，相当脆弱，神情悲伤，也许是他蓄了零乱的小胡子的缘故吧，他膝盖上盖了一张毯子，从眼镜的上方慈祥地凝视着我”。这个工作应聘者或许也注意到了格罗泽的两只眼睛离得很近，被厚厚的眼睑盖住。

不过，格罗泽不会在意自己不讨好人外表。他本性谦虚，无意令人恐惧，尤其是对待那些他派到城里挖掘新闻的记者们更是如此。这个年轻人的某些东西打动了格罗泽，他聘请了这位年轻人，薪水一周 18 美元。对于肯尼斯·罗伯茨来说，这是他著名写作职业生涯的开始，他后来成了《波士顿邮报》的明星记者，是《阿伦德尔与西北通道》这部畅销历史小说的作者。

埃德温·格罗泽用罗伯茨所谓的“新闻天才”弥补了他外形上的缺陷。从他控制这份报纸的那一刻开始，格罗泽就按照几个简单的原则运作报纸，后来他清楚明白地把这几个原则总结为：“第一重要的是，保持信心，获得尊重，吸引读者——为他们提供有价值的新闻。研究民意。熟悉你的专业。科学建设。印刷出好一点的报纸，满足你想像中的公众需求。不要想通过打倒同时代的人来提升自己的声誉。专心于自己的生意。你友好的朋友说你是一个天才时，你千万不要相信。你要做的就是工作，工作，再工作。”

在为报纸撰写的第一篇社论中，他向部下发出了一个呼吁：“实效胜过诺言，这是新《波士顿邮报》的判断标准。行动胜过语言，这是《波士顿邮报》做新闻的方式。”他宣称《波士顿邮报》“立志保护公众利益，成为抵御政治腐败的堡垒，公正的同盟军和罪犯的惩罚者；解放被压迫者，帮助穷人，把光荣的新英格兰文明推向更大的发展。”

豪言壮语是需要的，但眼下格罗泽清楚地知道，他要去解决职工的薪水问题和满足债权人的要求。他解决这些紧迫问题的第一个行动是超乎常理的：降低报纸售价，从 3 美分变为 1 美分（这是他从普利策那里学到的一个扩大销量的技巧），同时，降低广告价格。他召集了一个债权人会议，请求他们宽限一些时日；他承诺，他会如数还清他们的债务，但是他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资金以维持报

纸平稳运行。他的真诚打动了债主们，加之债主们希望避免格罗泽破产带来的全部损失，他们都同意延期偿还债务。开头几年依然收益很差，发薪水的日子偶尔还是让人担忧。格罗泽从来不会推迟薪水发放，只有一次，报社员工聚集在出纳窗口，等着最后一笔广告收入和报童的便士来支付他们的薪水。有时候，即使做了所有努力还是不够，格罗泽就借钱支付员工的薪水。

“大部分时间，打个比方说，一个房间里有一名‘天使’，另一间房间里有一位县治安官，”格罗泽后来回忆道。“一个天使，你知道，就是某位可能投钱进来支持你的人。但是我一般来讲更像是一个县治安官而不是一个天使。”他特别需要的是大量的读者，成千上万，于是他用上了从普利策那里学来的技巧，并加上一些完全是自己发明的佐料。不久他就潇洒地还清了债务。

为了捕捉公众兴趣、扩大报纸发行量，格罗泽并没有超出这些手法，比如采用狂欢战术、掀起激动人心的潮流并辅之以古怪的促销。他听说一对英国夫妇想出售三只经过训练的大象，它们的名字分别叫做莫利、沃迪和托尼。格罗泽认为这些大象的最理想居住地应该是当地富兰克林公园的动物园。他的这个点子为报社大赚了一笔。他本想自己花钱把这些大象买下来以获得社会的普遍赞赏，但他没有这么干，他呼吁波士顿的所有孩子成为三只大象的拥有者。报纸开始收集捐款，希望获得购买大象的15000美元。格罗泽承诺将会把所有捐献者的名单印在报纸上，就是那些只捐了一美分或两美分的人也一样会出现在报纸名单上。成千上万的孩子调动起来了，全城7万人参加了在芬威公园举行的欢迎大象仪式，这个公园两年前由《波士顿环球报》的泰勒建造，作为红短袜棒球队的新训练基地。从简单的利润损失角度来看，这次活动对《波士顿邮报》来讲是一次灾难。从广告比率来看，为印刷捐款孩子的名单（即使只捐了一美分），每个孩子花掉《波士顿邮报》30美分。报纸为了搞定这笔交易又花了几千美元。不过，格罗泽知道，这次行动大获全胜。

“每个孩子即使只捐了一美分都想看到他的名字在报纸上，并陶醉于自己也是大象的主人这样一种想法中，”格罗泽对记者说，“当然，这次行动为《波士顿邮报》增加了几千份销售量。但另一个收获是，不是去激发人性中丑恶的一面，而是高尚的一面：公民的骄傲、慷慨、对动物的关心、父母对孩子的热爱之情，帮助我们赢得了人们的喜爱。”

后来,《波士顿邮报》宣布,如果谁能提供一个最能吊人胃口的故事,就能免费得到一辆轿车:一天发放一辆福特车!这则广告带来了惊人的效果。成千上万的建议潮水般涌进来,T 福特的故事四处传开。报纸印出了妇女脖子以下的照片,并声称,将奖励 10 美元给那些到《波士顿邮报》办公室识别出自己并证明自己的穿着和照片的服装一样的妇女。她们成群结队来到《波士顿邮报》办公室,还有数千人每天收集报纸,希望识别出无头的自己。另一次,格罗泽雇佣了一位名叫比约·费尔南德斯(John J. Fernandez)的电影星探,寻找那些想演电影的女孩。费尔南德斯得去一个小镇里发现一名漂亮女孩,《波士顿邮报》记者会写出一个故事配上女孩的照片发表在报纸上。虽然没有实际的电影拍摄,但是报纸销量在一周之内暴增到一万份。循着同样的思路,《波士顿邮报》发起了一个“历史上最美丽的女人”的特别报道活动,对像埃及艳后克丽奥佩特拉和特洛伊的海伦等名人进行了特别报道。

几乎没有一天没有促销活动或吸引人的噱头。有一次,格罗泽宣称,他派一个记者隐姓埋名呆在一个城市的某地。谁第一个碰到这个记者并说出:“早上好,你今天读了邮报吗?”他将获得 100 美元现金。突然之间,只要碰到一个陌生人,波士顿人的嘴里就会崩出这句话。

还有一个“原始人”的精彩创意。《波士顿邮报》派记者乔·诺尔斯到缅因州的森林里去,他赤身裸体、赤手空拳,完全靠自己在森林里生活了 60 天。在这两个月的冒险之旅中,《波士顿邮报》不断登载由诺尔斯用木炭写在桦树皮上的通讯和素描,其实这些作品早就放在提前安排好的藏匿地点。当诺尔斯从森林中出来时,他披着鹿皮,拿着野人用的工具,大约 40 万民众挤满了华盛顿大街夹道欢迎他的归来。那一年,报纸销量翻了一倍。

当格罗泽得知发给圣诞老人的信件被堆放在死信处时,他想到了城里穷孩子的未被满足的愿望。他创建了一个圣诞老人基金,收集金钱和玩具,在假日期间发放给波士顿的穷孩子。格罗泽评价这个基金的成功与否,不是看卖掉了多少报纸,而是看送出了多少玩具。

他对孩子的好感广为人知,以至于《波士顿邮报》收到了丢失宠物的求救信。一天格罗泽对一个年轻的编辑说:“我知道那个小女孩的狗走丢了。”这位编辑很清楚下面的话是什么:“你认为我们的人能否为她找回那只狗呢?”很快一名

记者被派出去了。

最不朽的一次促销活动是 1909 年格罗泽出的一个妙主意：《波士顿邮报》对其发行地区每个城市的寿星给予荣誉称号。他从非洲进口了大量优质的乌木藤条，在藤冠上镶嵌闪闪发光的 14 克拉黄金头像，在每一个头像上雕刻这样的话：“《波士顿邮报》敬赠寿星公民”，后面写着居民所在地城镇的名字。很显然，这个藤冠在其持有者死后要传递给下一个最年长的人，所以在下面又刻了一行字：“请往下传。”格罗泽给新英格兰大部分地区的行政委员写信，让他们寻找符合条件的公民，记下他们的地址，赠送给他们藤条，然后通知《波士顿邮报》关于挑选老人的消息，最好附上照片。最后，431 个藤条都送出去了，当然经常伴随着过于炫耀的盛大场面和典礼仪式，随后就是《波士顿邮报》上面逢迎的文章。接收藤条的老人有的把自己的长寿归功于远离烟酒，有的人则认为他们的长寿来自于日复一日地钟情于烟酒。一位获得《波士顿邮报》藤条的老人去世了，另一个故事由此开始，这标志着宣传的焦点指向城里的下一位老寿星。对于格罗泽来说，这件事的诱人之处显而易见：“在许多小城镇和村子里，杂货商店是人们集会的地方，他们在那里聊天，互相讲故事。这群人里最显眼的一员就是‘年纪最大的人’。年龄是人们普遍感兴趣的主体，不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都是如此。如果一个人成功地欺骗了死神，而且时间比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长，那么他总是会成为一个有趣的人物。”

埃德温·格罗泽知道，要赢得读者的心，仅仅靠有趣的故事和游戏是不够的，他还需要更多。他喜爱一个好的谋杀案。就在利齐·博登买下《波士顿邮报》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的父亲和继母就突然死亡，而且在新世纪的头几年里，接连不断地发生了很多起著名的谋杀事件。当谋杀案涉及到有钱人、虔诚的信徒、漂亮女人，或者被遗弃的情人，报纸的销量总是会上升。一件谋杀案涉及到一位部长和他的两个未婚妻，其中一个女人突然中毒死亡，看上去像是自杀，报道这个消息让格罗泽连续几个星期大赚特赚了一把。《波士顿邮报》的一个记者跟踪案情的过程中，发现这位部长曾经买过氰化物，这对案件的侦察是个突破。紧接着第二个案子是格罗泽雇佣的一个司机在波士顿港口的底部发现了一个漂亮舞娘的可怕的头颅。报纸的大标题醒目而刺激，“《波士顿邮报》记者发现一颗遗弃的头颅”。

没有故事发生的时候，这份报纸就秉承它一贯的承诺：成为小朋友的好伙伴。格罗泽支持工人运动和缩短工作时间，并且为降低煤气和电话费而努力奋斗。这份报纸倾向于民主党派，而格罗泽一直关注平民的需要。这是他在纽约报界独领风骚的秘诀：“我曾经在这座城市的东部和西部数百万拥挤的人群中穿行；因为正是在这些地方，我们必须增加我们的报纸销量，才可以成为一份大报；在那里，在广大平民中，而不是在狭窄的第五大道极少数百万富翁中。”在波士顿，格罗泽仔细地阅读人口普查结果，他认识到爱尔兰人口的迅速增长可能会使波士顿支持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波士顿邮报》是第一份表示团结爱尔兰新芬党的著名美国报纸，格罗泽个人则对于民族主义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曾经有一段时间，“爱尔兰人不需要申请签证”的呼声成为某些社会名流居住区的惯例，而格罗泽支持大卫一世沃尔什成为候选人，后者成功地当选为马萨诸塞州第一任爱尔兰天主教地方长官。格罗泽进一步让《波士顿邮报》讨好波士顿的爱尔兰居民，他把采访市天主教红衣大主教的报道放在新闻的头版头条。

尽管格罗泽在报纸的销量方面精打细算，步步为营，但为公平起见他也采取一些中立的态度。波士顿的爱尔兰人和黑人经常为了争抢稀缺资源而争吵不休，但是《波士顿邮报》拒绝支持任何一方。《波士顿卫报》是一份黑人报纸，它的编辑威廉·门罗·特罗特曾说，格罗泽以这样的原则经营他的报纸：“对所有的人都给予同样的公平、自由和公民权益，不论他们是什么样的种族、信仰和肤色。”

《波士顿邮报》激进的新闻报道，社会感染力，以及倡导公平，再加上一大堆健康的噱头，使得它的业绩超出所有人的预期。有一段时间，埃德温·格罗泽的《波士顿邮报》销量超过了《环球报》。而在一个更小的城市里，它的销量超过了普利策的《世界报》。但是《波士顿邮报》作为波士顿第一大报的地位很快就面临了前所未有的考验。





1908 年，庞兹在蒙特利尔被捕后拍的脸部照片。

The Boston Globe



第四章 “漫长的霉运”

回到蒙特利尔崎岖不平的街道上，庞兹认识到，他的名誉比对于他的起诉更加糟糕。这不仅因为他是个被证明有罪的骗子，是个有前科的人，而且他的名字还与欺骗存款人和扎罗斯银行的崩溃联系在一起。很难想到，一位未来的金融家会有这样的经历。那个包工头科达罗一直叫他“一条真正的毒蛇”。他睡在朋友家里，靠打零工挣得可怜的几美元，但是他在蒙特利尔的未来就此毁掉了。他收拾行囊，开始计划返回美国。

从监狱出来后 17 天，庞兹乘上了南去的列车，和他同行的还有五个意大利人，他们都是刚刚从古老的乡村走出来的年轻人，没有任何适当的证件，不会说英语。火车快到纽约港的时候，一个名叫史蒂文森的美国海关检查员上车，询问庞兹关于他的同行伙伴的一些问题。庞兹坚持说，他不认识他们。他告诉史蒂文森说，他在火车站偶然遇到了一个老校友，这个校友请求他照看这几个年轻人。至于钱是否转移到了别人手里，庞兹只字不提，他告诉史蒂文森说，他只是慷慨地答应了老校友的请求，而对于内情则一无所知。庞兹没有提到，那位老朋友就是萨维亚蒂，他以前在扎罗斯银行的同事，现在正逃亡在外，因涉嫌携带客户的钱而被警察追捕。尽管如此，这名海关检查员并不相信庞兹编造的故事。史蒂文森叫来了一位美国移民局的检查员，他命令把这六个意大利年轻人收监，罪名是涉嫌非法移民。而庞兹则面临一项最严重的指控：偷运外国人进入美国。

庞兹又一次回到了监狱。他那 1000 美元的保释金也许已经变成了 100 万美元，在接受审判之前，他在纽约的普拉茨堡监狱里呆了两个月，受尽折磨，憔悴不堪。他坚持说自己是无辜的，告诉每一个能听到他声音的人，任何一个高尚的人处在他的境况都会这么做。和检举人进行了推心置腹的谈话之后，庞兹明白了

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他承认有罪，那么对他的惩罚最多罚款 50 美元或者坐牢一个月。如果坚持自己无辜而后又被陪审团宣判有罪，那么结果可能是更长的监狱生涯，庞兹害怕遭到这样的结局，于是承认自己有罪。但是他的霉运接踵而来，情况变得更糟了。那位法官对庞兹说，他将被判在联邦监狱里服刑两年，同时罚款 500 美元。那五个没有证件的意大利移民则作为目击证人，旁听庞兹的审判，然后他们就被无罪释放了。

很快，庞兹再次回到火车上，这一次目的地是位于亚特兰大的美国联邦监狱。

让庞兹惊讶的是，这次的亚特兰大之行还真是很风光，他更像是一位首席执行官，而不是个有罪的蛇头。在几个美国法院副执行官的陪同下，庞兹坐在有个人房间的火车车厢里，里面还有张床。庞兹在餐车里享用自己的晚餐，懒洋洋地躺卧在舒适的座椅上，看着窗外农田和城市匆匆而过。他的那几个随从人员在华盛顿停留，在一家餐厅里用午饭，庞兹觉得他们这是故意炫耀自己的身份，然后，在国会大厦广场做午后散步。他们到达亚特兰大的时候，这几个执行官已经喜欢上了这个魅力四射的罪犯。进监狱之前，他们把庞兹带到一个酒吧，进行最后的狂饮，但是令庞兹很失望的是，这惟一的一次饮酒竟然淡而无味，那酒像啤酒一样，有股发酵的酸味。

对于他们的目的地而言，这次旅行还真是出奇的合适。亚特兰大联邦监狱被认为是这个国家最舒适的监狱，它更像是华盛顿威拉德酒店，而不是中世纪的地牢。这所监狱建于 10 年前，傲然耸立在山上俯视着世界，就像一所建筑精美的南部大学。庞兹推断说，起初建立这个村庄的人也许想为他们自己盖一个避难所，以防自己死在监狱里。“既然它必须成为一个牢笼，”庞兹认为，“那么它也许可以成为一个镀金的牢笼。”

庞兹的工作是在监狱的洗衣间当店员，但是他那出色的语言技能很快就让他获得了一份邮件办公室职员职务。他的老板，监狱档案管理员阿德霍尔德对他印象深刻，认为他是个性格乖巧、精明、与人为善又伶俐的年轻人，天赋极高，总是准确无误地分拣邮件，又毫无怨言。阿德霍尔德注意到庞兹惟一的一个怪僻就是“痴迷于设计出人意料的敛财行动”。阿德霍尔德想，他的这个助手从策划

一个个精密的赚钱计划中获得那么大的乐趣，或许将来有一天他能把其中某一个计划付诸实施，看是否可行。

庞兹最不喜欢的工作就是为典狱官泽普特翻译来往信件，来信人是个长得像面团的家伙，是西西里岛犯罪团伙成员，叫“老狼”卢普。卢普代表一种新的罪犯类型，他们突然出现在像亚特兰大监狱这样的地方。12年前的1898年，他来到纽约以逃避意大利警方的追捕，因为他谋杀了他的纺织品商店的一位顾客。在美国，他一边吃着精美的食物，一边进行严重的犯罪活动。他开了一家进口公司，是黑手党旗下麻菲娅集团的老板，而他的第二职业则是谋杀和勒索。警方怀疑他策划或参与了多起谋杀事件，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1909年谋杀纽约警察中尉佩特罗斯诺。佩特罗斯诺对黑手党成员紧追不放，这让他成为意大利黑社会的眼中钉，于是黑社会头子们命令卢普，当这名警察在意大利追捕黑手党头目时将他枪杀。检举人由于缺乏证据，无法给卢普定谋杀罪，所以他们就以两项伪造罪名指控他，罪名成立判监禁30年。而印制假钞的罪行不可能判得这么重，所以人们就认为，这个判决是当局怀疑他犯有谋杀的严重罪行但又无法证明的报复。

不论到哪里，庞兹都带着罪犯的印记，这让他拥有一种健康的自我感觉，他认为任何一项针对他的监狱同窗的未被证实的指控都在这些人和他们的制造者之间产生。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庞兹发现自己对他的老乡卢普产生了某种类似血缘亲情的感觉。这不仅因为他们操着相同的口音，庞兹还相信他们都受到了过分热心而又奸诈狡猾的警察当局的不公正对待，而且对他们的判决刑期都远远超过了非暴力犯罪的时间。“老狼”卢普一定感觉到了庞兹同志般的友谊。

卢普曾经跟很多犯人同住一屋，他怀疑他们都是告密者，一天，在监狱操场打完球赛后，卢普来到庞兹身旁。卢普说，他最讨厌那些告密的人了。他问庞兹是否愿意和他同住一个牢房？庞兹同意了——对卢普说“是”总是明智的——而狱警们也同意了这次调房，他们显然相信，这个瘦成皮包骨头的邮政办事员肯定会成为一个理想的告密者。但是他们错了。

庞兹警惕地提防着卢普，但他也喜欢这个新室友。庞兹从积极的方面观察卢普，发现他是个好心肠的人，而且为人坦率。最让庞兹欣赏的是卢普那恬淡寡欲的斯多葛派哲学信条。当庞兹远离家乡，远离亲人，甚至经历了将近十年的艰苦生活并遭受了牢狱之灾后，在内心深处，他仍然是那个年轻时的单纯软弱的大学

生。卢普性格坚强而无所畏惧，庞兹正是崇拜他这一点。但是庞兹很少能从卢普那里学到什么实用的东西——因为庞兹在头脑中盘算的那些赚钱计划和暴力威胁毫无关系。但是，另外一个狱友的出现对庞兹来说还是充满了吸引力。

查尔斯·摩尔斯是世纪之交美国社会繁荣的一个反面典型：相貌丑陋，没有道德感，异乎寻常的财富。摩尔斯出生在缅因州一个富裕的家庭，他1877年从鲍登学院毕业后和父亲开了一家船运公司。随着生意的兴隆，摩尔斯的贪欲和干不正当交易的能力也与日俱增。1897年，他到纽约发展，在坦慕尼协会的那些贪污腐败的政客中，他如鱼得水。给纽约市长罗伯特·范威克和坦慕尼的老板理查德·克罗克的口袋塞满之后，摩尔斯完全控制了纽约的冰块生意——在没有电冰箱的年月里，这可是个数百万美元的大买卖。他成立了“加固冰块公司”，然后和“美国冰块公司”合并，随即突然大幅提高冰块的价格。摩尔斯不知道食物由于缺乏冰冻条件而腐烂发出的气味是什么样的，所以他低估了大众对于他这一手的强烈反应。警方开始对他进行调查，主要调查他贿赂政府检察官的罪行，从而结束了他作为“冰块之王”的短暂生涯。但是他还是从中捞取了1200万美元的巨额利润。

摩尔斯又回到了他的老本行即船运行业，建立了一个真正的东海岸垄断网络。然后，他买下了12个左右的纽约银行，并且企图联合一小撮想法一样的垄断者共同垄断铜市场。但是，他的努力失败了，因为1907年发生了全国金融大恐慌。在人们的记忆中，这次的经历就像一场危机，而危机爆发的诱因就是不负责任的投机、大范围的金融管理不善以及法律条例不健全。摩尔斯在公众中家喻户晓，与众不同，这让他成为当局的目标，他很快收到法律指控。在1910年1月，摩尔斯被定罪，罪名是滥用银行基金，判处15年徒刑，于是进了亚特兰大监狱。

就和他的两个狱友庞兹和卢普一样，摩尔斯认为自己是过于狂热的诉讼人的牺牲品，他称对自己的宣判是“在一个文明国家里针对一个公民做出的最野蛮的……最武断的判决”。他又说：“在华尔街，日复一日，没有一个人不在做我做过的事情。”这话更加有说服力。摩尔斯并不打算服满刑期；他雇佣了几个律师帮助他想尽办法把他的案子上诉给白宫。同时，在他的运作下，他赢得了一些社会名流的支持，比如被誉为金融新闻之父的《华尔街日报》的所有者克莱伦斯·

巴伦。巴伦直接找到美国总统威廉·塔夫脱，请求他给予宽恕。与此同时，摩尔斯突然得了一种神秘的病，他的律师们宣称他活不了几天了。一所军队医院的医生也证实了摩尔斯的严重病情，而且他的侍从们竭力煽动公众支持总统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给予他宽恕。1912年1月，离法庭宣判的摩尔斯服刑期满还差13年，塔夫脱总统给予他无条件释放的特赦。

摩尔斯立刻离开了监狱，到欧洲去度假，几乎是在塔夫脱总统的签字笔落下几分钟之后，他就恢复了健康强壮的身体。后来，人们发现，每次医疗检查之前，摩尔斯都吃掉肥皂剃须泡沫以便让自己中毒。而医生一离开他的床，这些毒素就很快离开了他的身体。

庞兹在当监狱邮件管理员期间，摩尔斯的案子一幕一幕地在他眼前展开，他看着这些情节，感到惊讶和钦佩。甚至还不知道摩尔斯在死神门口耍的医学计谋的时候，庞兹就怀疑他在身体上搞了什么鬼把戏骗过了医生。摩尔斯被释放了，庞兹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终身难忘：美国的法律系统对于有钱人来说更加仁慈和友善。如果一个人很有钱，有权势，而且社会关系好，他就能从监狱的前门大摇大摆地走出去。

但是当时庞兹还没有条件把这种知识付诸实施。他身无分文，什么事都做不了。摩尔斯获释后的一个夏天，庞兹终于完成了两年的刑期，外加一个月的额外服刑，因为他没有能力支付500美元的罚款。

庞兹受够了亚特兰大，他决定到西部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去，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想在那里试试自己的运气。到伯明翰不久，庞兹碰见了几年前在旅行中认识的一个家伙。这个人靠伪造的医学诊断证明控告煤矿公司，以此获得一大笔钱。他在当地许多矿场都有自己的代理机构，如果一个矿工受伤了，他的代理机构就夸大其词，告诉这个工人如何夸大自己的伤势。如果一个小煤块滚下来砸伤了一个矿工的肩膀，那么这件事就会变成一起几乎致命的塌方事故。如果这个矿工有足够的胆量，他就会在庞兹的朋友开的一家伯明翰医院里住下来。在那里，这个矿工卧床几周或者几个月，不管多长时间，只要能证明所有虚构的病情是真实的就可以了。最终，这名矿工将从煤矿公司获得一大笔可观的赔偿费，当然，其中包括医疗费和给庞兹朋友的一份慷慨分成。这家医院生意兴隆。

庞兹考虑过和他的老朋友合伙干，但是又犹豫了。他和以前一样渴望致富，但是他相信自己可以用合法的手段赚钱，用他在监狱里想好的众多计划中的一个来赚钱。他拒绝老朋友的邀请，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他怀疑参与这样拙劣的营生会把他拉入亚拉巴马的犯罪团伙。庞兹 30 岁，刚刚在监狱里毁掉了四年的光阴，他决定再也不回到那个地方去。

庞兹上了火车，这次的目的地是西南部 50 公里处的亚拉巴马州的布洛克顿地区，一个内战以后建立起来的采矿村镇，位于阿巴拉契亚山脉。最初的建立者是一个叫杜鲁门·奥尔德里奇的纽约人。到 19 世纪 80 年代，奥尔德里奇靠建立卡霍巴煤矿公司已经赚了一大笔钱。这家公司拥有八座矿井，发掘出的优质煤矿达数千吨之多，给这个新兴的工业国家带来了能量。庞兹来到这里的时候，亚拉巴马州的煤甚至比金子的前景还要好，因采矿而产生的村镇迅速崛起，比如布洛克顿镇、搔脚脖子镇、煤区镇和玛欧镇等等，这些地方住满了浑身煤渣的采矿工人及其家人，其中意大利移民越来越多。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庞兹当过翻译、兼职图书管理员，偶尔也充当护士照顾受伤的矿工，勉强维持生活。这里意大利人的工地宿舍让他想起家乡的小镇生活，他们总是庆祝洗礼、婚礼或者假期，他感到自己周围满是“兄弟般的情谊，共同的兴趣和奋斗目标，以及邻居似的友爱”。但是生活条件比原始人好不到哪里去。工地宿舍是些摇摇欲坠的木房子，里面没有电，没有上下水系统。庞兹仍然梦想着致富，他开始计划让自己成为当地水和电方面的垄断者。他想像着自己就是小查尔斯·摩尔斯，为邻居们描绘了一个美好的前景：社区里的每个人都买一份股票以集资建立一家公司，而公司将修建一个小型的发电厂，提供所需的电力，并从附近的小溪把水引到这里来。庞兹当然要拥有公司的绝对控制权，以补偿他辛苦的工作和领导才能。水费和电费的多少将根据庞兹的成本预算来决定，他承诺，自己获得的利润“仅仅是合理的收益而已”。他将成为这两项公共事业的实际所有者、供应商和费率制订者。如果这个计划付诸实施，毫无疑问，庞兹将在与世隔绝的其他采矿工地实施同样的垄断。

起先，邻居们都强烈支持庞兹的计划，而庞兹则百分之百地相信，自己已经遇到了一个合法赚钱的机会。但是，事情并没有朝着他的预想发展。“总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他惋惜地说。“有些事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而这些事总是出其不

意地袭击我。就像从三楼的窗户掉下一个花盆，正好砸中一个人的脑袋一样。”

这一次，花盆是一个叫做珀尔·戈塞特的年轻女人。

戈塞特是这家采矿公司医院的一名护士。1912年10月，她正在给一个病人做饭，汽油炉子突然爆炸引起火灾，她的左臂、肩膀和胸部都严重烧伤。庞兹作为医院的兼职护士，也开始接触一些医院的员工，而且他和托马斯医生逐渐成了好友。戈塞特出事几天后，有一次，这名医生去矿工的宿舍家访，就顺便找到庞兹一起喝酒。

“珀尔怎么样了？”庞兹问道。

“她的情况很严重，”托马斯医生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希望了，软组织开始坏死了。”

庞兹问，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她起死回生。

“皮肤移植或许能起作用，”这名医生说道。“我想尝试移植手术，但是没有人愿意为她放弃自己的皮肤，哪怕是一英寸。”

庞兹对戈塞特并不熟悉，但是其他人都告诉他说，这个女孩特别有爱心。庞兹听这个医生说她也许会死掉，或者至少要失去一条胳膊，“这让我心痛之极，浑身热血沸腾，”庞兹说。“这好像太不公平了，像珀尔这样的年轻女孩要死于这么可怕的伤痛。这女孩对病人那么好，但是她却得不到应有的回报，这简直不可想像。”

这件事激怒了庞兹，他说，“想想，人们怎么可以如此自私，如此胆小懦弱，竟然拒绝捐献自己的几寸皮肤来拯救一个生命。”

“你总共需要多少英寸的皮肤？”他问托马斯医生。

“我估计，要40到50英寸，”托马斯医生说。“但是在2000人，甚至更多人的社区里，我竟然连10英寸的皮肤也找不到。”

“你错了，医生，”庞兹说。“你已经找到了。我会捐献出你需要的所有皮肤。”

“你？你要捐出全部需要的皮肤？”

“是的，医生，我要这么做。你什么时候需要，我随时准备着！”庞兹说。

“我们不能拖延太久。”医生回答说。

“但是，我也不想催你。你也许需要做些准备，比如下一下决心。你什么时

候能准备好?”

“我现在就准备好了。”庞兹说道。

托马斯医生紧盯着庞兹看，以确定他没有退缩的意思。庞兹后来回忆说：“显然，我坚定的眼神让他下定了决心。”

“那么，好吧，”托马斯医生说。“跟我来吧。”

当天晚上，几名医生从庞兹的大腿上切除了 72 平方英寸的皮肤。庞兹在医院里呆了几个星期，从屁股到膝盖都绑着绷带。就在他快要恢复的时候，托马斯医生又一次来见庞兹，那名护士需要更多的皮肤。

“想切多少就切多少吧。”庞兹回答道。

11 月 5 日，医生又从他的后背切除了 50 平方英寸的皮肤。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医院里度过，和疼痛以及胸膜炎作斗争。这两次的皮肤捐献让庞兹的背部和大腿留下了大片的白色疤痕。戈塞特也是疤痕处处，但是她痊愈了。

当地的报纸报道了庞兹从大腿和背部捐献皮肤救助一名护士的事。庞兹骄傲地把剪报的复印件寄给了他以前在亚特兰大监狱的老板，阿德霍尔德也许会为此举杯欢庆几年呢。报纸的报道引起了布洛克顿地区知名人士的讨论，他们建议授予庞兹勋章，并且颁给他卡内基英雄基金。8 年前，也就是 1904 年，工业家安德鲁·卡内基建立了这个基金，专门奖励公民的英雄主义行为。但是所有这些建议都没有落实，而庞兹也没有得到任何正式的认可。

当他出院的时候，为矿区供水供电的其他计划正在筹划中。又一个机会丢失了，庞兹重新回到了制图板前。

几个月后，庞兹离开了布洛克顿，无目的地闲逛，来到了南部的佛罗里达州。在那里，他走村串镇，给路标和房子涂漆，还有其他的活，只要能挣钱，他什么都干。他跟雇主签合同，负责油漆一架铁制外壳的飞机和一艘叫做“大海鲢”号的蒸汽客轮，这艘轮船沿着北部海湾的海岸从一个港口航行到另一个港口。由于工资问题，他和“大海鲢”号凶巴巴的船长威廉·巴罗斯吵了起来，庞兹发现自己在亚拉巴马州的莫比尔陷入了困境。他继续给人油漆。一次，他正在漫不经心地干活，突然发现报纸上的几则招聘广告，其中一个写道：“医学院招

聘图书管理员。”他得到了这份工作，每个月有 30 美元的微薄收入。

庞兹在医学院的看门人家里吃饭，晚上睡在学校一层楼的一间小屋里。住在校园里，让他很容易就成为了医学院学生们恶作剧的对象。一天晚上，暴风雨大作，电灯也坏了，他们把一具涂了防腐剂的尸体从教室抬到庞兹的屋里，把它塞到庞兹的床上。“我把它放在房间的地板上，”庞兹回忆说。“我们一夜都睡得很好，相安无事，但我比他起得早。”

庞兹搬到了一间公寓里，公寓的主人是怀特女士，她听了庞兹关于赚钱的各种白日梦以后，对他很是喜欢。他几个晚上都把自己锁在屋里，怀特女士说，“当我们问他在干什么的时候，他就说他正在考虑问题，不要打扰他。”一次，他和当地一个汽车销售商计划抽奖销售一辆新车。但是当他开始邀请年轻女士到他家里——不是约会，而是做珠宝销售生意——时，怀特女士给他下了最后通牒。她告诉他说，他不能把这房子当成办公室，于是庞兹放弃了他的计划，但他告诉怀特女士，总有一天，他会在市中心拥有一间豪华办公室。

他在医学院看门人格斯·卡尔森的家里找到了新的住处。有一次，他跟卡尔森儿媳妇吹牛说，他的照片将会登在所有的报纸上。她开玩笑说，那也许是他上绞刑架的照片。

“也许是，也或者是我将成为一个百万富翁！”庞兹回答道。

他和卡尔森的儿子小格斯成了好朋友，而小格斯注意到庞兹把自己挣的每一分钱都花在朋友和女孩子身上。下午，许多孩子聚在学校的草坪上玩，庞兹尤其喜欢给他们买冰淇淋吃。“他决不会让你花一分钱，”庞兹离开以后，卡尔森说，“即使他把最后一分钱给你花，也心甘情愿。”

在图书馆工作期间，庞兹知道那些伯明翰的医生正在试图说服政府官员把这所医学院从莫比尔地区搬走。莫比尔的医生们正在努力保住这所学校，而庞兹支持他在莫比尔的新朋友。当他发现学校的一名员工正秘密地计划支持伯明翰的行动，同时又公开地反对这种行动，庞兹很反感。出于对他第二故乡和新朋友的忠诚，他截下了一封信，这是两面派的学校员工给伯明翰代表团头目的信。他愤怒地打开信，“我眼前的证据足以证明他一直在干出卖学校的勾当。他正在和伯明翰的一伙人联手搞阴谋。”

庞兹把信交给了医学院的执行院长，院长要求这个两面派的员工辞职。但是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学院的校长支持伯明翰的势力，他不喜欢一个小小的莫比尔图书管理员用一封信来扰乱视听。这位校长取消了庞兹的工资预算。庞兹很失望——他喜欢这所学校和里面的学生，他喜欢莫比尔雾气蒙蒙的天空，他珍视在这里交的新朋友。“我本来应该知道，这一切都不会长久的，”庞兹后来说。“如果我一直呆在那里，我就不可能完成我的霉运之旅，回到起点了。”

他衣衫褴褛地离开了莫比尔，口袋空空。他动身去新奥尔良的时候，正好赶上1915年9月的飓风。这场大风暴让广告牌油漆工大有作为，直到下一年春天四旬斋前的最后一天，他一直忙个不停。离开那里，他又去了更远的西部，得克萨斯的威奇托福尔斯，这是个古老的城镇，主要经营棉花和畜牧业，位于达拉斯和俄克拉荷马城之间。这座城镇几乎全部属于两个姐妹的丈夫，约瑟夫·肯普和弗兰克·凯尔，他们控制着银行、纺织品贸易、谷仓、部分的土地，以及所有铁路。很快，他们就会由于发现石油而变得更加富有。

作为副业，1912年，肯普和凯尔建立了威奇托福尔斯发动机公司，他们那粗糙的有装货平台的卡车很快就出现在各个地方，从北美洲到南美洲，从欧洲到印度、中国以及南海群岛的所有地方。庞兹在这家公司的对外销售部找到一份工作，每个星期16美元，工作是帮助公司实践它的座右铭：“决不让太阳从威奇托卡车上落下。”

这家公司大量的海外业务是通过邮件和电报进行的，贸易中使用的语言有六种之多，而庞兹则对所有语言都精通或者略知一二。不仅如此，庞兹还自学了深奥的商务知识，比如外汇、汇率、航线、关税以及邮政和电报费率等。他知道，将来有一天他会用上这些知识让自己成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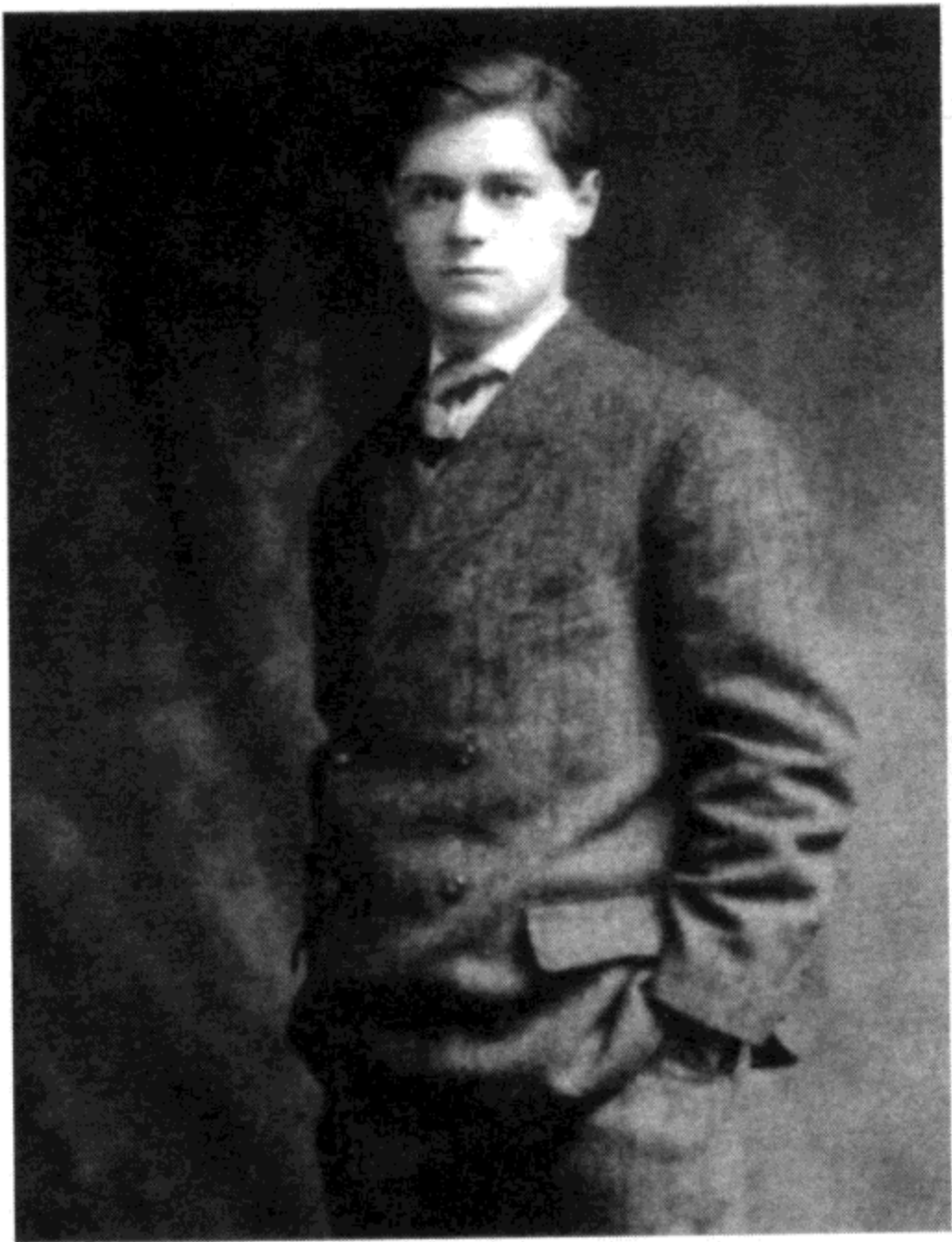
首先，他必须摆脱这个了无生气的、寂静的威奇托福尔斯小镇。1916年12月，他的机会来了，当时，他听说意大利正在招募移民作为预备役军人以增援本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军力。庞兹准备为自己的祖国战斗，所以他来到纽约，坐上了开往意大利的船。但是船还没有出港，他就改变了主意。

在船起锚之前，他听当地的领事馆说意大利政府不会付给这些预备役军人回家的旅费和船票。打仗是一回事，而为打仗付钱又是另一回事。庞兹被激怒了，他下了船，还没来得及把行李拿下来，船就开了，这些行李只好独自回到祖国了。由于某些原因，他特别不愿意付旅费，所以他跳下了船，在水里游了一段路

才到码头。

于是，庞兹滞留在了纽约，他再一次到处搜寻找帮手的广告。有一则广告好像专门为他写的一样。普尔公司招聘进出口业务员。工资仅仅可以说得上是公平而已，大约 16 美元一周，但是庞兹喜欢公司所在的地方。13 年来，庞兹在北美洲大陆流浪，过着因陋就简的生活，现在他又回到了这座城市；为了寻找黄金，他第一次踏上的就是这块土地：波士顿。





在哈佛大学艰难岁月里的理查德·格罗泽。

Mary Grozier



第五章 “像大海一样不平静”

埃德温·格罗泽对于《邮报》事业的专注使他不能长时间陪伴家人。就像他说的那样，“有许多次，我每天工作 24 小时，一连持续好几天。”甚至他不在办公室的时候，工作也追到他家里。《环球报》的泰勒将军经常是他晚餐桌上的座上客。一位观察家写道，“报纸每个部门的大量工作——业务部、发行部、编辑部——都压在了格罗泽的肩膀上。他不知道什么是休息……他的所有工作都是为了《邮报》，他的心总是和他的报纸、员工以及读者们在一起。”

由于他的心思都放在了《邮报》上，抚养孩子的责任就都留给了他的妻子艾丽丝，她是个严厉的母亲，严格地教育他们的儿子理查德和女儿海伦。埃德温·格罗泽对孩子很疏远，但要求苛刻。他几乎不和孩子一起玩，父子在一起的惟一消遣就是下棋。幸亏埃德温事业成功，他的家人生活也越来越好。当他偶尔从《邮报》的事务中勉强脱身，全家就去度一个奢靡的假期。埃德温雇了几个佣人帮忙打理他们在波士顿时髦的纽贝里大街上的一栋联排别墅。埃德温的一个朋友回忆说，一次他到这栋房子里做客，看到年轻的理查德正往一幅大海的油画上画小船和大船。

夏天，这家人就到科德角的普罗旺思镇商业街一幢优雅的风子里避暑，这条街上有一座公园和一个海滩。但是埃德温经常在波士顿，没有机会看到他那瘦弱的儿子理查德和其他的男孩一起，从甲板上跳进大海潜水，为了拾起扔在寒冷的海水底部的几分硬币。他也没有时间发现自己的儿子思维活跃，总是不知疲倦地思考，而且在数学和科学方面很有天赋。

理查德 12 岁的时候，他父母把他送到了具有田园牧歌气息的美国北部新罕布什尔州的埃克塞特，上菲利浦斯·埃克塞特学院，这是全国最有名望的寄宿学

校之一。每年的学杂费大约是 325 美元，一个年轻人用这些钱可以顺理成章地进入常春藤的名牌大学读书。但是理查德仅仅坚持了三个月，数学和英语都是 D，而历史则不及格。一个学期之后，他回到了家里，正好赶上圣诞节。

一年后，他的父母坚持让他再试一次。于是，他又回到了埃克塞特，这一次，他呆了四年，各门功课的平均成绩是“C-”，偶尔在数学或者物理学上得过 A，拉丁文和历史仍然不及格。但是，他好像过得很舒服，被同学选为宿舍长，还是国际象棋队的队长，让他父亲欣慰的是，他还成为了学报的秘书。

正如他的父母所愿，理查德在 1909 年被哈佛大学录取，这里有 434 名来头不小的年轻人，他们每个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将来会主宰世界。一般学生来自马萨诸塞州，还有一多半，包括理查德，是新教徒，26 个学生是天主教徒，16 个信奉犹太教，5 个基督教科学派成员，3 个自由思想者，学校为了表示多样化，还扔进来两个无神论者充数。54 个学生的父亲是哈佛校友，四分之三的人宣称自己是共和党成员。其中一个就是西奥多·小罗斯福，他父亲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同班同学中还有艾略特，瓦尔特·李普曼，其他很多年轻人都是家财万贯，拥有各种各样显赫的社会地位。

或许是因为别人胁迫，抑或是对学习不感兴趣，入学后不久，理查德就开始走上了庞兹当年在罗马大学走过的老路。他开始学习品尝上好的葡萄酒和香槟，在时髦的餐厅里享受奢华的美食，抽的香烟带有精致的流线型烟嘴，把他那温柔的嗓音和英俊的外貌用来向成熟女人求爱。他有栗子色的头发，灵敏的黑眼睛，他那剪裁得体的衣服整齐而又完美地贴着他那五英尺十英寸的标准体型。把世界踩在脚下，他没有时间上课，理查德·格罗泽好像下定决心，故意要让大一的英文写作课不及格，令他这位当报纸编辑的父亲烦恼难堪。

1905 年 11 月，到哈佛大学还不到三个月，理查德收到了新生教导主任埃德加·韦尔斯的信：“我很遗憾地通知你，行政管理董事会在昨天晚上的会议上表决通过，由于你的不良记录，你将被留校查看。留校查看就是说你离驱逐出校仅一步之遥，非常危险，除非从现在起，你按时上课，而且成绩大体令人满意，否则你将被驱逐出学校，到那时校方不会再给你警告了。”韦尔斯也写了一封相同内容的信给埃德温·格罗泽，但语气更客气一些。

放松自己轻松生活是某些哈佛学生中流行的特点。尤其是那些真正的“俱乐

部会员”更是如此，他们认为考试成绩在 C 以上都是浪费精力。他们穿着昂贵的衣服，但是随便而邈邈，傲慢地鄙视“为自己队加油助威”的学校精神，并且拒绝和拉德克利夫的聪明女孩约会。从表面上看，理查德符合这些标准。他的惟一个非学院化活动就是成为了埃克塞特俱乐部的成员。他不参加体育运动，不加入任何组织，尽管他有办报纸的家传，但是对大学的学报却漠不关心。他就像一个王子，住在顿斯特大街的达纳·钱伯斯寓所里，那是个私人宿舍，离大学不远，被称为“黄金海岸”，有钱的学生住在那里，他们讨厌学校那四下透风、黑暗邈邈的宿舍。在那个时代，恭维这些俱乐部的年轻成员的用语就是“酷”；还有一个比较刻薄的词就是“不负责任的人”。理查德在许多方面都和他們相似，但是在一个重要的方面，他却与众不同：傲慢自大。他魅力四射，亲切高尚，嗓音温和，讨厌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女人们喜欢他。他也许可能成为一个流浪者，一个好色之徒，但他不是傻瓜。

一收到教导主任的信，埃德温·格罗泽就开始计划拯救他的儿子，为他抹掉被哈佛大学驱逐的耻辱。他用一张《邮报》的信纸，小心地给韦尔斯写了回信：“理查德这个孩子资质聪慧，能力超群，没有什么理由让他在班里不受欢迎。不幸的是，他好像有个习惯，喜欢大量获取信息，对所有事情都好奇，而他真正寻求的是学术研究的成功。当然，对于他的父母来说，得知他没能好好地学习，我们很失望。”埃德温·格罗泽发誓要尽一切努力去“获得理想的结果”。

好像是故意要破坏他父亲的诺言，理查德的表现更差劲了。他的教授注意到了这一点。“尊敬的韦尔斯先生，”文学教授霍华德给教导主任的信写道：“就我对理查德·格罗泽同学的了解，我觉得让他暂时离开学校将会是一剂对他有益的良药，校方可以用行政手段让他离校。”接到这封信后，韦尔斯给理查德的父亲又写了一封信，提出警告。埃德温·格罗泽的回信充满一个父亲的悲伤。

“我……非常遗憾，我的儿子，理查德在年中的考核中表现如此之差，”他写道，“我非常疑惑，不知道这个年轻人为什么不能成功完成他的大学学业。他天资聪明；他对于众多信息的储备异乎寻常；就我所知，他没有什么不良习惯。在家的時候，我们看到了他很多的优点，他用大量的时间学习。至于他为什么不能成功完成学业，对我来说还是个谜。”

1906 年春天，这封信还在路上，而理查德大学生活的第一年即将结束。这一

年，他的物理学得到 B，法语、哲学和数学都是 D，而英语写作则是不及格。由于理查德已经留校查看了，所以现在，用哈佛大学的话说，他就在办理“离校”了。原则上，他有资格请求恢复学籍，但是韦尔斯主任说没有必要这么费事了。有些人天生不适合哈佛。埃德温·格罗泽根本不想听这些话。

在父亲的坚持下，理查德参加了哈佛大学夏季学前培训班并表现很好，有资格重新获得哈佛的录取。埃德温对院长做了更多的保证，韦尔斯则更严厉地警告他要守规矩。于是，理查德作为大学二年级学生，再次被哈佛录取。但是不久，理查德原形毕露，到第二年春天，他又一次留校查看。由于不再是大学新生，理查德这一次直接受到哈佛大学的训导长的看管，他是个肥胖的男人，叫拜伦·萨特利·赫尔伯特。他让理查德到他的办公室去。

“确实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儿子理查德进行了友善而又鼓舞人心的谈话”，埃德温·格罗泽后来给赫尔伯特写信说。“毫无疑问，我非常喜欢理查德。他是我的独生子，我相信他天生具有良好的资质和能力。但糟糕的是，他忽视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我也跟他谈过许多次，强调事情的紧急性，但是没有起到作用。而他好像被您及时的忠告深深打动了。”

“我想我们可以让这个孩子走上正路，”赫尔伯特回信说。“至于他为什么没能在这次期末考试中解除留校查看的处分，我也不得而知。他最需要的就是意识到他现在应该作为一个真正的男人来看待事物。”

赫尔伯特和埃德温·格罗泽之间不断通信，但是理查德的学业仍然停滞不前。他父亲给训导长的信越来越变得歉意深重：“我非常抱歉，尽管我们做了最大努力，这个孩子的学业还是没有任何起色。”

在二年级学年结束的时候，理查德留校查看的处分再一次变成了驱逐——他进入哈佛以来共选了八门课，其中四门都是 D，而且英文一次不及格。赫尔伯特告诉埃德温·格罗泽，英文课没通过是由于一个简单的失误。理查德又回到了夏季学前培训班，1907 年 9 月，培训结束，理查德的申请再次被批准，这一次不是跟他自己的班上课了，而是重新回到二年级。他的申请被批准了，于是他又回到了哈佛。

两个月后，1907 年 11 月，《波士顿环球报》刊登了一则简短的新闻，详细解释了理查德·格罗泽为什么不专心学业的原因。新闻标题是这样写的：罗曼史大

揭露：牛顿高中女孩即将和哈佛男生结婚。下面是一张迷人而表情严肃的女孩照片，她戴着时髦的楔型项链，头发高高挽起，在头顶露出优美的弧线。她的名字叫薇拉·鲁梅利，她并不是高级中学的学生。她23岁，是前任市政府议员的女儿，比理查德大2岁。故事是这样开始的：“今天，牛顿维尔的薇拉·鲁梅利小姐和剑桥的理查德·格罗泽宣布订婚，于是人们发现了一段美妙的罗曼史，一方是牛顿高中最受欢迎的年轻女运动员，另一方是哈佛新生。”实际上，理查德并不是大学新生，但是订婚启事已经模糊地告诉了人们他在学业上的失败。下面三段描述了未来新娘在曲棍球方面的特长以及她对雪鞋运动的热衷。然后，报道介绍了女孩的家庭和理查德的父亲，但是忽略了一点：埃德温·格罗泽是竞争报纸《邮报》的编辑和发行人。故事的最后一行披露了一条奇怪的信息：“由于格罗泽先生的母亲生病，结婚的日期还没有确定。”

订婚的消息让理查德兴奋而幸福，于是他趁热打铁，学习成绩一下子提高了许多，1908年2月，他作为大学新生再次回到他的班级。但是到了春天，理查德的老毛病又犯了，险些没有通过大一英文写作考试，他再一次成为哈佛教师谈论的话题。

“我病了，躺在床上，”4月，理查德写信给赫尔伯特，当时，他患了一种耳部传染病。“您能否暂缓对我的事情的处理，等我病好之后和您面谈再说？”这位训导长同意了他的请求，并且同意暂时不给理查德的父亲写信。但是，两个星期后，他不再等了，他给理查德留校查看的处分已经是理查德在哈佛的三年中的第三次处分了。五门功课中，三门不及格，赫尔伯特写信告诉了埃德温·格罗泽。这一次，训导长的信中流露出以往所没有的一丝忧郁。

“也许，我没有必要向您写信解释留校查看的意思了，因为理查德以前也曾留校查看过，”赫尔伯特写道，“我希望他的最终记录会以充分的理由解除他的留校查看处分，否则他将关闭自己和学院之间的大门，永无联系。我希望您能告诉我，如何才能帮助这个孩子。我个人认为，他是个很有吸引力的小伙子，但是根据我的判断，他就像大海一样无休无止，不知疲倦，或者像任何一个永不安分的东西一样。”

相对于赫尔伯特的同情心，埃德温·格罗泽在回信中表达了越来越强烈的挫折感。

“感谢您善意的支持，但是我不知道您还能帮助这个年轻人做些什么，”年老的格罗泽写道，“现在只能靠他自己来帮助自己了。我急切地催促他这么做，希望这样可以让他醒悟。我相信，他的天资和能力都很高，但是困难在于他这些天赋让他不能成功地完成手头的工作。”

一个月后，1908年6月，理查德大一的学年结束了，第三次留校查看的处分又变成了第三次驱逐出校。赫尔伯特暗示说，这是最后一次了。

“我很遗憾，你被驱逐出校，原因有二：第一，你的学年成绩不令人满意；第二，你没有修满必要的学分，不能升入高年级，”赫尔伯特给理查德的信中写道。如果想再次被学校录取，必须通过学校的行政管理委员会特殊投票表决，但是赫尔伯特认为那不太可能。“我个人觉得，离开学校，到社会上历练一番对你更有好处，不要试图在剑桥市再次获得成功了，那是徒劳。”

赫尔伯特给埃德温·格罗泽也写了一封信：“我相信，让这个孩子参加工作将是最好的选择。”在写了一些幽默的和表示同情的话之后，他再次强调了观点：“假如他是我的儿子，我就让他去工作。”

哈佛的熟铁大门关闭了。但是埃德温·格罗泽这个人的特点就是永不松懈地工作，并以此作为自己的道德标准，他决定让哈佛的大门继续打开。作为《邮报》的总编辑和发行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声音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力，甚至对于哈佛的老师也是如此。“我非常失望和伤心，我的儿子理查德在学校的表现还是那么差，”他给赫尔伯特的信中写道。“毫无疑问，您让他走出校门工作的建议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如果还有一线希望让他能够完成大学的课程，我还是不想放弃努力。”于是，他让理查德参加了哈佛工程学夏令营，这个兴趣广泛的年轻人来到了新罕布什尔州斯夸姆湖边，与树林和墨蚊为伍。他命令儿子通过所有的考试后再回家。

“在夏令营中的良好表现当然是委员会考虑恢复学籍的一个重要因素，”赫尔伯特听到这个计划后，写信给埃德温·格罗泽。他不想蔑视《邮报》的总编辑和发行人，于是流露出一线希望之后，又给予了小心的忠告。“我希望理查德获得学位；同时，从长远来看，我怀疑给他这么多次的机会对他不一定是好事。”

埃德温·格罗泽在回信中写道：“尽管这个年轻人没有在他的学业中表现出才能，但是我仍然怀有一个父亲对儿子的信心，他拥有非同寻常的天赋能力和资

质，而且我相信，他会用最后的机会来展示他的大学学习能力……我将督促他在夏令营中好好表现，我相信他会得到一个令人信服的成绩。”

夏天过去了一半，理查德在第一门功课中获得了 B，埃德温·格罗泽谨慎地乐观了起来。他开始向赫尔伯特寻求恢复理查德学籍的可能性：“这个年轻人在夏令营中努力工作，热情高涨，表现了一些天资和能力，我相信他可以顺利毕业，而且在以后几年里成为大学不可多得的人才。”

赫尔伯特的回信语气友善，但隐含着讽刺：“我希望他能在大学里继续保持他的良好表现。目前来看，他的确表现得一切正常。”

通过第二门夏令营课程之后，理查德获得了奖励，和他父亲一起去丹佛旅游。但是，由于恢复学籍一事一直悬而未决，埃德温·格罗泽不准备休息。他怕他们错过至关重要的最后期限，就用西联全球特快发了一封电报给赫尔伯特：“请给我回电报，地址是京都酒店，告知到底哪一天他才能回到剑桥市上学。”

两天后，1908 年 9 月 29 日，赫尔伯特告诉理查德，他再次被学校录取了，作为一年级新生，而且继续留校查看，这种状况至少要到学期中期才能结束。“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保证，你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开始努力表现，最后又糟糕得一塌糊涂。”

不管是严厉的警告、温柔的规劝，还是三次被驱逐出校、三次恢复学籍的耻辱，理查德都抛到脑后，很快，他又变成了老样子。他忽视学业，好像公然向哈佛挑战，想看看学校是不是会不顾他父亲的计划，最终把他赶出校门。接下来，命运和友谊开始介入了他的生活。

理查德的室友，约瑟夫·罗斯长着一张娃娃脸，是工程系的学生，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伊普斯威奇，他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朋友走向深渊。在 1908 年 11 月 10 日学校搞的一次活动上，罗斯找到了赫尔伯特训导长，给他一封信：“我写这封信是想请求您把理查德·格罗泽同学的事情交给我，如果他的结课考试成绩不够保证他继续留校查看的话，我愿意对他负责，”罗斯写道，“我想清楚地知道，我是在他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样做的……我肯定我能够给予他的学习足够的关注。”他请求学校的管理委员会正式批准他成为理查德的匿名监督人。

有了罗斯的保证，委员会一周后表决通过，再给理查德一次机会。赫尔伯特训导长给罗斯写信解释说，委员会这样做完全是因为“你向学校保证如果由你来

负责他的学习，你保证可以让他不掉队。”赫尔伯特还补充了一个条件：这件事不可能成为秘密，理查德和他的父亲都将知道罗斯的这个新角色。

罗斯回信中说，“我的承诺就是，我作为协议的一方，代表理查德，将信守诺言，实践到底。”他默许了学校可以通知理查德，但是请求赫尔伯特不要告诉理查德的父亲。罗斯一定从理查德那里知道埃德温·格罗泽对他的情况是多么生气了。如果他得知另外一个学生被学校指定为他儿子的看管人，他只会更加生气，从而让他的朋友理查德的处境更加艰难。赫尔伯特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但是没有迹象表明埃德温·格罗泽曾经知道，有这样一位天使守护在他儿子的肩膀上。

在那个学年里，赫尔伯特一直监视着理查德的表现。在罗斯的帮助下，理查德完成了所有的课程，而且通过了所有的考试，英文写作课也得了C。

在6月底举行的毕业纪念日上，理查德的一个同班同学无意中解释了为什么这位报业财富的继承人在英文写作课上栽了这么多跟头。除了他自己不用心学习之外，还有其他原因。理查德的这位同学做了一篇题为“大学和报纸”的演讲，他告诉大家，“哈佛大学英文写作课的一位老师每年都用一句小小的忠告来总结全年的写作课，这个忠告和新闻业有关。忠告的核心内容就是报纸就像某些药物，只有剂量小的时候才对人有益。”

理查德已经顺利毕业，而学校的正式通知直到毕业典礼的前一天，1909年6月29日晚上，才发下来。由于通知下发的太晚了，他没能出现在珍贵的班级毕业照里。理查德完成了哈佛学业，但是他没能顺利走向教堂的走廊，他和薇拉·鲁梅利解除了婚约，两人分道扬镳。

毕业后，理查德的朋友，他的拯救者约瑟夫·罗斯找到了一份工程方面的工作，举家搬到了伊普斯威奇，后来，他把这种生活称为“每天重复同样的事，非常无聊，偶尔去加勒比海航行”。1912年，从哈佛毕业三年后，拯救他的室友终于得到了回报：他和薇拉·鲁梅利结婚了。

理查德收拾行李，从他的私人宿舍搬到了他父母的新家，那里距离哈佛广场不到一英里，是剑桥市最有名望的地区。《邮报》运作成功让格罗泽家族财源广进，1907年10月，埃德温和艾丽丝·格罗泽买下了这所具有安娜女王风格的大

房子，它位于布拉特大街 168 号。艾丽丝在《邮报》印刷之前，快速浏览所有的分类广告，才找到这所房子；她用同样的方法装饰房子，先在报纸上找到房产销售的广告，然后抢在其他人之先出价订购，而这座城市的人还不知道这些财产拍卖的消息呢。这所房子建于 20 年前，特别适合有权势的出版商居住：隐约发光的木制品，装有柚木地板的舞厅可以容纳 200 人，豪华的楼梯。以前的主人称这所房子为“观河别墅”，航行的船长们的儿孙可以越过一片修整完好的草坪看到查尔斯河上那墨绿色的水波。

从大学勉强毕业后，理查德对于一成不变的日常工作模式不感兴趣。他进入了哈佛法学院学习，但是在严格得近乎苛刻的法律知识面前，他感到筋疲力尽。还不到一年，他就彻底离开了学校，到《邮报》工作。在后来的十年中，理查德走了一条典型的报纸继承人的老路，在不同的部门工作过——记者、编辑、印刷厂学徒——学习报纸经营业务，以便有一天可以接手这份报纸。他甚至还当过几个月的印刷工人，穿梭在哗啦哗啦的嘈杂声中干体力活。《邮报》的印刷厂是新英格兰最大的，埃德温·格罗泽直接把它建在华盛顿大街《邮报》办公室的下边即第五层楼。对理查德来说，这是理想的状态：他爱好单调，对手表表面奇异的螺旋图案装饰没有兴趣，但却对那些金属内部结构充满敬畏，螺丝钉、齿轮和弹簧让这个东西滴答作响。

到 1920 年，理查德成为了《邮报》的总经理、出版人助理、编辑助理。但是这份报纸仍然牢牢掌握在他父亲手里，标题缺少力度。理查德全身心投入工作中，而他在哈佛的表现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一直在埃德温·格罗泽的脑海中萦绕。理查德很少有机会证明自己的能力，好像在过去十年中他所做的一切丝毫都不能引起他父亲的认可。

然而，在这些年里，理查德·格罗泽在默默地学习他父亲的各种宣传绝招——那些大象、无头的照片、原始人、免费汽车、藤条。他了解了这些招数的真谛：焰火的瞬间闪光可以抓住人们的眼球，当读者还不知道是什么吸引了自己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掏出两美分放松一下。理查德还意识到，这些小伎俩是没有出路的，只是给硬新闻买单的一种方式而已。现在，只要他有某种方法来证明自己学到了多少东西就行了。



少女罗斯·内柯的油画肖像。

Albin O. Kuhn Library & Gallery, University of Maryland, Baltimore County



第六章 “一位美国美人”

1915 年，也就是庞兹回到波士顿的两年前，波士顿开始兴建一座大厦，它象征着穷人可以获得战利品了，他们突然雄心勃勃，展现出个人魅力，做事不再犹豫谨慎。

这座具有乔治时期风格的宅邸将成为波士顿市长詹姆士·迈克尔·柯利的家，他是从贫民窟走上市长宝座的，具有与生俱来的影响力，把政治看成是通向财富和权力的必由之路。这座大厦外表是砖墙，屋顶用片岩装饰，占地两英亩，正对着一座花园，那是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的杰作——环绕波士顿的“翡翠项链”。走过公园，就是牙买加池塘，在那里，手牵手的情侣和乱成一团的家庭冬天去滑冰，夏天在这里野餐。这块地方在波士顿境内，但是好像距离内城有几光年。

比这个地方更华丽的就是这座房子：里面有 21 个房间，甚至更多，包括一间椭圆形的餐厅，餐厅墙壁用红褐色的桃心花木镶板装饰，壁炉的边框饰以白色的意大利大理石，房间里的固定装置都是镀金的，旋转楼梯在两层的树枝型装饰灯照耀下熠熠放光，这个吊灯是从奥匈帝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买到的。房子中只有一处地方透露出主人卑微的出身，那就是在所有的 30 扇白色百叶窗上，都装饰着用于庆祝节日的三叶草的花样，向他的美国佬邻居们显示爱尔兰人的骄傲，这让美国佬们很反感。

柯利 1874 年出生在波士顿的贫民区罗克斯伯力。十岁丧父，内心深处充满了对有教养的上等人的憎恨，柯利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强大能量，全身心投入到波士顿的爱尔兰政治活动中。尽管江湖险恶，政敌互相攻击，明枪暗箭不断，但他还是在 26 岁就赢得了波士顿市议会的选举。市议会是个喧闹而没有秩序的地

方，但对于每一个将要成为民主党职业政治家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不错的跳板。他很快就成为了罗克斯伯力第 17 行政区的主管，再加上他在市议会的席位，这使他有能力用就业机会和其他诱人的东西来换取选民的忠诚和选票。他组建了名叫坦慕尼俱乐部政治组织，取这个名字是为了对抗纽约的政党集团。柯利坚持说，这个组织并不是为了颂扬纽约人的腐化堕落，而是证明他们对于选民的承诺，即使没有政府援助计划的帮助。但是这个波士顿坦慕尼俱乐部很快就和它的纽约表兄一样，陷入了渎职和丑闻的漩涡。传说柯利故意夸大了公众的工资水平，而且染指每一项市政工程，从中牟取暴利。这个俱乐部的吉祥物是一只蹲伏的老虎，而公共财富就是它的猎物。

为了给各项活动筹钱，坦慕尼俱乐部赞助所有的夏季节日促销活动，人们把这些活动称为“帕瓦仪式”。为了获得奖品，男人们争相去抓涂满油脂的猪；为了获得“最丑陋男人”的称号互相竞争；花上十美分就可以拿斧子挥向一架钢琴，力气最大的人可以获得十美元奖金。马萨诸塞州的居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这么激动过了，上一次还是几年前审判秋江地区的利齐·博登*，所以这场挥舞斧头的表演无疑又让人们精神大震。参加这次“帕瓦仪式”的发言人有当地的知名人士、柯利的好朋友约翰·沙利文，他是上一届重量级拳击比赛的冠军，被人们称为“波士顿的强壮男孩”。在精神上，柯利借用了沙利文经常叫喊的一句话，“我能打倒任何人！”

柯利从市议会升到马萨诸塞州的立法机构任职。但在 1903 年，他的升迁之路几乎断送，因为他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位因犯罪被捕的市会议员。他和坦慕尼俱乐部的一个头目监考两名想成为邮递员的爱尔兰移民的公务考试。柯利和他的全班人马都被指控“串联、共谋、结党、共同欺骗美国”。对每个成员的最大惩罚是判刑两年和一万美元罚款。柯利在铁证面前只好承认了他的计划。他被判有罪，处以两个月的徒刑。

柯利没有悄悄溜走，他上诉到波士顿市议员委员会要求重新审理此案，这个部门比州立法机构等级要高。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居然胜诉了。但是州最高法院最终拒绝听取他的上诉，于是柯利被送到查尔斯大街监狱，在那里，他的朋友

* 博登是 100 多年以前一个凶杀案的主角，她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用斧头砍死了父母，最后被判无罪。——译者注

是典狱长，理所当然地为他安排了超大牢房，好的食物，盐浴，来访者川流不息，各种图书随时供他阅读。

监狱生活并没有毁掉他的职业生涯，反而促进了他的发展。当他还在监狱里的时候，就被再次任命为市议员委员会的民主党候选人。在一次竞选活动中，他以自己的监狱生涯为骄傲，他竞选的口号迎合了饥寒交迫的爱尔兰人的文化——“我们反对政府”：“他为了朋友做出了牺牲！”很快，他又故技重施——被释放几个月后，柯利又被控告出售他的市议员选票给一家船运公司，那家公司想修建一条穿越东波士顿各条大街的铁路。大陪审团拒绝签署起诉书，但是这样的幸运不会持久。1907年，柯利被起诉向新英格兰电话和电报公司施加压力，要公司雇佣一些并不存在的工人，以此明目张胆地掩盖他贿赂的开支。柯利害怕他的野心在第二次服刑中会被摧毁，因而雇佣了一个名叫丹尼尔·科克利的律师，此人以前当过记者和拳击比赛裁判员，做事态度极端的不认真，与其说他靠合法的收入为生，不如说他靠勒索人钱财为生。科克利施展了他的魔术手法，竟然让法院撤销了起诉。

1909年，柯利升到新组建的波士顿市议会任职，这个组织代替了以前的议员委员会和议会。以此为跳板，他在1910年赢得了美国国会的席位，这个位置两年一次换届选举，于是他盯上了他极其渴望的位置——波士顿市长。他的主要竞争对手也是一个美籍爱尔兰人：约翰·菲茨杰拉德，人称“甜蜜菲茨”，他正在连任第二届市长，并且考虑继续担任第三届。菲茨杰拉德的升官路线和柯利很相似，也是从市、镇基层选区的政治活动开始，到波士顿市议会，再到马萨诸塞州参议院和国会。在国会，他已经连任了三届，并且作为移民的坚定支持者，享有很高的声望。他的外号证明，他在每一次公众活动中表演“甜蜜的艾德林”起了作用。菲茨杰拉德矮小的个头和进取的个性，让他赢得了另外一个绰号：“小拿破仑”。

到1913年，柯利非常渴望成为市长——因为市长的工资比国会议员要高，还有更多机会赚外快来塞满腰包。但是，他不愿面对，又不得不面对当时还在任期中的民主党人，其班底和他的相似。丹尼尔·科克利律师又一次派上了用场。科克利告诉了柯利一个关于菲茨杰拉德的丑闻：这位市长曾经当众出丑，牵涉一个路边旅馆的丰满女孩，叫伊丽莎白·“宝贝”瑞安。柯利终于得到了他想要

的，这个丑闻足以把这位家庭型好男人菲茨杰拉德挤出这场竞赛。不久，菲茨杰拉德家里收到一封信，威胁要公开揭露他和这位“宝贝”调情的事情。由于害怕有损他的声望，菲茨杰拉德自动取消了自己的候选人资格，为柯利敞开了大门，使他轻松入主波士顿市政厅。在一首古老的波士顿打油诗里还记载了这段故事：“一个威士忌酒杯和‘宝贝’的屁股把甜蜜的非茨拉下马。”菲茨杰拉德惟一的安慰就是他退位后不久，他宠爱的小女儿罗斯和一位爱尔兰职业政客兼沙龙组织者及酒类走私犯的儿子约瑟夫·肯尼迪结婚了。罗斯将给他父亲一个特殊的礼物，那就是给她的第二个儿子取外祖父的名字，叫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

柯利以诚实政府的名义接管了市长的权杖，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暗示着他将成为独一无二的人，可以清理菲茨杰拉德留下的烂摊子，彻底清除渎职、滥用权力，改变政府的无能。起先，他似乎真正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但是很快就回到了老路上：种族冲突，胁迫，以及波士顿历史上从没有过的渎职。最糟糕的是他在公园道路上建的那所宫殿。

最大的问题是他怎么可能有钱建这么一所宫殿。柯利没有公开的存款，而他最近却在赫尔买了一座海边避暑别墅。他的市长工资是一万美元，还不够买下这块地皮，更不要说在上面建房子和支付奢华的家具了。

市财政委员会对他进行的调查得出了结论，柯利将面对一连串的犯罪指控。但是能否检举取决于地方检察官约瑟夫·佩尔蒂埃，他是柯利的政治同盟，几年前就拒绝了对柯利向新英格兰电话电报公司行贿的指控。除了他们的政治关系，柯利和佩尔蒂埃都跟丹尼尔·科克利有关系：科克利曾经是佩尔蒂埃的经理，而佩尔蒂埃和科克利还共同参与了一桩性勒索事件。在科克利的催促下，佩尔蒂埃拒绝了对柯利的起诉。这就是事情的经过。柯利又一次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但是柯利如果还想赢得1917年的选举连任，就必须回答选民的问题。如果渎职问题有了些微改善，或者他隐藏了秘密的银行账户，那么这件事就可以被掩盖、否认或者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在波士顿，如果一个人在政府中掌权，同时又把手伸向政府的钱柜，没有人会感到惊讶。但是，这座宫殿太大了，一万平方英尺的巨兽爬到了柯利的市政厅房顶上，紧紧掌握着他的未来。

报纸有田野实习日。尽管这份报纸具有民主党倾向，格罗泽也认同这位市长的某些重要的政策，但是埃得温·格罗泽的《邮报》尤其讨厌柯利。在他的连任

竞选中，柯利不仅要对付他的政治对手，还要对付《邮报》，他曾在华盛顿大街那“肮脏的小报”办公室对面召开群众集会。他装作是杀死歌利亚的大卫，叫喊道，“面对所有腐败的老板和堕落的报纸对我的攻击，面对所有这些堕落和腐败，我无所畏惧，他们不能打败吉姆·柯利。”

受到丑闻和不信任的冲击，再加上像“甜蜜菲茨”这样的宿敌在幕后反对，柯利仍然坚持竞选连任第二届市长。《邮报》认可南波士顿的国会议员詹姆士·加利文竞选市长，这让加利文夺取了柯利的大部分选票，足以阻止他再次当选。就在加利文和柯利争着分割爱尔兰人的选票的时候，一个叫安德鲁·彼得斯的人却赢得了选举，他是个几乎被人忘记的美国佬。彼得斯惟一一件让人记得的事是他和一个11岁的女孩有过一段放荡的经历，他获得了这个女孩的保护权。

从柯利在1917年竞选中失利那一刻起，所有人都相信他会东山再起，策划重新回到政治舞台。但是教训非常清楚，它告诉这座城市中每一个有野心的人：波士顿会容忍，甚至赞美流氓和无赖，他们可以自订规则，填满自己的腰包，只要他们知道底线就不会出事。如果他太大胆，太炫耀，或者他的掠夺品太显眼以至于无法被人们忽略，那么他就必须付出代价。

庞兹达到波士顿的时候，正好看到柯利的房子丑闻在报纸和大街上闹得沸沸扬扬。庞兹发现自己支持柯利，因为他钦佩柯利的胆量，欣赏他的品味，认为他是个“可爱的家伙”。

就在这位市长正为自己的政治生命努力拼搏的时候，庞兹正在忠实地为普尔公司工作，他的职位是速记员，这家公司的老板叫约翰·普尔。庞兹工作的地方在南市场大街，正好位于新建的海关大厦的阴影之中。这座奇迹般的大厦有30层，尖顶，具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是波士顿第一座摩天大楼。这个地区周围满是亮丽的颜色，还有从众多的摊位上飘出的各种香味，到处是农产品小贩、奶制品商人和鱼贩子。上班的路上，庞兹能听到海鸥的叫声，看到数不清的帆船桅杆矗立在中心码头周围。要是他仔细听，也许还能听到从T码头顺着风传来他家乡的声音，那里是意大利渔民聚集的地方。几步之外就是著名的法纳尔大厅，这里曾是美国独立战争的集会地，当时，萨姆·亚当斯在楼上鼓励他的同胞参加战斗，而小商贩则在楼下的市场里叫卖他们的瓷器。

几个月来，庞兹一直辛苦地工作，处理普尔大量的外贸业务，只是对于每周16美元的工资很是失望。起初，庞兹认为这份工作是自己美好未来的一个赌注——因为这家公司蒸蒸日上，而且慷慨地许诺，员工最终将得到他们丰厚的回报。他赢得了加薪的机会，但也只有每周25美元，仍然在温饱线上挣扎。“今天饿得要死，明天又少吃一点，”他抱怨道，“我们这些员工或多或少都有债务缠身。”

惟一让他欣慰的是，他确信自己不再是干体力活的小工了，在上层站稳了脚跟。他油漆了最后一块广告牌，洗了最后一个盘子，乞讨了最后一碗通心粉。他再也不去找那些卑贱的工作了。但是，这还远远不能让他满意。距离他理想中的顶尖地位还有一段漫长而崎岖的路程，而庞兹已经35岁了，他没有耐心走这条路了。1917年5月底，他的这种急躁情绪达到了顶点。

在阵亡将士纪念日那个周末，庞兹和他的女房东默特尔·伦巴第去看波士顿流行音乐演唱会。庞兹演奏了曼陀林，认为自己是优雅音乐的狂热爱好者，而伦巴第夫人则教邻居的孩子弹钢琴。离开音乐会后，他们的耳边还萦绕着音乐声。他们到波伊斯顿街车站去乘有轨电车到伦巴第夫人的家——萨默维尔附近的高地大街，那里是意大利移民的聚集区。

午夜将近，他们站在站台上等候列车。环顾散场后的人群，庞兹忽然发现了一位可爱的年轻姑娘。她身材娇小，只有4英尺11英寸，正好适合庞兹的个头，她卷曲的头发蔑视着当时流行的时髦直发。她有一头浓密的棕色头发，活泼的黑色眼睛，皮肤就像吉安杜佳（Gianduja）奶油一样光滑。一张油画把她描绘成一位十几岁的少女，姿势像蒙娜丽莎一样，脸上挂着浅笑，大波纹的宽松真丝衬衫低低地挂在肩膀上。在这位萨默维尔的画家眼中，罗斯和无声电影中惊为天人的美女莉莲·吉什惊人地相似。

庞兹只顾盯着她看，没注意她身边的男人。伦巴第夫人终于注意到这位滔滔不绝的房客突然不说话了。她想看看是什么让庞兹走神。

“怎么，那不是罗斯吗！”伦巴第夫人说道，她认出了这个年轻姑娘。“我来介绍你认识她，庞兹先生。她是我的一個学生。”

伦巴第夫人把喜出望外的庞兹带出了站台，给他们做介绍。罗斯·内柯，21岁，父亲是个水果商人，母亲是家庭主妇，从热那亚移民来到美国，她是家里六

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她出生在波士顿，高中上了两年，然后就辍学工作了，为一个萨默维尔的工程承包人当速记员和簿记员。罗斯喜欢这份工作，但是她最大的梦想是建立一个温馨的小家庭，和丈夫、孩子快乐地生活。

“你好啊！”她对庞兹说，她的声音就像她的外貌一样甜美。

她那熟练的社交动作，总是机智敏锐地说些风趣的话，庞兹除了重复她的话，好像什么也做不了。有轨电车来了，罗斯和她的男伴坐在前排，庞兹和他的女房东坐在后面几排。电车沿着嵌入街道的钢轨向前开，时不时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和咯嗒咯嗒声。庞兹盯着罗斯的后脑勺。整个 20 分钟的路程他就这么呆看着，眼睛盯在她的卷发上。他一生都清楚地记得那个时候的情景：“时间、空间、整个世界，以及周围所有的一切，都不存在了，只有这个女孩。”

他们到家的时候，伦巴第夫人问庞兹，他觉得罗斯怎么样。

“我觉得她简直棒极了，”他回答道。“我要和她结婚。”

“天哪，庞兹先生！”伦巴第夫人说。“你一定是疯了！”

几天后，庞兹打电话给罗斯，邀请她去看电影。他没有征得她父亲的允许，这破坏了约会的礼节，所以是不能接受的。但是她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她被这位年长的、见多识广的追求者吸引住了。罗斯接受了他的邀请。那天晚上，他们肩并肩坐在黑暗的剧院里，庞兹知道他永远不要再和她分开了。他告诉她说他想和她结婚。她笑了起来。

但庞兹是认真的。在多年的颠沛流离之后，他准备安顿下来。罗斯符合他梦想中亲爱的、美丽的太太的一切标准，而且他追求她的热情不亚于他对金钱和成功的追求。几乎每天，他都给她的办公室送去鲜花和苏打点心，每次她接受他的邀请，他都会在晚上带她去看电影或者听交响乐。如果她拒绝他的邀请，理由是她要带侄子侄女到南特斯克特的海滨去玩，那么她们就会和庞兹在渡船时“偶然相遇”。他坚持不懈地追求，而她动了怜悯之心。他给她讲述自己在意大利的童年时光，以及在美国的奋斗史，但是省略了在监狱里的那一段。每当他谈起那段经历的时候，只是说他曾经被卷入一场“调查”。有时候，他还会神秘地暗示，自己一直在为意大利政府工作。

不久后，庞兹的顶头上司去世了，于是他得到了升职，工资是原来的两倍，每周 50 美元。庞兹对他的新工作激动不已，他感到自己已经准备好实现见到罗

斯的那天晚上许下的诺言了。一颗闪闪发光、足克拉的宝石镶嵌在蒂梵尼底座上，也许要 300 美元，但是那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所以，他买了相当于一块钻石碎片的宝石戒指。这一次，当他对罗斯说想要和她结婚的时候，她没有笑，她接受了这枚戒指。

在他们的订婚仪式上，罗斯收到了庞兹母亲的来信，欢迎她成为庞兹家族的成员，而且告诉了她一些不令人愉快的消息。庞兹的母亲伊梅尔德·庞兹怀疑自己的儿子没有告诉这位准新娘所有的过去，所以要确认一下罗斯是否知道她的未婚夫曾经坐过监狱。这封信解释说在两次导致入狱的案件中，庞兹都是无辜的，这和庞兹向他母亲描述的一样——他为了保护扎罗斯一家，自动承担诈骗的罪名；在非法运输移民的案件中，他又被骗认罪。罗斯认可了她婆婆的解释，并且更加崇拜庞兹，觉得他对于扎罗斯家族和那些意大利移民表现了骑士精神。而庞兹给珀尔·戈塞特捐献皮肤的举动更是深深打动了她的芳心，这个故事是庞兹自己告诉她的。罗斯遵照伊梅尔德的建议，不告诉庞兹她知道他坐牢的事情。两个女人都认为，如果他认为罗斯把自己看成一个有前科的人，会伤害他的自尊心。

1918 年 2 月 4 日，罗斯·玛利亚·内柯和查尔斯·庞兹——他已经丢掉了卡罗这个名字——站在萨默维尔的意大利区中心葡萄街圣安东尼大教堂地下圣殿里，面对着大理石神龛。冬日的几束暖光透过满是污点的落地玻璃窗射进教堂，纳扎雷诺·普罗珀兹牧师宣布他们结为夫妇。罗斯的妹妹特里萨是她的伴娘，而庞兹的朋友劳伦斯·埃文兹诺，一个杂货商做了他的男傣相。教堂里的靠背长凳上坐满了内柯家族的人、远房亲戚和朋友。庞兹在欢乐的气氛中隐隐有些伤感，因为他的母亲没有来参加婚礼：他没有钱让她从意大利来美国。

这对新婚夫妇离开教堂回到公寓，他们住的公寓有五个房间，离教堂不远，在绿树成荫的 Powder House 林阴大道上，旁边是塔夫斯大学。整座公寓住着两家人，庞兹夫妇住在楼上，楼下是房东安德斯·拉森，一个丹麦移民，在工厂当工人，妻子叫卡伦。庞兹一下子跳进了婚姻生活的幸福漩涡——这个不管不顾的男孩曾经在罗马整晚整晚地赌博，买醉，现在变成了一个成熟的男人，一心顾家的丈夫，从普尔公司下班后赶快回家。他相信自己和罗斯决不能分开，哪怕是一个晚上也不行。罗斯放弃了工作，专心照顾家里，所以他们存不下什么钱。他们每个星期去外边吃一次晚饭，然后去剧院——这对于罗斯来说，简直激动得发

抖，因为她可以在外面玩一个晚上，不用做饭了——但是他们经常呆在家里，吃罗斯准备的饭菜，然后再去听音乐。有时候，庞兹会对着他的年轻妻子用曼陀林演奏一支小夜曲，再胡乱唱上一首歌。过后，罗斯就会小心翼翼地放好她那仅有的几件珍贵家当。其中有个纯银的勺子，那是她的一个同事送她的结婚礼物，每次用完后，她总是把它小心地放回羊皮袋子里。

罗斯不是那种对传统不屑一顾的时髦女孩，她不抽烟，也不去地下酒吧徘徊。她信奉老式的家庭生活。她想要的不过是一个爱她的丈夫，几个可爱的孩子，以及一个可以保持她心目中完美生活标准的家庭。她很高兴能生活在萨默维尔，因为这里离她父母家不远，还有她那一大堆亲戚，两个妹妹，三个弟弟，几个堂兄堂妹，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和庞兹在一起，她认为她完全可以实现自己那要求并不高的梦想。

查尔斯·庞兹先生和夫人很少吵架，但是也偶尔会有关系紧张的时候，每次都是因为钱的用途和他无休无止地苦思冥想如何赚钱。罗斯想要省吃俭用，用他们有限的钱小心地生活，“住在一个温暖舒适的小地方，我们可以支付所有的账单”。但是她失望地说，庞兹“拥有百万富翁的风度和品位”。

罗斯渴望庞兹的关注，有时候特别生气，因为她的丈夫有个嗜好，那就是收集他几年来在旅行中获得的邮票。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也许是个无关紧要的业余爱好，但是对于庞兹来说好像不止如此。他会几小时凝视着这些花花绿绿的小纸片，并且钟爱有加，把它们压在几本集邮册里，好像印在这些邮票表面的各种币值里面隐藏着一个秘密，而他下定决心一定要解开这个谜一样。作为一个父亲早逝的邮递员的儿子，这个爱好是可以理解的。

庞兹的这种异乎寻常的兴趣，也许和他最近与富达信托公司对外银行业务部经理麦斯里斯的一次谈话有关，庞兹在富达一直保有账户。一天，他信步走进这家银行把几美元换成意大利里拉，正好碰到了麦斯里斯。麦斯里斯移民到波士顿之前，曾经担任意大利那不勒斯驻美国副大使，同时也是个很健谈的外汇专家。庞兹还没问，他就滔滔不绝地谈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的货币价值如何浮动的问题。麦斯里斯从夹鼻眼镜镜片后边看着庞兹，他那银行家特有的大肚子别扭地挤在西装上衣里面，他解释说意大利里拉曾经一度对美元是5：1，但是现在贬值得厉害了，不久以后就会达到18或20里拉兑换1美元了。这种疯狂的浮动

带来大把赚钱的投机机会，只要你聪明、大胆、运气又不错，能找到一种方式低价买到一种货币，然后等它升值的时候再卖出去，就发大财了。

此时，罗斯认为她丈夫无休止地沉迷于那几本邮票簿完全没有必要，而且对他有害。“查理，看在上帝的分上，把它扔了吧，和我说说话，”罗斯恳求地说。“你觉得我工作一天后想要做什么？补袜子吗？”

有时候，庞兹也会笑着放下集邮册，但大多数时候，他都会温柔地取笑她说：“你为什么不抓住那种值得你花费时间去关注的东西呢？”

“噢，是吗，”她会羞怯地回答，“如果你觉得我的丈夫不重要，不值得我花费时间的话……”然后，他们就大笑起来。

只要有人听，罗斯就会夸耀说她能找到庞兹是多么幸运。“如果一个男人总是对他的妻子像绅士一样，”她会说，“不论是在紧闭的门后还是在门前都是如此，那么他就是个绝对的、发自心底的好男人。”她肯定，庞兹就是这样的男人。

庞兹同样对他的妻子很满意——“一位美国美人。我的罗斯！”他这样称呼她。但是生活的其他方面却并不令他满意。庞兹想要用华丽的衣服装饰罗斯，大方地给她雇几个佣人，拥有一座足以走迷路的大房子。他们怎么能没有财务保障而开始家庭生活？“我想让你能扔掉 100 美元，”他告诉罗斯，尽管他心里清楚她决不会这么大方的。当他们一起坐在厨房的小桌旁，庞兹就会一个接一个地描述他那复杂难懂的赚钱计划。一次，她给他照了一张照片，他坐在那里，双脚登在壁炉上，好像自己已经拥有了全世界一样。他又把相机镜头对准了她，拍到了一个温和谦逊的形象，罗斯端庄地坐在那里，穿着她的女式睡衣。

每当他讲述自己想像中无数的美元梦的时候，罗斯总是出于礼貌地倾听。然后，她就提醒他说，自己不需要很多钱也可以快乐。他继续作他的白日梦。但是他的梦想不仅仅和金钱有关，罗斯知道。她的丈夫希望整个世界关注他，赞美他的天才，在他魅力的光环下折服。

他们结婚六个月后，庞兹有了一个机会来展示他的金融天才。内柯兄弟公司是罗斯的父亲和叔叔经营的一家水果批发公司，离法纳尔大厅不远。这家公司濒临倒闭，于是约翰·内柯去找他这位聪明的女婿寻求帮助。1918 年 9 月，庞兹辞去了普尔公司的工作，全力以赴拯救内柯兄弟公司。他封自己为总经理兼财务总

管，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但是他的努力没有任何成果。年终盘点的数据显示，这家公司的资产价值大约 6000 美元，而债务总共大约 11000 美元。没有人挑剔庞兹的过错——在他加入之前，公司就已经负债累累了。但是最后，庞兹认为他可以杀出一条路，戏剧般地拯救公司。他要求公司的律师们允许他借入 6000 美元资产，他许诺自己会运用出口贸易知识在一年之内还清这笔钱外加所有的债务。律师们拒绝了，1919 年 1 月 4 日，内柯兄弟公司倒闭。

就在庞兹辞去普尔的工作加盟内柯兄弟公司的那个月，他的家庭生活也压力重重，罗斯的母亲去世了。虽然罗斯深爱着她的丈夫，但是从他们结婚开始，她就有一个问题，是否她能像爱自己的母亲一样爱她的丈夫。罗斯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中。庞兹非常耐心地守护着她，给予她慷慨的关怀。他给她买礼物，并说不论她想要什么，他都可以去买，但是她什么也不要。她已经拥有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他对她的爱更深了。

在内柯兄弟公司倒闭后，庞兹发现自己失业了。他没有兴趣再回到普尔公司或者再找个类似的工作。他“厌倦了为支付房租和杂货店账单而工作，厌倦了为老板赚钱，而自己却什么都没有”。他和罗斯的积蓄足够维持一段时间，而且她从母亲那里继承了一笔钱，所以庞兹认为这是他实现梦想的大好时机。

他在 Scollay 广场边上的法庭大街清教徒信托公司对面租了一间没有窗户的办公室，这里是波士顿商业区的中心，也是淫秽的娱乐节目集中演出的场所，老霍华德剧院就专门上演这类节目。庞兹渴求的是前者，根本不在乎后者。自从结婚以后，庞兹对所有的诱惑都有了免疫力，唯独美元钞票例外。他坐在自己办公室那唯一一把扶手椅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身体向前伏在有折叠盖子的办公桌上，在一摞纸上写些数字。他尽了最大努力，但是无休止的计算除了耗费了好几摞纸，什么收益都没有。所以，庞兹试着做商品经纪人。他的错误在于经纪其他人的商品来做经纪人。

1919 年 5 月 10 日，庞兹收到一张逮捕令，被控告偷窃了 5387 磅奶酪，每磅价值 45 美分。两天后，他上诉波士顿地方法院，说自己是无辜的。他居然碰到了罕见的好运气。写逮捕令的那个小职员拼写错了他的姓，把 u 写成了 n，所以被告人变成了“查尔斯 Pouzi”。这个错误使法院在追究这些被偷的奶酪时颇费周折，这个案子又审了几次，最后由于缺少原告而不了了之。庞兹从来不说这些情

节——他当然要宣称说这是一次误会，他是无辜的。

最好是，这个案件的结束意味着他以前服过两次刑的记录不会被公开，如果公开，他就有可能被美国政府作为不受欢迎的外国人驱逐出境。他从没有想过要成为一名美国公民，因为他知道自己的重罪记录也许会让成为不受欢迎的外国人。如果以后有人要调查他的历史，这个拼写错的名字会让奶酪事件不被人察觉，这对庞兹来说也是很幸运的。

就在那个月，法庭大街的那座写字楼换了主人，成为特里蒙特信托公司的财产，全城的人都把它叫做“西蒙·斯威格的银行”。斯威格是波士顿犹太人社区的头儿，他把特里蒙特信托公司作为自己的存钱罐。斯威格认为自己是个玩政治的人，他和拥立国王、敲诈勒索的丹·科克利做生意。但是对于庞兹来说，斯威格仅仅是个想赶他走的地主：斯威格计划重新装修这座写字楼，然后以更高的价格出租。

庞兹只得转过街道拐角，搬到了学校大街 27 号五层两间阴暗肮脏的屋子里。房间没有家具，于是他去丹尼尔 & 威尔逊家具公司买家具，这家公司位于波士顿的北端意大利人聚居区。庞兹花了 350 美元，买了一些二手桌子、椅子、一台打字机、几个文件柜，还有一个可以旋转的小印刷机，叫做小型旋转式印刷机。他付不起所有的钱，所以他想和老板做一个交易。这个老板叫约瑟夫·丹尼尔，善于骗人。他们达成协议，庞兹付 50 美元，每个月付 5 美元。这些家具一搬到办公室，庞兹就在门上油漆上乐观的口号：查尔斯·庞兹进出口公司。外边的人根本注意不到。

庞兹原来的计划是做一个拿佣金的进出口代理商，给国内和国际上想要做跨国贸易的公司牵线搭桥。他认为自己对于那些请不起类似代理的小公司来说特别有吸引力。但不幸的是，他没有自己的客户，无法联系那些需要他帮助的公司。为了拉业务，庞兹考虑印刷传单，并地毯式地给所有潜在的客户寄信。但是寄到国内公司的邮费是五分镍币，国际公司则需要花八美分。庞兹意识到光是这些邮资就可以让他在收到第一笔佣金前倒闭。于是，他决定在外贸杂志上做广告，但是又一次被成本吓回去了。这使他想出了一个新计划：建立自己的外贸出版社，巨大的发行量可以让他收取比别人低的广告费用，为像他这样的新兴企业家提供机会。受这个灵感的启发，他就在办公室的门上油漆上了新的名字——波士顿广

告和出版公司——并且开始筹划一种出版物，叫做《商人指南》。

庞兹设计了一个精密的、要求并不高的商业计划，他想像自己的《商人指南》成为一份永久性的参考书。他要用可以拆卸的活页装订这本书，以便每年加进一些新内容，以及印刷新的版本。为了提高指南的知名度，他计划把它印成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德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他的计划中最大胆的一部分是他想用一种方式让发行量在正常基础上翻倍。首先，他查阅美国对内对外贸易商务部和美国领事服务处的公司名录指南，给上面所有的公司邮寄十万份免费的《商人指南》。六个月后，他再邮寄给这些公司一份最新版的指南，同时把原来的版本和最新的版本邮寄给另外十万家公司，也是免费的。庞兹认为他可以无限期地做这些事，或者至少把名单上的公司都寄遍了为止。到那时，他肯定自己就会赚大钱了。

他觉得，开始的邮费成本是每份 35 美分，总共 3.5 美元。为了弥补成本，他会在 200 页的指南里加上 150 页的广告。广告收费是 500 美元一页，封面广告收费 5000 美元，预计广告收入是 8 万美元。减去支出，他估计前六个月的收入至少是 1.5 万美元。随着发行量的翻倍增长，他的利润也在翻倍。

抱着必胜的信心，庞兹在这座写字楼的二楼租了一间更宽敞些的办公室，在 227 房间，雇了两个速记员和一个邮差。他开始兴奋地写信给海外的熟人，介绍他即将出版的指南，希望用买卖广告和写文章引起他们的兴趣。

要出售如此众多的广告，编辑出 50 页内容引起进出口商人的兴趣，所有这些堆积如山的事务对庞兹都是个挑战，他很快就用光了自己有限的那点积蓄。他试着引起投资者的兴趣，让他们用 5000 美元购买指南一半的股份——如果有可能获得他预期利润的一小部分，那么一半股份也是个巨大的诱惑了——但是没有人买他的账。到 1919 年夏天，他的现金和期权都面临枯竭。但是庞兹肯定自己正在黎明前的黑暗里，马上就要成为伟大的富翁了。他从办公室走出来，转过街角，来到华盛顿大街的汉诺威信托公司的分公司，几个月来，他一直在这里保有一个小额的经常账户，但账面总是接近于零。

庞兹神情冷静自若，好像肯定他申请任何贷款都能顺利批准一样，他精神十足地走进银行那厚重的前门，要求借 2000 美元。他努力说出这个数字，“语调和口吻就像他要求找五分钱零钱一样。”但是他那虚构的信心并不能代替他没有抵

押财产的事实。他的申请根本没有送交贷款委员会。银行经理亨利直接处理他的申请。

“抱歉，”他告诉庞兹，“我无法批准您的贷款申请。我们银行的政策就是尽我们所能给存款人提供便利，但是您的账户对我们来说不是利益，而是麻烦。再见，先生。”

当他看着亨利拔腿离开，回到他的私人办公室的时候，真是怒火中烧。他的一腔怒火在喉咙里燃烧——“我应该喷出毒液来，”他后来说——然后步行回到奈尔斯大厦。当他打开办公室的门时，愤怒变成了绝望。他心情沉重地遣散了他的几个雇员，并宣布《商人指南》第一版还没有印刷就夭折了。

他压制住自己的骄傲，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小广告，转租办公室。他的新租户也许可以帮助他还清租金，但是在门上他的公司名字下面油漆上其他人的名字，对他的自尊心是个打击。“又一个不切实际、无法实现的计划失败了，”他后来说道。但是他仍然勇敢向前：“我正在习惯追逐雨后的彩虹。当一个逐渐消失，我就去追逐另一个。”

1919年8月的一天，他独自坐在办公室里，开始懒散地快速翻阅他的邮件。他打开一封来自西班牙的信，要求订阅《商人指南》。这封信的作者不知道这本《商人指南》已经被永久地束之高阁了，他想要一份复印件。这个西班牙人除了付邮费还在信角别上了一张奇怪的纸，这张纸的大小和一美元差不多，但是形状近似正方形，上面有精美的水印，还有一幅奇怪的画，画上一个女子身着线条流畅的长袍，拿着一封信正从地球的一端送到另一端。

庞兹用柔软的双手摸索着这封信。突然，灵感的火花在他脑海中一闪，他似乎看到了一个灿烂的未来在他面前铺展开来。他的一切努力终于迎来了生命中的这个时刻，从筹划头等大事到偶然的机会，从他永无休止的坚持到他从未泯灭的对财富的渴求，所有这一切都把他带到了这一刻。这一刻来自于他从小受到的教育以及他那挥霍无度的年轻时代，他的黄金梦在美国的街道上一次又一次地破灭，以及他在银行和出口公司的工作。这一刻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他在监狱度过的时光，他在那里遇到的人，他崇高的行为，他回到波士顿，他对收集邮票的热情，他对于他父亲，一个邮递员的纪念，以及他有机会认识外汇专家麦斯里斯。所有这一切让他有可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追求别人不敢想的梦。

Part two

第二部





一张庞兹票据，发给《波士顿邮报》记者桑托斯。

Albin O. Kuhn Library & Gallery, University of Maryland, Baltimore County



第七章 “美元万能”

庞兹手里的这张纸是国际回邮代金券。很难想像还有比它更普通和更模糊的金融工具了。

1906 年 4 月，为了让跨国邮政更加便利，来自美国和其他 62 个国家的代表聚集到罗马。所有与会者都来自万国邮政联盟，这个组织成立于 1874 年，目的是为了减少各国不同的邮政规则带来的混乱，当时寄一封信到国外是一件高风险、高成本的事。罗马条款中关键的一条是让寄信人随信寄出一个贴上邮票、写有自己地址的信封给另一个国家的收信人。

如果缺少这样一种机制，任何有海外亲戚或者有国外生意往来的人都会遇到麻烦。试想，如果一个纽约的律师想让一位巴黎的会计寄给他一份重要文件。这个律师就必须随信附寄一个信封，上面写上自己的地址，并付必要的邮资。但是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这样做根本行不通。这个纽约的律师贴上的邮票是美国发行的。如果这位法国的会计想要使用这些邮票，他就会被自尊心强、遵守法律的巴黎邮递员拒之门外。因而这个会计不得不自己付邮费，贴上法国发行的邮票，才能顺利寄出这份文件。当然，这个美国律师也可以随信附上几美元作为对方回信的邮资，但是那位法国会计还必须把这些美元换成法郎才可以购买邮票，这很难说是个有效率的系统。当一个年轻的移民想要给本国的父母或者祖父母回信时，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这个年轻的移民想要听到遥远的家人的消息，通常是很急迫的，所以他们很乐意附上回信邮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罗马条约的缔约者建立了国际邮政货币体系，它发行的纸币不论在哪个国家都有固定的价值，而且可以在任何一个属于万国邮政联盟的国家的邮政局里兑换成邮票。他们把这种新货币叫做回邮代金券。但是事情还没

有完。这些缔约者为了确保人们不会从购买和兑换代金券的过程中获利，就制定了一些规则，确定各国的货币和回邮代金券之间的汇率。这样，在纽约购买一美元的联票，相当于在法国购买价值相当于一美元的法国邮票，再减去少量的手续费。

直到1906年，这一切都运行良好，但是这些罗马条约的制订者没有预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在十年后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一些国家的货币大幅度贬值，而这些国家的政府忙于处理巨大的人口和经济损失，无暇顾及重新制定邮政货币的标准。结果，赚大钱的机会来了。这个西班牙人给庞兹寄来了这张代金券，认为这样做是正常的商业惯例，别无其他。他所要的不过是让庞兹寄给他一份《商人指南》而已。但是突然间灵光一闪，庞兹看到了一些不寻常的东西：一种货币的价值由于使用它的地点不同而大相径庭。他拿出一枝铅笔和一沓纸，开始计算其中的机会到底有多大。

那个西班牙人买这张代金券花了30分（centavos），大概相当于6美分。减去1分钱的手续费，它在美国可以兑换一张价值5分钱的邮票。庞兹知道西班牙的货币单位比塞塔（peseta）在战后贬值了，就开始计算一美元能买多少比塞塔。根据波士顿报纸公布的汇率，庞兹计算出一美元可以买六又三分之二个比塞塔。因为一百分才能换一个比塞塔，庞兹算出的结果是一美元价值666分。如果美国国际回邮代金券价值30分的话，那么用一美元就可以在西班牙购买22个代金券。如果庞兹把这些代金券带回美国，这22个代金券每个值5美分，总共价值一美元十美分。也就是说，在西班牙购买价值一美元的代金券，然后在波士顿兑换这些代金券，而不是在巴塞罗那，那么除去十美分的手续费，庞兹可以获得10%的利润。

庞兹通过和富达信托公司的货币专家麦斯里斯交谈，得知意大利货币里拉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贬值惨重的货币之一。以前里拉对美元是5:1，而战后，里拉大幅度贬值，现在是20里拉兑换1美元。庞兹通过计算，发现由于里拉贬值，用1美元可以在意大利购买66个国际回邮代金券——是西班牙的三倍。庞兹简直不敢相信这个事实。同样是一美元，在美国五美分一张代金券，可以买20张，而在意大利可以买到三倍于美国的代金券。在罗马用1美元买的66个代金券在波士顿价值3.3美元。庞兹的头脑飞快旋转——他看到，每花1美元，就可

以赚到 2.3 美元的利润，也就是 230% 的利润率再减去少量的手续费。其他国家的货币也许贬值得更严重，所以利润也就更加惊人。其中一个国家就是奥地利。一战后，奥地利克朗从以前的 20 美分贬值到不足 1 分钱。以前 1000 美元可以买 14 万克朗，从理论上来说就是可以买 50 多万个国际回邮代金券。如果在美国兑换这些代金券，那么庞兹起初的 1000 美元投资就将获得价值 2.5 万多美元的邮票收益。

庞兹很清楚，做这种生意的困难在于如何用代金券买邮票，再从邮票中获得现金。一种方法是把邮票以较少的折扣卖给那些需要大量邮资的公司，必要时给他们一些好处，但是仍然可以让庞兹获得巨额利润。另一个障碍是要算计好如何购买并运输数量如此巨大的代金券，以保证获得可观的利润。但是这些关键的细节问题可以推到明天再解决。

坐在办公桌前，庞兹无法抑制自己内心的喜悦。整个计算过程只花了不到五分钟，但是他可以肯定结果是正确的。如果他从货币贬值的国家买到大量的代金券，再把它们换成邮票，然后到美国或者其他货币坚挺的国家里换成现金，那么他很快就会成为比洛克菲勒还富有的人。他所需的仅仅是一小摞钞票，让他开始购买第一批代金券。但是这个障碍可不小。1919 年的夏末秋初，庞兹陷入了深深的财务危机。

他首先想到，从几个渠道筹集大笔的资金，但是他的筹资渠道很有限。银行是不可能了。他正在努力筹钱还清从富达信托公司借的 1500 美元贷款，而他为了给《商人指南》募集初创资金到汉诺威信托公司寻求帮助遭到了拒绝，让他彻底明白了波士顿的银行对他的新态度。而且，他害怕一旦他把自己的计划向银行和盘托出，他们也许会偷着自己去做，而把他晾在一边。他需要私人投资人，但是首先，他需要证明自己的计划并不是不可实现的白日梦。

苦思冥想了几星期，庞兹把一美元分别寄给了三个熟人，一个在西班牙，一个在意大利，另一个在法国，并告诉他们把这一美元换成当地货币，然后去邮局买尽量多的回邮代金券，然后把这些代金券寄到波士顿庞兹手里。几个星期之后，庞兹得到了回音：他的计算是正确的。西班牙和法国的交易挣不了什么钱，从西班牙交易中赚了一小笔，从法国的交易中损失了一小笔，但是意大利的交易赚了大钱。同时，庞兹一边等待欧洲的回信，一边跑到一个波士顿邮局确认代金

券可以在那里换成邮票。他还收集报纸上关于外汇汇率的报道，为潜在的投资者展示货币的浮动。

庞兹越想越喜欢这个计划。他的所有行动都可以在一把保护伞下有效地进行，这就是世界上最值得信任的机构：邮电业。任何人，只要他有钱，又有个邮箱，那么他就是潜在的客户。更好的是，他推断代金券的供应是没有限制的，就像邮票一样。不管一个人买多少代金券，总是会有更多的代金券等待出售。如果代金券卖完了，发行者就会印制更多以满足需要。“他们不会限制代金券的数量，无论我是购买还是兑换邮票，都可以。”庞兹总结说。“也就是说，实施这个合同条款的障碍完全在政府一边，而不在我这边。我所要做的就是在购买代金券时提供现金。代金券兑换成邮票。而换成邮票之后的事情和别人无关，完全是我个人的事了。”

最好的是，庞兹肯定这件事是合法的。这些代金券是有效和合法的交换方式，可以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里买到邮票。如果一张代金券在罗马尼亚买到的邮票数量比在罗德岛买到的要多，那么这不是他的错。他正是聪明地计算出如何从中获利的第一人。另一方面，他还知道，会有人认为他这种从邮政代金券的汇率波动中捞取钱财的手段，是不道德的行为。但是他在美国16年的经验告诉他，这是第二位要考虑的事：“环境让我对于道德的问题变得麻木了……然后，正如现在一样，没有人谴责道德问题了。万能的美元是惟一的目的。而且拥有美元可以让一个人超越任何破坏道德的批判。”

想出这个计划的几星期后，庞兹开始对所有他认为可能拥有大量现金的人讲述他的计划。但是所有他认识的有钱人都拒绝了他的计划，部分原因是他拒绝提供这个计划的许多细节，以防万一有人不做投资者却偷走了他的好计划自己去做。他遇到的另外一个阻力是没有记录可以证明他的资信状况良好，让人们有信心把一大笔钱委托给他。他离成功仅仅一步之遥，但是一个接一个的困难开始让他担心，财富会再一次从他的手心溜走。

庞兹在屡遭挫折的同时债台高筑，1919年12月1日，庞兹收起他的傲慢，步行来到城市的另一边，波士顿南部的诺斯汉普顿大街。在那里，他找到了一家小店铺，门口装饰着一串三个镀金的小球，这是当铺的标志。庞兹走进内德大叔贷款公司，从口袋里掏出了四样东西：罗斯的三枚钻石戒指和他自己的一枚金戒

指，还有一块一面没有盖的怀表。

庞兹把这些珍贵的东西放在柜台上，告诉老板说他要当掉这些东西做生意。这个典当商是个俄罗斯移民，叫马科斯·罗森堡，庞兹向他描述了自己的代金券计划，希望能吸引这个老板给他投资。罗森堡听了他的计划，但是典当商人中有个规矩，就是不投资给那些当掉家里珠宝的人。罗森堡赞扬了庞兹的当品，然后付给他 500 美元收下戒指，20 美元收下怀表。庞兹把钱装进钱包，就离开了。

他的债务高达 3000 美元，而庞兹喜欢说，他的惟一资产就是他的希望。所以，从内德大叔典当的钱也很快用光了。大约一周以后，庞兹的钱包又空了，就在那时，家具店老板约瑟夫·丹尼尔走进了奈尔斯大厦 227 房间那狭小的、镶嵌着玻璃的门。庞兹坚持说自己可以支付每个月的五美元，而丹尼尔威胁说他要把这些桌子和椅子托运回他在波士顿北部的商店。看着丹尼尔愤怒的脸，庞兹很高兴自己和他有一样的身高。

“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先坐下吧，”庞兹说。“那把椅子仍然是你的，而且(坐在上面)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债务。”

庞兹没有钱给丹尼尔——“我没有钱，而且事情已经这样了，他也不可能从萝卜里挤出血来，”庞兹后来解释说。但是丹尼尔要把家具拿走，一想到他无处可坐，只能坐在地板上或者窗台上，这让他痛恨不已。庞兹说话时使劲想法子。他正在做一笔生意，但是延误了结算的时间，至少要耽误两个月。

庞兹答应给丹尼尔一张 200 美元的期票。丹尼尔可以用他家具商人的信用在第一国家银行把这张期票兑现。丹尼尔贪婪地想——庞兹已经欠他家具钱了，他为什么要加 200 美元现金呢？早就料到他会有这个反应，庞兹用一个点子避开了他的贪婪。庞兹告诉丹尼尔，让他保留现金的一半，也就是 100 美元，作为给庞兹的家具付的钱。丹尼尔会为庞兹付剩下的 100 美元，但利息是 20 美元，60 天之内，庞兹还清所有的 200 美元，外加利息。如果庞兹反悔，丹尼尔的损失只是一小部分钱，而且把期票变现的那个银行会帮助他向庞兹要钱。

这个交易对丹尼尔来说有个风险——不能保证两个月后庞兹会比现在的境况好，而且即使银行站在丹尼尔一边，也不能保证庞兹不会欠钱不给。另一方面，丹尼尔将给庞兹一小笔贷款，但是重新拥有这些家具的回报不会给他带来任何

好处。

丹尼尔仍然持怀疑态度。他想知道两个月后庞兹打算如何还清这个期票。庞兹早就料到 he 会有这个问题，就向他描述了自己的计划，要在国际回邮代金券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金融帝国。他谈到了在罗马召开的会议，给丹尼尔展示了一张代金券，并给他读了《美国官方邮政指南》第 37 页的内容，说这种代金券可以在万国邮政联盟的任何成员国家里兑换成邮票。当庞兹感觉到鱼上钩了，就放出更长的线，向他详细解释了外汇的汇率和货币浮动问题。他通过描述自己商业计划的关键部分而彻底将丹尼尔俘获：如果一切进行顺利的话，那么在 90 天或者 45 天内，就可以付给投资者 50% 的利息。

丹尼尔听着这篇即兴的演讲，发现自己已经和庞兹一起兴奋起来了。丹尼尔接受了庞兹的期票，并且给了他 20 美元的支票，这是庞兹 200 美元贷款的一半的第一批付款。这个成功给庞兹壮了胆，他想进一步试试自己的运气，于是他问丹尼尔是否愿意投资做这个代金券生意。丹尼尔拒绝了——首先，他得从他的商店沿着街道一直走到南边去，才能到邮局买到邮政代金券。对庞兹来说，这仍然是个关键时刻。

到目前为止，凡是听过庞兹计划的人都拒绝了他——这件事不可能，不可行，总之，这个小个子移民是谁，竟然幻想自己是个金融巨头？惟一个相信庞兹的人就是罗斯，尽管她并不能完全理解代金券换邮票再换现金的机制到底如何运行。罗斯没有告诉丈夫，她怀疑这个计划也将变成另一个短命的灵感，很快就会被另外一个灵感所取代。但是现在，庞兹得到了丹尼尔那微不足道的支持之后，又嗅到了成功的味道。在多年的失败之后，他沉醉于这种味道之中。他说服了一个聪明得可怕的，或者说精明的商人，告诉他说自己正在做一些生意。经过一番修饰，庞兹相信他的销售计划一定可以吸引投资者。

重要的是，经验让庞兹认识到，为了开展公司的业务，他应该从大量的人那里寻求小额的资金。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富翁都躲着他，但是几乎所有的投资者都期待获得 50% 的回报，他们有的给 10 美元，50 美元，有的甚至给 100 美元。即使他们并不知道庞兹做生意的细节，即使他们怀疑庞兹，但是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有机会获得这么高的回报率真是太有诱惑力了，让他们舍不得放弃。如果他们的这次赌博失败了，也没有什么，损失不大。但是一旦这场赌博真的获得了回报，

他们就会投资更多的钱，坚信他们即将实现美国梦中的金融预言：巨大的财富，轻而易举地获得，迅速拿到钱。

换句话说，庞兹已经遇到了快速致富的机会，他肯定这是个合法的，而且极其简单又安全的方法。

骗人的艺术家们用鬼鬼祟祟的行动和欺诈行为让个人作品变成大额存单，与此相反，快速致富的人通常采取大规模的方式获得财富。如果那些爱挑剔的大众获得了表面的成功，他们的朋友和邻居们就会跑过来，爆发一场金融狂热。在庞兹走上致富的舞台之前，波士顿和新英格兰的人们早就见过许多快速致富的天才了。但是和庞兹不同的是，以前的这些致富者都不去关注自己的行为是否合法，而只是一味满足他们的贪婪，关心他们的观众是否容易上当受骗。

那些推销员唾沫飞溅地快速向人们宣传，可以通过饲养银狐，加工银狐皮致富；有一种引擎可以把水变成汽油。有些人声称自己获得了神的指点或启示。许多人还讲述高额资本的神话——通过卖股票、债券、保险和一些综合贷款生意来骗人钱财。还有些人把几种方法集合起来，使自己变成无钱不赚的摇钱树。他们的共同点是采取三部曲骗人法：广泛散播挣钱方法，捞取大量现金，然后逃之夭夭。也就是说，先让自己的赚钱理念家喻户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然后尽可能多地捞钱，最后在被告发之前人间蒸发。

在19世纪90年代，有个英俊的浸信会牧师，叫普雷斯科特·福特·杰尼根，他来自玛莎岛，是大名鼎鼎的捕鲸家族的后代。他宣称，一次“上天的显灵”告诉了他一个致富的秘密，那就是从海水中提炼出黄金。他把这个上帝的启示告诉了康涅狄格州中部城镇的几个富裕的教堂会众，他们同意为他的试验提供资金支持。会众中有个人叫亚瑟·赖安，他是前任市府议员，与别人合伙成功地经营着一家珠宝公司。杰尼根还秘密地邀请了他童年时的好朋友加盟这项计划，这个人叫查尔斯·费希尔，一个剽悍而充满自信的人，还是开普戈德地区的职业潜水员。杰尼根牧师曾在一封给这个渔夫的信里透露过他的真实想法。“金钱和强烈的性欲，”他写道，“已经成为我生命中两个最烦恼的问题。”

杰尼根需要证据来证明他的“发现”以吸引大额的投资，所以，一个冬天的晚上，他让瑞安到罗德岛的纳拉干塞海滩去。为了抵抗严寒，瑞安裹着毛皮大

衣，和同伙来到一个桥墩前，在冰上打了个洞，把一个有铁栅的盒子放到水里，里面装上神秘的催化剂，杰尼根把它叫做“蓄电池”。杰尼根说，电流通过与蓄电池连接在一起的白金链子，会在 24 小时内吸上大量的黄金。那些试验者在等待的时候，杰尼根的同伙，那个渔夫骑着马回到沙滩。他快速地套上潜水服，跳入冰冷的水中，沿着白金链子游到那个盒子旁边。他把小金块扔到盒子里，然后悄无声息地消失了。第二天，这个盒子被拉上岸，瑞安用珠宝贸易中使用的工具测试这些小金块。这些金子是真的。瑞安相信金子是从海水中提炼出来的。他宣布，试验非常成功。

消息迅速传开，很快，杰尼根和他的渔夫助手开始计划在缅因州的鲁伯克北部一个偏远的小渔村建立电解海盐公司。杰尼根说他之所以选择这里作为办公地点，是因为这个村子每天的涨潮和落潮都有 20 英尺高的海浪，巨大的浪头会让数量惊人的海水奔流穿过他准备建立的巨大的收集金子的设备。1897 年 11 月，他建立了这个股份公司，股票总价值 1000 万美元，每股 1 美元。和天然金块很相似的金子从纳拉干塞海滩拖上了岸，在波士顿和其他一些地方展示。人们已经被近来阿拉斯加淘金热的消息刺激了神经，所有投资者纷纷投钱支持这个计划。整个地区的报纸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激动情绪：“整个海域的黄金数量估计有 700 亿吨之多，相当于 48 万亿美元。”《哈佛德报》的报道好像激动得喘不上气来一样。

几千名投资者买了公司的股票之后，费希尔耍弄了一套类似变钱魔术师的伎俩。1898 年 7 月，他揣着 10 万美元现金突然消失了。很快，杰尼根也紧随其后逃之夭夭，他身上的钱也许是费希尔的两倍。当一名报纸记者追上他的时候，杰尼根自称他离开这里是为了寻找费希尔，因为他偷走了自己的秘密配方。人们再也没有找到费希尔，但是杰尼根受到了良心的谴责。两年以后，他归还了一大笔钱给他的朋友们——大概有 17.5 万美元——然后在菲律宾度过自己的余生。

从海水中提炼金子的伎俩属于那种普通的快速致富计划，这些计划通常以科技方面的奇迹为基础，在那个年代，医学方面的突破和机械学方面的爆炸性新闻层出不穷，比如飞行器的发明和马可尼的无线电报等等，所以用先进的科技骗人是骗子们屡试不爽的伎俩。当时时兴的另外一种快速致富的骗术是奇异产品。就

在杰尼根的计划真相大白后几年，一个叫费迪南德·博根斯的夸夸其谈的人就带着这样一个想法来到了波士顿。

几个月来，博根斯一直过着贫贱不堪的生活，在公寓房子里租了几间小屋，在廉价小餐馆的柜台前吃饭。他谁都不认识，没有人会给这个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可怜虫投资，于是，他倾囊而出，用自己身上所有的钱租了带有套间的办公室，往里面填满了桃花心木的家具、油画和昂贵的地毯。这是个精心布置的舞台，博根斯要在上面演出一幕好戏。他销售一家叫做 Ubero 联合种植园公司的股票。他说，这些股票会让投资者获得巨大的利润，因为公司正在培育“40 万棵橡胶树，100 万棵菠萝树还有 100 万棵咖啡树”。

随后，两百多万美元进了公司的钱柜，其中许多钱都是穷人拿出来的，他们希望博根斯会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卖给他们股票，他们每个月投资 2 美元，公司承诺他们说，如果他们的账户达到了 500 美元的话，就会得到一份股票。和杰尼根的黄金骗术不同，博根斯的公司确实拥有一些种植园的土地。但是关键问题不在这里。博根斯只把一小部分钱用于种植园的生意。大部分钱留给自己，几个亲密的合伙人，还有几个骨干代理人员。公司雇佣这些卖股票，他们可以得到自己卖出股票总额的 5% 到 15% 的佣金。当局花了几年时间才逮捕到博根斯，1906 年，他被指控要阴谋和 73 起盗窃罪。当然，到那个时候，大部分的钱早已没有踪影了。

另外一种快速致富的骗术是拆东墙，补西墙，或者说让一个人花钱，另一个人受益。人们对这个骗术的起源一直争论不休，但它的最早记录可以追溯到 16 世纪，当时英格兰威斯敏斯特地区圣彼得教堂的土地被卖给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作为赔偿金。

1880 年 1 月 3 日，一件事在波士顿引起了公众的注意：《波士顿先驱报》上刊登出这样一则广告，题目是“何以如此之高？一家南岸银行承诺每个月给储户 8% 的利息，‘仅限女士’”。

以下是进一步的解释：

“女士存款”是个专门为单身女性准备的慈善机构，不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女士都可以参加。存款的金额在 200 美元到 1000 美元之

间。利息是每个月 8%，三个月到期预先支付。除了周日，您可以随时打电话要回本金。拥有自己房子的人没有资格参与此项存款。

这则广告的发起人叫莎拉·豪，几乎是个文盲，以前做过算命女巫，犯小罪历史悠久，而且还是汤顿市立精神病医院的常客。尽管她的过去龌龊不堪，但是她的“银行”让她迅速成为住在波士顿公寓中的老处女们的宠儿。有 1000 多位妇女加入了存款人行列，委托给她的金钱总数达到了 50 多万美元。豪用这些钱挥霍无度，她特别喜欢购买昂贵的房产。

最后，人们开始怀疑这个所谓的女士存款项目，但收敛的钱已被豪挥霍得分文不剩，而她错过了逃跑机会，最后被警察局逮捕。她入狱的罪名是偷窃和破产的负责人。正如《先驱报》后来解释的那样，豪“利用一批存款人的钱支付另一批人的利息和本金，这个伎俩很简单。她的收入没有一分钱用来投资。她把玛丽·简·史密斯小姐的钱用来支付阿比盖尔·布朗小姐的利息和本金，依此类推，直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跟威廉·富兰克林·米勒比起来，豪的把戏简直微不足道。几年来，他一直占据“拆东墙补西墙”这种诡计的老大位置。1899 年，他 36 岁，除了在一家房屋经纪人公司做小职员，每周拿 5 美元的工作以外，一无所有。为了满足自己昂贵的品味需求，他设计出了一种“拆东墙补西墙”的骗局。这个计划如此简单，又是如此大胆，以至于他取得了如此惊人的短暂的辉煌成功。

米勒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开办了自己的公司，叫做富兰克林财团，公司的承诺简直让人惊愕：所有投资都会得到每周 10% 的利息。他很快就有了个绰号“520% 米勒”，这个数字是投资者一年的预期收入。当有人问起米勒如何能支付如此惊人的利息时，他谈论的是华尔街大亨们积累财富的方法。他笼统地谈了一下“内幕消息”，诸如采矿公司、股票和其他的一些生意都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大量利润。

当消息传出说，米勒遵守诺言，每个星期确实按时支付利息，投资者的涓涓细流迅速变成了滔滔洪水。米勒实际上在用新投资者的钱支付老投资者的利息，但顾客是不知道这一点的。很快，大部分顾客不顾他们的本金了，而且把利息“再次投资”，这样做降低了米勒的开销，提升了他的个人存款。他用自己廉价租

来的简陋办公室作为销售策略：“你们的钱没有用来买桃花心木的桌子，也没有买油画。这些钱都用来经营，运作，以便每周付给你们10%的利息。我们公司的运作支出是很少的，我们的利润是惊人而稳定的。”

纽约的公司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于是米勒决定在波士顿开一家分公司，公司位于这座城市的查尔斯顿旁边城关大街上，在哈佛饭店外。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像雪片一样飞到这间办公室，里面都附上了给米勒“投资”的钱。在米勒的诈骗行为被《波士顿先驱报》曝光之前，富兰克林财团收到的投资有100多万美元。他逃到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又被抓回到纽约接受审判，被判在纽约州新新监狱服刑10年。他的那些债权人投入的每1美元最后只得到了大约28美分。米勒只服了一半刑期就获得了赦免，然后在长滩岛开了一家杂货店，最后得到了一个绰号“诚实的比尔”。

尽管米勒失败了，但是沿着他的轨迹想急切捞钱的骗子仍然大有人在。就在米勒从监狱中释放出来时，一个名叫谢尔顿，又叫威尔森，又叫豪伊特，又叫瓦什本的人正在加拿大采用“拆东墙，补西墙”的老办法开始致富。就在庞兹到蒙特利尔之前不久，谢尔顿就不干了，当庞兹在扎罗斯银行工作的时候，谢尔顿的故事还是城里茶余饭后的话题。

但是，除了杰尼根，或博根斯的故事，除了豪，米勒，或者谢尔顿的报道，还有100个白手起家的神话在上演，这些人产生了新想法，而这些想法让他们合法地赚了大钱。有的人是发明家，有些人是垄断者，还有些人是金融家。一些人不知疲倦地工作；一些人则过于幸运。那些故事就像20世纪的报纸一样普遍，就像长相古怪的蔬菜一样多得不计其数，这些故事让数以百万的在美国工作的人心中涌动着两个梦想：让我也有个能赚钱的好主意吧，或者这样的富翁某一天想慷慨解囊的时候走过我的门前吧。

有了丹尼尔小小的支持，庞兹开始有条不紊地工作了。三天以后，1919年12月13日，他披上他那件破旧的大衣抵御冬天刺骨的寒冷，离开他那间小小的办公室，绕过街角，来到了波士顿市政大厅。庞兹比他几个月前来的时候高兴了许多，他走过满是鸽子的广场，看到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和这座城市的第二任市长乔赛亚·昆西的雕像，雕像穿着不协调的古典希腊服装。庞兹穿过几

个巨大的镶嵌着大理石圆圈的木头门，走进一座大厦，门前有花岗岩雕成的结婚蛋糕。

在波士顿市政府助理职员的帮助下，庞兹填了一张表格，宣布自己将要成立一家国际保险公司，他本人是惟一的经营者。他很高兴，办理整个手续只花了他 50 美分，仅仅比他喜爱的三盒 Murad Turkish 牌香烟稍微贵一点。但是庞兹很快就不喜欢他公司的名字了。于是在圣诞节的第二天，庞兹又回到了市政厅，决定改一下公司的名字。他又花了 50 美分，注册了一个更加有描述性的而听上去不那么古怪的名字：证券交易公司。把新名字油漆在办公室的门上以后，庞兹订购了一堆印好的给投资者的凭证。这个凭证的外面是个装饰性的边，其风格让人不禁想起国际回邮代金券的样子，上面写着公司的业务。

编号：_____

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 (日期) _____

证券交换公司收到 (投资的数额) 美元，以此作为公司认可的收
据。公司同意在此凭证签署之日起 90 天内，支付给 (投资者的名字)
(投资本金另加 50% 的利息)。投资者可以到公司办公室或者任何一家
银行领取现金。公司地址：学校大街 27 号 227 房间。

\$ (应付的钱数) _____

证券交易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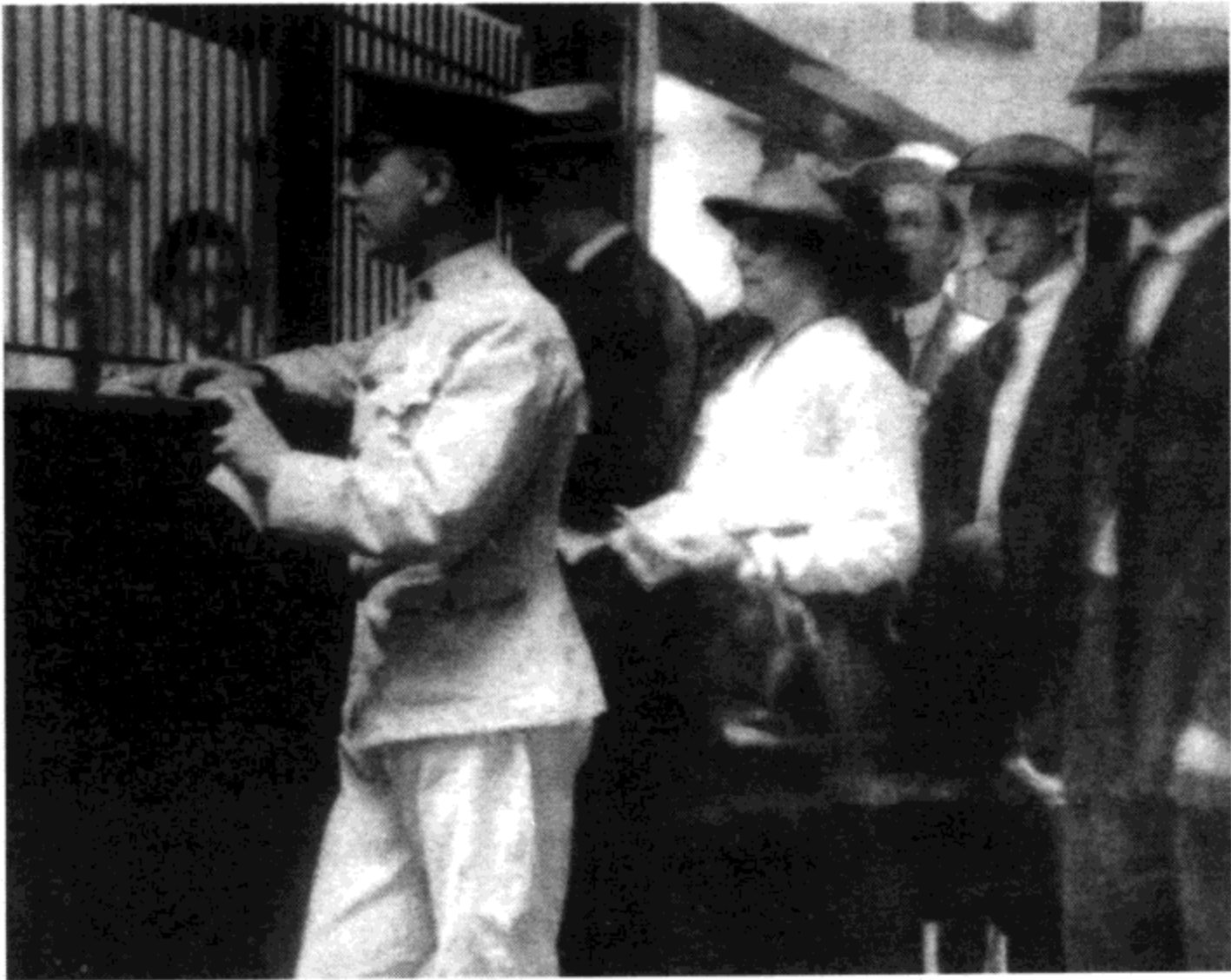
查尔斯·庞兹

尽管凭证上说，公司会在 90 天之内支付 50% 的利息，但是几乎从一开始，庞兹就告诉投资者说，他将把支付时间缩短到一半。公司一切就绪之后，庞兹开始寻找投资者，他的寻找对象是那些手头有 10 美元可以花出去的人。凭直觉，他知道他能够找到这些人：“我们都是赌徒，”他坚定不移。“我们都渴望轻而易举地挣钱。而且越多越好。如果我们不是这么想，那么所有的快速致富计划都不会成功。”庞兹走遍整个城市，拜访了所有他认识的人，以及他的熟人的熟人，向所有人讲述他的公司，描述代金券—邮票—现金的计划，而且言辞极富诱惑力。他坚持一个原则，就是绝不向别人直接乞求投资，而是先调起听众的胃口，

然后确认他们知道到哪里能找到证券交易公司的办公室。

就在他散播他的赚钱真经几天之后，庞兹独自坐在办公室里，等待他播下的种子发芽。有人敲门，庞兹请他进来了。





客户在学校大街 27 号排成长队给庞兹的证券交易公司投资。

The Boston Globe



第八章 “一个小雪球从山上滚下来”

庞兹的来访者是个熟人，叫埃特·格伯特，住在里维尔郊区的北部，是个杂货商。来美国 20 年，格伯特一直按部就班地工作，辛苦地经营自己的生意。他今年 32 岁，结婚两年，妻子伊迪丝只有 18 岁，也是个意大利移民。他们正准备迎接自己的孩子降生，给他取名叫弗雷德里克。当格伯特走上楼梯准备到庞兹办公室的时候，他的全部财产只有 1200 美元。但是为了即将到来的小生命，他希望家庭的财务状况能够马上好转起来。人们一直在谈论庞兹这个人以及他的投资计划，于是格伯特想先了解一下庞兹的想法。

庞兹从头到尾一股脑倒出了所有的想法，就像他跟丹尼尔说的那样，和格伯特谈了罗马协议的制订者，货币的上下浮动，以及像他这样爱幻想的人具有怎样难以置信的潜力，因为他知道如何把国际回邮代金券变成一摞一摞的现金。但是有一件事他没有解释，也不会告诉任何人，那就是他如何把这些代金券变成美钞。魔术师在表演魔术的时候，总是把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一只手上，却用另外一只手玩花样，变戏法。庞兹就像魔术师一样，他知道整个运作过程的细节不如承诺的结果有意思。实际上，格伯特一直在努力但麻木地听着庞兹在一边滔滔不绝，直到庞兹说到 50% 的投资回报率的时候，他才精神抖擞起来。庞兹从格伯特的面部表情就知道他的这位老乡正在心里计算着钱数，一次又一次地累加假想的投资数目，计算出三个月，六个月，或者一年之后，他会有多少钱。但是闪过格伯特脑海的这些数字简直太大了，让他无法相信这是真的。他告诉庞兹说他没有钱投资，就离开了。

一阵莫名的恐慌让庞兹颤抖，这种感觉从头顶一直传到整个脊椎骨。他即将失去他的第一个客户，他怀疑是不是他对于自己和整个计划过于自信了。他不能

让第一个客人就这么走掉。格伯特必须买他的账。情急之下，庞兹突然想到一个主意，他回想起自己在蒙特利尔的时光，那时正是意大利工头的黄金时光。一个男人要想成为富翁，不仅自己要努力工作，还要让其他人为他工作。庞兹给格伯特一个提议：让他成为证券交易公司的第一个销售代理商。当然，很多人来到格伯特的杂货店买东西，如果他们相信他对于蔬菜的选择，那么他们也许还会相信他对于投资的选择。庞兹催促这个杂货商向他的客户和朋友们宣传证券交易公司，同时为庞兹收集资金，而格伯特将获得这些资金的10%作为回报。格伯特接受了这个建议。

在他的新任代理商离开之前，庞兹教给格伯特“推销术和心理学”方面的知识。他坚持让格伯特绝对不要运用压力战术——“绝对不要向客户过度宣传美好的预期，”他说，“我以66美分的价格卖掉我的美元，”庞兹解释道。“这就是所有的内容。而且这些都是好的美元。任何迫使未来的投资者买我们的产品的企图都会招致怀疑，而不是信心。”

格伯特听取了庞兹的教诲，回去开始工作了。当时，刚刚进入冬天，庞兹把格伯特看作他在这个冬季里的第一个雪球；一旦投对了方向，这个小雪球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到1920年1月初，格伯特已经吸引18位投资者给这个证券交易公司投钱了，他数次返回到奈尔斯大厦，共交给庞兹1770美元。尽管平均的投资金额有100美元，但是人们的投资数额相差较大。格伯特本人只投资了10美元——仅仅为了让他有资格告诉那些潜在的客户，他是投资人之一。

格伯特把第一摞可观的现金纸币放到庞兹张开的手心里的那一天，标志着这位未来的大金融家职业生涯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到来了。他的一个肩膀上站着天使，而另一个肩膀上则站着魔鬼。天使的方法直截了当。庞兹得到的钱足以让他决定是否可以从外汇浮动中合法地获利，并验证他的理论是否可以付诸实践。最初的投资者给他的钱足以让他尝试着清除公司面临的实际操作中的障碍：谁可以把他的美元换成外汇，并且从国外购买回邮代金券？这些钱也足够让他大规模地运作，实现自己的想法了。如果他真的这么做了，如果他把那些代金券带回波士顿的话，如何换成现金？庞兹给投资者的票据上标明回报期限是90天，如果在这期间出现任何问题，让他无法还清投资人的债务，对庞兹来说便是致命的打击。那样的话，庞兹就得承认自己已经失败了一半，把剩下的钱还债，并且还得

给其余的投资者写下欠条。然后，他就把他最初的想法改头换面，尝试另外一种方法，或者听取罗斯的建议，对这个特殊的工作和这种特殊的生活感到满意。

魔鬼的方法是秘密地放弃所有合法经营的伪装，而追随臭名昭著的“520%米勒”。当庞兹的第一批投资者来领取他们50%的利息的时候，他就把后来投资者的钱给他们。那些投资者也许会在金钱的诱惑下不断投资，同时把自己的朋友带来，增加他们的利润，也让庞兹那架永动机不停旋转。一旦时机成熟，他的腰包撑得要破的时候，他就带着罗斯到意大利去——他仍然是意大利公民。他的现金和他祖国多变的引渡惯例也许会让他的逃脱惩罚。

这两种方法都具有某种吸引力。从他在美国的领土上登陆的那一刻起，庞兹就一直在寻找一种合法的方式致富，以洗刷以前的耻辱，不再让他母亲失望。虽然从来不去教堂，但是他相信印刷在国际回邮代金券上的字就是他的福音，可以让他成为金融家，甚至是神圣的启示，是上帝对他的拯救。但是当他快到38岁的时候，他开始不由自主地怀疑，如果他的这个想法失败的话，还有多少机会让他可以从头再来。他想要给罗斯摘下天上的月亮，想要让家人生活得舒适，想要向他年老的母亲证明，他可以实现童年时母亲对他所抱的一切梦想。

这两种想法折磨得他疲惫不堪，于是，他决定采取一条中间道路：让公司就这样运行下去，并即刻享受得来的果实，同时继续排除代金券操作中的障碍。这样做并不像魔鬼的道路那样危险，违法，或者不道德，而只比天使的做法稍微危险一些，不太诚实，不太符合道德规范而已。如果这个方法奏效，没有人会比他做得更好了。一旦这个方法失败，庞兹就会想出另外一个新主意来完成他对投资人的责任，或者一走了之。不管采取哪种方法，都不能草率行事。在格伯特的帮助下，庞兹的业务在缓慢而稳定地增长。庞兹认为，这样做可以给他争取时间，去试验、完善他的代金券换现金计划，使之更加完美。

在格伯特把第一笔现金交给庞兹的几天之后，庞兹就在这条路上迈出了第一步，在狂热中带着谨慎和不计后果的鲁莽。1月3日，他再次来到内德大叔的当铺，这次不是当东西，而是赎回他自己的东西。他来到柜台前，等着马科斯·罗森堡招呼他。庞兹用一个夸张的动作猛地拽出一厚打钞票，只想要回他的金怀表。罗森堡拿出了那块表，庞兹付了20美元本金，另加几块钱作为一个月的利

息。庞兹也许有足够的钱赎回罗斯的钻石戒指，但是他们必须再等一段时间。

首先，他需要留住那些还在观望的债主，同时仔细考虑如何才能付给投资者 885 美元的利息，另外，还有些人不想让钱飘在外边，庞兹还得付给他们本金。根据现在的汇率，庞兹认为他可以利用第一批投资者的 400 美元为他们挣回 50% 的回报，同时让自己获得 1300 美元的“利润”。一个保守的人也许会等到真正把利润拿到手以后才会赎回自己的怀表，而一个狡猾的人也许会马上赎回表和戒指。

1920 年的头几个星期里，格伯特总是躲着不露面，庞兹很快就知道原因了：格伯特的朋友把他们的钱都给了他，所以他认为明知之举就是先躲起来，等庞兹成功之后再露面。与此同时，庞兹的商业计划传到了一个叫弗兰克·波普的马萨诸塞州官僚的耳朵里，他是州主管小额贷款官员，他的职责就是保护群众不受高利贷者的迫害。波普随意走访了学校大街 27 号。庞兹轻而易举地经受住了第一次官方调查。他的投资者可以在 45 天到 90 天之内在任何地方获得 50% 的利息。波普的惟一职责就是保护庞兹不受那些投资者的伤害！当得知庞兹非常愿意以高额利息“借”别人的钱之后，波普回到他的州办公室的小房间，他的第一反应就是通知波士顿警察局，让他们注意庞兹的一举一动，监视他的证券公司。

45 天过去了，庞兹开始支付第一批投资者的利息。当别人问起他如何支付如此高额的利息的时候，庞兹总是说他已经把钱给了一个叫莱昂内洛·萨蒂的人，此人在大西洋彼岸的一艘邮轮上工作。庞兹说他已经让萨蒂在意大利买大量的代金券，然后当他的船来到波士顿时再把代金券带到学校大街。庞兹坚持说，在 2 月初，萨蒂已经露面了，并且带来了好消息，即使在最小的邮局里也能买到代金券。庞兹声称，或许是得到了预先通知，或许是贿赂生效了，意大利的邮政官员同意给他们提供大量的代金券。

随着时间的推移，怀疑庞兹的人开始怀疑是否存在萨蒂这个人，他们担心庞兹也是在玩“拆东墙，补西墙”的把戏。他们指出，大多数最初的投资者并没有收回他们的投资，而是把钱再次投资，想获取更多的利润。让这些人心存疑虑的还有，庞兹总是拒绝说明他如何把这些代金券变成现金。也许是邮票。但是美国的邮局并不用代金券或邮票作为中介进行货币兑换的业务。即使可能，这样做也

会造成轰动。庞兹需要 2655 美元偿还他的投资者利息。如果每一张国际回邮代金券可以在美国换回一张价值五美分的邮票，那么要归还第一批 18 位投资者的利息，就需要 5.3 万多张代金券。200 张代金券的厚度大概是一英寸。5.3 万张代金券就是 73 英尺高的一摞纸，能装满一艘汽船的船舱。

但是为了让投资者满意，他还是这么做了，庞兹把第一颗小卵石抛下悬崖。从那一刻起，“每一个满意的客户就会变成一个自封的销售员。正是他们的销售天才，而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推销，才让整个计划运转起来。我承认我把一个小雪球滚下山。但是它自己就变成了一场雪崩。”

正如庞兹所预计的那样，第一批投资者中的大部分人都成了回头客。2 月份，他的证券交易公司就收到了 5290 美元的新投资，来自 17 位投资者。其中最大的一笔钱来自约翰·S. 唐德罗先生的终生积蓄，这人 44 岁，打扮整洁，方下巴，胡须经过精心的修剪，喜欢穿三件套的西装。他的妻子是罗斯和庞兹的姨妈洁妮，因而唐德罗就是庞兹的姨夫。2 月 24 日，他给了庞兹 2000 美元，相当于他一年的工资。唐德罗在北部做酒生意挣了这些钱，现在由于政府下发了禁酒令，生意没有了。几个星期以后，唐德罗的表弟，约翰·A. 唐德罗给了庞兹同样数目的一笔投资，这真如上帝的恩赐一般。

庞兹宣称，在约翰·S. 唐德罗的 2000 美元进账后，他就给萨蒂钱，让他再去意大利邮局——尽管除了庞兹以外，没有人见过萨蒂这个人。如果庞兹确实把钱给了萨蒂，那么他肯定自己手里有足够的钱。就在约翰·S. 唐德罗把钱给证券交易公司三天后，庞兹又一次来到了内德大叔的当铺。这一次，马科斯·罗森堡注意到他的顾客有些不同。一直渴望再体验一下大学时华丽的男装，庞兹穿了一件漂亮而崭新的西装，式样时髦。罗森堡觉得这个袖珍的金融家看上去就像从波士顿金融中心国家大街来的商人一样。庞兹亮出一摞美元大钞，从里面抽出几张赎回罗斯的钻石戒指，同时再一次催促罗森堡投资他的代金券生意。但是外表对于罗森堡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他的世界是具体的——用贷款赎回抵押品，而这些抵押品是看得见摸得着地掌握在他手里的东西——但是庞兹的生意是抽象的。于是，这个当铺老板再一次拒绝了。庞兹最后一次走出了内德大叔的门。

看到丈夫发财了，罗斯当然高兴，当把她的戒指赎回时也一样高兴，但父亲

的去世让她暂时从庞兹那如日中天的成功的兴奋中清醒过来。约翰·内柯相继失去了他的妻子和他的公司以后，已经没有什么斗志了。他于1920年2月13日去世，这让罗斯的心都碎了，但是让她和丈夫更加贴近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庞兹一直很忙，一直在向投资者谈论他的生意，照顾他自己和罗斯。罗斯父亲的去世还让他更加关注他母亲的健康。3月9日，他从特里蒙特信托银行给意大利的伊梅尔特·庞兹电汇1万里拉，相当于5000美元。五天后，他又用自己的名字在一家意大利的银行开了一个账户，存入同等数额的钱。他开始不断地给他母亲和他在意大利的账户寄去同等数额的钱。

消息正在传开，业务也在增长——在3月份，有110个投资者把将近2.5万美元投资给了这家证券交易公司。庞兹在给普尔公司工作的将近10年内，都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庞兹让他的姨夫约翰·S. 唐德罗作销售代理商，可以得到招揽资金的10%作为回报。他不在的时候，就让约翰·S. 唐德罗管理公司，而他在办公室的时候，就让唐德罗招呼顾客，每周给他35美元工资，是他在法纳尔大厅市场上挣的钱的两倍，另外还可以得到5%到10%投资回报。

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以至于庞兹开始担心有什么事不对劲。只要有可能，他就开始还掉以前的债务，包括那个家具商人约瑟夫·丹尼尔在去年12月给他的200美元贷款。为了进一步让丹尼尔满意，也为了自己的业务发展需要，庞兹在3月份买了更多的办公家具。

但是庞兹仍然债台高筑，他害怕那些债主会突然闯进他的办公室，搅乱他的业务。他特别害怕富达信托公司会申请法律扣押他的财产，冻结他的银行账户和其他资产。为了保护自己，3月12日，庞兹到市政大厅申请了一些新的表格，声明他是这家证券交易公司的经理，他的合伙人是他的姨夫约翰·S. 唐德罗，还有另外一个人，意大利帕尔马市的贝特罗蒂。而唐德罗和贝特罗蒂都对这种合伙人关系一无所知。庞兹选择唐德罗是因为他以前做的事给了庞兹信心，同时他又是庞兹的亲戚。贝特罗蒂曾经是庞兹在意大利时的一个房东，庞兹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至少有70岁了，所以庞兹认为他一定早就死了，从而成为一个永远沉默的合伙人。庞兹的恐惧是有理由的。就在他填写合伙人表格之后的第三天，富达信托公司就发给他一份诉讼书，要求他还清债务。

庞兹还做了其他的防范措施。一个下午，他从他的办公室走出几个街区，一

溜小跑登上了位于彭贝顿广场的波士顿警察局总部的花岗岩楼梯。他在爱德华·卡迪斯专员的办公室门前停了下来。

“我要给警察家属中的寡妇和孤儿捐助一些抚恤基金，要找谁来办理呢？”庞兹问那位专员的助手托马斯·奈恩上尉。

“有个机构叫波士顿警察抚恤委员会，”奈恩回答道，“那个委员会有个基金，并且经常接收给警察家属和后代的捐款。”

“好吧，”庞兹说道，“波士顿的警察队伍真是太棒了，他们中有很多杰出警员。我非常渴望能有机会捐赠一小笔钱给这个基金，以尽我的绵薄之力。”他把一摞崭新的钞票 250 美元放在桌子上，旁边附上他的名片。“这是我的捐款，就算是个礼物吧。”

庞兹关于波士顿警察是“杰出警员”的评论来自他的第一手资料。自从州里主管小额贷款官员弗兰克·波普到学校大街 27 号来并敦促警察局密切监视这家公司开始，警察局侦探科的巡查员就到庞兹这里来过。但是他们大多数人来的目的是密切监视他的投资。两名警探被派来告诉庞兹说，他的业务简直太惊人了，所以他们都掏出钱包，立刻投资。又一次，五个波士顿警察局侦探和一个陆军中尉拿着证券交易公司的票据来到庞兹这里，还带来了几百个普通士兵。几个警察甚至作为庞兹的销售代理，招揽投资，同时获得 10% 的收益，他们的表现比庞兹想像的要好得多，把他们的事业心融入到了他们那令人尊敬的徽章中。

但是，庞兹越成功，他的生活就越危险。他所接收的每一个美元都让他更深地陷入到债务之中。如果他不能想出一个办法大规模实行他的代金券计划，或者找到其他一些办法可以在短时间内支付 50% 的投资利息，那么他就会深深陷入财务赤字之中不能自拔。他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任何人，外表仍然装出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如果说他得到什么收获的话，那就是他外表的成功好像更夸大了他的能力和才干。但是在内心深处，巨大的压力开始敲起警钟。他的肠子绞成一团。酸性物质正在逐渐灌注到他的胃里，让他胃溃疡。但是他仍然毫不动摇地相信，他可以找到一条出路。

3 月 24 日，庞兹的证券交易公司已经经营了三个月了，他写了一封信给邮局官员，问了几个问题，也许在 12 月份提出这些问题更明智一些。庞兹问是否有可能把国际代金券兑换成现金而不是邮票？

这些问题有力地说明，当时庞兹承认，即使他可以以低价获得大量的代金券，也会被后来的问题绊住脚。他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把这些代金券换成现金来支付他的投资者们。从一方面来看，庞兹认为他可以把邮票打折卖给以邮政为主要业务的公司来获取巨大的利润，但是这种做法被证明是不可行的。在他的信中，庞兹还想知道是否在美国买的而不是在国外买的代金券可以在美国的邮局里换成现金。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还不太清楚。因为在美国用美元买的一张代金券在美国换成美元，这相当于把一美元从一个口袋换到另一个口袋。

这封信发出后，一位邮政检查员来到了庞兹的办公室，他明确地告诉庞兹：国际回邮代金券不能用来做金融投机。不，代金券不能换成现金。庞兹耸耸肩表示对这个消息不屑一顾，然后继续做他的生意。时间会给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4月19日，庞兹收到了一个更加权威的回复，官方的专横的回复，署名是华盛顿的巴罗斯，此人有个不实用的头衔，邮政部部长的第三执行助理：“政府郑重告知你，国际回邮代金券的发行是为了用于提前支付国际回信的邮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代金券必须换成国外的邮票，我认为完全没有必要把美国的回邮代金券在美国境内换成邮票。邮局的巡查员已经告诉我们，通过调查，发现你想利用国外发行的国际回邮代金券进行投机生意。代金券不能成为进行投机的媒介，而且政府有关部门也不能同意代金券被用来做投机。”

在庞兹和那位邮政部长信件往来的几个星期里，证券交易公司经历了爆炸性的增长。

容易赚钱的消息迅速传开，就像是西班牙流感的金融版本一样。从警察局官员到汽车司机，从汽车司机到乘客，从小店主到餐馆服务员，再到用餐者和用餐者的家人。传播消息的人就像是水果摊主，把他们的苹果擦得锃亮，向人们传播迅速致富的故事。纽约的报童在街角传播这个消息，但是夹在他们胳膊下面的报纸上没有关于这位传奇金融家的报道。厨娘们从她们的渔夫丈夫那里听到这个消息，然后告诉了楼上的邻居。消息在意大利人聚居地悄悄传播开来，然后在波士顿的少数民族中散播，从爱尔兰人到犹太人，从亚美尼亚人到波兰人，从瑞典人到社会知名人士。一些人仍然有疑虑，但是人的天性就是自我肯定，没有充足的

证据，太好了，所以不能错过最好的时刻，太好了，所以不能变成现实。

克莱蒙特·维斯卡罗在亨利·弗雷瓦戈的食品店为安东尼奥·阿戈斯提诺做厨师，并向他提起了在学校大街挣的钱。所以，阿戈斯提诺投资了 100 美元，而且弗雷瓦戈在银行做抵押，把 1800 美元投资给庞兹，并为他的儿子和女儿各投资 100 美元。卡诺大街的屠夫阿马戈·卡特多告诉他的顾客约翰·巴特拉戈，后者立刻投资了 500 美元。

城南端的砌砖工里卡多·博尼听说了这个消息就叫他的夫人罗斯到学校大街 27 号。庞兹感觉博尼夫人怀疑他，就向她展示国际回邮代金券的样本以打动她。为了让她发笑，他告诉罗斯·博尼这个生意很安全，她甚至可以卖了自己的鞋，把钱投资给他。庞兹告诉里卡多·博尼，如果他病了或者需要钱，庞兹可以无条件地归还，但是如果在规定日期之前提出投资本金，就没有 50% 的利息了。庞兹介绍完了后，罗斯·博尼拿出钱包点出 15 美元。里卡多跑到银行取出 400 美元，这是他全部的家当。很快，他就成为庞兹的代理商。

为了展示，庞兹拿出几张票据，他的夫人罗斯在 4 月 17 日来到办公室，骄傲地把她的 70 美元零花钱存了进来。有个叫阿贝·罗兹的英国移民，27 岁，在同一天投了 1500 美元。但是他欠城北的安东尼奥·德阿瓦佐的钱，此人投了 2000 美元。这三个人都会在 6 月 1 日收取利息。

学校大街每个星期有 10000 多美元的收入。到 4 月中旬，庞兹需要帮手来协助他打理业务。他一直都是自己管理账户，但总是疏忽大意。他根本不知道到底收进了多少钱。当他想要检查自己的现金资产账户时，他就得把所有的银行存单累加起来。他没有兴趣清点自己的债务。他清楚，这些债务肯定超过了他的资产。

约翰·A·唐德罗的表现表明他更适合做一个销售商，而不是办公室经理，因而庞兹打电话给职业介绍所，想找一位有经验的年轻女子——但是经验不要太丰富——他招聘的是簿记员和速记员。职业介绍所给他推荐了一位 18 岁的女孩，叫露西·梅利，她有一双母鹿一样的眼睛，家乡是西西里岛，十多年前，和家里人一起移民到美国，现在仍然说意大利语。从里维尔高中毕业后，前年从商科学校毕业，然后来到这里为庞兹工作，得到了庞兹完全的信任。庞兹很快就让这个女孩管理办公室。露西·梅利一头浓密的棕色头发在脑后束成一个卷，她开

始尝试用自己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管理公司。

她坐在庞兹的对面，总是用尊敬和爱慕的眼光看着庞兹。他喜欢被她关注，但是只回报给她伯父般的关怀。罗斯住在位于萨默维尔的家里，等着庞兹回家吃晚饭，而庞兹绝不会扫了罗斯的雅兴。梅利把自己的薪水和她父母的钱都投资给了她的老板，最后，梅利的家人从证券交易公司的票据中获得了将近 2000 美元的收入。

由于庞兹雇佣了更多的销售商，因而新面孔开始不断出现在学校大街 27 号。4 月份公司共收到的投资超过 14 万美元，471 名客户中平均每人投资 300 美元。其中一个新销售商叫珀西·拉姆。

拉姆是个 33 岁的英国移民，以前在新罕布什尔州边境附近劳伦斯的一个纺织厂里当工头，后来被公司辞退了。他搬到了波士顿，在离庞兹公司一英里远的萨默大街上一家羊毛厂做分拣工作，每个星期 55 美元。一天，有个意大利同事开始谈论他如何在证券交易公司挣钱。拉姆和他妻子去看了一下，被庞兹那滔滔不绝的专业化描述说服了，于是把所有的积蓄 600 美元交给了他。4 月 17 日，庞兹给了拉姆一份工作，除了给他相当于以前分拣羊毛的工资以外，还另加 15% 的佣金。拉姆迫不及待地抓住了这份工作，同意开第一家证券交易公司的分公司，专门服务于劳伦斯工厂的工人。庞兹的业务开始扩展到意大利移民范围之外，利用拉姆接触其他的移民团体和美国当地人，这些人会被从天而降的金钱诱惑。

庞兹非常高兴能有个像拉姆这样的外国销售员，但并不是所有的员工都受欢迎。几个月以前，庞兹偶然遇到了他在蒙特利尔监狱的一个狱友，是个惯偷，骗子，叫路易斯·卡索罗。和庞兹一样，卡索罗出狱后也东山再起了，现在住在波士顿，结了婚。当得知庞兹就在城里住，卡索罗就一直监视他的行踪，寻找机会敲他一笔。当他听说证券交易公司，他一分钟都没耽误，立刻跑到学校大街 27 号，他告诉庞兹他想得到庞兹的帮助。庞兹非常矛盾，如果消息传出去说他有坐牢的历史，尤其是曾被指控银行欺诈，那么他的金融王国就会顷刻间倒塌。“我在他的手心里，”庞兹得出了一个结论。“而且他是最可怕的敌人……我已经开始走正路了，而他仍然在行骗。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屈服。”于是庞兹给了卡索罗一份工作。

庞兹派卡索罗去做无休无止的傻瓜似的差使和一些徒劳无益的事情。其中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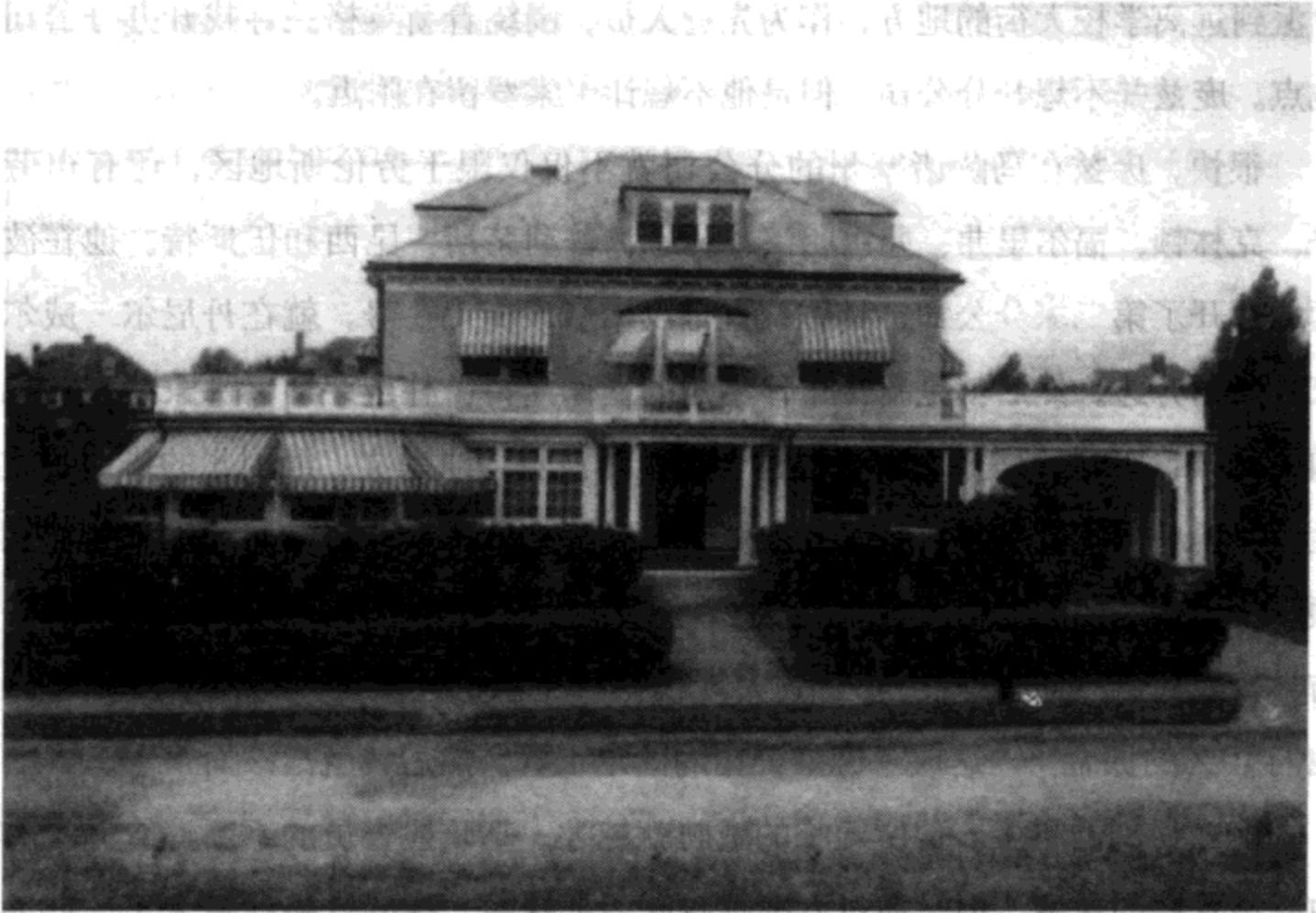
项工作就是转遍纽约城买几个庞兹喜欢的饭后饮料杯，专门用来喝一种叫轩尼诗三星牌的白兰地，卡索罗真的在码头的一艘法国轮船上找到了这种酒杯。庞兹心里盘算，希望禁酒令的执行机关会因为违反禁酒令把卡索罗抓起来，送进监狱，但是卡索罗拿着买来的杯子安全回来了。这个主意没有达到目的，庞兹就把卡索罗派到远离学校大街的地方，作为先遣人员，围绕着新英格兰寻找开办分公司的地点。庞兹并不想开分公司，但是他不想让卡索罗留在附近。

很快，庞兹在马萨诸塞州的分公司就不仅仅限于劳伦斯地区，还有布劳克登、克林顿、福尔里弗、弗雷明汉、林恩、普利茅斯、昆西和伍斯特。他在波士顿北部开了第二家分公司，具体位置是汉诺威大街196号，就在丹尼尔·威尔森家具公司旁边。然后就是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朴茨茅斯，佛蒙特州的巴尔和伯林顿，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布里奇波特、纽黑文；缅因州的班戈和波特兰；罗得岛州的波塔基特、普罗维登斯和温索基特；以及新泽西的贝永和克利夫顿。波士顿的代理公司及其分公司——有些就只有一个销售员在到处跑，有些模仿学校大街27号的模式——开始大规模招揽生意，还雇佣了下级代理商，分给他们10%的佣金——这成了庞兹公司的固定工资。然后钱就滚滚而来了。

庞兹得到的越多，他所面临的威胁就越大。邮政检查员的不断巡查并没有让他减慢发展的速度，但是通过万国邮政联盟那蛛网一样的铁路线带来了一些冲击波。一个波士顿人正在通过投机国际回邮代金券的生意变得越来越富有，这种事情简直不能容忍。必须要质问他几个问题。邮政方面的法规需要更加完善。庞兹在和波士顿邮政检查员会面时，曾经提到过从意大利买进代金券进行交易。他们没有证据证明他正在这么做，但是他们也不能肯定他没有这么做。不管怎样，总得采取些行动。4月份，意大利邮政官员突然暂停了回邮代金券的销售。法国和罗马尼亚很快也跟着这么做。

从技术上来说，他们这么做对庞兹没有影响，因为他至少暂时放弃了购买代金券的努力，他不能克服实际操作中的障碍和运输中的困难。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意味着他的行为正在引起不欢迎的关注。在他的周围正在缓慢地编制一个大网，时刻准备诱捕他。

1911年11月11日



庞兹一家在列克星顿斯洛克姆大道上的新家。

The Boston Globe

新华财经
PDG

第九章 “总是想摘天上的月亮”

春天到了，庞兹的举动正在变成波士顿人谈论的话题，包括每周超过 30000 美元的新投资收入和警察局、邮政局官员的不断关注。但是，尽管证券交易公司位于报纸一条街的边上，这个城市的所有报纸却都对此保持沉默。

一个原因也许是这些记者和编辑们有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即特别讨厌提供免费的广告——“让他们买一个广告”是编辑室里每天都在重复的老掉牙的句子。而在庞兹看来，他觉得没有必要花钱做广告；钱流进来的速度远远超出他和露西·梅利的想像，简直都数不过来了。报纸保持沉默的另一个原因，也许是还没有任何的官方行动来阻止庞兹。报纸想对某事做出反应，而不是提前做出预测，如果没有人站出来指控庞兹违法或者宣布他是个天才，庞兹就不会在报纸上看到最基本的评论。一位品德有问题的政客，一个有污点的体育运动员或者一个被指控的杀人犯都容易成为记者浓墨重彩的对象。但是编辑和记者们明白，如果向一位成功的个体商人发难，就很可能陷入困境。最高法院对《第一修正案》有偏见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仅仅在一年之前，最高法院就做出了最后裁定，用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的话说就是“第一修正案不保护假装在剧场中大喊失火的人”。尽管这项决定支持“反间谍法”，但是记者们很清楚法院会如何回应一个商人被错误地认定为骗子的诽谤案。像庞兹这样的人，有大量的金钱和律师围绕在他们周围，任何一份报纸如果没有坚实的证据就攻击他们，那么这份报纸必定是自取灭亡。

庞兹没有引起记者的注意还有另外原因，那就是在 1920 年的头几个月里，埃德温·格罗泽的《波士顿邮报》及其他报纸都在关注一些重大的新闻事件。“国家新闻”版都是关于宪法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修正案的报道：禁酒令和妇女

的选举权问题。禁酒令于1月份生效，而各州争相批准妇女具有选举权，一直延续到夏天才结束。

波士顿的本地新闻也是满天飞。这座城市刚刚从去年秋天的警察罢工事件中恢复过来。记者们正在密切关注刚换过血的警察队伍中大量没有受过训练的新兵。政治记者们则在追踪报道地方长官卡尔文·柯立芝，他由于镇压罢工而名扬全国。现在人们都在谈论他将成为副总统的候选人。

围捕激进分子嫌疑人的活动让整座城市变得紧张起来，就像戴手铐的外国人被带到波士顿港的鹿儿岛移民站准备接受审问和驱逐一样。报道犯罪的记者们正在紧盯着那些经常发生的故意伤害罪，把所有的墨水都用在了4月5日的谋杀案上：当时马萨诸塞州的工业小城南布伦特里发生了一起抢劫，受害者是个发薪水的出纳员和一名保安，随后，两个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尼古拉·萨库和巴托洛米奥·范齐蒂被捕。体育版的内容全和棒球手贝比·鲁斯有关，前年冬天，波士顿红袜队的老板以惊人的价钱把他卖给了纽约扬基队，他在今年第一个赛季中的重击本垒打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贝比的举动引起人们对一个问题的争论，即纽约市是否可以超过波士顿成为“宇宙的中心”。大多数波士顿市民怀疑这一点。

《波士顿邮报》努力让它的读者能看到所有这些故事的最新报道，同时被另一个事件迷住，但这个事件也许会让它遭受重大损失。

詹姆斯·迈克尔·柯利渴望重新爬上政治宝座。市长竞选失败后，他于1918年竞选国会议员，但也失败了。随着又一次市长选举的临近，柯利决心夺回他在市政厅的位置，以及他所有的战利品。当他环顾整座城市盘算着自己有多少朋友和敌人的时候，他知道《邮报》当然属于后者。埃德温·格罗泽和他的主任编辑克利夫顿·卡伯里，波士顿头号政治评论员，认为柯利和他的整个机制就是让城市重返过去的腐败。他们准备全力以赴反对他。

1920年春，柯利开始先发制人。他一遍又一遍地公开指责格罗泽曾秘密收取英格兰的钱来反对爱尔兰独立。如果这个指控是真的，那肯定会使《邮报》失去爱尔兰移民领导者的地位，而格罗泽几十年来一直努力追求的就是这个地位啊。在波士顿大众公园举行的圣巴特里克节庆祝活动上，柯利公开宣称，他听说格罗泽在几年前被认定具有欺诈行为。柯利宣布，在1917年，他发现格罗泽曾购买过价值25万美元的城市债券。柯利说，这座城市的财务管理员告诉他说，买债

券的钱来自一家伦敦银行的汇票，而且这些钱是“这个国家极大的宣传活动基金的一部分……对大英帝国有利，为了影响美国人的心灵”。这些钱被认为是诺斯科克利夫勋爵给的，他是英国报业巨头。总而言之，柯利在指控埃德温·格罗泽滥用自己及《波士顿邮报》的权力背叛爱尔兰独立的事业。柯利选择的时间具有煽动性：可怕的英国游击队，即著名的爱尔兰王室警吏团，就要到达爱尔兰平息叛乱。

格罗泽被激怒了。这个指控是个赤裸裸的谎言，虽然这是一个政客对于事实的蔑视，但是这个出版商还是害怕，如果他不作出激烈的反应，那他多年来对于爱尔兰的支持就会被湮没。他坐在华盛顿大街那间狭小的办公室里，以笔为剑，为报纸的头版头条写一篇文章，标题是：

热烈地邀请前任市长柯利

他终于有个机会证明他对《波士顿邮报》及该报的编辑

埃德温·格罗泽的有趣指控

格罗泽叙述了柯利下流的指控，然后提出自己的想法：“如果柯利先生有一丁点的证据支持他对我的不正当行为的指控的话，我在这里请求他不要犹豫，尽管拿出来吧，并且在这些栏目里登出来，让所有人都知道。如果他或者任何人可以拿出证据表明埃德温·格罗泽或者由埃德温·格罗泽经营的《波士顿邮报》曾经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情况下从诺斯科克利夫勋爵那里或者他的代表那里收到了25万美元或者1美元或者任何数目的钱或报酬，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从而影响《波士顿邮报》的态度……那么埃德温·格罗泽将很乐意献出他在《波士顿邮报》的所有收益给詹姆斯·柯利。”格罗泽赌上了他的财富、遗产，以及他30年来建立起来的一切东西。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护他和他钟爱的报纸的声誉。

柯利没有证据，但这并不是重点所在。这个老谋深算的政客从他的朋友、拳师约翰·沙利文那里获得了一个攻击对手的方法：用疯狂的正面拳击来阻止危险的对手先发制人。柯利知道自己不能拿出证据，他就试图把格罗泽的邀请变成他的优势。他提出，要在格罗泽觉得合适的任何时间、地点和《邮报》的出版商辩

论一个问题，即格罗泽是不是领英国政府工资的代理人。格罗泽不理睬他的提议。这个提议就像是柯利建议讨论一下格罗泽是不是打老婆的问题。不论格罗泽说什么，他都不会获胜。即使他在引诱下决定尝试，但他根本不是公共发言人，当然不在柯利之列。

格罗泽可以满意了，因为他知道，除了柯利的狂热支持者，所有人都知道《邮报》已经取得了胜利。柯利当然会制造证据以羞辱格罗泽，而如果他能够做到他就抓住这份报纸不放。柯利提议辩论是分散人们注意力的战略，这应被看作是一种让步。

尽管格罗泽赢了这个回合，但他付出的代价很大。这位 60 岁的《邮报》出版商年轻时的健康状况就不好，更何况他仿效他的导师约瑟夫·普利策，每天从天亮到午夜拼命工作。1920 年春末，就在和柯利对峙后的几个星期，格罗泽的身体彻底垮掉了。他不得不去医院接受精心的护理，为生命而努力挣扎，不能在《邮报》担任任何职务了。同时，《邮报》的主任编辑在那个夏天离开了。需要有人来填补他们的位置，这个责任就落到了那位担任助理发行人、助理编辑的男人身上。

理查德·格罗泽 32 岁了，平生第一次走出父亲的阴影。他终于担当重任了。

春天可以增加人的信心，对庞兹的投资者来说也是这样。到了 5 月份，20 美元的投资仍然受欢迎，但比起动辄数千美元的投资则相形见绌。

路易斯和夏洛特·布拉斯一年前就认识庞兹，当时庞兹还是个穷困潦倒的小职员，如今看到庞兹把他的伟大想法变成一台挣钱机器，他们都对他敬而远之。得知他的朋友布拉斯夫妇银行里有存款，而且希望拿出一部分钱来投资，庞兹 3 月份就到牙买加附近他们的家里拜访。路易斯·布拉斯 45 岁，四处销售布废料做成的产品，以前曾在纽约开办一家纺织厂。17 年前，他和他 42 岁的妻子从法国移民到美国，他们现在有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最大的儿子计划在秋天到马萨诸塞州农业大学学习。庞兹给他们展示了一些回邮代金券，并描述了他的业务，然后和往常一样，盯着他们看，期待他们在听到 45 天便有 50% 利息的时候眼睛放光。布拉斯夫妇花了几个星期考虑庞兹的建议，然后双脚跳入了庞兹的计划。

5月10日，这对夫妇拿着1.1万美元的保付支票出现在庞兹的办公室——他们取光了两个银行的账户，另外还有1万美元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发行的自由公债。庞兹接受了这些债券，那相当于9000美元的现金，写下了证券交易公司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张凭证：2万美元，45天内加上利息付3万美元。路易斯·布拉斯认定自己能发横财，于是他开始催促他的老板和客户和他一样，把所有财产都投进去。他的老板，纺织品商人萨姆·芬克尔被激起了兴趣，在华盛顿旅行期间四处打听邮政回邮代金券上的投机生意。他被告诉说这种买卖是不可信的，因而拒绝投资，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布拉斯，但是布拉斯仍然对他的朋友庞兹充满信心。

随着投资者越来越多，销售人员也越来越多。庞兹叫他的妹夫林纳多·罗斯林帮他搞销售，他娶了罗斯的妹妹玛丽；还有他的朋友哈里·马洪尼和亨利·内尔森，到月底，证券交易公司已经有36名员工。内尔森，这个丹麦移民在萨默维尔切割猪肉，每个星期挣5美元，前年在他的朋友——庞兹的房东安德斯·拉森——家里偶然遇到了这位金融天才庞兹。他们保持联系，当拉森夫妇给庞兹投资了5000美元后，内尔森夫妇投了2000美元，他们在5月18日投了第一笔钱，然后非常兴奋地期待着丰厚的利润，而接下来的一周里，增加了3400美元投资。庞兹很感激亨利·内尔森对他的信任，更不要说36岁的戴恩那时髦的打扮和得体的举止了。庞兹能一眼看出一个人是不是天生的销售员。所以，庞兹雇了内尔森在办公室工作，向前来咨询的投资者解释公司的业务。庞兹知道，顾客听到销售员诚实地说出这些话，会感到很舒服：“为什么不呢，我们全家所有的积蓄几千美元都投资在这里了。”

另外一个新来的销售员叫查尔斯·里图西，他为庞兹打理普利茅斯的分公司。里图西很快就从他的老板那里学到了经商的才能，用英文、意大利文和葡萄牙文印制了很多广告传单，然后贴在商店的橱窗里。传单上写着：

证券交易公司

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学校大街27号

声明

您想迅速致富吗？那么就來我們的代理公司吧，法院大街301号，

普利茅斯剧院的楼上。查尔斯·里图西将向您解释如何从投资中获得50%的利润，而且从投资之日起只需45天就可以拿到利息。我们在普利茅斯的银行办公室每天晚上6点到8点开门。

您真诚的伙伴

证券交易公司

对这样一件确定不疑的事情还有什么可想的呢，投资者不由自主地把钱扔到里面。庞兹开始开立新的银行账户，包括在汉诺威信托公司北部公司开了一个账户。5月24日，他在银行经理，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查尔斯·匹兹的极力怂恿下，在那里存了6万美元。匹兹总是看到自己的储户把钱取出来，然后投资给庞兹，他对此已经厌倦了。

与此同时，露西·梅利开始建立一种索引卡系统，这样这家公司第一次可以轻易找到所有投资者的名字和地址，每一张给出去的凭证编号，投资的数额，以及需要支付利息的日期。为了树立公司的良好形象，她坚持在每个投资者的票据到期之前几天，给他们寄去明信片，让他们知道公司绝对遵守诺言。这些卡片目录很快就多得装不下了。仅仅5月一个月，就有1525个投资者给庞兹投了44万多美元。他们都想看看，事情是不是像庞兹所说的那样，“一张小小的美元钞票可以开始一个跨越海洋的旅程，并且6个星期后回家的时候，带着妻子和好几个孩子。”

5月份即将结束的时候，庞兹泡沫还在不停地膨胀，他面临一个抉择：承认失败，然后尽其所能归还所有的钱；和罗斯一起逃跑，只带上几十万美元；或者立稳脚跟，继续让这个雪球滚下去。

逃跑或者投降的念头也许曾闪过庞兹的脑海，但他总是拒绝承认。他追求成功的野心是盲目的，他那表面的成功又是那么让人陶醉。“普通人绝对不会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感到满意，”庞兹这样反思。“当他富有的时候，他没有感觉。如果他有了一件衬衫，他就想要两件。如果他是单身，他就想要个妻子。如果他结婚了，他就想妻妾成群……他总是想去摘天上的月亮，还要用脚步丈量宇宙。”

当众承认自己没有能力完成代金券换现金的炼金术，将使庞兹付出无法承受

的沉重代价。就在这时，警察当局对他的关注还不太热心。但是大量的警察都成为了庞兹的投资者，他们一旦听说他们的钱全部或者一部分没有了，肯定会立刻对庞兹进行严厉的惩罚。他同时也会彻底失去所有人的信任，包括他的亲戚，甚至还有他的妻子。内柯和唐德罗家族把他们毕生的积蓄和所有的遗产都投资给了证券交易公司——公司的存款人名单上有八位内柯家的人和十位唐德罗家的人。罗斯的父母去世和内柯兄弟的生意失败以后，庞兹好像成为了他们家的大救星。他计划7月1日和罗斯一起乘船到意大利去看望他的母亲，他已经17年没有看到她了，这在后来被人们认为是一次逃跑的尝试。其实如果他开始这个旅程，他不可能一去不回。

“我该怎么办？承认我破产并面对法律指控，还是继续行骗，依靠运气挣钱？”他不知道答案。“我继续行骗，希望也许有一天可以找到某个可行的计划来支付所有投资人的债务。”内心深处，他放弃了自己一直以来编造的邮政回邮代金券可以挣得数百万美元的天方夜谭，而接受了现实，即他正在用公司的承兑凭证换取储户的投资，同时用新储户的钱还老储户的利息。也就是拆东墙，补西墙。“我不仅不能支付向投资者承诺的50%的利息，”他悔恨地说道，“而且我甚至不能归还75美分以上的本金。”

他用一个意大利老乡的故事来安慰自己，此人把轰轰烈烈的失败变成了无与伦比的成功：“4个世纪前，哥伦布从西班牙出发，沿着他自以为是的路线去寻找亚洲和东印度群岛。他发现了美洲大陆。他不知道这是美洲大陆，除了土著印第安人之外，别人也不知道。但是他就走进了这块土地。”庞兹总结出自己的一些优点——有决心，运气好，并且有无穷的信心认为自己有能力两者兼得——还认定自己是哥伦布精神的继承人。

一旦决定继续坚持下去，庞兹就开始充分利用他新获得的地位。在萨默维尔一间出租公寓里住着两户人家，这无论如何也不是未来的洛克菲勒和他可爱的妻子居住的地方。于是，庞兹开始寻找一所大房子，最理想的是在有钱人住的郊区，就像剑桥的上流社会聚居地或者温彻斯特银行家的家园。他还给自己买了一辆车，这样每天往返于家和公司之间就不用那么麻烦了。但是在买什么样的房子问题上，他和罗斯有不同意见。他想要一座大庄园，但是她想要一个家，而不是

“有无数大房间和秘密通道的大房子”。

最后，他们转向了列克星顿。从学校大街 27 号沿直线往西北走 12 英里就是占地 2.5 英亩的列克星顿古战场，在那里，美国独立战争于 1775 年 4 月 19 日打响了“响彻世界的第一枪”，庞兹要买的房子就在这座小镇上。从那时开始，列克星顿就变成了一个成熟的、不事张扬的富人居住区，住着博学的社会名流和杰出人物、大公司的老板，又宽又长的空地上点缀着几个富丽堂皇的大房子。

他们迅速被一所空房子吸引住了，它坐落在斯洛克姆大道上，离市中心半英里路程，建于七年前，外墙用黄色的建筑灰泥涂饰，和殖民地时期流行的白色楔型装饰外墙大不相同。房子旁边是一条安静的街道，令人印象深刻却不张扬，房子的前门是个立着圆柱的走廊和一条木头门廊，两条走廊的一侧连接处是个圆形的日光浴室，另一端是一条通向车库的拱形走廊，走廊尽头是个设计奇特的车库。在门廊的上面，可以看到一个阳台，装饰有低矮的栏杆，一根旗杆伸出来，形状像船头一样。石板装饰的屋顶上有天窗，阳光浴室和二楼的卧室有窗户，所有的窗子用饰有条纹的遮雨篷遮住，在春天的微风中飘动拍打发出劈啪声。两英亩的土地由于没人照料，杂草丛生，但是穿过房子左边的树阴就是一个网球场和一个石头做的造型精美的喷泉。

庞兹第一眼看到这所房子的时候，并没有被它所吸引。“哦，这个不行，”他嗤之以鼻，他喜欢有更多东西表明自己的地位。但是罗斯却被它深深打动了。这座房子的设计正好适合一个真正的家庭，而不是隐居的豪华别墅。庞兹温和地迁就了妻子，开始讨价还价。房子的建造者是理查德·恩斯朗姆和他的妻子安妮，他们是瑞典移民，因陷入财务危机，于去年 10 月搬出了这座房子。恩斯朗姆夫妇建造这座房子花了 4 万到 5 万美元，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听到的最高报价也就是 2.5 万美元，于是就断然拒绝。恩斯朗姆夫妇从来没听说过庞兹——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庞兹的公司没有在这里做公开宣传，而且在像列克星顿这样的富人居住区没有分公司。但是他们的律师汤普森则告诉他们这位新的出价人是块肥肉，他已经赚了“成桶成桶的钱”。

庞兹渴望得到对方的接纳，就像他喜欢做买卖一样。为了买下这所房子，他在两方面都下了工夫。他两次邀请理查德·恩斯朗姆和他的律师到考普利广场饭店和波士顿城市俱乐部吃晚餐。恩斯朗姆并不感兴趣。遭到拒绝之后，庞兹开始

来硬的了，他出价 2.5 万美元，和恩斯朗姆夫妇以前拒绝的价格一样。当恩斯朗姆说不的时候，庞兹把出价提高到 2.9 万美元。他知道罗斯是多么想要这幢房子，于是他允许自己把价格提高到 3.9 万美元，但是有一个条件：这个卖房子的人必须成为证券交易公司的投资人。

他们在 5 月 28 日达成了交易，庞兹付 9000 美元现金，另加一张橙色的证券交易公司的投资证明，价值 2 万美元，7 月 12 日可以支付给投资者 3 万美元，对此恩斯朗姆的律师深感忧虑。为了保险起见，他说服庞兹把这 3 万美元的投资证明作为存款存在特里蒙特信托公司，一旦证券交易公司的凭证出了什么问题，这家信托公司会代为付款。

庞兹一家搬到考普利广场几个星期以来，罗斯和装饰房子的设计师一直在忙着做一些华丽而昂贵的设计，让这座房子成为众人瞩目的胜地。人们走过门前的通道时，会看到花匠帕尔默正在修建树篱，把草坪变成一大片绿色的天鹅绒地毯。房子里，帕尔默的妻子特里萨，也是庞兹的家庭厨师，正在忙着准备意大利的美味佳肴。一个高大、相貌堂堂的男管家打开那扇厚重的桃花心木门，把客人领到一间宽敞的休息大厅，大厅里的硬木地板上铺着厚厚的具有波斯和东方风格的地毯。大厅左边是个长长的起居室，墙上蓝色的缎子给人以古旧的感觉，一架大钢琴伫立在一边，另一边大理石壁炉前面铺着一块熊皮地毯。屋子中央是一张在意大利手工雕刻的桃花心木桌子，周围的几把椅子上铺着天鹅绒和缎子的坐垫。在屋子的一角，一张虎皮地毯垫在一架手摇留声机下边，庞兹一家会用留声机演唱“Dardanella”，也许庞兹以前给罗斯唱过这首流行歌：“有个女孩将来到我的房间，当你成为我的爱人……我的爱情之星就此降临。”这间屋子的墙上惟一张画就是颇像蒙娜丽莎的十几岁时的罗斯。

那架大钢琴远处是通向撒满阳光的阳光会客室的大门，这是一间圆形的会客室，里面摆满了藤条椅子和一张圆藤条桌子，还有三个金属丝编制的观赏鸟笼。大厅的另一边通向另外一间小会客厅，小会客厅的尽头就是一间大餐厅，墙上闪着银灰色的光芒，胡桃木桌子和几把椅子上铺着黑色的装饰布。桌子中央摆放着一个显眼的切割玻璃拼成的花瓶，里面满是鲜花。门廊尽头男管家的餐具储藏室通向一间时髦的厨房，庞兹已经用上了煤气。仅仅这一项就花费 5000 美元，而且罗斯从 Paine 家具店买的家具又花掉了 1.5 万美元。

在旋转楼梯的中间有一座高大的法国钟表，镶嵌在凹陷的壁橱里。楼梯顶端是休息区，坐在靠窗的椅子上可以看到大街。四间舒适的卧室装满了设计精美的珐琅饰家具，床上是手绣的床单。一间屋里还配备了一张工作用的桌子，以便庞兹晚上在家里工作。三楼的两间卧室是给仆人的。这座房子虽比不上柯利的别墅豪华，但也差不多了。

斯洛克姆大道的房子让庞兹暂时从洪水般的现金中脱身出来，但是新的威胁又像雨点般砸向他和学校大街 27 号。

从 6 月 9 日开始，金钱的水龙头开得更大了，就在这时，庞兹接到了第一份印成铅字的通知书。《波士顿旅行家报》在头版刊登了一则报道，标题是“古老的‘快速致富’把戏出自邮政指南”。

“你把钱给我们，然后在数量上做手脚，”这篇报道引用一位匿名的“销售员”的话。这篇报道说，他在办公室门口出现，胳膊下面夹着一份邮政指南，快速向投资者解释什么叫国际回邮代金券和货币的汇率，然后向人们描绘，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卖力工作的代理商如何从罗马尼亚购买代金券，到瑞士兑换，以美元的优势进一步进行投资，最后从邮票里挤出利润来。接着用大写字母印出了这位销售员的声明：“我们保证在 45 天内给您 50% 的利息！”

《旅行家报》的记者向一位高级邮政监察官了解情况，他的回答让观望的投资者更加兴奋了。“我们当然已经调查过这件事情——好几个月了——但是好像没有触犯法律的地方，”这位监察官说道。“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挣到如此巨额的利润的，但是他们好像对完成此事的能力充满信心。而且我猜想，就目前的法律状况而言，他们还会继续做下去。”

总而言之，这篇报道对庞兹和他的证券交易公司做出的承诺提供了一个模糊的但是公平的陈述。虽然这篇报道并不完美，但是它运用了杰出的新闻技巧，它没有对庞兹或他的公司点名道姓，也没有告诉读者他们到哪里可以投资得到巨额回报。尽管如此，仍然有无数的波士顿市民对庞兹的销售代理商紧追不放，庞兹的收入以几何级数飞速增长。

让庞兹头痛的是，卡索罗就像不断腐烂的一块溃疡一样，总是让他感到疼痛。庞兹买了新房子只会助长他这位前狱友的贪欲。为了安抚卡索罗，至少是暂

时让他平静下来，庞兹为他和他妻子西奥多莉亚买了一幢房子，这幢房子位于温斯洛普地区的海滨城镇，正对着温斯洛普·阿姆斯特饭店。庞兹为翻新重修这幢荷兰殖民者的房子花了1.4万美元，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有个全玻璃的阳光走廊和一个可以睡觉的门廊，从那里可以看到海景。但是卡索罗仍然不满意，他很快就开始从证券交易公司偷钱，有一次，他当着约翰·A. 唐德罗的面把1000美元的钞票揣进腰包，而且宣布说：“记在庞兹账上。”尽管唐德罗不能证明，但是他怀疑这类事情经常发生。他不知道庞兹和卡索罗过去的关系，所以他不理解为什么庞兹对他如此宽容。

庞兹记下了卡索罗敲诈的钱数，作为业务的成本，但他忙于顾虑几百万美元，没有精力顾及这几千美元。心满意足的顾客人口相传，再加上《波士顿旅行家报》的报道，帮助庞兹证明了公司的可靠性，这样6月份的进账比前几个月总和的五倍还要多。其中最大的投资之一来自丹尼尔·德斯蒙特，他投资的1万美元让庞兹感到格外高兴，因为这位50岁的德斯蒙特是劳伦斯信托公司的出纳员。庞兹急切希望用这样一位银行家的大笔投资来为他的账户增辉，所以，他给了德斯蒙特一笔全额个人贷款。但是与路易斯和夏洛特·布拉斯相比，德斯蒙特的投资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他们6月24日来到庞兹的办公室，领取到期的上一笔投资加利息共2万美元。布拉斯夫妇没有拿回3万美元到期的现金，为了让财富的轮子转起来，他们把它作为了下一笔投资的本钱，计划在45天后收取4.5万美元。

第十章 “我决不诈骗”

庞兹的银行账户不断膨胀，但他没有用这些钱买邮政代金券，而是继续疯狂购物。他觉得，要想成为现代的哥伦布，惟一的方法就是不停地航行，直到有一天发现利润的新大陆为止。他的投资分为四种类型：能够赚钱的生意、房地产、给朋友发放没有抵押的贷款，而最重要的是试图控制一家或多家银行。然后满足自己和罗斯的一些个人需求。

在一个夏天，庞兹花 6.1 万美元买了那不勒斯通心粉生产企业 1000 股的股份，他开玩笑说，这样做是为了保证他“不让家里的意大利通心粉吃光”。他开来一张 3 万美元的支票，买了 C & R 建筑公司的 300 股和控股权益。有一天，庞兹闲逛经过法纳尔大厅，走进了他的老雇主普尔公司的办公室。和他以前的办公室同事打招呼后，庞兹就进了约翰·普尔的私人办公室，想见见他，因为庞兹对于叙述自己的业务从来没有厌倦。

“请坐，查理，”普尔说。“他们告诉我说你正在做某种生意。经营一种外国证券。”

“没错。”庞兹答道。

“进展如何？”他的前任老板问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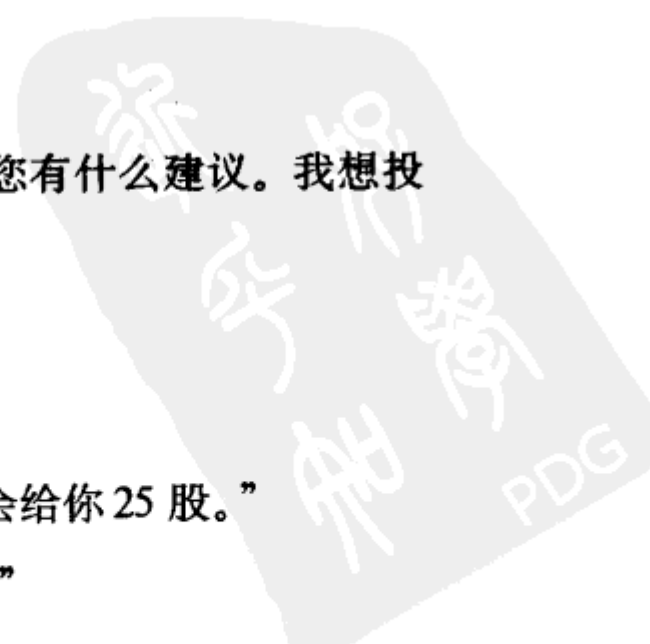
“非常好，”他回答说。“所以我才到您这来。来看看您有什么建议。我想投资几美元。”

“你为什么不买一些我喜欢的股票？利息是 7%。”

“我有些普通股。”

“我告诉你我要怎么做，”普尔说道。“每一笔投资我会给你 25 股。”

“就这些？”庞兹羞怯地问道。“这似乎还不够麻烦的。”



普尔怀疑他的这位前雇员是不是在开玩笑。“你还要多少股票？”他问。

“我要买下你的所有股份，”庞兹轻松地說道。

普尔笑了，然后他像一个老师教育一个不太聪明的学生一样，告诉庞兹：“听着，查理，要买下这家公司要很多钱。”

“我想好了，没问题，”庞兹说道。“所以我才等了这么长时间来见你。我以前害怕自己没有足够的钱买下你的公司。”

“你现在也许还是没有足够的钱，”普尔说，他开始怀疑庞兹是否是认真的。

他们稍微讨论了一下庞兹要为管理者职位付多少钱的问题后，庞兹拿出了他的支票本。

“你不是真的要买我的公司吧？”普尔说道。

“我从来不虚张声势。”

庞兹用几天的时间付给普尔 24 万美元，从而完全掌控了这家公司。他给了普尔五笔贷款总值 15.5 万美元来扩展公司业务，包括在几个国家开设分支机构。除了进出口业务，普尔还经营缅因州的一家沙丁鱼生产工厂，以及堪萨斯城的一家肉类包装厂。庞兹认为这些工厂和那不勒斯意大利通心粉生产企业结合起来一定相得益彰。他所需要的就是一些禁运的意大利红酒，而且他要用自己的财产为自己做一顿饭。

接着，他扩展了自己的房产，花了 6000 美元在这座城市的西部买了一套小型经济公寓住宅。为了他在东波士顿、布鲁克林和罗丝林蒂地区的房产，他发行抵押贷款，价值从 1500 美元到 3.5 万美元。

庞兹还发行了一系列无担保贷款，大部分和他给劳伦斯信托公司的丹尼尔·德斯蒙特的贷款一样，是给朋友或者熟人的，帮助他们购买证券交易公司的证券。其中最大的一笔贷款是给汉诺威信托公司的年轻银行家查尔斯·匹兹的 4 万美元，庞兹的存款就放在这家公司。最小的一笔贷款是 500 美元，接受者是詹姆斯·麦克蒂南，沙龙郊区的警察局长。庞兹并不喜欢麦克蒂南，觉得这个人“比铜猴子还要冷酷”。但是邮政调查员仍然定期到庞兹的公司进行调查，因而他希望有更多戴徽章的朋友。

当庞兹把注意力转向银行时，他开始四处投资。他花 6000 美元买了 50 股富

达信托公司的股票，花 500 美元买了 5 股特里蒙特信托公司的股票，花 1.25 万美元买了 100 股 Old South 信托公司的股票。但是购买大型金融机构的一小部分股票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好处。他当然不会通过这些小额投资的红利让自己走出自己设计的利润怪圈。于是，一个计划开始在他的脑海中酝酿。如果他能够拥有一家银行，那么他也许就可以抵挡任何暴风骤雨了。只要时间足够，这个计划就可以让他把目前这个不能长久的生意变成永远挣钱的买卖。

他把目光集中在了汉诺威信托公司上，这家银行有 500 万资产，这笔钱并不多，他完全可以尝试去控制整个银行，而这笔钱又足够多值得他去努力。买下这家银行对庞兹来说还有个额外的动力，那就是可以让他出一口气，算算老账。庞兹不能忘记，去年夏天，他正处在最困难的时期，需要 2000 美元来启动他的《商人指南》计划，但是这家银行的经理亨利·克米林斯克却让他吃了闭门羹。

庞兹开始实施他的计划，制定了一个双管齐下的战略：买股票，同时增加自己的银行存款账户。在股票方面，他首先购买一些小股份，共 75 股——不够控制整个银行，却是个很好的开端。同时，他用自己最拿手的方式去接近银行的几个意大利股东，让他们喜欢他：用金钱套近乎。庞兹把最大的一笔抵押贷款给了一个意大利股东，叫艾里克·迪皮托，此人便转向投资证券交易公司。

通过和汉诺威信托公司的其他股东交朋友，最终庞兹不仅可以赢得他们手中的股份，还可以赢得他们的选票。根据庞兹的计算，他拥有 75 股，再加上他的朋友拥有的股票数量，他已经控制了大约 600 股，而汉诺威信托公司共有 2000 股。在 6 月初，这家银行计划再增发 2000 股。如果庞兹能买到 1500 股，他就拥有了 2100 股的绝大多数股份。

就在庞兹紧盯着汉诺威信托公司的股票同时，他还把越来越多的钱存入这家银行。尽管他在其他 12 家银行里有存款，但是他大部分的钱都集中在汉诺威——存款高达 270 万美元，使他成为这家银行最大的储户。庞兹知道，他的存款越多，银行员工就越倾向于他这一边。一家拥有 500 万美元资产的银行应该有十分之一的现金储备以供随时取用，因为银行接收的存款，在银行的账面上表现为负债——银行必须随时准备给储户支付利息和本金——这些存款并不是储备金，而是用来作为贷款以赚取利润。1920 年的银行业务仅此而已，没有更多复杂的形式。一些银行家开玩笑形容银行业务多么简单，把他们的工作描述成被“三

大原则”所支配：给储户支付3%的利息，向每笔贷款收取6%的利息，把多余的3%揣进腰包作为利润，然后在下午3点去打高尔夫球。但是，如果有个像庞兹这样的大储户突然在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撤出所有的资金，关闭账户，那么这辆三驾马车就会倾倒，也许再也无法重新站起来了。当时，汉诺威信托公司的所有人没有想到这一点。不论是克米林斯克还是银行的其他员工，都不记得庞兹，这个曾经一贫如洗的人仅在一年前来过这里，向他们乞求贷款。他们对于拥有这样一位新的富翁储户感到激动不已。

6月初的一天下午，庞兹走出办公室，转过街角，来到了汉诺威信托公司在华盛顿大街上的主要分公司。这一次，他被直接带到了克米林斯克的私人办公室，在那里，银行的员工就像一群黄蜂扑向金银花丛一样，围绕着庞兹忙这忙那。克米林斯克是个粗壮的男人，粗粗的脖子上架着一颗巨大的头颅。他和庞兹同岁，37岁，个头却是庞兹的两倍。克米林斯克1898年从波兰移民到美国，他以前经营过一份波兰语的报纸，叫《每日快递》，几年前和他的弟弟（一位天主教神父）一起开始涉足银行业务。约翰·克米林斯克神父主管着“波兰行业协会”，这是一家综合性银行，船运代理公司，还是波士顿北部为波兰人服务的中心。

闲话少说，庞兹直奔主题，突然要求购买这家银行即将发行的所有2000股股票。他的迫切让汉诺威信托公司的人感到了危险。

“我们不能那样做，”一个员工说道，“因为那样的话，就等于把银行的控制权交给你了。”

“那正是我所要的。”庞兹说道。

“对不起，我们不能考虑这件事，也不会让这类事发生。”

他们来来回回唇枪舌战了几个回合，但是双方都没有任何松动。庞兹希望得到所有的股票，于是他打出了自己的王牌。

“对于我来说我们之间的分歧好像不能和解了，”庞兹说道。“好吧，让我们先放下这个话题。我可以离开你们银行，寻找另外一家。”他从夹克口袋里掏出了支票簿。“请告诉我到今天为止，我的账户余额是多少？”

血液立刻凝固在了这些银行家的脸上。如果突然失去庞兹这样的大储户，将会对银行的账面造成巨大的损失，这简直就是灾难，于是这些银行家慌忙地妥

协了。

“我们可以卖给你 1000 股新股票，” 其中一个说道。

“不行，” 庞兹回答道。这一次他更直接，让这些银行家意识到一些他早已知道的事实：总的来说，他们大体上控制了 1400 股。如果再加上到那时为止还是支持银行员工的意大利股东，那么现有的汉诺威信托王国将继续控制大多数股份。银行员工考虑到他们的统治是安全的，就提出了另一个建议：“我们可以卖给你 1500 股。” 他们还同意让庞兹成为银行的主管人员，相信他不会对银行造成伤害。但是克米林斯克不知道庞兹已经取得了意大利股东的支持。获得 1500 股后，庞兹将有效地控制住他想要的大部分股东。

“好吧，” 庞兹说，“我会买下这 1500 股。” 他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激动，不让手指轻轻敲击手背。

在 6 月 8 日的银行年度股东大会上，庞兹被选举为汉诺威信托公司的董事。第二天，在董事大会上，他在银行最有权力的执行委员会选举中获胜。一个星期以后，庞兹花了 187500 美元买下了银行新发售的 1500 股股票。于是，这家汉诺威信托公司，仅在一年前拒绝了庞兹 2000 美元的贷款要求，现在实际上变成了查尔斯·庞兹的银行了。

经过这么多年节衣缩食的生活之后，庞兹发现自己喜欢金钱穿过他那修剪整齐的手指，换回一件小玩意或者一个建筑物的感觉。他买得越多，就越想买。当时，波士顿居民正陷入疯狂的状态，他们远离贪婪的银行，把钱投资给回邮代金券，而庞兹在这种疯狂花钱的热潮中变成了中心人物，终于让自己成为了他梦寐以求的公众焦点。

他幻想自己就是现代的基督山伯爵，对于自己的现实生活和《大仲马》小说中的主人公埃德蒙·丹特斯的经历相似之处非常着迷。在错判 14 年的监禁之后，丹特斯从监狱逃出，并发现了一批隐藏的财宝。他总是神秘地出现，报答以前对他好的人，向曾经背叛他的人复仇，并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在庞兹的版本中，他那 14 年痛苦的折磨是从 1903 年从意大利移民到美国开始的，一直到 1917 年返回波士顿为止。这期间包括了他两次服刑，他认为，这两次审判都是不公平的，就像丹特斯被人诬陷莫须有的叛国罪一样。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如果一切按计划发

展的话，他想模仿大仲马小说中的情节。他要用他的金钱，他的银行，他的生意，以及他随机应变的能力来颠覆波士顿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

他主张，金钱本身是次要的，而金钱可以做的事情才是主要的。庞兹宣称，他想要“测试一下金钱的力量。他要完成一些在别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并从金钱的威力中获得激动的震颤”。

另一方面，庞兹最喜欢的一个情节就是“请把它包起来，我要了”。他喜欢这样说，不管这件东西是一盒雪茄或者是一座大厦。如果一天没有买东西，他就会感到很失望。6月中旬，当一个汽车推销员碰巧来到学校大街他的办公室的时候，他就有这种感觉。

“我已经有了一辆汽车，”庞兹告诉他，试探一下他的销售技巧如何。

“是一辆好车吗？”这个人的问题中带着一点讽刺的味道。

“你觉得呢？你认为我坐在独轮手推车上招摇过市吗？”

这个销售员立刻改变了语气，说道，“我听说你拥有一辆 Hudson 汽车。”

“没错。”

“但是你需要一辆更大的、更昂贵的汽车。”

“比如，什么车？”庞兹问道。“你卖什么车？”

“洛克莫比尔汽车。”这个推销员骄傲地回答道，同时，就像魔术师突然摊开一副纸牌一样，掏出一本产品说明书。庞兹看到一张深蓝色豪华汽车的照片，一下子被吸引住了。“多少钱？”

“1.26 万美元，送货到门。”

“好吧，现在就送过来。”庞兹说。

这个销售员惊讶得脸色发白。他解释说，庞兹要的这辆汽车还需要两个星期才能完工。所有的洛克莫比尔汽车都是订做的，这种车是专门为纽约的百万富翁定制的。这让庞兹更加迫切地想要这辆车。

“好极了！”他说。“7月1日，把车子放在楼下大门口。”

“但是这辆车已经卖出去了。”

“听着，年轻人，我想要那辆车，”庞兹说道。“只要我想要什么东西，多少钱我都愿意付。在7月1日1点之前必须把车子送到我这里来，我会给你另外加1000美元。”

成交了。

对庞兹的钱最不感兴趣的人是罗斯。尽管她喜欢他们的新房子，但是在这里她没有了在萨默维尔小公寓房子里那些简单的生活乐趣。从十几岁开始，她就不喜欢作为女主人监视家里的佣人。“佣人越多，自由越少，”她会说。“我喜欢在房子里随意交谈，没有人偷听，不管什么时候，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管她的女佣把房间打扫得多么干净，罗斯总觉得她应该打扫得更干净一些。

一天，庞兹回家的时候带来了一条闪闪发光的钻石手镯，当时罗斯正在招待她的朋友莉莲·马洪尼，她是庞兹的代理商哈里·马洪尼的妻子。罗斯对庞兹的大肆炫耀感到很尴尬，于是坚持让他退掉这个几千美元的手镯。还有一次，庞兹带回家一串光洁明亮的珍珠。罗斯再一次提出反对，让他拿走，但是庞兹认为他可以用智慧战胜这个节俭的妻子。他同意告诉她价格，但是告诉她的数字仅仅是这条珍珠项链真实价格的一小部分而已。罗斯接受了这条项链，庞兹觉得自己获胜了。但是罗斯笑到了最后。不久，她悄悄地退掉了项链，拿回了全部退款。庞兹曾送给罗斯一件截然不同的礼物，这让她高兴地接受了：为了不让罗斯感到寂寞，庞兹送给她一只波士顿小猎犬，他们叫它“美人”，这个礼物让罗斯异常兴奋。

庞兹经常到波士顿北部的珠宝商店去，这让他结识了珠宝商人阿方索·西尤罗，并成为了他的好朋友。这种关系早晚会派上用场。一天早上，庞兹正在应付两个邮政检查员的例行调查。邮政机构想证明庞兹正在经营的业务是非法的，但是他们一直苦于找不到证据，于是继续调查庞兹的一切言行，包括最近刊登在《旅行家报》上的声明，那份声明称庞兹通过交易回邮代金券来建立自己的公司。

“你从哪里买代金券？”一个调查员盘问道。

“我不会告诉你的，”庞兹回答说。“我只能说这些代金券在任何一个纸币贬值的国家里都能买到，而且利润丰厚。”

“举个例子？”这个调查员想要知道，于是设置了一个陷阱。

“比如，”庞兹回答说，“意大利，法国，罗马尼亚，希腊以及其他一些国家。”

“确实如此，”这个调查员说道，认为他已经抓到庞兹说谎的证据了。“现在我们有消息证明意大利、法国和罗马尼亚都已经从邮政协议中退出了，并停止销售代金券了……”

庞兹竭力回避，但是这两个调查员好像正在占上风。就在这个时候，西尤罗走上了学校大街27号的楼梯，手里拿着一个厚厚的信封。

“查理，”西尤罗说，“我刚刚收到了从意大利寄来的一包代金券。”西尤罗想要知道庞兹是否可以把这些代金券兑换成现金。庞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运气如此之好，他拿过信封，倒出了300张国际回邮代金券。他笑了。两个调查员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搞蒙了。

“你从哪儿弄来这些代金券的？”一个调查员要求西尤罗说出真相。

“我意大利的叔叔给我的，”这位珠宝商回答道，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他是谁？”这个调查员问道。

“他是一个小镇上的邮局局长，”西尤罗说道。

“你什么时候收到这个包裹的？”

“今天早上。”

“怎么收到的？”

“通过邮局邮递的，”西尤罗说道。

这个调查员检查了这个信封，看到这是5月份从意大利寄来的，刚刚到达。

“那么，”庞兹说道，声音里带着讽刺的味道。“我希望你们现在满意了，除了我之外，还有其他人可以从意大利购买代金券。”

这两个调查员转身走了出去。

越来越多的投资者一批接着一批地把钱投给庞兹。

来自埃弗雷特的约翰·埃尔比6月10日投资了50美元，接着他的妻子转天又投资了50美元。这给了约翰信心，于是五天以后，他又回来，投资了100美元。又过了五天，他鼓起勇气，大着胆子投资了1000美元。波士顿的欧那斯特·吉瓦诺6月11日投资了1100美元。波士顿的吉士比·奥尔本在6月14日存入了200美元，两天后，又追加了200美元投资。剑桥地区的凯瑟琳·卡拉翰6月18日带来了100美元，而查尔斯顿的塞缪尔·戈斯坦恩则在同一天投入了200美元。新贝德福德的弗雷德·德雷内在6月19日掏出了50美元给庞兹。罗克斯伯力的哈里·阿什6月21日投资了400美元，萨默维尔的迈克·肯尼迪来为他45天前的投资收取50%的利息，175美元，接着用262.5美元本息买了另外一张

庞兹票据。

就在同一天，1920 年炎热夏季开始的第一天，一个男人从他的办公室走出来，转过街角，来到学校大街 27 号，此人谦逊而不张扬，鼻子突出，额头大如华盖。他花 200 美元现金买了第 9641 张由证券交易公司签发的票据。一个职员用优美的笔迹把这个男人的名字写在票据上：普林西波 A. 桑托斯。但是没有人这么称呼他。对于他的朋友和《波士顿邮报》的同事来说，他就只是“P. A.”。

《邮报》的雇员，从报童到记者和印刷工人，几个星期以来都争相排队购买庞兹的票据。像桑托斯这样敬业的记者也听到消息，来买庞兹的票据，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是他来到学校大街 27 号完全是出于个人目的，并不是职业的需要。他今年 29 岁，未婚，独自一人养活寡居的母亲和一个年轻未婚的妹妹，他们一起住在东波士顿。8 月 5 日，他就可以收取 300 美元的利息，这对于他的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额外收入。他觉得学校大街门口排队的人群都希望在这里一举致富，这也许会成为《邮报》上一则很好的报道，他就在头脑中构思，然后马上回去工作。

新的投资者像洪水一样涌来，数量急速增加，这让庞兹再次想和罗斯一起第二度蜜月，到意大利去看望他的母亲。尽管他幻想自己就是波士顿的基督山伯爵，但是庞兹知道，他的突然成功让某些人怀疑他是否模仿最近的一个文学人物——鲁弗斯·沃林福德，乔治·蓝道夫·贾斯特小说中的主人公。

贾斯特 1908 年的小说《沃林福德快速致富之路》讲述了一位美国商业界冷酷的投机冒险家一生坎坷的经历。这个故事被乔治·科汉写成了一部戏剧，1910 年在百老汇长期上演，经久不衰。沃林福德是个技艺超群的骗子艺术家，他用一种比邮政代金券更普通的东西来设计骗局，榨取投资者的钱：固定地毯的大头针。沃林福德最终由于一个小小的疏忽被揭穿了真相，关进了监狱，但是他在最后一分钟被他那忠实的妻子和一个他曾经欺骗过的商人救了出来。这个商人原谅了沃林福德，因为“整个美国都想要不择手段地‘达到目标’，而你仅仅把这个美国梦发展了一下而已。这是这个国家的弱点和威胁所在。而你仅仅是其中比较夸张的一分子而已”。后来，这个商人雇佣沃林福德作为他的经理人。

庞兹已经决定不会拿着钱逃跑，但是他想要确定一点，那就是没有人以任何理由怀疑他。离开这个国家是沃林福德做的事。所以，庞兹取消了他和罗斯到意

大利旅行的计划，并给他母亲寄去了 5000 多美元，要求她以最快的速度乘坐头等舱到波士顿来。她惟一的儿子已经变成了富翁，他希望母亲和儿子、儿媳一起生活。罗斯担心埃尔德·庞兹会不喜欢美国，或者更糟的是，不喜欢她这个儿媳。但是罗斯在失去父母之后，又深知庞兹多么思念自己的母亲，于是她同意庞兹改变计划，并开始准备迎接这位老庞兹夫人。

随着金钱源源不断地流入公司，而且速度越来越快，庞兹意识到，他和他的这帮业余管钱人需要一些专业的帮助。他第一个就想到了他的老熟人，富达信托公司对外银行业务部经理罗伯特·麦斯里，正是此人在两年前把货币价值上下浮动的理念植根到庞兹的头脑中。庞兹邀请麦斯里到考普利广场吃晚饭，席间，他描述了他的业务，购买邮政回邮代金券，并在有汇率优势的国家把它们兑换成现金。麦斯里认为庞兹是个诚实的人，而且这个商业计划也符合逻辑。甚至是可行的。麦斯里对于回邮代金券一无所知，但是他永远相信通过正确的交换媒介，利用货币价值的上下浮动，可以获得利润，而且可以大把挣钱。看到庞兹穿着考究，麦斯里好像觉得这个同他共进晚餐的人已经找到了具有魔法的公式。

庞兹告诉麦斯里，他应该作为一个“金融效率专家”到证券交易公司来工作，他可以创立一个更加全面的系统，或者至少不那么原始的系统，比文件检索卡更高级的系统。为了保证他能答应，庞兹同意付给麦斯里每月 1000 美元的高额薪金。不仅如此，他还会以麦斯里的名义在国际信托公司存入一笔钱，价值 1 万美元，以避免“业务突然停止或者汇率变为正常，破坏了投资”。麦斯里非常高兴，答应从 7 月 1 日开始工作。

麦斯里并不是庞兹试图邀请的惟一一位商业专家。在 6 月 30 日，庞兹邀请了有威望的信用报告公司 Bradstreet 公司的一个代理人来到他的办公室。Bradstreet 公司盖一个许可章对于庞兹来说是个巨大的恩惠，他得到了这个印章。这家公司听说庞兹取得巨大成功之后，发表了一份报告，大概描述了庞兹的业务，并下了一个权威性的结论：“庞兹先生拥有很高的个人信誉。”

除了和麦斯里以及 Bradstreet 公司接触以外，庞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想找到一条出路，一条能获得利润的出路。而且他仍然没有完全放弃国际回邮代金券的计划。别无出路了，只有做最后一搏，他试图雇佣汉诺威信托公司的总经

理亨利·克米林斯克从波兰购买代金券，因为克米林斯克和那里的政府官员一直保持联系。庞兹保证，一定要从这个交易中获得利润。

“亨利，”庞兹告诉他，“这是你生命中的一次机会，大赚一把。”

克米林斯克努力按照庞兹的要求去做，但是这笔生意——从一开始就不可行——终于成为了泡影。将邮政代金券换成现金的计划根本不可行，庞兹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我就像被搁浅在岸上的船，”他反省道，“没有代金券，没有看得到的利润，没有办法支付我的票据，惟一的出路就是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古老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或者淹死或者继续游泳，但是我不想沉底，至少现在不能沉底，无论如何也不能。”

与此同时，庞兹的知名度飞速提升。庞兹和露西·梅利计算6月份的投资总额时，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庞兹知道，存款来得太快了，以至于他的员工们不得不用垃圾桶来装美元钞票，盛现金的抽屉已经满得再也装不下了。但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没有预料到总数会如此惊人：仅仅6月份一个月，证券交易公司就吸纳了250多万美元，客户数量达到7800个。

就在庞兹准备放弃回邮代金券计划的时候，华盛顿的邮政当局终于从麻木的状态中惊醒了过来。他们准备在7月2日发布一道命令，所有邮局兑换国际回邮代金券，每个人每次数额不得超过50美分。这个命令中没有提到庞兹，但是这是个明显的信号：邮政部门的官员仍然相信他正在用某种方式非法交易邮政代金券。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邮政部门的官员和庞兹的投资者们一样，都热忱地相信庞兹有个秘密的方式，可以把代金券换成现金。

同时，庞兹继续扮演着富有而慷慨的捐赠者形象。6月30日，他给他的亲戚乔治·贝托蒂一笔1万美元的贷款，此人是罗斯妹妹特里萨的丈夫，他要用这笔钱投资，在8月中旬会得到1.5万美元的本息。庞兹还打算结算老的债务。18个月前，他岳父的水果批发公司倒闭，共欠债主大约8000美元。当时，这笔钱对于庞兹来说简直就是整个世界。但是现在，他一个小时挣的钱就比这还要多。他微笑着给内柯兄弟公司的所有债主付清了全部欠款。

但是庞兹的微笑将接受到痛苦的考验：有个老债主，已经得到了全部欠款，但是他还想要更多。



理查德·格罗泽，接替父亲担当《波士顿邮报》的编辑和出版人。

Mary Grozier



第十一章 “就像从孩子嘴里偷走了糖块”

一天又一天，整个六月份，家具商约瑟夫·丹尼尔都能看到成群结队的人涌向汉诺威大街，走过他的商店，爬上隔壁的楼梯，去证券交易公司的北部分公司投资。丹尼尔上一次和庞兹谈话是几个月以前的事了，当时，庞兹还清了丹尼尔200美元贷款，并且表示不想再见到他了。在他们的最后一次会面中，庞兹告诉了丹尼尔他的赚钱计划，如何从邮政代金券中挣大钱。但是丹尼尔不相信庞兹。如果这家证券交易公司失败了，那么为什么庞兹又开了第二家波士顿分公司，为什么这些兴高采烈的投资者排着队给庞兹现金以换取他的票据？

一个计划在丹尼尔的头脑中酝酿。他有理由推断，去年12月他给庞兹的那笔小额贷款一定帮助他启动了这家公司。他当然有权利获得更多的回报，不仅仅是他的本金和利息而已。所以，6月底，他到了学校大街27号来见庞兹，表面上是想卖给庞兹更多的家具。但是庞兹看穿了他的诡计，并简单地告诉他：我现在仍然没有挣到钱。即使我挣了钱，你也没有资格从中获利。

一个诚实的人也许会就此结束，但是丹尼尔雇佣了一个律师，叫爱萨克·哈里斯。

7月2日，哈里斯提起了一个索赔100万美元的民事诉讼，宣称丹尼尔有权获得证券交易公司一半的所有权。这个声明没有任何站得住的理由，所以庞兹并不担心。但是丹尼尔的律师附加了一些文件，证明庞兹的五个银行账户有问题，从而冻结了大约70万美元的现金。这是一种法律上的策略，目的是为了逼迫庞兹交出公司一半的所有权。

一个百万美元的民事诉讼并不是每天都发生的，所以这件事搅乱了萨克弗县法院，也传到了《波士顿邮报》记者的耳朵里。7月4日星期日报纸头版刊出了

一篇没有署名报道：波士顿人被起诉 100 万美元。

这个记者没法找到丹尼尔，因为 7 月 4 日那个周末他在佛蒙特州，但是记者在学校大街 27 号找到了信心十足、口若悬河的庞兹。首先，这个记者含糊地解释了一下庞兹的业务：“这家公司于 1919 年 12 月建立，承诺可以给投资者 50% 的利息，公司的业务是通过国际邮政协议进行外汇交易。”然后，他把这篇报道给庞兹看，庞兹的名字第一次刊登在一份波士顿的报纸上。

“我至今还弄不明白，为什么丹尼尔先生要起诉我。就我所知，我没有什么要赔付给他的。”庞兹告诉这个记者。“对于这件案子，我能想到的惟一起诉原因就是他想从我这里得到一些钱。如果丹尼尔先生的起诉有充分的证据，那么他将毫不费力地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因为我有 200 万美元资产，专门用于应付这个国家里的投资者对我的起诉。这还不包括在国外的资金。”

他拒绝承认这桩官司会有损于他的公司，而是把这变成对他有利的形势。“任何想要撤出资金的人只会帮助提高我的利润。起初，我试图建立国外的联系，把我的想法付诸实施，因而我需要资金的帮助，并被迫依靠公众的支持。令我高兴的是，现在我个人的私有财产已经足够应付公司的所有赢利需求了。”

但是在内心深处，庞兹知道他必须认真对待这个官司。一个原因是，这个官司肯定会引发邮政官员对他公司的额外调查，而且很有可能法律强制执行部门会对他进行调查。庞兹需要一个好律师，于是他从证券交易公司的投资者名单中寻找合适的人选。弗兰克·勒弗诺里四岁就从意大利的热那亚来到波士顿，毕业于哈佛大学和波士顿大学的法学院。他是个英俊的男人，四十开外，鹰钩鼻，高额头。勒弗诺里拥有自己的法律事务所，并且是马萨诸塞州第一位意大利裔法官，还在少年法庭兼职。真正让庞兹印象深刻的是勒弗诺里曾在 6 月份的两个星期里投资了 5000 美元。在妻子和五个女儿的支持下，勒弗诺里相信他已经找到了肯定赚钱的路子。

尽管庞兹有信心，一旦这个案子开庭审理，他就一定能在法庭上打败丹尼尔，但是他还是让勒弗诺里安排和这个家具商公开谈判。庞兹不希望因为这个案子使自己从手头的业务中分散精力，他也不能让银行的账户继续无止境地冻结下去。他也许需要那笔钱改变现在的局面，来实现自己合法经商的计划。给丹尼尔钱，让他远离这里也许是值得的。开始，他们俩离着几英里远，丹尼尔在拖延时

间，他想要得到的超过了庞兹能容忍的底线。但是他们还是继续交谈。

同时，庞兹非常警惕，用其他人的名字开银行账户，让丹尼尔和其他任何人都找不到这些户头。有时候，这些名字是虚构的，比如他在汉诺威信托公司的账户是以 Lucy Martelli 的名义开的，这个名字是用露西·梅利的名字和她母亲的女佣的姓结合而成的。在丹尼尔的扣押财产令生效之前，庞兹采取了进一步的预防措施，他清空了他在大都会信托公司的账户，把 283710.62 美元拿回家。他可以过一段时间再重新建立账户，但是此时此刻，他希望手头有成打的现金。

庞兹知道，《波士顿邮报》的报道有可能促使一些储户要求退还本息，因为他们害怕这个官司会毁掉证券交易公司，并吞噬掉他们的投资。实际上，这篇报道仅仅引发了两天的“流失”，几千名紧张的投资者要求撤回他们最初的存款，不要那 50% 的利息了。庞兹高兴地答应了，结果是通过做减法而得到了财富的增加。他给出的每一笔退款都说明，他是个信守承诺的人，从而吸引了更多的投资者。到 7 月中旬，庞兹一个星期能够接收 100 多万美元的存款。每一天的业务都比以前好。

关于丹尼尔诉讼案的报道激怒了理查德·格罗泽。当他得知《邮报》的许多员工，尤其是收入较低的印刷厂工人也成为了庞兹的投资人之后，感到特别烦恼。一次，格罗泽像往常一样巡视整个报社大楼，停在了城市编辑爱德华·邓恩的办公桌前，此人五官软塌塌，皮肤明显缺少阳光的照射，在这些特征的下面却是一个铮铮铁骨、胆大妄为的新闻记者。邓恩是波士顿本地人，18 年前的 1902 年进入《邮报》工作，曾经担任过市政厅和国会众议院记者、战地记者，1917 年被任命为城市编辑，在这之前还做过政治编辑。

就在理查德·格罗泽突然代替他生病的父亲的时候，这位 40 岁的邓恩刚刚接手掌管每日新闻板块，并在主任编辑克利夫顿·卡贝利离去之后的整个夏天帮助料理他的工作。格罗泽告诉邓恩，关于起诉庞兹的案子的报道激起了他的好奇心。一个人怎么可能承诺在 45 天内支付 50% 的利息？如果格罗泽的怀疑是正确的话，那么《邮报》的读者和员工们就是在走向痛苦的深渊。他要求邓恩率领几个记者，严密监视庞兹的一举一动。

格罗泽和邓恩都知道，他们需要格外小心。四个月以前，埃德温·格罗泽曾

经利用报纸和柯利作对，他敢这样做，是因为他相信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他曾出卖爱尔兰独立事业。现在，埃德温·格罗泽躺在医院里，不能说话了，他的儿子，一个没有经过考验的年轻执行出版人却要承担更大的风险。理查德·格罗泽刚刚交代他的城市编辑去调查一位个体商人，此人似乎拥有无穷无尽的财富，还有一家蒸蒸日上的公司可以保护他。如果报纸上的指控或谴责没有足够的证据和支持者，但又毁坏了此人的名誉，那么庞兹也许会代替格罗泽家族，成为《波士顿邮报》的主人。

格罗泽意识到了这件事情的危险性，于是他给了邓恩另外一个口信：不要担心结果如何。如果事情不妙，我将承担所有后果。

丹尼尔的诉讼案让庞兹意识到，他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把这家证券交易公司转变成一个合法经营、合法赢利的公司。他对此信心十足，认为自己肯定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已经花了无数时间冥思苦想挣钱的方法。现在，他在金钱方面有绝对的优势，大量车载马驮的现金排队等候在他门口，另外，庞兹坚信钱能生钱。

其中一个方法是把证券交易公司卖给众多要求购买公司股份的人，这些人已经开始在学校大街 27 号出现了。一旦这笔交易成功，他就可以带着钱到意大利去。但是那绝不是庞兹做事的风格。更多富有创意的想法出现在庞兹的头脑中，所有这些想法好像都以现实为基础，但是却一个比一个异想天开。

庞兹和他的新任财务经理麦斯里斯在考普利广场共进晚餐时，麦斯里斯建议庞兹考虑进入银行服务业。庞兹也曾尝试进入这个领域，他曾投资汉诺威信托公司，但是现在他希望走得更远一些。他想把汉诺威信托公司从一家死气沉沉的中型银行变成一个金融发电站，可以让他在这家银行中将近 40% 的所有权价值飙升。他认为，第一步就是要逐渐削弱其他银行的存款，把所有存款都吸纳到汉诺威信托公司来。一旦银行有了更多的存款，它就可以放出更多、更大笔的贷款，这样银行的资产负债就会良性循环，从而逐渐提高股票价格。

首先，庞兹计划搞一次竞赛，让参与者争相给银行带来新业务，优胜者可以在一个月內得到 1000 美元的奖励。为了确定一位优胜者，庞兹将印制几千张他称之为“介绍卡片”的东西，每一张都留出了空白给一个竞赛者和一位新储户签

名。竞赛者只要开立一个新账户，就可以得到一张这样的卡片，每个月的月末，拥有卡片最多者就可以获得奖励。为了让整个计划顺利运转起来，庞兹把介绍本次竞赛的说明挂在证券交易公司办公室的墙上。与此同时，他悄悄地还清了富达信托公司的所有债务，解决了银行三月份对他提出的欠债指控，此时，他让自己在波士顿银行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其次，他想通过创立一项权力和利润分享计划，使得汉诺威信托公司对储户和股东来说更有吸引力。这是个极端的想法，庞兹知道这也许会被上层的精英银行家及其支持者批评为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计划。

第三是在他的操控下，让其他银行失去大多数的储户，从而导致股票价格一落千丈。然后，庞兹就以最低的价格大量购买这些银行的股票，用自己的存款补充银行的金库，因而当股票价格再次上涨时，从中获利。

和往常一样，庞兹总是忽视或者低估计划中的障碍。“绝对没有问题。这是十拿九稳的事，”他抱着一贯的乐观态度，对此坚信不疑。在他的头脑中，波士顿的整个银行系统将会重新洗牌，这意味着“我有机会逐渐从代金券的冒险生意转变为经营更为保守的行业……目的是在不远的将来，从所有的事务中脱身，以超级百万富翁的身份退休”。

庞兹看到美国政府正在寻找投标人购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建造的、现在弃置不用的几千辆货车和客运轮船并声称以后会挣到钱，于是他的头脑中又突然产生一个更加周密的计划。通过计算，庞兹认为这些船价值 20 亿美元，而通过讨价还价之后可以以 2 亿美元的价格成交。庞兹认为他可以在一个月之内挣到钱，把证券交易公司从东北部地区扩展到整个美国。

他觉得，较大的挑战是如何用这三千艘轮船挣钱。经过几个不眠之夜的思考之后，他策划出了一个具有独创性的计划，但是不知是否可行。经过计算，庞兹觉得这些船最终将花掉他 3.2 亿美元——其中 2 亿美元是标价，另外 1 亿美元是他从投资者那里“借钱”得付的 50% 的利息，还有 2000 万美元是佣金，给那些帮助他筹集 2 亿美元投资的销售代理们。

为了偿还这些钱，他要建立两家公司，一家叫做“查理·庞兹汽船公司”，拥有这支船队，另一家公司叫做“国际船运和商业公司”，负责出租和经营这些船。他设想了一连串的复杂过程，股票销售，债券供应，股权交易以及出租交

易，他的财务设想要成群的会计用几年的时间才能算清楚。这样做的直接结果就是还清证券交易公司所有的债务，从此，庞兹就永远放弃邮政代金券的业务了。在十年时间里，他就会成为船运界的巨头，拥有难以想像的财富和毅然决然的爱国热忱。他宣布，这些客运船只数量会翻倍，成为“美国产品流动的样板间”。它们从一个港口航行到另一个港口，满载着美国制造的产品。每一次船靠岸，就会有成群结队的销售员涌上国外的土地，把美国当地的货物拖到外国销售。这些销售员会以专业人士的姿态展示他们的货物，并可以把货物从船底的货舱迅速运送到买方的手里。

这件事看上去好像不可能实现，但是庞兹肯定他可以通过努力实现这个计划，前提是他有足够的时间。

改变他的金融道路也许可以等待，但是7月9日整个早上，庞兹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他母亲的到来。在取消了他和罗斯去意大利旅行的计划之后，庞兹给他的母亲伊梅尔德·庞兹寄钱，让她买两张 S. S. Cretic 号头等舱的船票，这是“白星”公司的豪华客轮，以前人们叫它“五月花号”。一张船票给他 69 岁的母亲，另一张给她的女仆，29 岁的埃琳娜·奥马蒂。这条船 6 月 25 日离开那不勒斯港，驶往波士顿，年老的庞兹夫人和她的仆人在两个星期的旅程中和船舱中的其他人相处得很好。头等舱的乘客中有商人，一个画家，一位去委内瑞拉的意大利外交官。

来到波士顿码头时，庞兹就像个过生日的小孩子一样，高兴得晕头转向。当他看到那艘黑色外壳的轮船时，内心充满着难以抑制的喜悦之情。船有两个足球场连起来这么大，四根直插云霄的桅杆，一根烟囱直直地伸向夏季蔚蓝的天空。在美国和加拿大的那些漂泊不定的岁月里，庞兹经常想，自己还能不能见到他的母亲，他是否能抹去大学时期放荡生活带来的耻辱以及能否实现母亲那像“空中楼阁”一样的梦想。现在他做到了。他富有了，她正乘船往波士顿驶来。庞兹迫不及待地想见到母亲。

庞兹利用金钱和他的个人魅力，得到了移民官员约瑟夫·梅伦达的帮助，此人也是意大利移民，而且恰好在庞兹的证券交易公司里投了一小笔钱。庞兹雇了一艘拖船，他们两个一起乘船穿过波士顿港，到检疫大楼去，在那里，所有 Cretic 船上的乘客都要接受移民调查。庞兹等着见他母亲的时候，发现这艘船上票

价最低的船舱乘客，在炎炎夏日的大海上苦熬了两个星期。有些人已经身无分文。庞兹回想起自己当年来到波士顿的时候，口袋里只有两美元，饥肠辘辘，于是他打开了钱包，拿出钱来尽可能地帮助那些穷人，给他们买三明治和饮料。

过了一会儿，他看到了伊梅尔德·庞兹，一个瘦小而穿着华丽的女人，满头白发，穿一袭意大利寡妇特有的黑色长袍。庞兹跑过去拥抱她。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他紧紧抓住母亲的胳膊。梅伦达看到这个团聚的场景，激动得心跳加速。

“我们有 17 年没有见面了，”老太太对她的儿子说。

“是啊，”庞兹一边哭一边说，“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庞兹立刻领着母亲和她的女佣来到列克星顿的家，他要她们见见罗斯，还要让母亲在新家里舒舒服服地颐养天年。

这时，梅伦达已经顾不上一直萦绕在他脑海的疑问了，那就是庞兹是否能实现他的承诺，在 45 天内给他 50% 的利息。他已经投资了 200 美元，但是现在他决心把所有的家产都投资进去。就像他后来告诉那位金融家的那样：“我敢肯定，如果一个人做非法生意，而且有可能会被送进监狱，他就不会在 17 年的分离之后，让母亲从意大利来到这里团聚。而且当我看到你眼中的泪花，听到你为她安排的生活后，我更加坚信你的生意没有问题。”

梅伦达不仅自己投资，他还为他母亲买了一张庞兹的票据。

而其他人仍然持怀疑态度。

在镇压了 1919 年秋天的警察罢工之后，马萨诸塞州的行政长官卡尔文·柯立芝已经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其他方面，他相信有某种疾病正在毁坏国家金融系统的根基。柯立芝已经意识到，国家银行业的官员和那些他们要管理的银行家之间的亲密关系肯定会招致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不仅如此，柯立芝还认为他的银行业务专员，受人尊敬的奥古斯塔斯·桑代克——出身于一个古老的上层社会家族——与银行家共进晚餐比监视他们更令人愉快。桑代克的任期到 1920 年 3 月结束，于是柯立芝决定把这个年薪 5000 美元的工作岗位交给一个远离波士顿金融和政治世界的候选人。他选择了一个和他形象差不多、生活在乡下的共和党人：约瑟夫·艾伦。

艾伦 42 岁，高高的个子，外表整洁，一副夹鼻眼镜架在高挺英武的鼻子

上，嘴角微微下垂，衬衣领子坚硬而高耸，从细条文西装里直直地露出来。他刚刚和史密斯大学比他小 14 岁的学妹结婚。艾伦是杰出的银行家，也是距离波士顿西部 90 公里的春田地区的公民领袖。他出生在纽约，童年时搬到马萨诸塞州西部，他的银行业生涯开始于春田第二州立银行，最初只是个跑腿的伙计。后来，他辗转任职于几家银行，从底层职员逐渐升职，现在已经是联合信托公司的副总经理。就在这时，柯立芝找到了他。艾伦还在春田城市议会供职，于 1912 年曾担任这座小城市的市长助理。但是他毕竟是银行家，而不是政客，为了赢得选票虚情假意地做戏并不是他的专长。在乱作一团的马萨诸塞州政治集团中，艾伦是个另类，一个记者曾经描述他“安静，严肃，完美，友善”。他最喜欢干净整洁的办公室，“他的办公桌上绝对不能有一丝灰尘；绝对不能有一张纸放错了地方，”这位记者写道。艾伦惟一一个可以称为缺点的是他的高尔夫球技实在太烂了。因而出乎人们所料，他失去了共和党市长竞选的提名资格，回到了可以用赢利和损失计量的世界。那么到底是什么让柯立芝对他如此器重呢？这位行政长官正在寻找一个银行业专员，此人必须没有负担，履历中有政治团体的工作经验，并且心理上和实际上都离波士顿很远。而约瑟夫·艾伦正符合所有的条件。

从他刚一上任，艾伦就意识到，作为银行业专员，无论他工作多么出色，都必须和报界保持亲密的关系，否则他的业绩就会被无处不在的新闻报道毁灭殆尽。他知道，他绝不可能成为口若悬河、泄露秘密、背后攻击别人的政治动物，也不可能像政客一样昂首阔步走在比肯山顶上国会大厦的金顶大理石走廊里。所以，他采取了相反的策略。他向新闻记者开放自己的办公室，让那些负责商业报道的记者随便参观，并且坦率地告诉他们：“我第一次做这个工作。还不习惯被采访，也不习惯我说的话被别人引用。你们都可以从我这里得到有用的信息。我请你们协助我的工作，而不是阻碍我。我请你们帮助公众了解真相。我已经为你们精心准备了一份新闻稿，就在我的办公室里。一会儿我就给你们读一读，你们来决定是否可以发表。”这是很坦诚的陈述，可能让这位远离城市的专员公开接受这些难缠的波士顿记者的批评或者怀疑。但是事情并没有这样发展，他的坦诚让他和这些记者很快变得亲密起来，在大部分时间里，记者们给他机会以证明他是否可以控制住现在管理混乱的银行业以保护储户的利益。

就在艾伦的工作逐渐走上正轨的时候，他开始听到一些有关证券交易公司的

传言。庞兹的公司并不是银行，但是《邮报》所报道的关于丹尼尔起诉庞兹的一百万美元民事诉讼案中提到，这家公司的业务基础就是货币投机。艾伦想知道，到底是公众还是他所控制的银行可能遭到一个货币投机人的算计。艾伦并不清楚自己的权限，于是征求州首席法律执行官兼司法部长韦斯顿·艾伦的意见。

这两位艾伦并没有亲戚关系。这位司法部长世代代住在波士顿，而这位银行专员则不同。韦斯顿·艾伦的祖先是两位“五月花号”的乘客，他的父亲是前任《波士顿广告人报》的编辑，他在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法学院都获得过学位。十几年来，他一直是波士顿法律业协会的领袖人物；在成为司法部长之前，他曾担任过两届马萨诸塞州立法机构长官。他把现在的这份工作看成是升任州行政长官甚至更高职位的跳板。他今年38岁，长着一副严厉的面孔，秃顶，警觉的眼睛总是盯着那些试图觊觎他的政治地位或者检举人地盘的人。他用非常简短的语言回答了这位银行专员的要求：离远点。

约瑟夫·艾伦后退了，但是仅仅是暂时的。7月15日，汉诺威信托公司管理人员报告说，他们按照要求已经完成了新股票的发售。约瑟夫·艾伦逐一核对，发现大多数新股都被庞兹买走了，这毫无疑问属于他的管辖范围。于是他第二次打电话到司法部长的办公室，这一次，他并不是请求允许，而是出于礼貌向他说明一下，自己计划调查查尔斯·庞兹的证券交易公司，以及他和汉诺威信托公司之间的关系。这两位艾伦先生一致同意，司法部长应该参与整个调查过程，而且韦斯顿·艾伦派了两名司法部长的助理和这位银行专员一起进行调查，他们是艾伯特·赫韦兹和埃德温·小阿伯特。他们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去见庞兹。

学校大街27号接到一封邀请函，邀请庞兹参加在州政府大厦举行的会议，与会者有银行专员约瑟夫·艾伦，两位司法部长的助理，还有一家波士顿银行的副总经理，此人被邀请作为外汇和货币交易行业的专家参加会议。庞兹知道，艾伦不会强迫他参加会议，但是他的傲慢战胜了他的恐惧。“我不能逃跑，让他认为我是在害怕，”他后来说道。“毕竟，他的问题并没有让我尴尬。他对于代金券和外汇业务一无所知，需要看的书也许要用一个大型图书馆才能装满。”

庞兹走进了艾伦那配备齐全的州政府大厦办公室，互相亲密地问候了一下，对他完全没有任何好印象。他认为这位银行专员低估了他，用“食人者问候传教士”的方式和他打招呼。庞兹想像着，艾伦正在砸吧着嘴唇，期待着轻而易举地

爬上波士顿金融和政治的权力巅峰。

庞兹坐下来，平静地向观众演讲了关于国际代金券的一些知识。他在演讲中诱使这位外汇专家认可，用固定价格的代金券，从汇率的波动中赚取利润是可行的。但是有些问题庞兹拒绝讨论，那就是他的国外代理的身份以及他从哪些国家购买和交换代金券。“来迎合他们的智商，我甚至感到非常羞愧，”他后来说道。“这就像是从一个小孩子嘴里偷走了一块糖一样。但是他们总是提出挑战。而我不能总是让他们吃不到糖块。”

司法部长的一位助理，赫韦兹先生发现自己逐渐喜欢上了庞兹的公司。和庞兹一样，他也是移民，外来户，俄罗斯犹太人，1892年他八岁时来到美国。他比庞兹高不了多少，长长的脸，鼻子和下巴突出，眼窝深陷，早在几年前，他就已经打进了波士顿上流社会和爱尔兰人统治的政治世界里。1905年，当他还是一名21岁的波士顿大学法律系学生的时候，就为市议会工作了。他曾经是一名共和党人，但被政敌彻底打败了。

坐在这位银行专员的办公室里，赫韦兹敬佩庞兹所表现出来的信心和从容，以及他回答问题时流露出的幽默。他注意到庞兹那无可挑剔的时尚感觉，崇拜他那定制裁剪的合身西装，领带上别着的闪闪发光的钻石别针，以及光洁的皮鞋上那柔软的灰色鞋罩。最后，庞兹以一个成功人士的形象完成了演讲，一手拿着一根顶端包金的手杖，一手拿着自己柔软的手套。这位司法部长助理特别被庞兹的黑眼睛所吸引，当庞兹说话的时候，眼睛就有节奏地转动，环顾四周，用赫韦兹称为的“一副浪漫的眼神”诱惑听众。

但是在谈话结束时，赫韦兹觉察到庞兹有一点居高临下的架势，一点傲慢，他觉得这种态度不太合适。一方面，赫韦兹试探性地给了庞兹一个小小的挑战，他表示怀疑是否有可能从邮政代金券获得如此巨额的利润。庞兹反驳说，波士顿的警察们也曾经有过类似的怀疑，但是他们现在都信心十足地相信，他们已经成为了成功的投资者，并且会经常投资。然后，庞兹催促赫韦兹也把自己的钱投资进来，甚至可以提供一笔贷款，以便让这位司法部长助理开始做这笔利息50%的投资。赫韦兹拒绝了，告诉庞兹说他正在调查，而不是在投资。

庞兹离去之后，这三位州议会官员和一位银行家一致认为庞兹的生意听起来非常真实可信，但是艾伯特·赫韦兹和约瑟夫·艾伦仍然持怀疑态度。与此相

反，那位银行家和另一位司法部长助理阿伯特都宣称他们非常满意，认为庞兹是一个守法的生意人，而且有支付能力。阿伯特完全被庞兹说服了，以至于他打赌说：如果他们的调查结果证明庞兹是个骗子，那么阿伯特就请赫韦兹吃晚饭。如果庞兹信守诺言，那赫韦兹就请客。不知道赫韦兹会如何想，阿伯特表示他对庞兹有信心，私下里提到他也许会到学校大街 27 号去，并带去一些钱投资。

在州政府大厦会议之后几天里，一波热浪席卷波士顿，但是闷热的天气丝毫没有减少那些排着长队站在学校大街 27 号门口的西装革履的男人和长裙拖地的女人们。现在，证券交易公司已经破了每周进账 100 万美元的记录，惟一的问题就是庞兹还需要多少时间可以超越每周 200 万美元的大关。

随着温度的上升，这位银行专员的调查也越来越进入白热化阶段。艾伦手下的银行调查员首先集中调查庞兹仍然拥有巨额存款的那些银行，尤其是特里蒙特信托公司和汉诺威信托公司。这两家银行自然会成为调查的焦点，因为近来一段时间，庞兹经常向那些想要投资的人提到这两家银行，以消除投资者对他偿还能力的质疑。

庞兹一直和西蒙·斯韦格合不来，此人是特里蒙特信托公司的副总经理，并把自己的儿子弄进银行当上了出纳员。斯韦格看上去就像个冷酷的欧洲贵族，长着一脸浓密的胡须，宽宽的脸颊上有个酒窝。他的居住条件也像个贵族，他住在波士顿的罗克斯伯力区 Humboldt 大街，家里有个常住的爱尔兰保姆和一个司机。1880 年，他十几岁的时候，从立陶宛来到波士顿，现在 54 岁的斯韦格从一个沿街叫卖的小贩，摇身一变成为了富有的银行家。经过这样的蜕变之后，他已经疏远了大部分的金融公司，因为他一再劝说本州的法律制订者通过一些条例帮助和他的银行一样的中型银行，与那些由上流社会人士操纵的根深蒂固的金融财团竞争。同时，斯韦格还总是想忽略那些他不喜欢的法律，几年来，他一直在做些不合适的，甚至完全不合法的贷款，在报纸上登误导消费者的广告，还签发超过 50 万美元的贷款给他自己的家人，其中许多贷款都是可疑的。斯韦格的房子就是个最好的例子。在 1919 年 12 月，他从特里蒙特信托公司获得了 2.5 万美元的抵押贷款，用银行的利润还清了 1 万美元，而剩下的钱再也没有音信了。

庞兹认为斯韦格看不起他，因为他是意大利人，就像那些上流社会的人看不

起斯韦格，因为斯韦格是犹太人一样。“他的观点就是犹太人比一个移居美国的南欧人要好，”庞兹说。“我不同意他的看法。在我的心中，没有什么人比一个移居美国的南欧人更好了。但是两个南欧人在一起就没那么好了。”一些对阶级敏感的波士顿人搞不清这两种人的区别，把意大利人和犹太人混为一谈，都称为贱民。“每当我给某位傲慢的投资人介绍特里蒙特信托公司的时候，”庞兹说，“我就能从他的表情上看出来，他在说‘一丘之貉。’每当这时，我就退缩了。”

斯韦格也退缩了，因为州银行检查员质询他和庞兹之间的关系，到7月中旬为止，庞兹在特里蒙特信托公司的存款数额已经超过了40万美元。斯韦格对于庞兹的承诺一直就持怀疑态度，而且最近越来越厌烦，因为政府方面的官员正在加紧调查他的银行。于是在7月21日，斯韦格就给庞兹写了一封尖酸刻薄的信。“如果我们听到的关于你的商业计划的事是真的话，那么我们当然不在意你在我们银行存多少钱，”斯韦格写道。“即使你的报告是假的，我们也不介意你将来在我们银行存款，因为你已经把我们的名字作为你自己的招牌到处炫耀，你已经利用了我们，这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们通知你，从今以后，我们银行将不再接受你的存款，如果你能尽快关闭你在我们银行的账户，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了。”庞兹按照斯韦格要求的那样做了，但是他拒绝拿特里蒙特银行的支票。他要求支付现金，让斯韦格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尽管庞兹的账户关闭了，他还有另外18.5万美元留在那里，因为丹尼尔的诉讼案，这笔款项还扣押在银行无法支取。

庞兹也拥有汉诺威信托公司非常多的股票，但是该公司不能像特里蒙特银行那样对待庞兹，虽然它确实想这么做。但是这家银行的总经理亨利·克米林斯克和出纳员，也是前任国会议员，同时担任银行董事会主席的威廉·迈纳林都感到，应该特别小心。仅仅一个月以前，庞兹还威胁说要撤走所有的资金，那时对于银行来说是个潜在的灾难，但是现在危险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后来，庞兹在汉诺威信托公司的存款数额快速上升，下降，然后又上升。每当证券交易公司的投资人要求兑现他们到期的利息的时候，汉诺威银行的存款额就急速下降，这些投资人拿着庞兹在汉诺威银行的支票来到银行支取他们的利息。每当庞兹把下一批投资者的钱存进银行的时候，存款数额就急速上升。这种循环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但是汉诺威信托公司的员工意识到，如果庞兹的收入链条断裂的话，撤

出的资金也许会大大超过银行的存款数目，而庞兹的银行账户就会严重透支，这是个巨大的危险。如果庞兹的账户不迅速上升的话，汉诺威信托公司就有可能崩溃，而银行的员工和所有储户就将面临毁灭的打击。

7月22日，趁着银行调查员停下来喘息的时候，克米林斯克和迈纳林坚持要庞兹给汉诺威银行一个保证，保证银行的安全，让那些检查员离银行远远的，同时保证他在银行的账户不像过山车一样忽上忽下。庞兹同意把150万美元作为30天的定期存款，这样足以应付突如其来的账户撤资。尽管这个方法让银行很满意，但是庞兹意识到自己已经到了无路可退的地步，一大笔现金在银行中至少要存30天，而同时丹尼尔的诉讼案又冻结了他的另外一些银行账户。这种紧要关头，他更加急迫地想从虚假的代金券业务中脱身，加快实施他的计划，用更实际、更持久的生意代替这种业务。

庞兹在7月23日迈出了第一步，经过他的律师弗兰克·勒弗诺里的推荐，他雇佣了《波士顿邮报》的记者威廉·麦克马斯特作为公司的宣传人员。麦克马斯特获得过许多奖章，一次是因为为约翰·“甜蜜菲兹”·菲茨杰拉德和詹姆斯·迈克·柯利之间展开的市长竞选作新闻宣传，另一次是为卡尔文·柯立芝参加1918年的波士顿地方长官选举作宣传。麦克马斯特为庞兹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让这位金融家成为继摩根财团之后的第二大银行巨头的梦想更快实现。麦克马斯特每个星期的薪水是100美元，这比他要求的少50美元。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做广告帮助庞兹提高在汉诺威信托公司的业务，同时加快实现他的想法，那就是发起成立一系列银行，让它们和储户分享利润。

但是庞兹和麦克马斯特两人很快就被卷入了更加紧迫的业务中。同一天，《波士顿邮报》的一个记者来拜访庞兹，继续跟踪报道丹尼尔的诉讼案。他一整天都在学校大街27号收集资料，然后，庞兹邀请他到他在列克星顿的家。第二天，也就是1920年7月24日，《邮报》上出现了不寻常的文字：

三个月内让你的金钱翻一倍

庞兹在45天内付给投资者50%的利息——

吸引了数千名投资者

国际代金券的交易利用低汇率获得利润

查尔斯·庞兹作为证券交易公司的所有者，住在学校大街27号，他提出一个承诺，投资人不论投资数额多少，都可以在45天内获得50%的利息，在90天内获得100%的利息回报，这则消息引起了整个波士顿的兴趣。

昨天，他的公司所有办公室里都挤满了人，这些人都想要把钱投资给庞兹，换回他的一张个人票据。

庞兹的这项承诺已经实施了9个月或者10个月，为他个人赚到了巨额财富，同时也为那些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们挣了一大笔钱，这些人经过反复思考之后，都决定相信庞兹，把他们的钱放在哪里都不如换回庞兹的个人票据保险，而且政府并没有发现其中有任何非法操作。

在去年10月份或者11月份，可以说，庞兹连“零星资金”都很难弄到，但是今天他的身价达到了850万美元，购买了商业街区、信托公司、房地产和私人汽车。

他的投资人来自社会的各个领域——有钱人，穷人，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和大名鼎鼎的大人物——这些投资人看到他们的钱翻了一倍，两倍，三倍。

这篇报道从这些描述开始，然后大量地引用庞兹自己的话，叙述了霍雷肖·艾尔格的庞兹版本，还对他经营的业务进行了模糊而概括的描述，大大赞扬了庞兹的成功，对他在列克星顿的家很惊奇，并且详细述说了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公诉人对于庞兹公司的默许日期。由于他不知道银行专员的事，因而《邮报》没有提到约瑟夫·艾伦。

第一位报童把一摞刚刚印好的报纸夹在胳膊下面，走上华盛顿大街的街头，用波士顿口音高声叫卖，“卖《邮报》啦！”，庞兹生命中的一切都在这一刻改变了。

Part three

第三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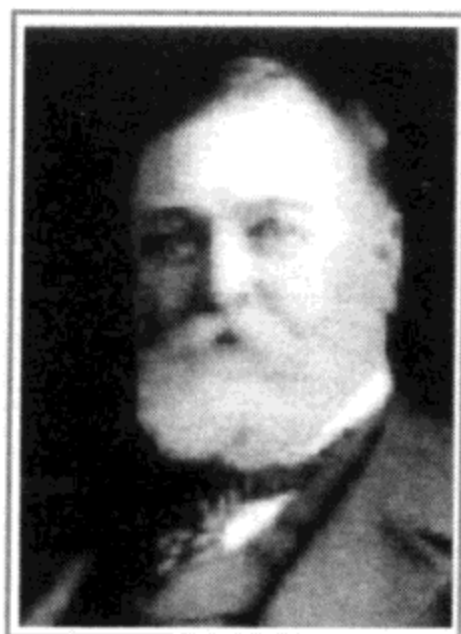




银行专员
约瑟夫·艾伦
The Boston Globe



司法部长
韦斯顿·艾伦
The Boston Globe



金融记者
克拉伦斯·巴伦
The Boston Globe



马萨诸塞州检察官
丹尼尔·加拉格尔
The Boston Globe



萨福克地区检察官
约瑟夫·佩尔蒂埃
The Boston Globe

第十二章 “金钱狂热”

很多人被《波士顿邮报》的故事所吸引，纷纷拥到学校大街 27 号，当这些人回到家时，庞兹也回到了他在列克星顿的家里，他有好多消息要告诉罗斯。他要告诉她，电话铃一整天响个不停，有的是祝福他，有的是想要投资，希望能有机会一睹这位伟大人物的风采。

与此同时，《邮报》的记者和编辑们正在加班加点，连夜赶写一篇报道，要在第二天 7 月 25 日星期日刊登出来。发生在报社街道拐角处的事情规模如此巨大，让格罗泽和邓恩以及其他的记者都失去了警惕心。对于一名记者来说，为所发生的事所震惊就已经够糟糕的了，而比这更糟的就是被别人抢先报道了独家消息或者报道了错误的消息，而《邮报》也许很快就会同时面临这两大糟糕的事了。波士顿的另外一些报纸也许正在准备一些后续报道，其中一家报纸也许会披露关于庞兹生意的重要消息，不论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会抢占《邮报》的先机。格罗泽和邓恩的目标很清楚，那就是一直控制有关庞兹报道的优先权，同时又不做过火的报道。

为了达到这样一种平衡，《波士顿星期日邮报》在周日刊登了一篇文章，直截了当地提到，人们对于证券交易公司的兴奋之情。文章详细叙述了和庞兹竞争的公司证券交易公司的楼下大厅里和庞兹公开叫板的情景：这些竞争者宣布，他们公司的利息和庞兹的一样；有个人大吹大擂，想要把庞兹的顾客吸引过来；庞兹对他的竞争对手非常生气；而庞兹的投资者却很兴奋。登在报纸右上角的大标题字号是周六标题的两倍，异常醒目：

庞兹的竞争对手就在他隔壁

这个大标题登在报纸首页，占了八分之五的篇幅，它的旁边是五幅照片：报

纸首页上是罗斯和伊梅尔德·庞兹站在列克星顿的家门口，报纸里页是一幅庞兹家里的照片；庞兹从他的豪华汽车里出来，旁边是荷枪实弹的保镖；庞兹在棒球场上的“全垒打”照片以及学校大街27号办公室的照片。

透过对前一天所发生事情的报道，从对庞兹召集大量警察对付他的竞争对手“老殖民地外汇公司”的事件的描述，人们可以从字里行阅读到一些怀疑主义的倾向。对庞兹来说不祥的是，报纸开篇的报道是有关联邦调查“正在竭尽全力推进下去，声势浩大”。这篇报道没有任何细节内容，但是传达给读者的信息令人紧张得喘不过气来，波士顿联邦公诉人，美国检察官丹尼尔·加拉格尔“已经开始行动起来，提醒所有的政府职能部门一起来搞清楚，庞兹是否在说谎，他是否通过在欧洲像变戏法一样的玩弄国际回邮代金券，就可以支付给投资者如此巨额的利息。”

但是如果《邮报》想让它的读者怀疑那些过于美好、似乎不太真实的事情，就会传递一种非常含混复杂的信息。就在报道庞兹的业务后面几页报纸上，出现了这样的标题：“让老女人年轻起来”。这篇文章描述了维诺弗医生和他的妻子兼助手维诺弗夫人所进行的令人惊异的工作，她最近从巴黎来到美国，推广这位优秀医生的成功研究成果，把年轻黑猩猩身体里的腺体植入到老年人的身体里，可以让他们“活力再现，年轻强壮一如从前”。写这篇文章的记者，玛格丽特·马歇尔坦率地问道，“妇女真的可以变得年轻，恢复年轻时的美貌和活力吗？真的可以抛弃她们的皱纹和灰白色的头发吗？”维诺弗夫人回答说：“用新鲜的、可爱的擦面纸代替那些用旧的、满是皱纹的纸并不是不可想像的事情——甚至头发的颜色也应该改变。”马歇尔接受了维诺弗夫人的观点。“这对于妇女来说简直是个天大的好事啊！”她写道。

同时，波士顿的另外一些报纸在周日则对庞兹的事情保持沉默。其中和庞兹关系最大的一篇报道来自于《波士顿星期日先驱报》，是关于劳伦斯地区的工厂工人，他们坦诚地提到，有些人把他们的钱“用于各种不同形式的‘快速致富’投机，并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给他们最大的利润回报”。《先驱报》、《环球报》和波士顿的其他报纸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了对巴托洛米奥·万泽蒂的保释上，还有一起耸人听闻的谋杀案庭审：时髦的企业家拜伦·佩蒂伯恩被指控用番木鳖碱毒杀他的妻子，目的是要和一位漂亮的护士结婚。

尽管波士顿的其他报纸一直忽略庞兹的报道，但是《邮报》上一篇接一篇的头版头条文章还是产生了很大的综合效应，庞兹顷刻之间就成了新英格兰人谈论最多的人，也是最受欢迎的人物。人们开始称庞兹为“金融奇才”。就像所有一夜之间成为轰动世界的人物一样，庞兹几十年来一直在为他的辉煌成功打基础，而现在，他要尽情汲取成功的乳汁。他在这个周日不会休息了，但是他很喜欢这样。

黎明时分，电话铃就开始响了起来。西联快递送货男孩的声音很快传了过来，“庞兹先生的电报！”庞兹在众人的瞩目之中，感到舒适愉快：“所有人都渴望和我见面。因为我是个千万富翁。我收到的祝贺之词比当选的总统还要多！”《邮报》上登出的庞兹房子的照片旁边附了一行说明，告诉读者他的家在斯洛克姆大街上，于是这条安静的小街道变成了人们周日驾车旅游的目的地，大量的人流接连不断从全国各地涌到这里。

一位《邮报》记者来到这所房子，偶然遇到了庞兹的律师弗兰克·勒弗诺里法官。

“作为一位少年法庭的法官，”这位记者问道，“您认为这种事情正常吗？人们如此关心庞兹的投资生意，而庞兹连一个十四岁男孩的投资也接受！”这个问题让弗兰克回忆起曾经有一个跑腿打杂的男孩，穿着短裤，几天前向一位记者赞扬庞兹，说他已经投资了十美元。

“庞兹先生，”勒弗诺里回答说，“已经向我保证过，他的支付承诺是很好的。我相信他，从这一点来看，我认为他可以接受任何自愿投资者的款项，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两个人来到庞兹的家，请求他：“您能否为我们摆个姿势拍照？”他们是拍电影的，他们认为公众肯定特别想看到这位优雅的金融家、他的家人以及他们豪华大气的房子的新闻电影胶片。庞兹不等他们提出要求就非常高兴地答应了。他、罗斯和他的母亲，穿上了周日最华丽的衣服，在房子前面缓慢地走来走去，摄像师则拍了几百英尺长的胶片。

从照相机的镜头前脱身之后，庞兹和勒弗诺里策划如何用最好的方式排除来自庞兹竞争者的威胁。老殖民地外汇公司在学校大街27号楼下的大厅里开设了办公室，它正在逐渐偷走庞兹的客户，这就够糟糕的了，但是庞兹真正害怕的是

它的竞争对手会让他惹火上身，此时，他正在努力让生意走上合法的轨道。如果政府官员认真调查老殖民地公司的幕后人物，“他们没有一个人有勇气和能力在智慧的较量中保持不败之地。他们很快就会暴露自己的真实面目。”庞兹不能告诉勒弗诺里或者任何其他他人他所知道的一切，但是他肯定那家公司用的把戏就是“拆东墙补西墙”的骗局。这就意味着老殖民地公司“给我带来的威胁比所有政府机构加在一起的危险还要大”。

对于庞兹本人来说，他理智地认识到了他的证券交易公司和刚刚成立的拙劣的模仿者之间的区别：“也许我的行为并不完全符合法律要求，”他承认说。“但是我的意图是诚实的。我处在众目睽睽之下，随时准备接受众人的批评，我做生意的意图并不是要违反法律。如果我真的违法了法律，那么我会尽最大努力让自己脱身出来，而不伤害我的投资人利益。为了奋力走出我的生意困境，我采取了一些方法，这些方法也许并不完善，并不完全符合法律。但是我觉得结果会证明，过程是正确的，而这个结果，我的目的并不是不诚实的。”

他一直在给平克顿国家侦探所一些钱，以保证他自己和他公司的安全。现在他给了这家侦探所的波士顿经理一个新的任务：去搜寻所有和老殖民地公司有关人员的资料。“跟踪他们到任何地方，如果有必要跟踪到中国也可以，”他命令这个经理。“不要给我省钱。我要你把这些人都送进监狱。”他命令侦探把他们所找到的资料复印一份给自己，另一份给州公诉人约瑟夫·佩尔蒂埃检察官。庞兹这个排除威胁的方法真可谓一举两得：快速把老殖民地公司赶出去，同时又让自己成为司法部门的朋友。

庞兹还用半天的时间计划在波士顿开一家新的分公司。星期六大量的人群让他明白，自己公司的规模已经发展得足够庞大了，不适宜在学校大街 27 号继续做下去，于是他安排把公司搬到汉诺威信托公司隔壁的一座两层楼的地方办公，那里离《邮报》报社更近了。

那天晚上，他爬上床，在罗斯身边躺下，庞兹感到非常疲惫。后来，他回忆道：“那个周日是我生命中最忙碌的一天，但是却什么都没做！”

当一个《邮报》记者利用周日的时间到庞兹在列克星顿的家里看他在镁光灯前表演的时候，其他的《邮报》记者则正在加班工作，努力寻找庞兹其他的新

闻。波士顿的其他报纸对于庞兹的故事仍然置若罔闻，于是理查德·格罗泽和他的城市版编辑埃迪·邓恩决定继续保持他们报纸的优势——但是要非常小心。他们的一个举动就是支持庞兹的新闻采访团队。其中一个记者叫赫伯特·鲍尔文，他是个书生气十足的哈佛毕业生，报社选中他是因为他擅长金融报道和人物描写。上个星期六，鲍尔文写了一篇报道，生动描述了一个叫卢修斯·道奇的人，此人小心翼翼地记录下了过去30年来他花的每一分钱。

另一个步骤就是让庞兹的故事继续发展下去。但是当时是星期日，除了庞兹的房子里人群穿梭以外，没有什么新鲜事发生。证券交易公司关门了，政府调查部门也休息了。为了不失去报道的动力，《邮报》的记者们运用了历史悠久的新闻业惯例，那就是采访一位局外的专家。他们不用到远处去找。

克拉伦斯·巴伦是个波士顿人，《邮报》把他称为一位“世界公认的最著名的金融专业权威人士”。此人65岁，被称为“美国财经新闻报道之父”。巴伦满脸长着浓密的胡须，有一双明亮的蓝色眼睛，体重330磅，身高5.5英尺，他看上去就像船长和圣尼古拉斯组成的一个十字型混合物。他出生在波士顿北部的一所石头房子里，房子外面爬满了植物的枝条，房子里养了很多的猫。他的父亲在商业街的码头和仓库工作，是个卡车驾驶员，人称“诚实的亨利·巴伦”。他关于童年的最早记忆就是用力拖他母亲的衣服，而他母亲艾伦娜正站在大门口和路上的行人和商人谈论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奴隶制度以及最近的一些新闻。到了15岁，他决定成为一名报人，并自学速记法，后来他在《波士顿每日新闻报》做速记员。到21岁，他在《晚间报道》找到了一份工作，在那里，他专门负责财经方面的报道，并很快创立了这份报纸的第一个金融版。他自夸说因为这个版，报纸的销量上升了15%。

1887年，他32岁，组建了波士顿新闻局，认为波士顿州立大街（当时与纽约华尔街齐名）需要经常推出新鲜的财经新闻，而不是仅和以前一样跟随早报和晚报一起发布财经新闻。每天1美元的价格实在太昂贵了，但是巴伦向波士顿的所有商业精英承诺，他将在写出报道的同时，把新闻传送给业界人士：在一间地下室里自己用手摇印刷机印刷新闻，然后派两个男孩把报纸送出去。巴伦是个天才作家，无畏的记者。他那印刷粗糙的小册子立刻就成为银行家、经纪人和波士顿的商业领袖们的主要读物。1902年，他到纽约发展，买下了《华尔街

日报》的控制权以及它的母公司道琼斯公司。

他的成功让他在纽约的丽嘉酒店长期保留一间预定的套房，在比肯大街买了一幢豪华别墅，可以看到查尔斯河的全貌，一艘命名为“岁月无痕”的游艇以及在科哈塞特的南部海岸小镇买下了一所巨大的临海乡间别墅，他称之为“橡树丛”。他还是一位具有绅士风度的农场主，在一片完美的牧场上饲养着优质的格恩西奶牛，并且自愿把牛奶低价卖给波士顿的病弱儿童。

作为一名严厉的工头，他对新闻报道要求非常严格，如果他认为什么事情不公平，他不怕卷入不受欢迎的事情里去。同样是这个巴伦，成功地说服了庞兹在亚特兰大的狱友“冰王”查尔斯·摩尔斯。然而，巴伦会警告他的记者，“如果你必须斗争的话，那么就挑选一个值得一搏的对手。”他立刻把庞兹归入这种对手：受《邮报》之邀对庞兹的生意提出一些看法，于是巴伦把两个桶都倒空了。

“不论任何人，只要他有丰富的金融或投资经验，对于在三个月之内收回50%利息的承诺根本就不会再看第二眼，更不会把他的钱放进去，”巴伦说道。从那天早上和前一天开始，他就把注意力集中在《邮报》的报道上，报上说庞兹已经把他公司的利润放在了银行股票、房地产、政府债券和其他传统的投资渠道上。

“如果世界最富有的人，洛克菲勒先生承诺给投资者50%的利息，而人们发现他的投资渠道只能获得5%的利息，那么金融界的人就不会把那么多钱给他了。”巴伦嘲笑地说。

巴伦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货币汇率上下浮动的规律，而且他承认，“现在确实有机会利用这些邮政方面的政策漏洞，通过外汇的下跌来赚钱。但是让所有人都相信不论多少钱，都可以这样投资，是不合理的。”

即使这种操作有可能进行，巴伦说道，这也是“不道德的”，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是你赚钱，政府买单。“如果一个人从政府那里获得金钱，但是又没有提供任何服务，”他说道，“这就像一个人从另外一个人那里获得金钱，但是没有给此人提供任何服务一样。”

第二天，7月26日，也就是周一，《邮报》刊登出了巴伦的攻击性言论。头版头条的开头就是一个大标题，但是这个标题比巴伦的言论更加谨慎：庞兹计划背后的动机问题。附标题是“巴伦说，回邮代金券计划只能在小范围内实行”。

但是《邮报》传达给读者的信息仍然很清楚，这篇报道的开头有个不好的消息，声称那些庞兹进行业务操作的国家第二天就会向美国政府报告本国的邮政情况。但是，尽管格罗泽、邓恩和他们的员工都希望州立大街上的宙斯之神会发表声明，劝阻庞兹的投资者不要投资，他们还是害怕得发抖。

周一上午，庞兹刚一到公司，学校大街上就挤满了人，他们拼命争抢着把自己的钱委托给证券交易公司。好像巴伦进一步认可了庞兹的想法，认为投资者的投资是安全的。学校大街拥挤不堪，警察只好封锁了街上的交通；只有两辆车允许通过，那就是庞兹的车和皮特市长的车。

投资人的队伍就像康茄舞的长龙，并肩排成四排，从市政厅的附属建筑蜿蜒绕过这个街区，从市政厅大道向南经过学校大街，最后进入奈尔斯大厦。庞兹数了数，一共有六个警察在大街上骑马维持秩序，还有六个警察在大厦里面维持秩序。庞兹从他的豪华轿车里走出来的时候，三种欢呼声向他问好。外面的喧嚣逐渐平息下来之后，庞兹回头说道，“这是为《邮报》发出的三声叹息！”人群用大笑和更多的欢呼回应庞兹的话。《邮报》的城市编辑埃迪·邓恩从他办公室里走出来，走过街角，观看这个壮观的景象。“就像一群猪被带往屠宰场，”他这样说道，然后就回去工作了。

庞兹并不完全反对邓恩的说法，但是他对自己所看到的和感觉到的一切充满狂热：“被错误压制的激情释放出来，空气里充满了紧张气氛。我可以从每个人的脸上看到希望和贪婪，看看他们紧张地牢牢攥着一卷卷的钱，以及那些伸出来的数以千计的挥舞着的拳头，我从这些都可以猜出他们内心的渴望！疯狂，金钱的疯狂，最糟糕的一种疯狂，反映在每一个人的眼睛里！”

庞兹突然间非常高兴，但是又有种奇怪的厌恶情绪向他袭来。这种情绪就像是“尽情展示了大众不计后果的心理，容易被误导的或者被不正当的领导所控制！”他开始想，自己应该对这种“被误导的或者不正当的领导”负有全部责任，但是这种想法很快就被强烈的满足感所取代了。

“我就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桥梁，”他非常兴奋，他的伟大随着每个新想法的诞生而逐渐膨胀。“他就是偶像。他就是英雄。他就是所有人生命的主人和最终裁判。是他们的希望。是他们的财富。他发现了财富和幸福。他是个‘巫师’，可

以在一夜之间把乞丐变成百万富翁!”看到疯狂的人群，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狂喜，而且他肯定这意味着他长期以来一直想像的成功已经实现了：“我的雄心最终会带来最完美的成功，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挡我的成功之路。我已经胜利了!”

很难反驳他的观点。截止到中午，他已经从几个分公司收到了几十万美元的投资——他又仔细清点了一遍，总共一百万美元。他当天早上在华盛顿大街的拐角处刚刚设立了新办公室，在开始营业的头三个小时里，每小时进账一万多美元。所有人都知道，仅仅7月一个月，庞兹就收入将近650万美元，这些钱来自两万多位投资者，平均每人投资325美元。证券交易公司开张后的7个月里，已经积聚了三万多个投资者，收入960万美元。庞兹所要做的就是付给他们将近150万美元的回报，让他们高兴。

尽管庞兹对于他的成功异常兴奋，特别满足，但是他清楚地知道，这种局面不会长久。现实是不可避免的，他从学校大街27号外边穿过拥挤的人群，转过街道拐角，来到汉诺威信托公司，悄悄走进亨利·克米林斯基的私人办公室，寻求片刻的安静，从这一刻起，他不得不面对现实。他太忙了，还没来得及看早上的报纸。庞兹拿起一份《邮报》，快速浏览了一下巴伦的评论内容——这是对于他和他的公司的第一次公开批评。他既愤怒又害怕，但是没有表现出来。他知道，一位金融界传奇人物对于他的贬损之词肯定会唆使政府官员立刻采取行动，甚至采取过火的行动。“现在的形势非常危险，”庞兹最后下了结论，“因为自从他成为媒体批评的焦点之时起，政府部门就会杀气腾腾地对他狂轰乱炸。在他认为是大众的观点的驱策下，他必须采取一切行动。决不保持沉默。”

“就在今天，就在下一个小时或者什么时候，也许什么人就在制定对付我的一些策略了，”庞兹告诉自己说。“毫无疑问，我必须准备进行一场战斗。”他最害怕的就是法庭发出的一纸禁令，那会立刻让他关门停业，同时中断他的计划，使他不可能转变业务模式，走上正路。以他特有的天赋才能，庞兹决定和敌人针锋相对，斗争到底，他做的事情绝对让他的对手们出乎意料。

庞兹拿起克米林斯基办公室里的电话，告诉接线员，他要找美国检察官，马萨诸塞州司法部长和萨福克郡检察官——这些人是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官员，也是他最大的威胁。“告诉他们我想要和他们谈话，”庞兹说道，“一联

系上他们就给我回电。”

第一个回电话的人是丹尼尔·加拉格尔，他是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检察官。加拉格尔毕业于波士顿大学，他是个普通律师，是当地哥伦布互助慈善团的领袖，曾被伍德罗·威尔逊指定为联邦检举人。他今年47岁，有四个孩子，长着一副冷漠刚强的面孔，浅褐色的波浪发型从中间分开。

用幽默的语言互相问候之后，庞兹提到了《邮报》上的那篇文章，进入了正题。“对我来说，”他说，“他们这样做是不公平的，他们不应该批评政府官员懒散疏忽。我个人非常憎恨这种批评，因为他指桑骂槐。我要求一切放到桌面上来说。我要求您和其他的官员都有机会来调查我的公司。请您参加我召开的会议，司法部长和检察官都将在会上和我谈论这个问题，目的就是安排好这次调查的细节问题，您愿意参加吗？”

加拉格尔马上同意了——邀请他自己进入公诉人的办公室简直就像是老鼠追猫。庞兹从波士顿郡的公诉人，萨福克地区的法官约瑟夫·佩尔蒂埃（此人是加拉格尔的朋友和政治上的同盟）那里得到了同样的回答。从以往的经验判断，佩尔蒂埃同意见庞兹，最有可能的动机是他想试探一下，自己是否可以从这位金融家那里挤出一些钱来。

佩尔蒂埃48岁，这个年龄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不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都反应迟钝，逐渐走向颓废了。佩尔蒂埃和加拉格尔一样，都毕业于波士顿大学——佩尔蒂埃获得大学辩论奖比加拉格尔早一年。尽管佩尔蒂埃作为公诉人的管辖范围仅限于波士顿及其周边的郊区，但他作为哥伦布互助慈善团的高级律师，在国家舞台上还占有一席之地。但是佩尔蒂埃并不认可这个组织的崇高理想。在做检察官的十年里，他已经彻底堕落了。他以撤销起诉为条件开出的价格随案情不同而有所区别，但是他真正拿手的事情是敲诈勒索。他最喜欢的敲诈方式就是用女性来诱捕他的猎物，也叫作美人计。一个富有的男人，通常是结了婚的男人，很容易被一个年轻漂亮的美女诱惑，在旅馆房间、公寓或者出租车里干出见不得人的勾当，然后就像上钩的鱼一样，乖乖地妥协。总是当事情发展进入高潮的时候，另一个男人突然闯进去并声称自己是警察或者是这个女人的丈夫、她的父亲或者司法部门的官员，这要看他们如何设计这场骗局的结尾了。这个富翁将被告知，他的事情会公之于众，一场让感情疏远的诉讼案以及刑事赔偿。他

们还会告诉此人，他要请一位和政治有关的律师。这位律师还必须是丹尼尔·科克利，他曾在1913年帮助前任市长詹姆斯·迈克尔·柯利敲诈约翰·菲茨杰拉德的过程中表现出色。科克利是佩尔蒂埃的政治活动方面的策划人，他还是佩尔蒂埃和柯利的中间人，只要这位检察官不起诉这位市议会的议员就可以。

如果这位“裤子脱到脚踝”的富佬付给科克利一笔丰厚的律师费，那么科克利就会假装运用他机敏的法律头脑以及与检察官佩尔蒂埃的密切关系让所有的罚款、指控，被剥夺名誉的妇女、愤怒的丈夫奇迹般地消失。佩尔蒂埃会从科克利那里分得一部分赃款，然后他们又会寻找新的牺牲品重复这个游戏。佩尔蒂埃和科克利甚至把丹尼尔·加拉格尔也拉进来，在加拉格尔成为联邦检举人之前，他至少参与了一次勒索行为。科克利曾经和邻县的检察官做过同样的敲诈勾当。由于一心一意钟情于罗斯，庞兹对于用女性诱惑的恶作剧不会上钩。但是自从佩尔蒂埃从《邮报》上看到庞兹的百万家财之后，庞兹就成为这位地区检察官最大的一块蛋糕了。

加拉格尔和佩尔蒂埃这对老朋友满心欢喜地准备参加这次会议，但是司法部长韦斯顿·艾伦则拒绝参加。他更喜欢独自一人进行调查，不想和两位来自社会底层和政治底层的波士顿大学校友共同进行这项工作。庞兹决定在当天分别会见每一个人，从佩尔蒂埃开始，最后见艾伦。

庞兹和他的公关经理威廉·麦克麦斯特一起徒步走过了三个街区，经过银行和市政大厅，来到大都会广场的萨福克县法院那花岗岩建筑前。在路上，庞兹看上去就像个要去沙龙舞会的人，而不是去上绞刑架。那天早上，他的穿着像往常一样英俊潇洒，白色的法兰绒裤子，丝绸衬衫和袜子，白色的鹿皮鞋和蓝色的大衣，一块手帕插在胸前的口袋里。一根巨大的钻石别针在他的领带上闪闪发光，胳膊下夹着银质包头的手杖。他的感觉和他的外表一样好；他相信，自己正走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他要尽情发挥自己体内的每一分智慧、创造力和勇气，更不要提瞬间的迟疑和受到猛烈攻击时的镇定自若了。但是当另外一个人看到他的生计和自由受到了威胁的时候，庞兹则看到了机遇。就在这个时刻，他开始采取大行动了。

庞兹和麦克麦斯特走进了法院，穿过大礼堂，走过大理石雕像，头顶是装饰

着壁画的五层圆形拱顶。他们在十一点钟时走进了佩尔蒂埃的办公室，并尽量让自己感到舒服。佩尔蒂埃很唐突地说出了会议的开场白，他批评庞兹，说他散布了错误的谣言——佩尔蒂埃是庞兹的投资者，投资数额是两万美元。由于他的本性，佩尔蒂埃完全有可能提出这个数字来向庞兹暗示，他所做出的服务的价值底线。庞兹当场做了道歉，在麦克麦斯特看来，他的道歉就像是阿谀奉承，然后他转换话题，说尽管没有事实可以证明他个人或者他的公司有犯罪行为或者触犯政府规定的做法，但是他还是很高兴和政府部门合作。

庞兹先解释了邮政回邮代金券业务的来龙去脉，当然，没有告诉他们自己并没有真正做这个业务，然后他设法鼓动佩尔蒂埃和他达成完全的一致：他同意把证券交易公司的所有账簿都认真核对，审计员由佩尔蒂埃和其他的政府权威人士选定。这个审计员会建立负债标准，而庞兹惟一要做的就是证明他有足够的资产可以抵清负债。如果庞兹可以证明资产和负债相当，政府就宣布庞兹有偿付能力，从此，所有的调查都会停止了。庞兹仍然不知道自己如何才能凑齐足够的资产和负债相抵，但是总会有办法的。此时此刻，他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牢牢控制住局面，为自己争取一些时间。

佩尔蒂埃没有看到这件事的不利方面——看上去他的心中好像充满了公众利益。他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庞兹做了违法的事，所以他的优势很小。这也许是佩尔蒂埃可以做的最好的一笔交易，庞兹和他本人都清楚这一点。

然后，庞兹开始了他精心设计的圈套，这个主意很危险，但是有可能让他开始从邮政代金券的业务转变为其他正当的业务。

“检察官先生，”庞兹说道，“现在一位审计员好像不可能弄清楚我的负债到底有多少，因为在调查的过程中，我每天都要不断地签发无数票据。”

“我想你说得对，问题就在这里，”佩尔蒂埃同意庞兹的说法，上钩了。“你能不能暂时停止签发那些票据？”

“我可以这么做，”庞兹说道，但是心里清楚这种事决不会发生。“但是我没有时间考虑这样做对我是否有利。但是这个建议还是很有吸引力。因为我可以有机会还击媒体对我的恶意的影射，我要这么做。”

“你会停止签发票据？”佩尔蒂埃问道，“什么时候？”

“马上，”庞兹说道。“我能用一下你的电话吗？”

庞兹给他在学校大街的办公室打电话，露西·梅利接了电话。他告诉她，在办公室里面和外面都贴上告示，宣布从现在开始证券交易公司将不接受新的存款了，但是会继续兑付已经到期的票据，给顾客以前承诺的50%利息。担心的投资者们不想等到他们的票据到期，就匆忙撤回了他们的本金，放弃了利息。庞兹要她通知所有的代理商和下级代理商都要这么去做。

庞兹和麦克麦斯特从法院出来，走了一小段路，来到德文希尔大街85号，也就是美国地区检察官的办公室。他们在加拉格尔九楼的办公室里呆了两个小时，那里还有联邦检举人和两位邮政调查员，他们都曾到庞兹的公司进行过例行检查。他们的谈话大部分和与佩尔蒂埃的谈话内容一样，而加拉格尔也同意庞兹的申请，由调查员选派一位审计员调查庞兹的账户，而庞兹会绝对服从他们的安排，认可调查的结果。

加拉格尔问庞兹，既然他已经聚积了如此众多的个人财富，为什么还要不断地让别人给他投资。

“我不需要金钱，但是最终我也许需要人，”庞兹说道。

加拉格尔问为什么需要人，庞兹说，“我不知道。也许我有可能想要参加竞选吧。”加拉格尔非常惊讶，他问庞兹是不是美国公民。“差不多，”庞兹回答道，实际上，他从来没有出示过他的移民绿卡，因为他知道这样会暴露他以前的犯罪历史，从而损坏自己的形象。

庞兹还向这位联邦检举人描述了他那利益均分的银行服务系统计划，并且暗示他有开办船运公司的想法。他告诉加拉格尔，他想让波士顿成为全国最大的进出口中心。庞兹随口提到，他预计利润可以达到1亿美元，他还大方地补充说，他只想给自己留下100万美元，剩下的钱都捐献给慈善事业。

然后，他们向州议会大厦走去，去会见司法部长艾伦，但是在路上，庞兹想看看学校大街27号有什么动静。庞兹将不再接受新存款的消息刚刚传开，几十个焦急的投资者就排队等候在办公室门口，等待立刻兑现他们的汇票，当然，支付利息的日子还没到。庞兹知道，明天早上，会有大批人潮涌向公司，要求撤回投资的本金，因为他让记者帮助散播消息，同时同意在《邮报》的头版头条上刊登这个消息。作为防范，庞兹叫平克顿侦探所的人增加人手，维持秩序。

和这位司法部长以及他的同僚的会议持续了将近三个小时，没有任何结果。

他没有在法庭上宣过誓，所以庞兹抛出了一大堆让人迷糊的、夸张的数字和承诺，从他如何经营公司，到他以前通过哪些银行向国外付钱和收钱，所有这些都 被速记员适当地记录了下来。尽管庞兹滔滔不绝说了很久，韦斯顿·艾伦还是对 庞兹提出的审计提议不感兴趣。尽管佩尔蒂埃已经接受了庞兹的建议，加拉格尔 也有可能接受，但是艾伦似乎更愿意继续他自己的调查行动。

当庞兹离开州议会大厦的时候，一大群记者围了上来。《邮报》再也不是对 庞兹感兴趣的惟一媒体了；其他报纸也争先恐后地洪水般涌了过来。官方已经采 取了行动，现在，庞兹和他的证券交易公司是公平合法的了。不仅波士顿的所有 报纸记者都来到了那里，庞兹的消息还吸引了来自外省的记者，其中就有《纽约 时报》的记者。这些记者希望他们的猎物表现出失败或者在严酷的考验面前狼狈 不堪的样子，但是事实正好相反。庞兹高兴地挥舞着一张纸，表明他在汉诺威银 行里有 150 万美元的存款，并轻松地证明了，他有足够的钱来实现自己的承诺。

“他还是和以前的庞兹一样，”一位记者惊讶地写道，“温文尔雅，衣冠楚 楚，笑容可掬，像从前一样。”当这些记者向庞兹抛出一大堆问题的时候，麦克 麦斯特一把把他拽走了。

“现在我什么也不想说——我饿了。”庞兹冲着他肩头后面成群的记者轻松地 说道。





1920 年 8 月，庞兹在他学校大街办公室里摆姿势让记者拍照。

Boston Public Library, Print Department



第十三章 “控制局面的主人”

第二天——7月27日星期二早晨，庞兹用半个小时从列克星顿的家乘车到波士顿。一路上，他评估自己的处境，完善他昨晚盘算好的大胆的生存计划。

庞兹肯定，他停止接受存款并同意审计员调查的举动让他掌控了整个局面，就像他说的那样“成为控制局面的主人”。佩尔蒂埃和加拉格尔好像愿意耐心等待审计的结果，并且公开祝贺自己终于让庞兹暂停了业务。当然，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庞兹会那么痛快地同意停止接受投资，因为他每接收一美元投资，就会更进一步陷入债务的危机。与此相反，他的债务随着每一笔撤出的投资而逐渐减少：“每一次我退回他们的本金，”他偷偷心满意足地说，“我就会节省下50%的利息。”

司法部长艾伦有点像粗野的大象，但是庞兹并不特别担心。“他不可能制造任何麻烦，因为两位检察官都站在我这边，他没有机会获胜，不论是在法庭上还是在公众面前都是如此。”如果这位司法部长想要知道一些信息或者要自己委派审计员，庞兹就可以简单地让他去和地方以及联邦检举人去说。庞兹完全没有考虑到那位银行专员，相信他已经减少了约瑟夫·艾伦的担心。

他头脑中最大的问题是当一位独立的审计员计算他的债务的时候，他该怎么做才能证明他有足够的财产来抵清这些债务。在他非常缺钱的时候——庞兹完全依赖于这些新的投资者。当音乐停止的时候，就没有椅子坐了。

庞兹做了粗略的计算。他已经签发了大约1500万美元的具有约束力的票据。他还不肯定，但是他相信自己可以支配的现金大概有800万美元，也就是说他还缺700万美元。但是这还不是全部。他希望以后几天还会有被吓坏的票据持有人大量撤回投资，而他乐观地预测，那些撤出的资金将为他扫清400万美元的

债务。这样更好，但是仍然有 300 万美元的赤字。

这是一次赌注极高的纸牌游戏，他在罗马上大学的时候和在去美国的船上一直输牌，但是这一次比任何一次的赌注都要高几百万美元。他完全被债务淹没了，他推断说，“除非恰好从天上掉下个大馅饼，正好砸在我头上。”像以往一样，庞兹不可抑制地相信他可以做到。惟一的麻烦是，他不得不去抢银行才能凑够钱。

庞兹的百搭牌就在汉诺威银行的金库里。他估计这家银行至少有 500 万美元的可议付债券和巨额现金储备。作为大股东和这家银行独立的、最大的储户，他相信他也许可以很容易进入金库，拿走现金和债券，然后把它们据为己有。他要用这些钱证明他有足够的资产支付他的债务，然后他会偷偷摸摸地把钱归还，神不知鬼不觉地放回它们原来的位置。诚然，这是一个充满缺陷、很牵强的计划，其中最糟糕的是它极端不合法。但是这是他惟一的希望，所以，庞兹甚至画出了路线图，计划好了这次大抢劫的实施步骤。

汉诺威银行位于华盛顿大街和瓦特大街的拐角处，距离加拉格尔的办公室仅仅半个街区。庞兹迫切要求在加拉格尔的办公室里和那位审计员彻底摊牌，这可以理解，因为他认为联邦检举人比佩尔蒂埃和司法部长的官衔都高。当这位审计员准备披露庞兹的全部负债情况的时候，庞兹就会收集好所有的银行账簿和其他资产来应对。但是他不会直接从学校大街 27 号走到德文希尔大街 85 号加拉格尔的办公室去。他会中途在汉诺威银行停留一下，在完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从银行取走足够的现金和证券来弥补所有的账目亏空。庞兹预计整个摊牌的过程只需要一个小时，在那之后，他会溜溜达达地再次来到汉诺威银行，重新存入他借出的资产。

“整个调查就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刻完全停止。政府权威部门将不得不证实，我是有偿付能力的，”庞兹盘算着。以后，他会转向经营其他官方许可的合法业务。“一切考虑就绪，”他想，“我还远远没有被打败呢。”

当庞兹到达学校大街 27 号的时候，一天前那些崇拜他而慕名而来的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焦躁不安的人，他们的身体完全被汗水湿透了，他们的眼睛里闪烁着恐惧和愤怒。一些人拿着早上的《邮报》，头版头条上的大标题胜利

地预言，庞兹即将灭亡，这更增加了人们的恐惧：庞兹关门大吉，不可能再恢复营业了。

与庞兹的报道相比，当天报纸上的另外两条消息明显相形见绌，一条是美国杯比赛的最新赛况，另一条是讲述潘乔·维拉绑架了一名美国人质勒索赎金。在庞兹同意暂停业务的报道下面，是他花钱刊登的头版公告：

公 告

我已经和检察官佩尔蒂埃先生达成一致，完全同意暂时停止位于波士顿学校大街27号的证券交易公司以及所有分公司从公众那里接受作为投资的基金。目的是协助官方的审计调查以证明本人有偿付能力，同时向他说明，我的金融操作是完全合法的。同时，我会尽快支付所有到期的投资。不仅如此，在审计账目期间，任何人都可以凭借票据随时撤回他们没有到期的投资本金，当然那样就没有利息了。

查尔斯·庞兹的签名

早上八点公司一开门，就有几百人聚集在门口。庞兹到公司的时候，并没有看到警察的身影，这是几个星期来第一次学校大街没有享受到足够的警方保护。庞兹非常生气，他很惊讶这些正在调查的政府官员希望利用这些乌合之众来捣乱，作为让庞兹永远关门的一个借口。没有警察的帮助，甚至那些全副武装的平克顿侦探也对狂乱的人群无能为力。温度正在逐渐升高，已经达到了七十多度，但是一个个挤得变形的身体让学校大街变成了波士顿最热的街区。

庞兹在他的办公室里只呆了一小会儿，完全依靠露西·梅利和其他24个职员及销售代理商来处理退款。由于庞兹停止了接受新投资，他的员工们现在没有什么事好做了。庞兹走过街角，来到汉诺威银行，再次走进了克米林斯克的办公室，开始计划他的下一步行动。

他打电话给《邮报》的城市版编辑埃迪·邓恩，抱怨他们在当天早上的报纸头版头条上写了“不可能再恢复营业”的句子。庞兹或者那些公诉人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好像《邮报》正在努力加快他的灭亡，目的是把他的利润据为己有。

庞兹非常激动。他不知道理查德·格罗泽，这位执行出版人正在他父亲的办公室里指挥整个新闻报道，所以，庞兹把矛头指向了邓恩。庞兹真的发怒了，这位城市编辑“从来没有停止过盯我的梢，只有狩猎用的大号铅弹才能把他赶走”。庞兹告诉邓恩说这份报纸要小心，否则他就会“把报纸据为己有了”。

然而，就在这时，庞兹还有更棘手的问题要考虑。他的一个投资者聘请了一个律师，向萨福克地方高级法庭提出了一项行动建议，申请法庭允许该投资人暂时接管庞兹的业务，同时立刻让庞兹歇业。这个投资人是21岁的波士顿新闻商人奥尔顿·帕克。他在6月14日投资了500美元，两天之后他的750美元本息就到期了。如果帕克的动议被采纳的话，庞兹就彻底完了，被这250美元的债务击垮了。

害怕最坏的事情发生，庞兹派人搜遍整个城市，找到帕克，提前给他付清利息，让他放弃法庭讨论案件。但是庞兹没有找到帕克。与此同时，帕克的律师大卫·斯通曼已经得到许可，去会见威廉·库欣·韦特法官。庞兹真的发狂了，他派勒弗诺里法官的法律合伙人塞缪尔·贝勒律师去说明，没有必要受理此案，也没有必要提出什么禁止营业的法律禁令，因为庞兹即将付清所有的欠款，并且有足够多的财产可以经受住任何风吹雨打。韦特法官保护了他的名誉，推迟了最后的裁决，这让庞兹多少感到一些宽慰。但是这个法律方面的申请仍然有效，它代表着一种严重的威胁。

就在那天的晚些时候，庞兹已经放弃了秘密寻找帕克的希望，也不能立刻了结此案，就在这时，帕克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汉诺威银行。这个年轻人看到自己的名字和这个案件的消息被登在《邮报》报社大楼外面的公告牌上，感到有些不安。他告诉庞兹，那位叫斯通曼的律师骗他在诉状上签字。庞兹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他把帕克拖到贝勒的办公室，给了他750美元，让帕克写一份书面陈述，宣布免除庞兹所有的债务。庞兹怀疑斯通曼这人被波士顿银行家们利用，作为挡箭牌，想把庞兹压垮，他很快撤销了这个诉讼。

庞兹避开了一发子弹，但是他觉得自己需要更多的保护，勒弗诺里和贝勒提供的保护还远远不够。他想到州立大街转一转，那里是波士顿商业精英聚集的地方，他想从那里找一位“祖先在五月花号上呆过的律师。一位蓝带的波美拉尼亚律师”。但是他还记得“冰王”查尔斯·摩尔斯如何操纵这个系统，他不是通过

复杂的法律计划获得自由，而是通过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支持者才达到目的，而克拉伦斯·巴伦就是这样的人。很明显，庞兹不可能希望从巴伦那里直接获得帮助，所以他退而求其次，决定自己需要的律师必须和这位掌控整个州的人具有深入、亲密的关系。如果这位律师能掌握这个权力经纪人的一些污点劣迹，就更好了。庞兹在波士顿挑选最符合他要求的律师，此人是联邦检察官和萨福克郡当地检察官的朋友，此人用20年的时间在政客和公诉人的耳边吹风散播谣言：他就是丹尼尔·科克利。

科克利长着一张孩子脸，这掩饰了他那极其成熟老练的才能，即损人利己。他帮助柯利把菲茨杰拉德赶出市长竞选的杰出表现以及他和佩尔蒂埃，还有另外一名叫内森·塔夫茨的检察官合伙敲诈的成功表现，仅仅是他个人才能的一部分而已。科克利1865年生于波士顿南部，因为生病从波士顿大学退学，成为一名路面电车司机，他行驶的路线经过下流的Scollay广场到令人尊敬的哈佛广场。他因为煽动一起罢工，要求增加工资，被公司解雇，此后，他做过拳击比赛的裁判员和《纽约太阳报》、《波士顿先驱报》的体育版记者。后来，他从波士顿大学的法律学院毕业，成了一名个人伤害罪的律师，他特别办理针对以前解雇他的有轨电车公司的老板的案子。为了让他的复仇更有味道，科克利把他那过期的电车司机驾驶证装裱起来，挂在他书房的墙上。

由于他的腐败和他的魅力同样受人关注，科克利看到自己的政治前途没有希望了，因为投票者对他并不信任。他作为来自剑桥地区的代表，在州立法机构里连任了三届委员，然后在第四届的选举中被逐出州议会。此后，他在波士顿帕克委员会谋到了一个职务——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的管理人，这是指定的、礼仪性的虚职。作为一个54岁，拥有五个孩子的已婚男人，科克利有流氓式的幽默感和男演员的嗓音，他可以让坐在最远处的人听到他的声音，而丝毫不失去他那丰富的感情色彩。对庞兹来说，最好的是他不仅和佩尔蒂埃站在同一边，而且还与联邦公诉人加拉格尔有密切的关系。

他们一见面，庞兹就喜欢上了科克利。庞兹信心十足，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理想的律师，他同意付给科克利和他的搭档，前任检察官助理丹尼尔·迈克艾萨克一笔巨额律师费，每人2.5万美元，他们承诺会给庞兹带来更多的好处。有一点庞兹没有考虑到，那就是：尽管科克利是一位杰出的效率很高的律师，但是他

的包袱和麻烦也是车载马驮，他在波士顿政治斗争的战壕里，敌人和朋友一样多。不仅如此，对于波士顿的上流社会来说，他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小人物。科克利完全不能控制司法部长韦斯顿·艾伦。

庞兹觉得自己已经竖起了法律的保护伞，于是又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学校大街27号。对于证券交易公司来说，这又是最繁忙的一天，但是和以前的情况不同，这一次是所有的钱都不断地流出去，而不是送进来。

从早上八点公司开门以后，人们就忙个不停。露西·梅利和其他员工竭尽全力跟上无情的退款人潮的节奏，但是他们还是不可避免地落后了。在奈尔斯大厦的走廊里，就像以前一样，压力随着温度的升高也不断攀升。接近中午的时候，一大群人组成一个楔型队伍，强行进入227房间，要求公司还钱，被庞兹雇的保安挡回去了。但是仍然看不到警察维持秩序，捣乱的人群对证券交易公司的办公室发起了新一轮攻击，这一次他们的目标直接对准了那扇玻璃镶框的门。门碎了，玻璃碎片在空中乱飞，打中了几个人的脸和手。看到血之后，他们更加激动了。紧接着又是几乎疯狂的举动，愤怒的人群试图杀出一条路来，冲向出纳员窗口的铁门。庞兹的保安又一次击退了人群。大约十分钟的叫喊和推挤之后，大厅里又暂时恢复了平静。

这场骚乱更加减慢了支付的速度，排起长龙的人们要求退款，还有一小部分人手里拿着已经到期的票据等待兑付现金，人群蜿蜒曲折地穿过走廊，沿着楼梯向下延伸，排出大门，来到学校大街上，人们拥挤在Elite鞋店，Burk & Co. Merchant裁缝店和旅行包商店门口的人行道上。报童在人群中徘徊，一小撮一小撮的人挤靠在一起，读着当天下午的报纸。炎热的天气对某些人来说太难以忍受了，至少有六个妇女晕倒在队伍里。

几个做投机生意的小贩在人群边上走来走去，声称以票据到期的价格收购这些票据。一百美元的一张票据几天之内就到期，那么他们就付它的票面价值——这些投机小贩想独吞那50%的利息——同样的一张票据，如果几个星期之后才到期，他们只付75美元。但是至少票据的主人不用排着长队再等下去了。还有一些人既不是票据持有人，也不是投机小贩，而是想要投资的人，他们希望庞兹可以发善心，接受他们的投资。

来自波士顿各大报纸和外省的报纸记者都汇集在这里，记录下当时的场景。大多数记者直接写出报道，来自《晚间报道》的一位记者好像最关心队伍中截然不同的两种人，一种是衣着考究的女人和商人，他们混杂在地位低贱的速记员、水果小贩、小店主和卡车司机里面。也许希望那些贵族读者相信，不是所有的波士顿人都陷入了疯狂之中，这位《晚报》记者冷淡地加了一句，“外国人占了大多数”。

那天过了一半的时候，庞兹安排接管奈尔斯大厦一楼的一个叫“手中的老铃”的酒吧，因为禁酒令，这个酒吧被迫关闭了。尽管这个酒吧和庞兹的公司在同一座大厦里，但是“手中的老铃”的大门却对着威廉姆斯法庭的街角。这条狭窄的街道被砖结构的建筑所包围，宽度仅仅容得下十个男人肩并肩站着，人们称之为“混乱的小巷”。这个名字来自一堆混乱的铅字，因为报纸一条街的印刷厂都聚集在这里。

很快“混乱的小巷”里挤满了投资人。庞兹的保安引导人们五个人一组进入“手中的老铃”酒吧，然后带他们从后边的楼梯上楼，来到证券交易公司二楼那间阴暗的办公室。在那里，他们把自己的票据换成庞兹在汉诺威银行账户的支票。庞兹更喜欢用支票支付，而不是现金，他猜想至少有一些顾客会把退还给他们的钱再存入庞兹控制的汉诺威银行里。“这种情况就是‘我赢得头部’而‘你丢掉了尾巴，’”他自己吃吃地笑道。拿到支票之后，保安就会引导这些投资者从前门走出大厦，于是这个大楼又向学校大街吐出了一批人。这个系统就像一条流水线，在其中，庞兹的票据从一扇门进来，钱从另一扇门出去。

那天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庞兹邀请那些聚集的记者和他一起来到汉诺威银行的经理办公室。他和他们一起呆了一个小时，他们一起说笑话，插科打诨，他还向记者宣布他的计划，建立一个庞兹基金会，专门经营他所喜爱的慈善事业。作为第一步，庞兹说，他要给新建的一个孤儿院捐赠 10 万美元。这家孤儿院叫意大利儿童之家，计划下个周末在波士顿的牙买加平原旁边对外开放。

当记者问及他的退款情况时，他轻松地说，他相信他已经付出了一百多万美元，当然这个数字是夸张的。一些记者自觉地把他的估计数字降低了几万美元。庞兹想利用这些记者告诉他的客户们，要保持耐心，他们的钱都会回来的，在这一点上庞兹采取了审慎的语气。

“我希望公众能够按部就班地提出他们的退款要求，因为所有的款项都会兑现的。自从我不再接受新投资以后，就没有警察来维护治安了，公众不会从中获得任何好处的，”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被认为是向媒体发出的正式声明。他坚持说，他不关心自己的财产被破坏，但是又加了一句，“然而我不想看到任何没有必要的打砸抢行为和暴乱，以及任何有损我的顾客财富的行为。”

然后，庞兹带着严肃的表情，紧绷着脸，批评了那些投机小贩折扣收购投资人手中的票据的行为，称这种行为无异于从他的顾客身上割肉。“我想我应该提醒那些有意利用手中持有的票据进行投机买卖的公众注意，让他们看到把利益转让给那些金钱鲨鱼是多么不明智，这些人利用了人们的紧张情绪来发财。”

尽管庞兹在记者面前表现出自己满不在乎的情绪，但是当天的退款数量确实令他吃了一惊，照这样下去，他还没来得及证明自己有偿付能力，结束公诉人的质询，重新开展业务，就会破产变成穷光蛋。记者走后，庞兹悄悄地采取了一个防范措施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五天前，他给了汉诺威银行一个存款凭证，其中的条款说明，庞兹如果想支取那150万现金，就必须在30天前通知银行。那天在离开银行之前，庞兹写了一个这样的通知，希望他可以坚持到8月27日支取这笔现金。

但是庞兹并不知道，那位银行专员，约瑟夫·艾伦也在考虑这个方法。尽管他的调查表明，庞兹的银行操作没有违法的地方，但是艾伦知道，这种突然的、大规模的集体退款会让汉诺威银行和其他与庞兹有大宗业务往来的银行受到严重打击。如果庞兹被投资者满天飞的票据吓坏了，他和他的员工填写的支票数额也许会超过他的实际存款数量。但是，因为庞兹是汉诺威银行重权在握的董事会成员，在其他银行那里他也是一位身价极高的储户，所以，这些银行也许会继续支付他的支票，希望他可以尽快再存进更多的钱。但是当他的账户空了以后，艾伦猜想，庞兹的存款也许会枯竭，而这些银行就不得不用自己的库存来填补账目的空缺。由于庞兹所经营的金钱数额巨大，一家小银行如果在庞兹账户透支之后继续兑付庞兹的支票的话，就会发现银行的资本在不可救药地面临枯竭。一旦消息传出来，那些储户有可能到那家银行去挤兑现金，但是到那时，银行已经没有钱给他们了。这会毁掉这家银行，同时有可能引发整个波士顿的恐慌，因为其他地方的储户由于紧张也会参与挤兑。艾伦知道，最后的结果就是波士顿整个银行系

统的崩溃，各家银行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银行管理者最喜欢秩序井然，甚至喜欢由此而引发的繁琐操作。艾伦相信，庞兹所带来的危险是一个银行专员最害怕的事情。

为了减轻他的担心，减少危险，艾伦通知克米林斯克和汉诺威银行的金库保管员威廉·迈纳林，他们从现在开始，每天必须向他汇报银行的财务状况，包括银行有多少储备金，所有存款的数量，以及是否有储户已经透支了他们的账户。尽管庞兹对此并不知情，但是这种严密的监控措施，也让他从银行金库暂时偷取现金为他所用的计划难以实现，或者说根本不可能实现。他需要其他的方法来证明自己的资产超过了负债。

和记者们谈完之后，庞兹走出了汉诺威银行。他要在回列克星顿的路上顺便送露西·梅利回家，而当司机约翰·柯林斯启动车子的时候，她已经坐在后座上了。那一天是庞兹的金融生涯中最漫长、最难受的一天，但是他不会在别人面前表现出来。当柯林斯把豪华轿车停在银行门口的时候，庞兹向他那擦得闪闪发光的汽车走去，把一只脚放在踏板上，用左手打开了车门。他的帽子在头上微微向后倾斜，他的领带处于恰当的位置，庞兹好像在等待《邮报》的摄像机拍照，留下他最迷人的作秀似的微笑。

第二天早上，也就是7月28日，星期三，庞兹照例来到办公室工作，他发现他的公司的新闻在《邮报》上占了最显要的位置，甚至比美国杯帆船赛中 Resolute 队大胜 Shamrock IV 队的连载消息还要显眼。他还看到他的一个敌人正在指望从公众那里赢得支持。西蒙·斯韦格在《邮报》的头版刊登了一则广告，其中没有提到庞兹的名字，但是内容分明就是影射庞兹。“我们支付的红利超过了我们的收入，但是没有超过另一个家伙的本金，”广告词这样写道，怂恿储户到特里蒙特银行去存款。为了让人理解广告的要点，最后还写道：“存钱，然后变得富有。投机，然后彻底破产。”

还有更加不好的消息，《邮报》上刊登了另外一则尖刻的攻击性文字，作者是克拉伦斯·巴伦，他再一次把矛头指向庞兹最近在波士顿新闻局发表的公告。巴伦向庞兹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企图彻底毁掉庞兹的诚信。其中一个最尖刻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庞兹要在当地几家银行里保留巨额的存款，而获得的利息只有

5%，或者用大量钱来买那些缺乏活力的银行和公司的股票，比如像普尔公司，而他本来可以利用这些钱通过邮政代金券快速而容易地获得高额利润。巴伦还用道德方面的问题攻击庞兹，他说如果庞兹对外声称的挣钱方式是真实的话，那么他就是在“欺骗”他购买代金券的各国政府，或者更糟糕的是，欺骗美国政府。

但是如果斯韦格和巴伦想要动摇公众对于庞兹的信念的话，那么他们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庞兹除了拥有奇特的服装和昂贵的汽车以外，还让自己成为了公众的偶像。每当他的豪华汽车停在学校大街 27 号门前，庞兹从里面走出来的时候，人们就会开始欢呼。前一天，庞兹穿了一套刚刚洗过的、熨烫得天衣无缝的套装——蓝色大衣和白色裤子——而今天，他为了增加衣着的风味，穿了一件蓝白相间的条纹丝绸衬衫和一个领结。人群中的许多人仍然想要回他们的钱，但是这位小小的金融家身上某些优雅的东西已经抓住了他们的心。他们有疑问，但是他们支持他。他们当然更加喜欢他，而不是这个世界上的其他银行家，或者巴伦之类的人。庞兹感谢他的支持者们，同时感到非常激动，他给记者几分钟发问时间。他再次叙述了他的积少成多的致富故事，然后他向记者们展示了他对恶意诽谤者的反攻。

“银行家和商人可以很容易明白我如何为自己挣到 100% 的利润，”他嘲讽地说道。“但是因为没有人会把其中的 50% 分给大众共享，所以他们觉得那不可能。你还记得那个老乡巴佬第一次看到长颈鹿的样子吗？他盯着它看了一会，然后说道，‘不可能有这样的动物。’事实是银行家和商人们在现有的银行系统之下，为自己赚了足够的钱，但是他们为其他人做的很少。”他再一次陈述了自己关于建立一家利润分享的银行的计划，这一次增加了一点讽刺的意味，“是的，我知道对于那些一直在贪婪地为自己赚取所有利润的家伙来说，我的举动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我的做法是公平和正确的，这些储户应该得到公平的回报。”

获得了动力之后，庞兹企图获得公众的同情，他抱怨说，存款的延期已经让他搭进去了很多钱：“如果当局没有让我暂停营业来协助他们调查的话，我在这个星期就可以获利 350 万美元，”他说道，当然没有提及是他自己主动申请要求停止营业的。但是他大声说道，他决不会被吓倒——他不会被政府势力压下去。“尽管我的业务暂时遇到了一些小风波，但是我计划恢复营业之后，把业务扩大到史无前例的规模。我已经在纽约开办了分公司，而且计划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分

支机构。我用这种生意赚钱。我并不为道德问题所困扰，相反，那些银行家们应该考虑一下道德问题。他们的游戏规则是让人们花钱，而我是要和人们共同分享利润。”

在结束之前，庞兹夸张地估计他的个人财富达到了2400万美元，并且用报复性的标题来挑战《邮报》：“现在请不要认为我在自夸，我已经忘掉的关于外汇的知识比巴伦所知道的还要多。”

但是庞兹并不是对记者发表声明的惟一一个人。“就像我前天告诉庞兹的那样，”联邦公诉人丹尼尔·加拉格尔说道，“他是不该受到官员和其他所有人的祝福的慈善捐助人，但是他也不应该进监狱。调查结果也许可以证明庞兹在理论上是有偿付能力的，但是他同时也违反了联邦法律。我们将找到证据证明这一点。”加拉格尔仍然没有透露联邦当局是和地方以及州公诉人共同调查还是自己独立调查。

退款的工作还在继续快速进行着，但是和庞兹接管“手中的铃声”酒吧相比，退款的过程更加井然有序，甚至没有警察维持秩序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另一方面，狭窄的小巷仍然挤满了人，投机的小贩以票面价值以下的价格购买票据，他们也赚了个盆满钵满。午饭时间到了，庞兹为了减轻人们的疲劳、饥饿和干渴，为每一个退款者提供免费的法兰克福香肠、三明治、油炸圈饼、咖啡和冰苏打，请求人们原谅他没有在一天前给他们退款。

“我要好好对待我的客户，”他在吃饭的时候告诉一位记者。“我希望他们把钱给我。他们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没有人能够终止我的业务，那些在外面的人把钱交给我，他们就会根据我的承诺得到应得的利润。”

庞兹为了增加一些戏剧气氛，雇了一个兼职杂耍演员，此人戴着一头黑色的抹布一样的头发，看上去就像某种动物的皮毛。这个小丑叫詹姆斯·弗兰西斯·莫内利，庞兹给他每个星期五十美元的工资，让他扮演宫廷小丑的角色和独立的桂冠诗人，用打油诗编制成传单，支持他的主人：

我们的同胞为什么激动不已？这些投机者为什么萦绕不去？

庞兹的票据像黄金一样珍贵，为什么，遭到这些黑心人的攻击？

如果他们要买你的票据，那么你就向前走，并大叫着说：

“不行，对不起，伙计，因为票据上签着庞兹的名字。”

就站在队伍里，耐心等待，不要引起任何形式的暴乱啊，

因为庞兹的美元就像大海的波涛一样延绵不绝。

他将付钱给你们，感谢你们，然后恳求你们再次投资给他。

最后，他不会给你们免费的油炸焦圈和咖啡了，而是巨大的火鸡。

庞兹重建信心的努力开始获得了蒸汽动力一般的效果。当天下午，一群人出现在勒弗诺里法官的办公室里，宣称他们愿意组建一个组织，叫做庞兹联盟。他们向勒弗诺里法官出示了一份组建这个联盟的决议，其中包括决不动摇对庞兹的信任，以及承诺如果有必要，会永远把钱给庞兹保管。

那天公司关门的时候，庞兹又给出了 36 万美元，但是人们的目标转移了。没有人群排成楔型砸玻璃门了。在关门之前，庞兹在一个老式盛鸡蛋的板条箱一侧用蜡笔写了一些令人高兴的话，放在门口：本公司将在周四早上九点钟再开门。但是他的痛苦日子还没有结束。

汉诺威银行的管理人员邀请庞兹和他们公司员工一起外出旅游，目的地是瓦特斯俱乐部。庞兹非常高兴地答应了，希望他受到的待遇和几天前在一次银行举办的宴会上一样，当时他是银行尊敬的客人。在那次宴会上，银行的财务总监威廉·迈纳林提议为了银行最新加入的董事和最大的储户干杯。“为庞兹三次欢呼，因为他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金融奇才！”迈纳林说道，他 57 岁，是个老谋深算、经验丰富的政客，曾两度连任国会议员，同时管理波士顿政治和商业方面的事务。人们的欢呼传进了庞兹的耳朵，他感到温暖舒适。他太高兴了，以至于花了 640 美元为当晚的宴会买单。

庞兹一天一天实践着他的计划，他感到自己越来越强大。然而，日复一日，理查德·格罗泽、埃迪·邓恩和《邮报》的全体记者越来越感到挫折，因为他们没有能够把庞兹赶出去。这天晚上，正当庞兹和汉诺威的银行家们联欢的时候，《邮报》的一个记者把州议会大厦里的卡尔文·柯立芝逼到了墙角，一定要他表示行政长官的意见，如何对付庞兹。柯立芝对于波士顿警方的撤出给予的回答是“发生骚乱是不好的”，他在七个星期前被提名为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他的竞选班子头目是沃伦·哈迪。柯立芝的心思明显不在这件事上。他给了这个记者一

个政客的回答。意思模糊，但是具有足够的权威性，可以成为《邮报》封面文章的大标题，用粗体字印刷出来：“我将派司法部长采取行动，目的是严格执行法律。我对于此次事件并不了解，但是根据印象，我认为这个事件应该受到政府的调查。”当然，司法部长韦斯顿·艾伦已经在调查此事了，所以，柯立芝明确了他的回答，说他会派艾伦和联邦以及地方政府部门一起调查，而且此次调查已经展开了。

《邮报》的年轻执行出版人想要做更多的事情，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的陈词滥调上：他即将正式宣布继承《邮报》的家业。他不再是哈佛大学那个懒惰的学生了，这份工作本来是由于父亲的生病强加给他的，但是理查德·格罗泽很快就融入了工作，并与之一同成长。他端起肩膀，清了清喉咙，对他家族的报纸施行权力。理查德在四个月前还以局外人的态度旁观他父亲如何拿《邮报》作为赌注对付柯利。现在，赌注更高了，他用同样的方法对付庞兹。

理查德花了整个晚上准备《邮报》第一篇社论，内容是庞兹以及他所引发的动乱，大标题是：这不会长久。他小心翼翼，不要让文章成为诽谤罪的把柄，但是又不会歪曲他的写作意图，于是这篇社论这样开头：“庞兹先生是外汇市场的‘奇才’吗，他自称的所谓高额利润让他脱颖而出，或者他仅仅在新的伪装下玩弄古老的骗人把戏？一些有经验的人持怀疑态度，不知道他是否可以做到自己所承诺的那样，但是目前所有的政府官员对他的调查还没有证据表明他犯有欺诈罪。”最后，这篇社论获得了蒸汽般的效应，结论是即使庞兹的邮政代金券业务是真实的，“各国政府也不会任其无止境地大规模抢夺本国的财富，在金鹅被宰杀之前，这个问题也只有几个星期的时间了，之后就会真相大白。当然，也有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金鹅。”

理查德·格罗泽和庞兹参与的这场战争正处于白热化的阶段。他们赌注就是他们的名誉和他们赖以谋生的饭碗。只有一个人可以生存下来。





1920 年 8 月 1 日，在他们的列克星顿家外面，罗斯、庞兹及他的母亲
伊梅尔德摆姿势让《波士顿邮报》记者拍照。

The Boston Globe

新学网
PDG

第十四章 “甚至他的奶牛也不能出奶了”

7月29日星期四早上九点钟，“手中的老铃”酒吧门还没有开，令人不安的小道消息就在聚集在这条狭窄的街道上的人群中传播开来。庞兹是不是拿着钱跑了？泡沫破裂了？但是，快到十点的时候，庞兹的一个员工打开了那家老酒馆的门，让所有拿着庞兹票据的人都进来。庞兹在大约十一点的时候到了办公室，他的豪华轿车一出现，就引起了人们一阵沙哑的欢呼。他走出汽车，向他的支持者挥手致意，然后一下子闪进了大楼。

很快，庞兹离开了学校大街，开始了又一天紧张繁忙的采访和开会，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和他的新任律师丹尼尔·科克利在一起。他明白，公众将从他那里获得一些暗示。如果他想要继续得到大家的支持，那么他就必须模仿野鸭子，看上去似乎毫不费力地走过公共公园的养鸭池。表面上，他努力表现得平静而轻松，但是内心深处却在翻江倒海，非常不安，他要努力防止自己被激流和漩涡卷到水里去。

一整天，储户还是继续来证券交易公司要回他们的存款。当他们来到出纳员的窗口时，他们看到了一支巨大的左轮手枪在桌子上，那是为了威慑那些企图抢劫的人。一个年轻小伙子，汗珠从脸上流了下来，递给一个员工一张庞兹的票据，价值是1万美元，周六就到期了，到时他就可以得到1.5万美元。

“你知道，”这个员工告诉他，“还有两天就到期了。”

“我想要我的本金！”他叫喊道。“我要我的本金！”

他拿了本金就离开了。

但是，随着时间慢慢地过去，大量的投资者不是来要回他们早期的本金，而是都拿着到期的票据兑换现金。到了下午两点，庞大的队伍已经缩减为涓涓细流

了。下午四点钟以后，公司就要关门了，一个员工伸出头去，冲着门外问道，还有谁想要退款吗？门外已经空无一人了，于是他关上了门。

就在此时，庞兹正在短暂地休息，和记者们聊天。有些记者不得不听他讲自己积少成多的致富故事，他非常高兴地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从他来到美国，口袋里只有两美元五十美分，到他接到一张从西班牙寄来的附有邮政代金券的信件，再到他取得惊人的成功。当记者不可避免地又问到庞兹如何把邮政代金券换成美元的时候，庞兹总是反驳道：“我的秘密就是‘我如何把代金券变成现金？’我不会告诉你们的。”每次采访结束的时候，罗斯总是给记者准备了礼物。“然后我找到了灵感，”他对一个纽约的记者说道。“那就是罗斯·内柯，她是波士顿水果批发商的女儿，世界上最美丽、最杰出的女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罗斯。她不仅是我的左膀右臂，还是我的心脏。”罗斯则尽量避开摄像的灯光，她更喜欢在他们的私人房间里支持她的丈夫工作。

偶尔，庞兹的媒体代理人威廉·麦克马斯特会替庞兹发言，但是他远远不及他的老板那样敏捷灵巧。庞兹尽量避免和政府部门发生直接冲突，但是麦克马斯特则好像要激怒他们。他告诉记者，庞兹的战斗口号已经变成“让政府深入调查吧，他们会遭到谴责”。《邮报》利用这个评论证明庞兹对于政府的攻击，在星期五早上的报纸上有这样一个大标题：藐视政府调查行动的言论。

庞兹在和记者说话时，也会犯一些错误。这一天，他们又向他提起了他的老对手家具商约瑟夫·丹尼尔，他那一百万美元的官司仍然悬而未决。法院一开门，一位丹尼尔雇佣的律师就陈述了他稍做修改的观点，这一次的焦点是庞兹在汉诺威信托公司，普尔公司，纳波里·麦卡诺尼制造公司和其他几家公司的股份。庞兹已经以其他人的名义购买了一些股票，很明显，其目的就是要躲避丹尼尔或者其他人的调查，但是他在向记者描述自己所持有的股票的时候，不小心撕了自己的金融伪装。丹尼尔的案子还惊动了怀特法官，他决定下周举行一次听证会，专门审议丹尼尔提出的动议。

在另一条战线上，郡公诉人约瑟夫·佩尔蒂埃宣布他将开始调查庞兹的对手，老殖民地外汇公司以及公司的总经理，55岁的前任法院速记员，此人来自乔治亚，叫查尔斯·布莱维尔。庞兹的愿望得到了实现——他的竞争对手正和他一样，像热锅上的蚂蚁——但是他太忙了，无暇享受这小小的快乐。

庞兹回到斯洛克姆大街自己家的时候，发现一个《邮报》记者正在门口等他。庞兹没有令他失望，给了他一个重磅消息，让他着急上火：他正在考虑把证券交易公司以1000万美元的价格卖掉。“今天我就要和一位来自纽约的大银行家开会商议这件事，”庞兹对这个《邮报》记者说，“这是他给我的公司开的价格，我还没有决定是否接受这个价格。”庞兹没有透露此人的名字和所属的公司，但是他实际上已经接受了这位银行家的提议。这是否会成为事实还要拭目以待，但是此时此刻这种方法可以帮助他保持自己的可信性。庞兹想，“最好就是他能够促成这件事，那么他就可以另辟蹊径来平衡公司的资产和负债了，而不需要抢银行了。

第二天早上，7月30日，星期五，《邮报》认为它获得了一个更重要的独家新闻，在头版头条上大肆宣告：

代金券计划被彻底揭穿

纽约邮政局长说全世界所有的代金券加在一起也不够

换回庞兹所宣称的财富数额

这篇文章——全篇都用粗体字打印——引述纽约邮政局长托马斯·帕滕的话，宣布说庞兹所宣称的代金券业务根本“不可能”，因为全世界的代金券数量很少，根本不够创造出800万美元的财富。帕滕没有说世界上到底有多少代金券，他也不知道确切数字，但是他说，纽约只保留2.7万代金券供随时使用——价值大约1400美元——因为需求很少。

庞兹继续生存了下来，而那些公诉人则明显没有作为，《邮报》的头版报道和整个报纸是分离的，这让《邮报》有机会对它不断经受的挫折狠狠报复。“昨天，联邦、州和地方对于庞兹快速致富计划的调查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结果，”文章以这样的嘲讽开头。《邮报》还用第一篇社论的卡通画来描述这种情况，极尽奚落和嘲弄。这张报纸聘请了著名的漫画家威廉·里彻，用讽刺描述法把庞兹画成一个穿着满是装钱口袋的衣服、精力充沛的小个子，现金从他的各个口袋里冒了出来，领带是一美元钞票。他周围是一些古板的欧洲政府官员，正在用蹩脚的英语乞求他们为他们解决财政问题。一个意大利卡通人物戴着可笑的王冠和一个肩

带，表明他是“国王”，他恳求道，“庞兹阁下，你的老家意大利正处于金融危机之中，你愿意做财政部长吗？”

尽管如此，不论是《邮报》当天的报道还是它有关纽约邮政局长断言的独家新闻，都没有任何持久的效应。如果说这些带来了什么效应的话，那就是庞兹获得了更多的支持者。当“手中的老铃”再次开门的时候，只有不到40个人等在那里。庞兹仍然受到他和政府之间协议的约束，还不能接受新投资，但是流血停止了。风波过去了。

整个形势正在转向有利于庞兹的一边，这可以从波士顿的其他报纸上看出，这些报道好像很高兴，他们都认为《邮报》很可能是错了，而庞兹占了上风。《波士顿旅行家报》的体育栏目里把庞兹比作贝比·鲁斯，文章好像是一封给“全垒打之王”的信。“把我一半的地位给查理·庞兹，伟大的伙伴，鲁斯和庞兹，”文章写道。“庞兹很像你，贝比。那些银行家竭尽全力想要用银行满垒打败庞兹。就像是竭尽全力用满垒打败你一样，是吧，贝比？”对庞兹来说，更好的是，当天下午的《波士顿美国人报》引用一位北部银行家的话说，庞兹的业务是“光荣的，而且当然没有触犯法律”。另外有一篇报道引用一位纽约进口商的话，用很长的篇幅详细说明了他如何计算出庞兹的秘密财富公式。“对于一个外汇方面的专家来说，庞兹先生的操作并不是神秘莫测的，”E. Luca Manoussa 进口公司的纽菲尔德自称知道庞兹的致富秘诀。

但是，《邮报》至少有一个重要的支持者：克拉伦斯·巴伦。在星期五，在《波士顿新闻局通知》中，以及在一些公开声明中，巴伦都强烈表达了他对于庞兹的攻击态度，他强调说，庞兹就是在玩拆东墙补西墙的老把戏。他还批评当局的调查步伐太慢。但是最让庞兹恼火的是，巴伦说庞兹正在剥削自己的同胞，也就是意大利移民。庞兹肯定，他的名誉遭到了诽谤和中伤。他立刻让他的律师提出了价值500万美元的诉讼案，控诉巴伦，还包括他在波士顿的房子和他在南部海岸的心爱农场。“我把他彻底捆住了，甚至他的奶牛也不产奶了。”庞兹自豪地说道。

巴伦不会放弃自己的主张。那天早些时候，他再次强调了他对庞兹的批评之词，用居高临下而又固执的态度表示，自己坦然面对任何指控。“现在，如果这个国家里有什么人需要保护的话，那他们就是地位卑微的意大利移民，”他说道，

“这些人来自意大利，他们对于金融知识一无所知，像个孩子，他们来到这个国家，大多数人都拿到了居民身份。然后，他们被推进战壕，为了保护这个国家而献出自己的生命。难道我们不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来保护他们的积蓄和他们辛苦挣来的美元吗？”他再次重申了自己对于公诉人的不满，并对于庞兹的起诉不屑一顾：“庞兹或任何一个和他同类的人准备起诉我的文件也许摞得像邦克山纪念碑一样高，而我仍然会应付自如地回答所有的金融问题，这些问题对我来说易如反掌。”

庞兹立刻给予回击，这是个精心设计的答复，然而尖刻无比：“从巴伦先生发表的几篇文章来看，他认为自己是国际金融界的权威人士，而且他被别人的偏见歪曲了，他公开对我表示敌意，”庞兹用向记者发表声明的方式说道。“他的语言中隐含着对意大利民族的蔑视，这是不恰当的，也是不合理的。”庞兹嘲笑巴伦忘记了，或者说根本就不知道文明社会的规则，然后，他竖起了自豪的移民的旗帜，这是从柯利关于道德政治剧本里借鉴来的。“假如他的言论没有触犯我数以百万的同胞，我决不会注意到，但是既然他的言论有明显的攻击性和误导性，我想要提醒他，银行服务系统起源于意大利，而且正是意大利人发明了汇票。所以我，一个出生在意大利，又在意大利受教育，从意大利来到这里的

人，毫不稀奇，对于外汇、外国的习俗和外国的商业了解程度远远高于巴伦先生在这方面的知识，如果他真的知道些什么的话，或者曾经知道些什么，或者将来也许了解些什么知识的话。”庞兹为了表明自己的兴趣在于坚持原则，而不是投资的本金，他承诺说，如果他赢得了这次的诉讼，这 500 万美元将捐献给慈善机构。

庞兹是大众的偶像，这一点在那个下午确实起了作用，也得到了证明。当天温度已经接近八十度，庞兹步出汉诺威信托公司在市中心的办公室，走上了华盛顿大街，计划走过几个街区到这家银行的北部分公司去看看。他在街上出现引起了一阵骚乱。当他向市场街区走去的时候，有几十个人跟在他后边。他每走过一个街区，就有更多的追随者跟在他后边一起走。当这位金融界的领导者到达北部地区的时候，他的随从已经达到了一百多人。他们呼喊着他的名字，像对待英雄一样向他欢呼致敬。他们强烈要求他重新接受存款。有个胆子大的人一把抓住了他的手，向他祝贺一样地握手。一些人叫喊着“庞兹当市

长!”但是这种喊声相对于另外一个喊声来说就显得微不足道了，那就是“庞兹当行政长官!”

这些鼓励的叫喊声在庞兹的脑海中不断出现。后来，他高兴地告诉记者，他正在考虑利用自己的财富支持一位“允许出售烈性酒”的候选人，此人会反对禁酒令。但是庞兹更喜欢当国王，而不喜欢当国王的拥戴者，很快，他就考虑为公司做些什么事了——自从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以来，他就理所当然要成为工人阶级的朋友。

“我并不是一个赤色分子，也不是共产主义者，”他对一个《纽约时报》的记者说道。“但是我确实相信，底层人民应该有机会过体面的生活。我提倡所谓的‘美国标准’，尽管这个词经常被滥用。我相信，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过体面而富裕的生活，健康的生活，而且通过他的工作，不仅可以生活得很舒适，而且可以在他年老之后有足够的钱照顾自己，同时，给予他的孩子足够的教育，他们也许在等待机会来展示自己的才能。”

在写欢迎致辞之前，庞兹不得不对付政府对他公司的调查。然而，今天，对他质询的问题从三个减少到了两个，而检察官约瑟夫·佩尔蒂埃则退出了调查。司法部长韦斯顿·艾伦给佩尔蒂埃寄去一封信，强调说，行政长官柯立芝先生建议在全州范围内进行调查，同时指出，佩尔蒂埃的管辖范围仅仅限于萨福克郡，而庞兹的经营范围包括整个马萨诸塞州和其他地区。佩尔蒂埃对于自己被排挤出这次调查，表现得非常平静。他说，他仍然时刻准备协助其他的调查。他甚至给了庞兹一个合格的认可，他告诉一位记者说，庞兹的业务似乎被证实是“正当的”，并指出，庞兹好像对慈善事业非常慷慨。对于庞兹来说，佩尔蒂埃退出调查，意味着尽管科克利和加拉格尔的友谊也许仍然有用，但是丹尼尔·科克利运用手腕影响调查、摆布调查的机会减少了。

把佩尔蒂埃赶出调查组之后，司法部长艾伦迫切地想要亲自动手查看庞兹的账簿。但是他的动作还是慢了一步。加拉格尔已经指派了一位会计员来审核证券交易公司的财务状况。他就是长着一副谦恭温顺的面孔的埃德温·普赖德，近几年来，此人已经使自己成为了州和联邦公诉人不可缺少的财务分析师。普赖德曾帮助政府揭发了一个叫卡登里奥·金的骗子的罪行，并把他送进了监狱，这个人在得克萨斯州的一家矿物公司里兜售伪造的股票。

庞兹和普赖德一起在加拉格尔的办公室里开了个会，然后陪同普赖德来到证券交易公司收集那些用检索卡片记录的簿记系统，上面有所有投资者的姓名。这种簿记系统和传统的会计分类账户不同，它没有具体的分类账本——罗伯特·麦斯里斯没有时间重新整理这个系统。庞兹在向记者说明他们看到的调查过程的时候，反复重申他不会透露自己的经营方法。他坚持说，自己之所以主动要求政府机构对公司进行审计，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想确定他的资产是否超过了负债。“调查肯定会有结果，而且只能有一个结果，”庞兹告诉一个《邮报》记者说。“我是有偿付能力的，这次调查不仅会得出这样的结果，而且还会证明，我已经实现了我对于投资者所做出的所有承诺。”一天前，麦克马斯特对他发表了充满敌意的言论，而他尽量让自己远离这些言论。“我对于这些调查员根本没有蔑视的态度。我希望可以尽我所能，用一切方式来帮助他们。”普赖德预计大约需要四天才可以审计完庞兹的账户。他表示周末也要坚持工作，直到审计完全结束为止。

第二天，也就是7月31日，星期六，一大早，《邮报》就继续大肆宣传反对庞兹的言论，这一次，它引用了华盛顿邮政局官员的话说，庞兹利用回邮代金券获得财富的做法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份报纸已经失去了耐心，它利用整个周末的版面鞭挞政府部门，催促调查赶快进行。整个报道的高潮就是一则新闻斥责司法部长艾伦，文章说道，“到目前为止，和此案有关的所有行动都发自加拉格尔的办公室，而司法部长办公室则在后面拖着尾巴走，而且很明显他们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在批评艾伦明显的无所作为的同时，报纸又大加赞扬新罕布什尔州的政府官员自己发起调查的举动。在这篇新闻报道的旁边，里彻画了一幅新的社论卡通画：庞兹大笑着拿着一支魔棍和一罐钱，他的周围是嫉妒的价格诈骗犯、战争奸商、贪婪的地主和垄断资本家。

这位司法部长对于格罗泽和他的记者，以及庞兹和整个事件一无所知，他先拨通了庞兹家里和办公室的电话，以此来秘密调查。艾伦希望能听到有关庞兹的神秘业务的一些话，不管是供认罪行的言论还是一些线索都对庞兹具有致命的打击。但是庞兹对任何人都没有透露任何有关自己业务的信息。艾伦的电话留言里只听到庞兹谈论他的想法，出售股票给那些对庞兹公司有帮助的公众，给银行经

理和商人，还有一些电话是其他人打来的——从警察到专业人士，再到刚到美国的移民——他们都需要庞兹的金钱、时间、帮助、建议或者四者都需要。艾伦还派他的一个助手，艾伯特·赫韦兹去纽约调查庞兹的存款情况，庞兹曾把一百多万美元通过一家米兰银行在曼哈顿的分行汇出国外。赫韦兹的这次出差也是这位司法部长的新策略的一部分，目的是要确定是否可以给庞兹定一个罪名：“通过伪造的借口进行盗窃”。这个罪名要成立，就必须拿出证据证明庞兹故意编造的虚假借口，有意要进行欺骗。证实庞兹在他做生意的方法和地点方面对司法部长说谎，也许可以成为有效的证据。

同时，巴伦赞成《邮报》的结论，也认为利用邮政代金券获得利润是个值得怀疑的操作。他不顾庞兹提出的500万美元的诉讼，在周六的报纸上继续发表文章，尖刻地讽刺说，庞兹利用他那难以置信的金融炼金术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支付了成本。“毫无疑问，同盟国可以向庞兹借100万美元，并在三年里理清所有的债务纠葛。德国也许可以以低廉的工资雇佣庞兹在四年内为本国还清所有的赔款。”

那天早上，仍然没有人出现在学校大街上。

如果说巴伦和《邮报》公开对庞兹表示敌意，那么波士顿的其他报纸则大部分都用客观的、毫无修饰的新闻报道这次的调查行动和整个事件的过程。尽管它们有时候也会表达出怀疑的观点，但是大多数时候，它们都是在客观叙述当天发生的事情。然而，在波士顿这样一个言论自由的城市里，充斥着这么多不同声音，它们互相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两家报纸支持庞兹，迎合公众对于庞兹的拥戴，另一方面也许希望势力强大的《邮报》在这件事上摔个狗啃泥。

正当《邮报》报童大声叫卖着这份报纸对于华盛顿的独家报道的时候，《波士顿美国人报》则幸灾乐祸地登出了一篇轻描淡写地采访罗斯·庞兹的报道。这份报纸在第一页上甩出了一个巨大的标题——妻子透露庞兹的计划——同时印上了一张罗斯的照片，即挂在庞兹起居室里的那张把罗斯画成蒙娜丽莎的照片。罗斯没有透露任何消息，她只是流露出对“我的查理”的自豪之情，而她透露的惟一个计划就是希望到佛罗里达去旅行，“度过我们的第二个蜜月，在那里悠闲地消磨时间”。最后，这篇文章总结道：“一位年轻的女士，非常有魅力，拥有妻

子特有的自豪的微笑。因为她嫁给了已经成功实现自己梦想的男人。”

在一个晴空万里的美好夏日，查理·庞兹夫妇坐着他们的豪华轿车从列克星顿的家来到波士顿的牙买加平原旁边。中午刚过，汽车就停在了中心大街上，两人走下汽车，庞兹穿着他那完美无瑕的夏季套装，罗斯则穿一件宽松的白色绸缎长袍，长度正好在膝盖以下。那些轻佻女郎穿的超短裙不适合她的风格。

“看，庞兹！”有人大喊，随即有几百人向他们走来。庞兹夫妇来这里是为了参加新孤儿院——意大利儿童之家——的捐献仪式，庞兹曾经承诺要给这所孤儿院捐赠10万美元，用来纪念他妻子的母亲玛利亚·内柯。男人，女人，还有儿童都奋力向前冲，希望握一握他的手，感谢他的慷慨。孤儿院里到处都是用来庆祝节日的售货亭，庞兹的手气一直很好。他为罗斯赢了一个布娃娃，还把赢的一盒糖果给了一位对他充满敬畏的孩子。他还爬上售货亭的屋顶，表演起他最拿手的角色：狂欢节杂耍艺人。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他同意支付现金奖品。很快，一角的硬币就滚滚流入了这个售货亭——这种场面就好像是庞兹的证券交易公司已经重新开张了一样。“等一下，”他高兴地说。“在开始之前，我必须计算出我的50%的利息是多少！”

庞兹参观孤儿院之后，他最高兴的事来了，有人自制了一头母山羊，在它的脖子上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巴伦的山羊”。庞兹摆好姿势，和这头困惑的山羊合影。他告诉记者，带着一贯的微笑，说：“今天天气很好。家也很可爱。人们很友好，媒体也特别好。”然后他眯起眼睛，补充说：“我想500万美元的诉讼案会让巴伦先生忙活一阵了。”

庞兹驾车离开的时候，人群再次响起了欢呼声。

那天，庞兹还得到了比这更好的宣传，一位《先驱报》的记者和庞兹的四位代理商坐在一起，共享“他们每天的烤龙虾大餐”，讨论他们将用好几万美元来推广证券交易公司。“庞兹已经解释了资本家在全世界玩的把戏，”一个叫皮特·布里斯克的代理商说道，他以前是个服务员，声称已经为庞兹赚了十万美元的利润和酬金。“他们知道庞兹要为底层群众，为所有在世界末日和其他人分享手里东西的人所做的事情后，会害怕得发抖。他的心是和人民在一起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

8月1日那个周日，庞兹度过了相对安静的一天，放松之余，和纽约来的投资家简单地谈了谈收购庞兹公司的事。最后，他摆好姿势让一位摄影师照了几张照片，这一次还有来自福克斯电影公司的人为他拍电影。摄像机一启动，罗斯和伊梅尔德就假装在庞兹离开家去上班之前祝福他。他们在走廊里紧紧站在一起，庞兹用右臂搂着罗斯，左臂搂着他的母亲。尽管当时的摄像机无法录下声音，庞兹还是即兴创作了几句台词。

“好了，妈妈，我要去上班了，”他大声叫喊。罗斯则在一旁表演。

“你什么时候回家，亲爱的？”她问道。然后她靠在他的肩膀，和他吻别。

“棒极了！”导演说。

当他们拍照片的时候，伊梅尔德·庞兹用意大利语轻声说，这一切就像是一场梦。她不知道是不是她醒来之后，一切都会消失，包括他们的房子和他们美好的新生活。

“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要拍这些照片，妈妈，”庞兹回答道。“如果我们发现这是一场梦，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照片。”

罗斯并不在乎这是不是一场梦。当摄影师亚瑟·马尔问她对于自己的新生活如何想的时候，她的回答带着一些忧郁。“这真是个很大的负担，”她说道，“有这么多的难题需要去解决，财富也给我们带来了太多困难。我们以前过着多么幸福的家庭生活啊，可是现在实际上我们完全没有了家庭生活——除了我们漂亮的新房子以外——我们没有了私人空间，而我的丈夫每天都忙个不停。”

在那天的大部分时间里，斯洛克姆大街上挤满了汽车，车里的人都希望能看一眼庞兹。平克顿的保安把那些徒步接近房子而且坚持赖着不走的人赶走。庞兹对记者说了几句话，告诉他们他希望下个星期恢复营业。

拍电影的人走了之后，庞兹、罗斯和伊梅尔德驾车出去兜风。当他们经过林恩飞机场的时候，庞兹突发奇想：他想要飞翔。想到这里，他爬上了一架双翼飞机，雇佣了飞行员特蕾西，告诉他不要在空中做任何花样飞行。但是他们一飞入空中，兴奋异常的庞兹就改变了主意。特蕾西得到一个显示飞行技巧的机会，让飞机做了两个空中回旋动作，还有一次英麦曼倒转——这是一种大胆的半圈式飞行，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著名王牌飞行员麦克斯·英麦曼的名字命名的。特蕾西还进行了一次漂亮的操作，叫做特技飞行。它的开始就像是庞

兹的公司，戏剧性的冲天飞起。就在飞机向天空高处呼啸而上的时候，发动机突然停转了，好像飞机在空中挂住了几分钟没动。然后向下直冲过去，令人恐惧。

就在他们盘旋着向下冲，就要接近地面的时候，动力又恢复了。特蕾西驾驶着飞机沿着正常的飞行路线向前走，和地面平行。要是庞兹的证券交易公司也可以做到这样就好了。他已经经历了向上爬升和发动机停转的恐惧；现在，他希望重新恢复动力，让一切平稳运行，不要撞上地面。庞兹太喜欢这些特级表演了，他要特蕾西再做一遍。半个小时以后，庞兹回到地面，非常高兴。他给特蕾西 30 美元和 10 美元的小费，并说自己改天会再来的。

正当庞兹乘着飞机尽情放松的时候，《邮报》正在加紧准备发表有史以来最大、最具有破坏性的文章，内容是关于庞兹的调查案，而信息的来源庞兹绝对想像不到。

从上个星期一开始，威廉·麦克马斯特就多次怀疑他的这位新老板了，当时他陪同庞兹一起参加调查员的会议。有好几次，麦克马斯特认为自己听到庞兹在不同会议上的言论自相矛盾，但是这位口若悬河的金融家总是能自圆其说。如果庞兹真的变成了一个骗子，麦克马斯特害怕自己的可信度和职业生涯也会随之付之一炬。他已经 46 岁了，有个年轻的妻子和一个七岁的女儿。他的忠诚是留给家人的，而不是给庞兹的。

麦克马斯特重新拾起几年前他在《邮报》做记者时所用的一套技巧，那时他还没有成为菲茨杰拉德、柯利、柯立芝和现在庞兹的发言人。他开始仔细而秘密地侦察学校大街的办公室，寻找一些线索，以确定这里到底是个真正的投资场所还是一个拆东墙补西墙的骗局。截止到星期六，他已经得出了结论。他打电话给理查德·格罗泽，给《邮报》提供了关于庞兹操作的内部消息，而这将揭露庞兹和他的公司是在骗钱。几天来，格罗泽一直感受到莫大的挫折，他看到庞兹那永远不变的笑脸在他自己的报纸上盯着他看，他不想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认输。全国其他各大报纸已经报道了庞兹的最新动态，而每一天，《邮报》都面临着失去报界领导地位的危险。麦克马斯特的叙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一次《邮报》将拥有绝对的独家报道，让其他的竞争者望洋兴叹。

格罗泽告诉他的发言人说，如果麦克马斯特说的是真话，那么《邮报》会出大价钱买下它。格罗泽承诺给麦克马斯特惊人的价格买下他的内部消息，价格是5000美元，如果以后事情的发展证明这些内容是正确的，再另外加1000美元的奖金。第二天，麦克马斯特开车到华盛顿大街《邮报》报社，开始了工作。第二天，也就是8月2日，星期一，一大早文章见报了，题目占了整个头版的上半部分，每个字母都有两英寸高：

正式宣布，庞兹现在完全没有偿付能力了

附标题这样写道：

“金融奇才”所雇佣的宣传专家说，庞兹没有足够的钱支付他的票据——
还说，他最近没有向欧洲寄钱，也没有收到欧洲的任何汇款

这篇报道署麦克马斯特的名字，并说明版权归他所有，以防止这条消息被下午的其他报纸偷走据为己有，文章的开头是自我庆祝的话：“《波士顿邮报》的这篇报道面市以后，查理·庞兹将不再有任何秘密了。他至少在一个问题上是不可靠的：他的金融操作。他认为自己价值数百万美元。但是他已经毫无希望了，他没有偿付能力。读过这篇文章之后，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麦克马斯特继续肯定地说，庞兹纸上有200万美元的债务，他最近没有向欧洲寄一分钱，也从来没有从美国以外的国家获得过一美元的收入。麦克马斯特还声称，庞兹曾贿赂一名警察，换取了枪支使用权，还贿赂记者，让某些报道不在报纸上刊登。

他引用银行家西蒙·斯韦格的话，怀疑庞兹是否神志清醒，并公开斥责“华尔街的‘专家们’自己从来不做这样的事，却对庞兹的‘操作’提供了‘非常肯定’的解释”。麦克马斯特把佩尔蒂埃称作英雄，声称，这位检察官先生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说过这样的话，“看这里，庞兹，我认为你的计划是种欺骗行为。”当提到为什么要把这些内容披露给报纸的时候，麦克马斯特竖起了利他主义的旗

“甚至他的奶牛也不能出奶了” **183**

帜：“作为从事宣传工作的人，我的第一要务就是对公众负责。”他对格罗泽给他的钱绝口不提。



第十五章 “你发现了金钱”

星期一早上六点半，离证券交易公司开门还有两个多小时，忧心忡忡的投资者就开始聚集在学校大街那条狭窄的小巷里。愈合的伤口又被撕裂了。庞兹本来已经成功地恢复了人们的信心，但是麦克马斯特在《邮报》上发表的文章把这种信心一扫而光。这一天的人比上一个星期的任何一天都要多，他们大声叫嚷着要求退回自己的投资。这条小巷很快就被挤爆了，人流一直排到离市政大厅不远的法院广场的拐角处。大量警察被调遣来帮助平克顿的保安，一些警察骑着马，另一些人在地上走，还有几个警察站在附近建筑物的屋顶上，手拿玻璃防护罩，仔细提防着扒手。

到了十点钟，已经有好几千男男女女站在了队伍里，随着气温越来越高，他们推来挤去，左摇右晃，汗流浹背，一会儿又向前猛冲。报童的胳膊下面夹着厚厚的一摞《邮报》，在人群里来回走动，生意很好。还有些旁观者在街上闲逛，就是为了看看热闹。有些人说，他们还会继续持有这些票据，并且继续相信庞兹。那些确实想要回自己的钱的人不得不忍受这个缓慢的过程，先从“手中的老铃”酒吧进入大门，然后穿过后门，来到楼梯，再走过曲曲折折的走廊，最后才进入证券交易公司。每次，公司员工允许十二个人进入用栅木板搭起来的前门——公司还没有时间更换一个星期以前被砸坏的玻璃门——然后很快，他们就拿着庞兹在汉诺威银行的账户支票出现在外面。对于一些女士来说，这种等待太漫长太艰苦了，她们过度疲劳，再加上大楼里通风条件很不好，好几个人晕倒了，人们只好把她们抬出来呼吸新鲜空气。很快，庞兹的员工就开始把女士们引出队伍，让她们从侧门上楼，直接进入学校大街27号。

投机小贩们又开始工作了，他们收购还没有到期的庞兹票据，大多数情况下

是以原始投资额 90% 的折扣价格收购。他们中间有几个是庞兹的代理商，自从庞兹停止接受投资的那一刻起，他们那利润丰厚的 10% 的佣金就不复存在了。其中有个人叫里卡多·博尼，是波士顿南部的砖匠，庞兹向他的妻子保证她可以把自已的鞋作为赌注压在庞兹的公司上后，他就开始了对庞兹的投资。博尼在这条小巷子里走来走去，最后收购了十九张票据，总价值七千多美元。他本来可以像兔子一样突然跳进队伍里，到出纳员的窗口把这些票据变现，但是博尼对庞兹有足够的信心。他肯定一旦这些票据到期，他就可以赚一大笔。庞兹其他几家分公司也遭遇到了和波士顿总部同样的境况，但是大部分分公司关门了，并要求投资者到学校大街去退款。

麦克马斯特对于庞兹下的断言和由此而引发的骚乱，对于罗伯特·麦斯里斯这位庞兹一个月前雇来以改善他的财务系统的外汇专家来说影响太大了。麦斯里斯收拾行李逃跑了。但是露西·梅利和庞兹其他的员工仍然坚守岗位，和自己的怀疑与疲劳作斗争，对他们的老板有信心，并以最快的速度给投资者兑换现金。

快到十一点的时候，庞兹来到了办公室，他的出现使骚动的人群平静了下来。人们用他熟悉的大声叫喊和欢呼声迎接他的到来，这表明，尽管人们很害怕，但是这些投资者还是没有失去对于庞兹的信任。他大摇大摆地走进办公室，像往常一样平静，敏捷地转动了一下他的手杖，就像个乐队指挥，好像他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到哪里去吃午餐一样。成群的记者跟在他后面，就像一群小鹅，而他则穿过办公室，亲切地和他的员工打招呼：“早上好”。他来到他的办公桌前，把他的硬草帽仍在桌子上，说，“我的帽子在赌场里。”

这些记者连珠炮似地问了一大堆问题，关于麦克马斯特，关于这次的调查，以及公司的经营情况等，庞兹的回答显得真实可信，至少从形式上来说是这样。“就我的偿付能力这一点来说，我绝对否认某些人的主观臆测，”他一边说，一边对那些提问的记者报以灿烂的露齿微笑。“人们钦佩我的胆量和勇气。我的笑容通过卡通画和照片已经家喻户晓，那是发自内心的道德感所致。暂时的骚乱并不会影响我的正常运作，因为我有足够的钱作为后盾。”他狡猾地表示，他怀疑这座城市里有一家银行可以应付所有这些无休止的挤兑，不会失血过多而死亡。

庞兹说，麦克马斯特除了无关紧要的广告事务以外，对公司的其他事情一无所知。他暗示说，麦克马斯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庞兹曾给过他一笔钱在报纸

上做广告，宣布公司暂停接受投资的消息，现在庞兹要求他对这笔钱的去向做出解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就是某些有权势的人利用麦克马斯特作为毁灭庞兹的工具。“有人想让那些调查人员感到窘迫，有人想让公众反对我，”他继续说道。“我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这个事实意味着一个独裁的派系垮台了，他们的目的就是利用公众的轻信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庞兹把自己比作大卫，把那些有权势的银行家和商业利益比作被牧羊人大卫杀死的腓力斯巨人歌利亚。他说，“目前的问题是发生在两种人之间，一种是尽其所能为公众做事，另一种是想尽量从公众那里索取，而不给他们足够的回报。”

他一个一个地反驳麦克马斯特的断言。庞兹坚持说，佩尔蒂埃从来没有称他的公司是“骗人的”，他要求这位检察官发表公开言论来反对麦克马斯特的说法。他蔑视斯韦格的话和麦克马斯特的谎言，并出示了从国外寄来的汇款收据，表明他实际上正在进行对外交易。他激烈地否认自己曾经贿赂过任何警察以获得枪支使用权。庞兹对于麦克马斯特所说的，是听取了他的建议才和调查员会面的说法不屑一顾，说道，“我的狗跟着我，而不是反过来。”庞兹说他会以诽谤罪起诉他的前任宣传经理——“麦克马斯特什么都没有得到”——但是他说他会找他的律师讨论起诉《邮报》的问题。

他对于他的投资者只有一个要求：来领取你们的钱，但是要按顺序排队。我的支票簿也许会用完，但是我的钱永远不会枯竭。

“让我告诉你这个事实，”他补充说道。“我会履行我说过的所有诺言和责任，用我在这里，在波士顿的各大银行里的资金来完成我的责任。当这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我还会剩下几百万美元。”然后庞兹的手轻快地一挥，表示半个小时的采访已经结束了。然后，一个记者惊讶地问庞兹，作为一个处于风暴大火中心的人物，他怎么还能保持“像波澜不兴的水池一样平静和不受干扰”。

庞兹关于他的狗跟随他的话引起了他的私人诗人，莫内利的灵感，他写了一首关于麦克马斯特的诗，题目是“查理·庞兹说：‘我的狗决不会走在我前面。’”诗是这样写的：

他咬了他主人的手，那双曾给过他甜美食物的手，这条可怜，可鄙的杂种。
跟随庞兹的时候，他居住在最肥沃的土地上，而回报给主人的却只有诽谤。

“毫无希望，毫无偿付能力”，他用这样的话来伤害庞兹的投资者。

“数百万美元”“人们值得骄傲的保护神”，用这句话来回答他的诋毁。

这一天慢慢地过去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得到了他们的钱，庞兹的威信又开始回来了。下午两点钟，警察和庞兹的平克顿保安关上了公司的大门，因为他们估计把已经进入大楼里面的投资人票据处理完也需要好几个小时，所以就告诉外面的投资者明天再来，就在这时，这一天里惟一的一次骚乱爆发了。几个男人从大街上抓了几块厚木板，当作古代攻城用的槌子，但是他们很快就被飞快跑来的三班警察制止住了。当天还逮捕了一个小偷，他是来自西部的哈里·德怀尔，警察看到他在人群中偷窃。

无数的电报像雪片一样飞来，都是给庞兹支持和汇钱给他作为投资的，这鼓励了庞兹。其中一位来自休斯顿的加里·约翰逊先生写道：“最近的新闻快讯提到，你将重新接受投资，而且会把业务扩张到其他城市。你会记得我这个住在威奇托福尔斯的同盟军和好朋友。如果你要在得克萨斯开分公司，那么我愿意做你的代理。现在有更多的投资渠道了吗？如果有，我将把我的积蓄全部投资给你。期待你的回信（回信邮资已付）。 ”

下午四点刚过，庞兹就到外边转悠，想买当天的晚报，并慷慨地付小费给他遇到的第一个报童。就在他买报纸的时候，有人大声喊道，“你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意大利人！”

“不，”庞兹笑着说。“我是第三个最伟大的人。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马可尼发明了无线电。”

他的支持者喊道，“你发现了金钱！”

庞兹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一个随从让他看一位上年纪的老女人正在大哭。这个老女人叫罗斯·佩彻克，她有两张票据，价值450美元，但是队伍太长了，她没能在公司关门前进入公司。庞兹用一支胳膊搂住她的肩膀，带着她穿过嘈杂的人群。就在他们走进大楼的时候，一个嘴唇肥厚的男人一把抓住了庞兹的胳膊。

“庞兹先生，”他说，“你的一个员工正在袭击外面的顾客。他打了我的脸。看。你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吧。你没有让他们殴打顾客吧？”

“我非常非常抱歉，”庞兹说道。“他没有接到任何动粗的命令。”他稳定住

这个人之后，继续和佩彻克女士走进办公室。

“现在，女士，”他问道，“您想要什么，现金还是支票？”

她胆怯地说想要现金，于是庞兹从自己的口袋里抽出一摞厚厚的钞票，给了她。

“现在，”他对她说，同时向等着拿钱的投资者眨了眨眼，“你得到了钱，而我破产了。”

与此同时，普赖德继续他的审计工作，他已经连续工作三天了。普赖德告诉记者，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庞兹违反了任何一条法律，但是他现在正在检查大量的检索卡片档案，这项工作还远远没有结束，他的话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风波。佩尔蒂埃没有在调查中采取什么实际行动，但是他和司法部长艾伦就艾伦接手这件案子的事互相攻击，他们都说对方不合作。这次的调查还引起了另外一个小小的波澜，那就是波士顿的首席邮政检察官哈尔·莫斯比先生说，庞兹曾经写过一封信给他的一个投资者，告诉他来拿他的钱。莫斯比暗示说，政府会立刻停止庞兹的操作，因为政府相信，庞兹运用邮政来实施诈骗计划。但是普赖德的报告仍然没有出结果，而庞兹又在积极支付所有的退款，所以没有一个调查员愿意让自己处于尴尬的困境中。正如《环球报》的一位记者那天晚上说的那样，庞兹是否“用一个人的手帕去揩另一个人的鼻子”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就在波士顿的各大报纸竞相追逐庞兹的一举一动的时候，一个胆大的《纽约世界报道》记者则追踪曾号称“利润520%”的威廉·米勒，他曾在20年前成为拆东墙补西墙把戏的冠军。当这个记者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纽约罗克维尔中心他的一家乡村小店里摆饼干桶。他对于报纸上关于庞兹的报道一个劲地摇头，说，“我也许孤陋寡闻，理解力差，但是我就是不能明白庞兹如何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用外汇弄到这么多钱。”尽管他钦佩庞兹的大无畏精神，但是他说，即使给他1000万美元，他也不会想和庞兹换个位置。“我宁愿在这里经营我的杂货店，在这里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事，而且呼吸到上帝赐予的自由，纯净的乡村空气。”

夜晚降临之前，庞兹收到了一份邀请函，要他去会见司法部长。他们的会见

持续了两个小时，但是他们的话题大部分都是上一次的会见已经讨论过的问题。最后，庞兹显得很疲劳，但是决不屈服。在州议会大厦外面，他认出了一个《邮报》的记者，并向他摇了摇手指。“我决不会再向《邮报》的记者透露任何消息了，”他宣布，但是他非常清楚，他很快就会打破这个誓言。“《邮报》是个腐烂透顶的报纸。”

另外几个记者问道，“明天你会继续偿还投资人的退款吗？”

庞兹耸了耸肩，抬起一条眉毛，再次笑了出来。

“为什么不呢？”然后就回家了。

第二天，8月3日，星期二，庞兹又回到了工作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神气活现。他一到公司楼前，就有一大群人有组织地齐声喊道“金钱小子！”还有“百万美元之父！”

“他们昨天没有能超过我，”他高兴地回应道，“今天他们也不会超越我！”

他和那些已经成为他的日常随从的记者们开玩笑说，他刚刚吃完早餐，一杯咖啡和一些油炸圈饼，因为他只能买得起这些了。为了防止记者们误会他的意思，他很快补充道，“我的钱像山脉一样延绵不绝，可以支付所有的退款。这些男男女女们所要做的就是进来，然后拿着钱离开。”他也用问题刺激那些采访他的记者：“你们的报纸卖得怎么样？我应该得到佣金——我需要钱……来捐献慈善事业！”

庞兹泰然自若的应答和他的精神防御战术都被发表在次天早上的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上，而这种精神作用产生了不可思议的效果，他开始重建人们对他的支持，同时也渐渐止住了金钱外流。庞兹感觉到了这种转变，他立刻采取行动，起诉麦克马斯特，要求他赔偿2000美元——庞兹说，这笔钱是他委托给这位公关经理支付广告费的。这笔钱的数量无关紧要，但是庞兹想要传达一个信息。麦克马斯特明白庞兹玩的这个把戏，于是很快回复了他。他起诉庞兹，要求赔偿5000美元并且否认他的行为是由于怨恨而蓄意犯罪。

庞兹的精神特别高涨，至少在公开场合是这样，甚至巴伦发起的另一轮攻击也无法打败他。州立大街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道，自从1919年6月底到现在大约三年的时间里，万国邮政联盟在全世界范围内，每年只印制发行

大约价值 20 万美元的回邮代金券。最近一年的数字并没有提高。巴伦清楚地表明要求采取行动：“难道政府不应该保护这个国家里那些可怜的人们吗？他们对金融一窍不通，只知道存款，然后得到利息回报。”庞兹甚至不屑于回应这些报道，而让他价值 500 万美元的诉讼案的结果来说话。

中午，庞兹溜溜达达，心情愉快地穿过波士顿公共公园，他走过雅致的天鹅游船，船的下部慵懒地漂浮在礁湖上。成群的人又一次围了上来，想一睹这位名人的风采。他继续向前走，来到宏伟的 Bellevue 旅馆，来到州议会大厦金色的圆屋顶下的阴影中，在基瓦尼俱乐部用午餐。根据这个俱乐部的习惯，每个人必须站起来报出公司的名字。“每个人的公司都属于我！”当轮到庞兹的时候，他咯咯笑着说道。为了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他这样描述他的工作：“经营邮票和银行家的替罪羊。我不是什么金融奇才。我是金融蜥蜴和专门吃山羊的人！”基瓦尼的人完全相信他的话。

在波士顿北部黑石大街的一家餐厅里，围栏后面贴着一个告示，写道：“上帝创造了世界，然后休息了。上帝创造了人类，然后休息了。然后上帝创造了庞兹。从那时开始，上帝和人类都没有休息过。”这个餐厅长久以来一直是由帕斯奎尔·斯塔肖经营，他向别人炫耀他价值 7500 美元的庞兹票据，其中最大的一张是 5000 美元，8 月 21 日到期。他夸耀说，自己绝对不会提前兑现的。尽管在一些地区，仍然有人高度怀疑庞兹的举动，但是这些怀疑都没有扩散开来。《波士顿美国人报》宣称，庞兹是“美国最能说会道的人”。攻击的大潮又开始了。

正当他的员工继续支付投资人的退款的时候，庞兹来到了政府审计员的办公室。疲惫不堪的普赖德告诉庞兹，他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看到这么多现金，但也绝对不想从头再来一次了。庞兹被他的话逗笑了，他愿意给普赖德丰厚的工资，让他成为自己的首席会计师。普赖德拒绝了，但是他也许被高额工资所诱惑了。就在此时，这位审计员对于庞兹的感觉好极了，甚至比他对司法部长的感觉还好。韦斯顿·艾伦正要委派另外一位会计师来，想加快调查的速度，普赖德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他告诉记者，艾伦应该对他表示更多的尊敬，同时提醒他们，他曾经调查过一个海产品垄断的案子，而正是那个案子把艾伦从州立法机关推上了司法部长的宝座。艾伦取消了委派的计划，说他没有要冒犯普赖德的意思。

尽管在公众面前，庞兹好像是个轻松愉快，喜欢锦衣玉食的人，但是内心深

处，他的恐惧越来越大，他的胃口也在翻滚。卷土重来的退款浪潮——仅仅周一一天就退款 40 多万美元——以及寻求利润的投资一直没有进来，这些让他的银行账户面临枯竭。他知道，一旦他不能支付某一个退款，那么他的敌人就会猛扑过来，向法院申请一纸命令，封闭他的公司，并宣布他破产。如果那样的事情真的发生的话，他的名誉，他的声望——他真正拥有的两大主要财产——将会遭到破坏。他的大房子，漂亮的汽车以及所有的装饰品都将像他妈妈所害怕的那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做了一场梦。

庞兹走得太远了，他不能允许那样的事发生，所以决定从两个方面采取行动。从短期来看，由于家具商人约瑟夫·丹尼尔的诉讼案，他的银行账户被冻结了，总价值大概有 70 万美元。为了得到这笔钱来挽救他的公司，直到新的投资进来，他决定加倍努力了结此案。从长远来看，现在应该加快建立一个大型的新公司。他将向公众出售公司股票，组建一个联合企业，让他所有已经在头脑中搁置不用的想法都组合起来——从利润分享到银行服务，从进口到汽船公司。证券交易公司将成为历史，而查理·庞兹汽船公司将从原来的废墟上赫然耸立。他把记者聚集起来，解释他的计划。

“调查结果显示我有偿付能力之后，如果我可以再次开张营业，如此巨额的金钱将涌进公司，我怀疑自己是否能够接受这么大笔的钱，而在 45 天内继续支付 50% 的利息，”庞兹说道，“我正在计划组建一个公司，这是家投资股份联合公司，资本总额是一亿美元，最后要达到资本总额两亿美元，我的投资者可以每个月得到利息，再加上季度，半年，或者一年期的红利。”这笔资金用来投资从事实业的企业，以获得企业的控制权，另外还会投资给美国和世界的连锁银行系统，在利润分享的基础上进行操作，另外，还投资于隶属于我的银行的进出口公司，以及控股几家船运公司，让汽船定期往返于波士顿和所有的外国港口之间。”

在树立起他“为大众谋福利”的崇高形象之后，庞兹坚持说，这种利润分享制度将会扩展到他所有的商业运作，不仅包括公司的股东，还有他的工人。为防某些人怀疑他对于波士顿厌倦了，他宣布说，这座城市将会成为公司在全球的总部，因为“波士顿是我的城市”。庞兹希望本周末，或者最晚下周一就开始实施投资新公司的计划。他没有解释为什么这么急促，但是很明显，他希望新鲜的现

金快速从股东手中涌进公司，这些钱足够弥补普赖德计算出的所有债务亏空。庞兹将利用一部分新投资支付最后一些证券交易公司所承诺的票据，然后用剩下的战利品重新开始做一个百万富翁的银行家，船运公司的富豪，进出口商人，也许甚至还成为反对禁酒令的政客。这需要钢铁一般坚强神经和及时的决定，这是一次抗拒束缚的跳跃，从喧闹的酒会一下子跳到财富的漩涡中。但是这是庞兹的一个重要机会。他决定抓住这个机会。

庞兹还做出了一个更加急促的决定，计划带着全部家人出去度过一个节日狂欢般的夜晚。他带着罗斯，他的母亲，罗斯的姐姐玛丽和她的丈夫，也是庞兹的代理商，林纳多·罗斯林，到华盛顿大街的肯斯剧院。他们坐在舞台右侧特别为他准备的包厢里，当灯光暗下来，屏幕上闪现出福克斯公司的摄影师拍的电影的时候，他几乎高兴得不能自己，画面上就是他、罗斯和伊梅尔德在列克星顿家里的情景。当观众看到屏幕上的庞兹同时也坐在包厢里时，欢呼不已。

当灯光再次亮起来，一位小提琴手站在舞台上，庞兹走出去吸烟。剧院的经理助理，巴特·盖拉蒂在大厅里找到庞兹，告诉他说当晚有一个演员明星要见见他：前重量级冠军“吉姆绅士”，名叫克贝特，他从后台来到舞台上，带来一个戏剧表演。

“这个人就是打败约翰·沙利文的那个小伙子？”庞兹说道。“我也想见见他。”

盖拉蒂把庞兹带到大牌演员的试衣间，克贝特和他的戏剧搭档比利·凡恩共用这个房间。庞兹坐在一个翻过来的箱子上，用敬畏的眼神看着克贝特，他站起来比庞兹高一英尺。

“告诉我们一些信息，庞兹，”克贝特一边说，一边往脸上涂抹化妆品。“我曾当过六年的银行职员，而你一定无意中发现了一些银行家错过的东西。”

“是的，”庞兹同意他的说法。“也许这只是个偶然事件，银行家们并不想看到。他们不想让普通人拿到钱。我告诉所有人来拿钱，而报纸感到忧虑，因为人们来得不够快。在这件事上，我是个独行侠。”

“是吗，如果他们作弄你，就告诉我，”克贝特说道。

庞兹盯着克贝特那肌肉发达的胳膊看，这时，凡恩说话了：“当然，庞兹，你雇佣吉姆和我。吉姆做你的拳击保镖，而你只要用头脑思考就行了，我就是我。我们会用我们的行动把敌人打垮的。”

庞兹略微思考了一分钟。“也许我会试一试，”他说。“我愿意当演员。我曾有机会在电影中充当角色。现在我有机会上舞台了。我想，很快我就会休假，然后跟随你们的节目到处演出了。”他好像很认真。

庞兹回到包厢，和家人笑着说起克贝特和凡恩的戏剧。演出结束以后，他就被成群的观众围拢起来，人们都想一睹他的风采，然后就到了回家的时间了。

两天以后，看戏的兴奋已经过去，庞兹在8月4日星期三那天，用大半天时间来认真地策划他的新公司。公司开门的时候，大街上还不到一百人，大部分人是来兑换到期票据的。庞兹继续出现在公众面前，今天，他穿的衣服是标准的天使服装：白色的棕榈海滩套装，白色的帽子，白色的袜子，白色的鞋子。

庞兹沉着冷静的姿态给《邮报》的竞争报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竞争对手很高兴看到理查德·格罗泽面对庞兹继续好好地生存下来束手无策。其中几张报纸再一次支持庞兹，公开地让《邮报》难堪，尤其是当联邦公诉人加拉格尔和司法部长艾伦的话被引用之后更是如此，他们说麦克马斯特的文章中有证据性价值的内容寥寥无几。庞兹对于这次调查惟一的一个评论就是拒绝艾伦的建议，不同意公开自己的财产来加快会计审计的进程。

“写文章揭露庞兹的那个男人曾经是庞兹的公关宣传经理，他为庞兹工作过几天，现在他的言论受到了更大怀疑，”《波士顿旅行家报》娓娓道来，“因为那些调查的官员一致否认了此篇文章的价值。”庞兹本人已经用行动驳斥了麦克马斯特关于偿付能力的言论，《旅行家报》说，他继续支付所有的退款，“他用随时准备好的现金来反驳敌人的言论。”

尽管现在流失的钱比高峰时期减少了，但是无休无止的撤资还在继续吞噬着庞兹先前一直在膨胀的账户。当天下午早些时候，当证券交易公司的大门就要关上的时候，庞兹总共支出了313000美元，加上这个星期其他天的退款，一共是100多万美元。同时，庞兹和露西·梅利都意识到至少有一个员工把退款的工作作为自己谋利的手段。路易斯·卡索罗，庞兹以前在蒙特利尔的狱友，趁乱签发假冒的庞兹收据，然后再把它们兑换成现金，从中牟取暴利。庞兹和他信任的女孩在星期五就发现了这个情况，但是庞兹怕一旦拒绝兑换递送到出纳员窗口的票据，就会重新引起挤兑风潮，从而让他损失更多。所以，他不得不为那些假冒的

票据支付现金，同时加紧开办新公司的计划。

那天晚上，庞兹和罗斯又来到了剧院，同行的还有两个律师，弗兰克·勒弗诺里和萨姆·巴林，以及他们的妻子。这一次，庞兹向他的舞台生涯更走近了一步，他与克贝特和凡恩一起，即兴表演了一个幽默戏剧，在剧中，他们开玩笑说要成为富翁。克贝特和凡恩假装购买庞兹的票据，然后庞兹用舞台准备的钱，假装兑换这些票据。

8月5日，星期四，只有57个人出现在小巷子里，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想在离开之前请求庞兹给他们机会投资。但是那一天即将结束的时候，还是有16.8万美元流出了门外。其中最大的一笔价值4.5万美元，持票人是庞兹的好朋友路易斯和夏洛特·布拉斯。布拉斯兄弟在6月24日买的票据，到星期日才到期，但是庞兹还是给他们兑现了，而且是按照到期票据的数额兑现。朋友之间共同度过的几天算什么？

同时，普赖德的审计工作继续进行，而加拉格尔则到华盛顿去会见他的上司，长着一副灯罩下巴的美国司法部长米切尔·帕尔默，此人正好从繁忙的追捕共产党的工作中腾出一会儿空来，听听关于这位波士顿金融家的最新消息。

随着调查工作沉重而缓慢地进行，学校大街也平静下来，那些报纸努力寻找一些消息来满足他们的读者那永不满足的兴趣。《环球报》在这方面更胜一筹，它用头版头条报道了庞兹在亚拉巴马州的莫比尔度过的几天平民生活。这篇报道无伤大雅，比起庞兹描述自己积少成多，从布衣到富翁的历史来文雅多了。但是各大报纸竞相追究他的过去，这带来了很大危险。如果他们挖掘得太深，庞兹在蒙特利尔和亚拉巴马州的监狱生活就会曝光。随之而来的就是恐慌，肯定会伴随着整个事业的崩溃。

庞兹的一天中离媒体最远的时候是吃午饭的时候，他在考普利广场饭店和纽约来的金融家共进了一顿漫长的午餐，此人有兴趣收购庞兹的公司。他们的头头是约翰·卡斯维尔，此人自称是玻利维亚木材公司的董事，另外一位老板是约瑟夫·赫尔曼，他自称是最近的南非大亨西斯尔·罗德斯的合伙人。他们谈的时间越长情形就越清楚，他们并不是庞兹的救世主。这个纽约人提出的1000万美元的收购价格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庞兹要透露他的“经营秘密”，而这些钱只有在

他们拿到利润之后才会支付。很快问题就来了，这两个人是不是骗子。赫尔曼和卡斯维尔的名字众所周知的时候，一个波士顿银行家记得他们就是投机分子，一年前，他曾拒绝和他们做生意。

就在庞兹和那位纽约人浪费时间的时候，银行专员约瑟夫·艾伦发现了庞兹铜墙铁壁的金融盔甲上第一个可以攻破的缺口。一个星期以前，艾伦要求汉诺威银行每天都要向他报告收支情况，尤其是庞兹的个人账户情况。在报告中，有一条特殊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以别人的名义开了几个由庞兹控制的账户，这些账户从汉诺威银行贷款超过 25 万美元。尽管艾伦已经怀疑庞兹，但他还必须弄清楚：庞兹是不是像他声称的那样富有，是不是像他表现出来的那样轻松愉快，他为什么从自己掌控的银行里借钱呢？他为什么用其他人的名字开立账户，又用这些微不足道的账户来掩人耳目地借钱呢？是不是有可能他根本就没有自己经常声称的接近 700 万美元的流动资金？他是不是在用这些账户掩盖真正的危险呢？他是不是像《邮报》一直说的那样，已经破产了，而且在崩溃的边缘摇摇欲坠？那天下班前，艾伦派了两名调查员来到汉诺威银行，他们的任务是：发现庞兹到底要干什么，并且要快。

第二天早上庞兹醒来的时候，他知道不能再等了，必须尽快处理完约瑟夫·丹尼尔的案子，这位家具商价值百万美元的诉讼案已经造成了庞兹现在的困境，这有利有弊。尽管丹尼尔的案子引来了《邮报》的抨击和政府部门的调查，但它也吸引了数千名投资者。然而，这个案子拖得太久了。庞兹并不在乎从他的客户手里借钱，然后支付给其他的投资者，很久以前，他就已经放弃了用邮政代金券挣钱的想法。但是现在，他不得不被迫向银行借钱，而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让他面临额外的风险。他最大的一笔财产是存在汉诺威银行的 150 万美元，但是还需要三个星期才能支取这笔钱。同时，庞兹迫切需要得到被丹尼尔的诉讼案所冻结的银行账户。

庞兹穿着银行家的行头，柔软的黑色套装大衣，上面点缀着白色细线花纹，他告诉丹尼尔说，他想要和他见一面。没有律师，只有两位生意上的老熟人来解决他们的分歧。庞兹选择了他的地盘来谈判：汉诺威信托公司。丹尼尔认定这一天将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个发薪日。他要求拥有庞兹公司的一半的诉讼案没有任

何胜诉的可能，但还是合算的买卖，这一天好像就是他算总账的时候。对于庞兹来说，他愿意给丹尼尔一大笔钱，但是他想要把损失降低到最小。丹尼尔的开价是十万美元，但是当庞兹嘲笑他的时候，他立刻就降到了 7.5 万美元。丹尼尔欣然接受了。

庞兹让汉诺威银行的工作人员给他 1 万美元现金，剩下的用支票支付。他快速把丹尼尔送到瓦特大街的拐角处，在那里，他的豪华轿车正在等着他。他们一起到了法院，在那里，丹尼尔签署了撤销诉讼的文件。从那里，他们又开车到了大都会信托公司，那里有庞兹 38.9 万美元的存款已经封存一个月。但是就在这时，出了点麻烦。大都会信托公司的经理，麦克斯·米切尔紧紧把住庞兹的钱不放。他拒绝清空庞兹的账户，除非丹尼尔的律师亲自保证已经了结了此案。

庞兹很受挫，他急于要让整件事快点结束，于是同意打电话叫来丹尼尔的律师，爱萨克·哈里斯。然而，丹尼尔阻止了他。实际上，丹尼尔想要欺骗他的律师，不让他知道这件案子已经了结了。而米切尔态度坚决：没有律师，就不给钱。面对眼前的僵局，丹尼尔同意让哈里斯来，但有一个条件：庞兹必须和丹尼尔站在一条战线上，一起欺骗这个律师——丹尼尔要告诉律师这个案子了结费只有 2 万美元，以降低哈里斯的律师费。好吧，庞兹说，就打电话给他。

律师们总是痛恨最后一个知道消息，所以，哈里斯一到大都会信托公司，就大喊大叫。他本来以为这个案子至少值 50 万美元，但是丹尼尔只用微不足道的一点钱就了结了此案。意识到整个案子已经结束了，哈里斯平静了下来，大概主要还是因为丹尼尔同意给他支付 9500 美元的律师费，庞兹也同意给他另外加 5000 美元。在哈里斯平静下来之后，庞兹终于可以拿到他的存款了。他坚持要现金，口袋里装上 38.1 万美元的钞票，把零钱分类装好。庞兹走出了大都会信托公司，就像一个身高六英尺的高大魁梧的汉子。

丹尼尔宣布胜利了。“毫无疑问，如果我向法庭出示证据的话，我还可以得到更多的钱，”他搪塞地说。看到有机会刺激一下哈里斯，丹尼尔说，“但是这些律师也许会把所有的钱都拿走。现在我很满足，可以安心睡觉了。”还有更好的消息，丹尼尔说，庞兹已经同意让他加入下个星期即将开张的新公司。

庞兹的口袋里装满了钱，都快流出来了。“我为那些抢劫犯一样的小子们带来了很好的战利品，”他把钱存进汉诺威银行之后开玩笑地说道。这笔钱来得正

是时候：有 255 名投资者正等在公司门口。从自信的角度来看，这是个好消息，因为队伍中只有十个人是要在票据到期之前要回他们的本金的。但是这也是个坏消息。其他人都拿着已经到期的票据，庞兹不得不付给他们 50% 的利息。然而，丹尼尔的案子结束了，庞兹感到他比两个星期前更加有把握了，更肯定自己可以控制局势了。

“我现在正处于进攻的状态，”他告诉那些跟在他后面的记者说。

记者们被庞兹决不屈服的精神所打动，他们问了庞兹大量的问题，最近从克拉伦斯·巴伦那里流传出一些谣言，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庞兹有如此大的忍耐性。

“你是布尔什维克吗？”一个人问道。

“不，当然不是，”庞兹被逗笑了。“我看上去像吗？”

“你是为苏联工作的特工吗？”这个记者继续问道。

“不，不是。我不为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伙人工作。我只为庞兹和人民工作。”

“你是社会主义分子吗？”

“我不是社会主义者，”庞兹坚持说道。“我坚信法律和秩序，以及现有政府对于我完全的认可。”

“华盛顿报道说你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代表。”

庞兹不耐烦了。“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么华盛顿简直是疯了。”

然而，司法部长艾伦对于国外施加影响的说法非常关心，于是派了助手埃德温·阿伯特去纽约和前任国务卿罗伯特·拉森商讨此事。这件事好像很稀奇，《邮报》也承认这一点，一些政府部门担心庞兹的金融运作是“为苏联融资的一个庞大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还包括庞兹用最大努力来分裂美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

假如庞兹真的是个赤色分子的话，那么他肯定是这个国家里最受欢迎的共产党。甚至罗斯下午去市中心购物的途中也有好几百人跟随她。当她用支票付款的时候，店员好像见到了皇室成员一样。

“你是……？你是……？”他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

“是的，”罗斯红着脸说道。“我是他妻子。”

一直沉默的《纽约时报》也感觉到了民意摇摆不定，现在是完全倾向于庞兹

一边了。“查尔斯·庞兹一直保持快活和自由，”这份报纸在第一篇社论中这样写道。“在波士顿……公众的不信任态度好像从庞兹的身上转移到了他的批评者和攻击者身上，以前那些排着长长的队伍、异常激动的人们要求退还他们的投资，不管是到期的还是没有到期的，有没有那45天内的50%利息的都来找庞兹，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一个人这样做了。”《时报》小心翼翼地提到庞兹拒绝透露他的运作方式，警告说“他一直对于自己的运作方式保密，这一定会继续引来一些不友好的猜测和解释”。

大部分的波士顿报纸都承认了庞兹的成功运作，但是对于他的经营方式一直不认可。比如《环球报》穿上清教徒和种族决定论的外衣，警告读者不劳而获的道德成本很高。“也许在热带某些地方，生活在那些纬度的人们什么也做不了，只有不停地繁殖后代，”《环球报》署名达德利大叔的社论作者这样写道。“在这个星球的那些地方，人类的祖先得到了滋养繁殖，不劳而获的事情是没有的。如果有人真的不劳而获，那么说明他正在利用别人的劳动成果。”

同时，《邮报》丝毫不让步。理查德·格罗泽仍然和以前一样肯定，庞兹是个骗子，他决定一定要证明这一点。





庞兹的投资者聚集在小巷里等着取回他们的钱。

Albin O. Kuhn Library & Gallery, University of Maryland, Baltimore County



第十六章 “我感到心力交瘁”

8月7日星期六的早上特别闷热，庞兹离开斯洛克姆大街他的住所，急切地要去特里蒙特信托公司拜访他的死对头西蒙·斯韦格。丹尼尔的案子已经了结，庞兹终于可以收回他的18.5万美元了，这些钱一直锁在斯韦格的保险柜里，这个银行家甚至公开称庞兹是个人不敷出的骗子。庞兹希望用讽刺的口吻问候斯韦格“早上好”，并要回他的钱。

但是斯韦格没在银行，于是庞兹就找到了他的儿子，银行金库管理员本杰明。本杰明·斯韦格点了18万美元钞票和一些零钱，把它们一股脑倒进一个袋子里，庞兹把钱塞进口袋，就像一天前他在大都会信托公司所做的一样。他急急忙忙赶到汉诺威银行，把这些现金存起来，这些钱足够支付今天挤在公司门口的265人的利息了。这些客户手持庞兹的票据，总价值为12.7万美元。和汉诺威公司的管理人员简单会面之后，庞兹就跑到楼上自己的办公室里，一个人思考问题。

就在庞兹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与世隔绝的时候，调查员们正在丹尼尔·加拉格尔的办公室里举行一系列的会议。这位联邦公诉人胜过了他的同僚州公诉人，也就是司法部长艾伦，《邮报》曾直截了当地说，行政长官柯立芝认为“艾伦先生处理这件案子的方法远远不能令行政长官满意”。当天下午，艾伦不得不拖着沉重的步伐到加拉格尔的办公室去，提交他和庞兹会面的谈话记录，这让他更加处于尴尬的境地。

与此同时，庞兹的竞争对手，他的模仿者，老殖民地外汇公司正在悄悄地利用公众对庞兹的关注，从中谋利。他们没有大肆宣扬，也没有引起调查员的注意，这个老殖民地公司继续接受投资人的存款，这些客户本来是想把钱给庞

兹的。

庞兹独自一人，退缩在银行楼上的办公室里，让自己冷静下来反思一下自己的处境。他特别想马上建立他的新公司，但是他越想这样，就越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事，除非他向全世界证明，尤其是向这些调查员证明，他的资产足够负担证券交易公司的债务。如果他立刻开始接受投资以组建查理·庞兹公司的话，就会引起公众的怀疑，认为他以前一直在玩拆东墙补西墙的把戏，然后对他的调查就会更加严密。还有，一旦他重新开始营业，不论是新公司还是老公司，都有可能引发政府部门的对抗行为，他们会立刻让他关门。

庞兹意识到，他必须开始建立他的新公司，这家合资公司的业务相对保守，而且没有不良记录。而这意味着他必须拖延下去，直到有一天他用自己的美元向普赖德的审计报告证明，他是有偿付能力的。但是问题仍然存在：怎么才能挺下去？两个星期以来，投资者不断在票据到期之前收回他们的本金，这当然会降低庞兹的债务，丹尼尔的案子了结以后，他可以重新使用被冻结的资金，这也对他有所帮助。但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仍然摆在面前，他的商业计划从设计开始，就注定会遭受财务上的赤字。不论是老公司还是新公司，都没有新的投资者，于是庞兹面临两个选择：要么答应纽约金融家的无礼要求，快速把公司卖给他们；要么对汉诺威银行的金库进行突然袭击。

庞兹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一连七个小时考虑他的选择，就在这时，一个谣言迅速传开：庞兹逃跑了。这个小道消息很快得到了证实，因为庞兹没有参加原定两点钟的记者见面会，这些记者需要采访他，为周日的报纸搜集素材。就在晚饭时间快到的时候，庞兹听到街上的报童大喊他的名字。“庞兹失踪了！”他们叫喊着，重复着当天下午的头版头条新闻。庞兹觉得很好笑，于是下楼来买了张报纸，想亲自看看自己失踪的消息。当他站在华盛顿大街和瓦特大街拐角处的时候，消息立刻传开：这位金融奇才又奇迹般地出现了。人们蜂拥而至，都来看他，很快就有二百多人围在他旁边，人群拥挤不堪，他不得不向大厦一边退去。庞兹和松了一口气的支持者打招呼，握手，然后巧妙地闪进了旁边的一扇门里。他也许选择了一个狮子的洞穴。庞兹把《波士顿邮报》报社大楼作为避难所。

他已经打破了自己的誓言，那就是永远不和《邮报》的记者说话，既然如此，为什么不上二楼看一看呢？很快，他那轻快的脚步声就在编辑部里响了起

来，吸引了整个编辑部的注意。他用了半个小时，在城市版编辑部房间里那些堆满了纸片的桌子中间穿行，这里拥挤不堪，乱成一团，通风不好，整个气氛和格局就像是个保龄球场。然后，他开始切入正题。

“你为什么那样对我？”庞兹质问埃迪·邓恩。“你为什么要对我紧追不放？你为什么在报纸上印刷谎言来攻击我？”

邓恩温和地说道。“就像你所说的，我确实在‘对你紧追不放’，那是因为我认为你不诚实。”

“我不是骗子，”庞兹还击道。“我实现了所有的诺言和责任。我的投资者都得到了他们的钱，我也实现了自己的承诺。不要从别人嘴里抢食了。”

“我们仅仅是在追寻事实真相而已，”邓恩回答道。“让我们为了公众的利益调查你的财务状况。如果你是诚实的，就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我的一生都诚实待人，”庞兹情绪激动地说。

平静下来之后，庞兹向《邮报》发表声明，总结他关于新公司的一些想法。

“我决定等待调查结果最终还给我一个清白而健康的财务证明，这样我才会开办我的新公司，在周一接受大众的投资，否则，对公众是不公平的，”他说，“这次的调查不会持续太长时间，而且结果将是令人愉快的。”为了显示他的信心，庞兹说，他会通知各地的代理商从投资人那里获取申请表，让他知道他会募集到多少钱。他预计在几个星期内，自己会募集到一到两千万美元资金。

离开《邮报》之后，庞兹告诉其他的记者，他的新公司第一个举措就是出价买下整个美国船运服务公司的船队，这样做是为了挣钱，也是为了发扬爱国主义。“我要把英国这头狮子的尾巴打个结，”庞兹说道，“不让这些船落入英国人的手中。”我的投资者每个月可以得到1%到2%的利息，和他现在的业务相比大大缩小了，他们的投资获得的回报也不会很高。“但是储户们可以得到所有的保险，”他说，“他们一定会相信我的。”

在所有这些虚张声势、故作勇敢背后，压力正一步一步向庞兹紧逼。当天晚上，他让他的保镖休息，独自和《波士顿广告人报》的一个记者聊天，这份报纸是对他最友好的媒体之一。他谈到那些无休无止的电话和各种要求，要他捐款，要他提供建议，要和他见面等等，他还抱怨说司法部长艾伦没完没了地要求他做那些冗长的采访。

“他们叫我‘百万富翁小子’和‘拥有百万美元笑容的人，’”庞兹说道。“我确实微笑。我在家里微笑，在市中心微笑。但是没有人知道我在这场斗争中经历了什么。我长久以来无时无刻不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人们提出要求见我，我几乎没有时间睡觉。我微笑，但是我的内心感到精疲力竭。”

就像一个拳击手在两轮比赛的间歇休息一样，庞兹在8月8日周日那天呆在家里，穿着睡袍，没有出门去感受那华氏九十三度的高温炎热，也没有目睹每天挤在斯洛克姆大街上，从车里伸着脖子看他的人群。

当然，这并没有让他停止和记者说话，他又一次出现在媒体面前，神气十足，完全不管自己的债务，摇晃着一封赫尔曼和其他纽约银行家来的电报，宣称他们都准备付1000万美元买下自己的公司。庞兹说，如果他们拿着现金来到波士顿，而且允许他继续经营这家公司，以保护公众的利益的话，他就愿意成交。然而任何一个条件都不可能实现。

在休息的时候，庞兹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对《邮报》的记者桑托斯讲了自己的一生。他把自己在意大利度过的童年时光描述成冒险刺激的流浪汉生涯，然后来到美国，他又讲了自己找到财富之前的漫长旅程。但是，他在自己的履历表中特别留出了一些空白，并用神秘的话来掩盖这些空白。庞兹告诉桑托斯说，他在加拿大曾卷入一场“保密性的调查”之中。然后“在那个国家旅行了三年之后，我来到了南部地区”。庞兹简单地抹去了他在监狱里的那几年经历。这位年轻的《邮报》记者在报纸上写道，庞兹对于那些年的神秘言论“完全遗漏了从1906年到1916年间庞兹的生活和他的行为”。

桑托斯诱使庞兹讲述他的过去并不是偶然的。桑托斯以前就曾经听说过庞兹一生故事的片断，而且他也注意到在那些事情中有些时间上的漏洞。他开始怀疑庞兹实际上在隐藏些什么东西，而这种怀疑在最近几天更加强了，因为他认识的一个住在北部的女人放出风来说，庞兹曾在蒙特利尔监狱里服刑。桑托斯感觉到自己就要挖出一个特大的独家新闻了，于是他就带着自己的疑问，找到了《邮报》的最高上司，理查德·格罗泽。目前，他们还找不到足够的素材来写这样一篇报道——除非他们要授人以柄，让庞兹抓住把柄——但是格罗泽告诉桑托斯让他继续问庞兹关于他过去的故事，看看有没有更多的线索。

星期日下午，正当庞兹向桑托斯讲述自己经历的时候，罗斯·庞兹走进了会

客厅。她的眼里满含着泪水。晚饭已经摆上桌了，但是她的丈夫还坐在这里，穿着晨袍，和《邮报》的记者谈话。罗斯内心有种强烈的欲望，想要庞兹注意她一下，几天来，罗斯感到特别失落——她失去了他们以前的生活，她憎恨那些在大街上盯着她看的人，憎恨他们在商店里，在波士顿的各大剧院里盯着自己看。她转向桑托斯，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我宁愿他是个泥瓦匠，每天工作八个小时，然后在晚上和星期日没有人会打搅他，也不愿意拥有他带给我的所有财富。”

那天的晚些时候，《邮报》接到了一封来自蒙特利尔记者站的电报，里面的一些信息好像可以弥补庞兹经历中的空白。一个男人名字叫做“查理·庞兹，别名 Bianchi”在蒙特利尔的扎罗斯银行工作的时候，曾经被判诈骗罪。桑托斯打电话到庞兹家里，问他是不是电报上说的这个人。庞兹嘲笑了一番——那太荒唐了。但是桑托斯坚持说，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你正好在加拿大，不是吗？是的，庞兹说道。但是这又能证明什么呢？桑托斯继续紧追不舍：“那么你曾经在扎罗斯银行工作过吗？”

“也许是吧，”庞兹说完，就结束了这次谈话。

格罗泽、邓恩和他们的记者都对此很感兴趣，决定在第二天早上的报纸上发表这篇文章。但是庞兹的生命力比猫还强，他躲过了巴伦和《邮报》的轮番攻击，无休无止的调查，无情的询问以及麦克马斯特的揭露文章，没有出一点汗，甚至没有失去他那招牌似的露齿微笑。这一次，《邮报》决定结束这种状况。格罗泽叫来一流的记者赫伯·鲍尔文并给他一个任务：以最快的速度到蒙特利尔去。带上庞兹的照片。一定要确定那个诈骗犯和这个金融家是不是一个人。

就在桑托斯提出问题的那一刻，庞兹知道，他无法逃过这一劫，被报纸披露自己曾经是个诈骗犯。而且他对一件事很肯定：“暴露意味着毁灭。”为了否认自己就是 Baianchi 庞兹，庞兹希望拖延《邮报》公开发表他的故事，哪怕拖延几天也好。到那时候，普赖德的审计工作也许就结束了，如果他的运气还这么好的话，他也许可以证明自己是具有偿付能力的。

他的计划中没有考虑到大量现金的流入或者从汉诺威银行借到他所需要的所有钱。但是至于普赖德的审计工作还要持续多久——目前已经快两个星期了——有可能这位会计被庞兹自认为混乱不堪的簿记系统绊住了手脚。这个由 18 岁的

露西·梅利所设计的检索卡片系统，也许对庞兹来说具有意想不到的好处，这个系统有效地阻止了普赖德审核出庞兹到底有多少债务。如果普赖德拿出虚假的较低的数字作为审计结果，那么庞兹就可以用手头的150万美元存款来证明他是有偿付能力的。如果那还不够的话，庞兹也许能够从几个账户中胡乱拼凑一些现金，卖掉他积累的股票，并秘密地从汉诺威信托公司“借”一些钱，来弥补经过普赖德故意缩小的债务数字。庞兹估计，即使不从汉诺威信托公司的金库里拿走不属于自己的钱，他的个人积蓄总价值也可以达到大约400万美元。

在这条战线上的胜利将意味着在公众面前，甚至在政府面前为自己辩护。而这也许会成为一个盾牌，有效地为他防御《邮报》披露他的前科和监狱生涯所带来的暴风骤雨般的不良影响。

8月9日，星期一，一大早，他来到波士顿，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在偿付能力的问题上，并且激发起他作为公众崇拜的偶像的崇高形象，他不会被主宰这座城市的“大人物”所打败的。

庞兹把记者聚集在他周围，宣布，他会“让那些公共机构和谣言的传播者做他们威胁要做的事情，他们努力要证实我的债务远远超过了我的资产”。特别是，他承诺一旦他可以证明，他有足够的现金来平衡普赖德所计算出的债务总数，他就会继续支付50%的利息给那些已经签发出去的票据，不管这些票据是否到期。到那时候，他就完全没有不良记录了。然后，他就会直接对准公诉人和银行家开火反攻。

“一旦数据证明我是有偿付能力的，我将要求这些公共机构接受调查，”庞兹宣布说。“我和公众都想知道，这些政府官员的行动是否受到了银行家的支使，策划了旨在对付我的行动。”

群众支持庞兹的情绪高涨。庞兹的员工不得不疏散那些想要给他的新公司投资的人群。波士顿的一名理发师拿着500美元，站在门前，希望成为查理·庞兹公司的第一位股东。一位来自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朴茨茅斯的药剂师路易斯·曼塔尼准备投资的钱则超过他几百倍，他从那座城市的意大利移民手中募集了10万美元，作为公共投资。

很快就到中午了，庞兹接到加拉格尔的邀请，让他听取普赖德初步的审计结果，并开始审核这位会计的数字是否属实。庞兹带着他新雇佣的两名律师，丹尼

尔·科克利及其合伙人，前任助理检察官丹尼尔·迈克艾萨克，他相信，此人可以左右联邦公诉人的意见。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他们一起讨论了普赖德初步的审核数据，这些数字看上去好像比庞兹预期的要高。

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庞兹一直在直接攻击普赖德的审计工作，他真想把这个政府官员串在烤肉串上烤熟。

庞兹会见银行专员约瑟夫·艾伦已经是几个星期以前的事了。庞兹走出会议厅的时候，肯定自己已经用个人魅力迷惑住了这位银行业的官僚。但是庞兹低估了这位艾伦先生，这是很危险的。就在司法部长韦斯顿·艾伦公开讨论他的调查的时候，这位银行专员已经实施了一项秘密计划，扼住庞兹的喉咙，切断他公司的生命线：现金。

看到庞兹的游戏已经被迫停止了，约瑟夫·艾伦就悄无声息地，小心翼翼地仔细查看庞兹在汉诺威银行的账户，等待突然袭击的机会到来。两天前，也就是星期六，艾伦的银行调查员告诉他说，庞兹在这家银行的一个虚构名字露西·马特丽开立的账户几乎被挖空了，接近销户的边缘，这是很危险的。尽管庞兹从大都会银行和特里蒙特银行把钱取出来，然后存进了汉诺威银行这个马特丽账户里，但是由于过去两个星期以来人们不断地支取本金和利息，所以这个账户里只剩下大约1.3万美元了。

庞兹为了弥补这个账户的缺口，利用整个周末的时间，从曼彻斯特、新罕布什尔州的银行账户转移资金到汉诺威银行，但是在慌乱之中，他犯了两个错误。庞兹相信，曼彻斯特的银行里有27.5万美元存款，于是他签了一张价值20万美元的支票，并把他存在了马特丽的账户上。但是这张支票被银行退了回来，他又签了一张价值15万美元的支票。而庞兹在新罕布什尔州的账户上只有14.6万美元。当第二张支票被银行退回的时候，他已经来不及签第三张支票了。艾伦已经开始对他发起进攻了。

当得知庞兹以马特丽的名字开立的账户已经面临破产的危险，星期一，艾伦就派了几个调查员到汉诺威银行，命令他们充当自己的耳目。他们看到，几十个庞兹的投资者拿着从证券交易公司领来的支票，从小巷子里走出来，转过学校大街的拐角，来到华盛顿大街上，然后走进这家银行，把手中的支票兑换成现金。

刚到下午，这些调查员就断定庞兹的马特丽账户已经远远透支了。他们告诉艾伦这个消息：马特丽账户已经分文没有了。

下午差一刻钟到两点的时候，外边的气温接近华氏九十二度，约瑟夫·艾伦在他的州立大厦办公室拨通了汉诺威银行办公室的电话。他命令金库报关员威廉·迈纳林，立刻停止支付庞兹账户的支票。但是庞兹是这家银行最大的股东和储户，他的钱罐似乎深不见底，永无枯竭之日。即使马特丽的账户已经透支了，庞兹仍然有150万美元存在汉诺威银行里，作为封存的存款。迈纳林告诉这位银行专员说，自己无法遵守他的命令。

艾伦的权威受到了挑战。他写了一份书面命令，要求汉诺威银行不要继续支付庞兹的支票了，并且暗示说如果他们继续兑付支票的话，迈纳林和银行其他员工就要为由此而带来的任何损失负责任。这份书面命令在下午两点四十五分到达华盛顿大街，这一次迈纳林和银行总经理亨利·克米林斯克屈服了。

艾伦给汉诺威银行打电话之后几分钟，他就开始实施那精心策划的进攻计划的第二部分。三个庞兹的投资人投资总数只有750美元，他们出现在法庭上，对庞兹提起诉讼，要求法庭宣布庞兹破产。艾伦否认自己策划了这起破产诉讼案，但是他的参与确是明白无误的。在正常的情况下，庞兹会对这些诉讼一笑了之，然后很快给这些投资人钱，把他们打发走。但是这个起诉案和银行专员宣布庞兹的账户透支两件事互相呼应，具有象征性的效应，就像一颗重磅炸弹，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后果，艾伦一走进州议会大厦，就感觉到这种效应了，这正是他所希望的，他要求议会大厦尽快向记者发表声明。

“我已经命令汉诺威信托公司，不许再支付任何查理·庞兹的支票，证券交易公司的支票，或者他的任何一位代理的支票，比如名字露西·马特丽的账户支票，托管人的支票，所有这些支票都是由这个账户兑付的，现在这个账户已经透支了。”声明这样写道。“作为银行专员，我对于庞兹和他的证券交易公司的事务没有做到监管的职责。但是我一听说他在一家银行的账户已经透支了，而这家银行在我的管辖之下，我就有责任插手干预这件事。”

这些记者立刻明白：银行专员，约瑟夫·艾伦，从来不寻求媒体的宣传，也不喜欢媒体宣传，而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联邦公诉人、州公诉人和地方公诉人——丹尼尔·加拉格尔，韦斯顿·艾伦和约瑟夫·佩尔蒂埃——这些人花

了几个星期互相争斗，并用警惕的眼睛观察民意动态。更有甚者，司法部长艾伦已经由于处理本案不当，遭到了公众的嘲讽和批评，他意识到自己的政治前途正在眼前消失殆尽。

为了挽回一些面子，这位司法部长立刻发表了一份声明，里面提到了他的助手艾伯特·赫韦兹的纽约之行带回来的微不足道的收获。赫韦兹到纽约去寻找庞兹汇款的银行和他接收欧洲资金的银行。他了解到，庞兹所描述的这些银行只和他做些象征性的生意而已，没有一桩生意具有庞兹所说的那么大规模。赫韦兹相信，他已经破案了，但是实际上，这些只是毛毛雨罢了。庞兹和司法部长艾伦会面的时候，并没有发什么誓言，也没有义务详细描述他的业务方式或者他的银行关系。赫韦兹发现庞兹明显地误导了这位司法部长，这仅仅是个很小的威胁，只能控告庞兹用虚假的借口进行盗窃罪。庞兹会很容易辩解说自己说错了话，把这个报告放在一边，然后继续安然无恙地工作。但是就在他政治上面临绝境的时候，这位司法部长相信他有些值得吹嘘的东西。

司法部长艾伦的声明缺少实质内容，于是他就在长度上加以弥补，声明中详细叙述了赫韦兹的工作情况，以及他那少得可怜的发现。其中最有力的一句话恰恰暴露了此篇报告的缺陷：“尽管庞兹先生自称他的国际回邮代金券交易的规模非常之大，总共有几百万美元，但是这次调查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证明他的说法。”艾伦也承认他的调查是不完善的，但是他说他还是要大胆地说出来，因为这是为了公众的利益着想。当然，他没有说他的调查有可能已经遇到了障碍，或者干脆就是一次失败的尝试。这位司法部长选择公布报告的时机也令人匪夷所思，因为没有必要这么着急地公布出来——公众并没有面临什么危险，因为庞兹仍然没有恢复接受投资。

司法部长艾伦加紧实施他的新一轮攻势，他要求持有庞兹票据的投资人都到他州议会大厦的办公室去，以登记他们的姓名、地址以及投资的数额，以备将来调查之用。

这两位艾伦的行动取得了他们预期的效果。当庞兹步出与加拉格尔会谈的办公室的时候，各大报纸正在加紧准备在下午的报纸上宣布庞兹正处于危机的消息。为了逃避这次狂风暴雨，庞兹急急忙忙奔向汉诺威信托公司大楼十层那间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那里是 C & R 建筑公司的办公室，他对这家公司有绝对控股

权，这里也是他的藏身之处。到六点钟的时候，一天的燥热开始减退，庞兹邀请记者交谈。

当记者来到他办公室的时候，庞兹正坐在那里，慢慢地咀嚼午餐盒饭剩下的东西，小口吸吮着一罐姜汁饮料。一瓶牛奶放在旁边，无疑是为了安慰他那受伤的胃口。他像往常一样穿着考究，但是记者们注意到，今天的庞兹有些不同：他的笑容失去了以往的光辉。

“我对所有人都是光明正大，规规矩矩地做事，”他开始了陈述。“我尽我所能，支付所有的票据，不论在这个过程中有多少人袭击我，多少障碍摆在我面前，我都不曾畏缩，不管是州政府部门，刻薄的司法部长艾伦以及银行专员艾伦。在调查没有结束之前，我并不打算反抗任何一位政府官员。但是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以上提到的两位绅士并没有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相反，他们采纳了那些银行家的计划，并进一步加以实施，来和人民作对，我认为现在是该揭露真相的时候了。就从那位司法部长艾伦开始说吧，他一直以来对我所作的事情丝毫没有兴趣，直到我主动申请要求政府调查的时候为止。在我看来，一位政府官员的职责就是阻止任何从别人那里拿钱的罪行，而不是阻止给大众发钱的行为。”

记者们给他读了那位司法部长的声明，庞兹嘲笑说：“我告诉司法部长艾伦的都是些没用的废话，而这就让他着实忙活了一阵子。如果我再看到他，我会告诉他一些更无聊的东西，那会让他忙上两个月。”

记者们的笑声停下来时，庞兹把注意力转向了那位银行专员，坚持说他有足够的钱来弥补透支的款项，不管是他的存款证明书还是用其他银行的账户都可以。但是庞兹宣布说，这位银行专员的举动将迫使他不得不停止给投资人付款，至少要等到他向普赖德证明自己有偿付能力为止。

“所有人都丝毫不怀疑，我是有偿付能力的。我有充足的现金以备随时支付我的投资人，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能及时拿到应该属于他们的钱呢？”

庞兹呼吁群众联合起来反抗“并且要求政府官员解散或者远离此事，因为他们不仅在履行政府职责方面表现得没有效率，而且逾越了他们的政府权限，其中原因毫无疑问是该受到批评的”。

“整个事件现在被弄得一团糟，我对此感到厌烦和疲惫，”他坦率地说。

就在庞兹讲话的时候，曾几次被华盛顿大街上报童的叫喊声所打断，他们的声音被暖洋洋的微风直送上十层楼：“庞兹停止付款了！”他们大喊。“庞兹停止付款了！”

庞兹渐渐喜欢上了几个新闻记者，他们两个星期以来一直形影不离地跟在他左右。在他需要的时候，他就把他们招呼来，这几个人跟庞兹一样个子矮小。“伙计们，你们不要打击我，因为我正在玩一个游戏，也是一场殊死战斗，如果我胜利了，你们也会像我一样从中获益，”他恳求他们说。“我是个斗士，我将和魔鬼战斗到底，直到最后一刻，因为我相信你们都不会像我一样受到独裁政府的迫害，而我要和独裁作斗争。”

为了缓和一下气氛，一个记者问庞兹他是否还有钱买晚饭。庞兹露出了一半的笑容，然后拿出了一卷现金，最外面的是一张1万美元的钞票。

“我破产了，”他不无嘲讽地说道。“他们说我已经破产了，我是个罪犯。而你们都了解我。如果我没有足够的钱支付所有的票据，我就会在7月26日停止支付了。我早就逃走了。”

“你有护照吗？”一个记者问道。

“我不需要护照，”庞兹回答道。“我还没有获得美国居民证书。”

“如果你要逃走，你就会坐在票价最便宜的船舱里，然后再也不会回来了。”这个记者说道。

“你认为我会在乎回来吗？假如我真的偷走了七百到八百万美元的话？我本来可以在任何时候随时离开。但是我并不想离开。我确实计划在7月4日到意大利去，而我在三个月前就已经买好了三张船票。但是我的公司发展得越来越大，我不能离开或者逃跑，所以，我把船票寄给了我母亲，她就来了。我不会逃跑的。但那些官员希望我这么做。我是个战士，我要和他们斗争到底。而且我将获得最后的胜利。”

记者们回去准备第二天早上的文章，庞兹则回到列克星顿的家里。在艰难地熬过了这一天之后，庞兹很容易就说服罗斯打破了她决不再去剧院的誓言，和他一起去了剧院。他需要在公众面前露面，以展示他的坚定不移和毫不畏惧。他们都穿着白色的礼服，好像要证明这一时刻。

他们坐在豪华轿车后座上，一起返回波士顿，在那里，帕克广场剧院的一个

包厢正在虚席以待。舞台上演出的戏剧名叫《我的淑女朋友》。他们是这出戏剧的制片人哈里·弗雷兹的客人，此人是剧场的经理，拥有波士顿红色短袜棒球队。很明显，弗雷兹希望利用庞兹的公众效应，八个月前把贝比·鲁斯转让给了扬基队。碰巧，就在那一天，一个忠实的红色短袜队支持者给庞兹寄去一封信。“敬爱的查理，”信里写道。“看在上帝的分上，买下红色短袜棒球队吧。”剧院里的人们也同样兴奋，他们用持续不断的欢呼声向庞兹夫妇打招呼。

在两幕戏剧之间，庞兹闪了出去，到爱略特大街上的一个小水果店里吃点东西，在那里桑托斯遇到了他。微笑和自信又一次回到了他的脸上。当问到庞兹是否会在形势的逼迫下不得已宣布破产的时候，庞兹笑了起来。

“那简直太愚蠢了。我完全有偿付能力，”他说，然后补充说道，他有可能关闭公司，直到星期五。“我非常肯定我可以再次恢复营业，而且我预计大量的业务会蜂拥而来，为波士顿的金融历史写上一笔。”

鲍尔文戴着一副猫头鹰似的眼镜，头发向后拢，面颊松软，看上去就像个从埃德温·普赖德的会计所里走出的一个难民。但是这位“秃头”——编辑部的朋友这样称呼他——经常被别人低估。鲍尔文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他出生在距离波士顿北部四英里的蓝领城市埃弗雷特，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对报纸感兴趣。他上高中的时候就为每周一期的《埃弗雷特先驱报》撰写中学生体育的报道，后来被哈佛大学录取，成为1911班级的学员。他在波士顿联合媒体局工作了两年，然后加入《邮报》，为自己赢得了好名声，被称为具有作家才能的严肃的记者。

8月10日星期二，鲍尔文来到蒙特利尔，带着几张庞兹最近的照片，决心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写出一篇重量级的报道。对于鲍尔文来说，这一天就像做梦一样。

尽管庞兹在蒙特利尔只呆了短暂的一段时间，而且已经过去了十多年，他还是在当地人心目中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印象。鲍尔文穿过这座城市的意大利街区，一个人接一个人地询问，所有看到这位银行家庞兹照片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大声叫起来，“这就是 Ponsi”或者“是啊，那就是 Bianchi”。他们问的惟一的问题是庞兹为什么把胡子剃掉了。鲍尔文最大的收获来自于尤金·拉弗雷姆，此人看过蒙

特利尔警察局所有罪犯的照片。

“当然，这是同一个人，”拉弗雷姆说道，把嫌疑犯 Bianchi 或者 Ponsi 的照片放在鲍尔文拿的那张庞兹照片旁边对比。他向鲍尔文展示了两张照片的耳垂匹配之处，下嘴唇的突起以及前额上的皱纹，都完全一样。拉弗雷姆还拿出了 Bianchi/Ponsi 的犯罪记录，里面包括了把他送进监狱的所有诈骗细节。

从警察局，鲍尔文再去寻找扎罗斯银行倒闭的犯罪事实。他很快就找到了几个人，愿意叙述他们对扎罗斯银行这位过去的经理 Ponsi 的愤怒之情。鲍尔文还找到了那位臭名昭著的蒙特利尔包工头安东尼奥·卡多索。开始，卡多索说他不认识照片上的人，但是过了一会，他就说看上去眼熟。“啊，我的老朋友，”卡多索叫道。“我终于又见到你了。你是，你是——他就是 Bianchi，像蛇一样的老滑头！”

银行职员多米尼克还记得他的同事 Bianchi 或者叫 Ponsi，他是个“活泼，精力充沛的小伙子”，总是谈论如何才能挣到几百万，总是穿着考究的衣服，白领的衬衫。其他的证据来自圣文森特·保罗监狱的典狱官。这位典狱官对庞兹惟一的印象就是他是个模范犯人，但是他指着那张照片说，庞兹的眼神犹疑不定。

鲍尔文得到的收获比他希望的还要多：他得到了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个获得了成千上万投资者信任的人曾经因为诈骗罪而被判刑，同时他曾经担任一家银行的经理，这家银行因为诈骗顾客而被迫倒闭。他兴高采烈地把自己找到的证据寄给理查德·格罗泽。

“你肯定吗？”格罗泽回信问他，因为他清楚，如果在这件事上犯了错误，将意味着失去他的家庭、他的报纸以及他所有的财富。

鲍尔文很生气，但他还是很尊敬他的老板，他回电说：“你认为我自己编造这些故事吗？”

那就是格罗泽想听到的全部情况。这个秃头得到了独家特大新闻。他们最好在头版头条上发表。





1920 年 8 月 13 日，被保释出来后，庞兹通过波士顿商业区，
认定自己不过是遭到暂时的挫折。

Boston Public Library, Print Department

第十七章 “那个人不是我”

正当鲍尔文花整天时间把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的时候，庞兹则在策划如何才能缓解前一天所遭受的突然袭击：他的账户被冻结，要求他宣布破产的法律诉讼，司法部长的指控，以及他的几个投资人到州议会大厦报告情况等。他通知证券交易公司办公室暂时关闭公司，等候他的命令，然后整个早上都留在列克星顿，仔细考虑他所遭受的打击和伤害，准备战斗，并倾听夏天的雷声。他决定自己制造雷声，而决不能不战而屈。

同时，汉诺威信托公司的管理人员正在竭尽全力让他们的账目收支平衡。他们通过计算，发现庞兹透支达到 441778 美元之多，这造成的财务赤字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将把银行置于死地。金库报关员迈纳林决定用惟一的办法来挽救银行：用庞兹那 150 万美元的存款来弥补这个透支的漏洞。在 8 月 27 日之前，庞兹不能支取那笔钱——他必须在 30 天前向银行发出通知才可以支取这笔钱——但是现在情况紧急，而且迈纳林在处理过程中自行更改了规则。把庞兹的支票账户归零之后，迈纳林做了一个新的存款凭证给庞兹，上面的金额是 1058222 美元，已经减去了弥补透支的钱数。

在发起最后的攻击之前，庞兹同意到基瓦尼俱乐部吃每周一次的正式午餐。这一次，俱乐部老板安排庞兹和一位著名的通灵者约瑟夫·邓尼格进行一场激烈的论战，此人是哈里·霍迪尼的朋友，也是托马斯·爱迪生的朋友。这个俱乐部的广告上说，这位通灵大师可以了解人的心灵深处，他将“用 X 射线透视这位矮小的意大利人那精明微妙的大脑，并告诉人们他发现了什么”。很多人都希望听一听庞兹的秘密财富公式，于是，基瓦尼俱乐部的 Bellevue 大厅座位一售而空，饭店只好轮流招呼客人。

那天下午的时间过得很快，而这场表演还没有开始。庞兹不喜欢让他的观众失望，所以在下午两点四十五分的时候爬上桌子，雪茄支架在他的手指间摇晃，他同意回答问题。他还没有开始，就有人大喊道，“给庞兹三次欢呼！”人们用无比的热情回应了这个提议。然后，庞兹向整个屋子的观众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如何从一个身份低微、贫穷的人成为一位声名显赫的富翁，这一次他把自己的故事稍做修改，以适应当前的形势发展。他说他直接从外国政府那里获得回邮代金券，所以他的购买行为并没有反映在近几年公开发行的代金券的统计数字里。庞兹还说那些政府已经从这些交易中获利，所以他不得让自己的海外关系对外保密。他发誓要在星期六重新开始营业，他不停地笑，还嘲笑那位司法部长：“他有个体面的工作，但是我的工作更好。”观众们欢呼起来。庞兹假装尊敬他的敌人——“我的对手们，银行家们”，这同样博得了人们的欢呼。

最后一个节目是庞兹和邓尼格论战，巫师对巫师的较量。首先，邓尼格同意降低这次比赛的筹码，承诺不会泄露庞兹的商业秘密。这位神秘学家让庞兹在一张纸上写下一句话，然后把纸放在口袋里。

“首先，”邓尼格说，“第一个字是字母‘I’。”

“正确，”庞兹说道。

“第二个字母是‘P’。”邓尼格说道。

“正确，”庞兹再次说道。

受到鼓励，邓尼格宣布他已经看到了庞兹口袋里的全部字母：“我建议银行系统使用这个原则，那就是把使用客户存款所挣得的利息完全归还给储户。”那确实是庞兹所写的句子，观众满意地离开了大厅，完全被他们所亲眼目睹的魔术迷惑住了。当时是1920年，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就在庞兹和基瓦尼俱乐部的人嬉闹的时候，投资者的钱像洪水一样涌向学校大街他的办公室。几百封信寄到了学校大街27号，里面都附带着支票，价值从25美元到1万美元不等，最后一笔钱来自乔治亚州萨凡纳的一位投资者。但是庞兹的员工根据庞兹的命令，把这些信件都退了回去。庞兹只对记者简单地说了几句，让他们向他的投资者传递一个信息：坚持下去，不要和司法部长合作。然而，仍然有大约一百名手持庞兹票据的人出现在州议会大厦里。

普赖德继续完善他的审计数据，而联邦公诉人丹尼尔·加拉格尔和司法部长韦斯顿·艾伦则一个接一个地开会，以商量他们的下一步行动计划。与此同时，银行专员艾伦则把目标锁定在比庞兹更加确定的机构上：汉诺威信托公司。

午夜即将来临的时候，鲍尔文的署名文章赫然印在了《邮报》上：

加拿大的“庞兹”曾在监狱服刑

蒙特利尔警察局，监狱的点狱长和其他人都承认

波士顿的这位查尔斯·庞兹和蒙特利尔的那位查尔斯·庞兹是同一个人

后者曾因在意大利银行行骗而被判处两年半的徒刑

州政府现在积极行动，承诺

一旦证明这个情况属实，就会很快实施逮捕

写这个标题的人抓住了要害，但是由于太兴奋，他夸大了即将逮捕庞兹的“承诺”。这篇文章只说，估计“很快”就会有逮捕行动，但是没有引述任何州政府官员的话正式宣布这个决定，甚至匿名的引述也没有。鲍尔文还做得过头了一点：他的文章好像表明，庞兹的诈骗罪行和扎罗斯银行欺骗它的储户，偷走他们寄给意大利亲戚的钱有直接的关系。尽管有这些小错误，但鲍尔文的文章具有足够的破坏性：庞兹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桑托斯第一个打电话质询庞兹有关他在蒙特利尔的历史。庞兹拒绝承认这是事实。

午夜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另外一个《邮报》记者哈罗德·惠勒飞快地跑到列克星顿，手里拿着一份8月11日的《邮报》，报纸仍然温热，还带着油墨的芬芳。在这份报纸传遍大街小巷之前，还有几个小时，格罗泽和邓恩想看看庞兹对于鲍尔文的特大新闻的反应。不论庞兹说什么，都会被加在后续报道中。《邮报》要把这个报道推进下去，而且报纸的高层领导不想放弃下一篇爆炸性新闻——庞兹的回应将刊登在下午的报纸上。

惠勒一路飞快向前，经过围绕在斯洛克姆大街房子周围的警卫，把报纸递给了庞兹。庞兹阅读着鲍尔文的文章，缓慢，谨慎而仔细，面无表情。在他读报纸的时候，惠勒仔细捕捉庞兹的反应，但是看不到任何反应——他脸上的肌肉纹丝

不动，他的眼睛也没有透露出任何形势严峻的信息。读完之后，庞兹耸了耸肩。

“那个人不是我，”他说道。“这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认为这是真实的，”惠勒回答道，“而且我们将发表这篇文章。”

“然后你们的新闻记者就会被扔出报社大楼，”庞兹威胁道。

如果以前还幻想《邮报》会撤销他的报道，那么到了那天凌晨，他知道任何希望都破灭了。于是早上八点钟，他在前门的走廊处再次会见了记者，庞兹穿着一件丝绸的晨袍，口袋里装着一把口径 0.25 的柯尔特式自动手枪。他好像心烦意乱，就要失去理智了，他掏出这把手枪，向惊讶万分的记者解释说，他要用这把枪进行自卫，因为他注意到有两个男人在他房子附近徘徊。

当问到《邮报》上关于他的报道的时候，庞兹似乎对于应对的方式并不肯定。他开始发表声明，但是内容散漫没有主题，而且讲话笨拙不熟练，他提到自己在蒙特利尔的过去时用第三人称，好像开始承认自己的历史一样。“如果今天早上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是真实的，”他说，“我感觉要么他属于那种人，就是犯了错误然后为此付出代价，或者为其他人的错误付出代价。仔细阅读报纸上的文章，会发现里面隐藏着深层的动机，现在发表出来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一己的私利。”然后庞兹一针见血地批评了《邮报》：“很明显，有些本地报纸正在竭尽全力伤害他，而目的是什么，对于他和公众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突然，他打断了自己的演讲，然后开始谈论一个新话题。他的演讲开始后又停止，这样重复了两次之后，庞兹钻进他的豪华汽车，到波士顿去会见他的律师。

到了中午，庞兹准备再次会见记者。这些记者被带到丹尼尔·迈克艾萨克那间富丽堂皇的法律事务所办公室里，办公室在彭见顿广场的十层，被称为律师大厅。他们发现庞兹坐在一张大桌子后面，弯腰驼背地陷在一把椅子上，看上去比他们平常看到的庞兹更加矮小。手里拿着他的黄金香烟嘴。这些记者想看到他的笑容，但是笑容消失了。

“我即将发表一份声明，声明的内容你们以前应该听到过，就是关于媒体强加在我头上的恶名，”他开始演讲，一个速记员记下他说的每一个字。“但是，我认为我的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关系。如果几年以前我犯过错误——如果我犯了一个错误而且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那么我有理由相信，社会会给我机会再次证明自己的。”

“我不是第一个犯罪的人。我也不是惟一个犯罪的人，即使在波士顿也是如此。我看到有很多人在若干年前曾经面临同样的处境，但是现在取得了声名显赫的地位，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就应该成为这种普遍规则的一个例外，成为政府、媒体或者是公众迫害的目标。”

他停顿了一会，转向迈克艾萨克。他们交谈了几分钟，内容是关于庞兹以前的一个狱友，此人不在蒙特利尔，而是在亚特兰大，他不仅得到了塔夫脱总统的支持，而且那位带头起诉庞兹的克拉伦斯·巴伦也支持他。谈到“冰王”查尔斯·摩尔斯，庞兹就不得不暴露他在亚特兰大的监狱生涯，但是现在，让人们知道他的过去好像已经不重要了。迈克艾萨克让他继续下去。

“查尔斯·摩尔斯曾经是显赫一时的银行家，他被美国的法庭判处有罪，”庞兹说道，“而且被判处15年徒刑，在乔治亚的亚特兰大服刑。我知道这些，是因为当时我和他在一起。他只服了很短一段时间的徒刑，出狱后三年，他获得了比以前更加高贵显赫的地位。他是个银行家，和其他银行家混在一起，和美国政府做生意，和美国最有地位的人成为了合作伙伴。”

“我并不是暗示说他没有资格获得公众的尊敬。我只想问一问，如果他可以获得人们的尊敬，那么为什么我不可以呢？”

庞兹暂停了一会，让记者们消化吸收他所说的话。然后，为了缓和一下气氛，他露出了一半微笑，并对围绕在他周围的记者说：“另起一段。”

“关于蒙特利尔的报道，”他继续说道，“提到一个和我相像的男人在1908年因为诈骗罪被判处3年徒刑，在圣文森特·保罗监狱服刑，服了20个月的刑期。这就是大众想要知道的全部内容。但是，我觉得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人们应该了解，那就是尽管我，也就是报道中的这个人，被判有罪，但是我并不是那个真正犯下罪行的人。”

庞兹讲述了一个离奇曲折的故事，把自己描述成一个保护别人生命的人，他的前任老板扎罗斯因为受到敲诈犯的诱惑而做了违法的事情，犯下了诈骗罪，而他替扎罗斯受惩罚。庞兹说他之所以要救扎罗斯是因为他的老板有一个妻子和四个孩子。故事讲到一半，庞兹的律师迈克艾萨克已经听得不耐烦了，他穿上大衣，戴上帽子，说他一会就回来。

“我并不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英雄，”尽管庞兹在故事里是这么描述自己的，

但是他坚持否认这一点。他说在波士顿至少有两个人可以证明他的话是真的，但是他拒绝说出他们的名字。

第二次犯罪的经历已经开了一个头，庞兹感到不得不顺水推舟地说下去。他又一次摆出一副撒马利亚人的姿态：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做了错误的事情。

“我还有一次不幸的经历，”他开始说道，“接下来的经历并不是出于我自己的意志，而是我第一次错误所带来的后果。从监狱出来以后，我没有朋友，没有钱，没有身份证明——他们没有给我任何证明文件——我要努力养活自己。我出狱后十天，有人要求我陪同五名意大利人到美国去。我并没有让他们非法移民。我乘坐火车跨过边境——公开地——然后立刻被逮捕了。我没有躲避由此产生的后果，我服罪了。我期待着宽大处理，因为我的行为属于轻罪，不是重罪，而且我也没有反抗法律的判决。但是还是被判处在乔治亚的亚特兰大联邦监狱里服两年徒刑，而对我的判决是类似的案件中最重的。

“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公众知道了事实真相，而是否继续相信我，认为我是值得信任的人，是否对我有信心，就由他们来决定吧。”

然后庞兹宣布他将辞去汉诺威信托公司董事的职务，至少暂时如此。但是，他很乐观，他坚持说，对于他过去历史的披露不会阻止他“在几天之内”支付庞兹票据。

结束演讲后，庞兹拒绝回答记者的问题。他重重地跌回到椅子上。他身上闪光的能量曾让他成为一颗闪亮的明星，但是现在这些能量已经被用光了。

记者离开之前，庞兹又补充了两句话作为总结，这两句话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是他的自我供认中最真实的部分。首先，庞兹告诉记者，他担心他的监狱生涯被披露后会被驱逐出境。但是这还不是他最害怕的事情。

由于不知道他母亲已经秘密地告诉了罗斯他结婚以前的监狱生活，庞兹说他最大的担心，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告诉他妻子自己曾经有过铁窗生涯。一想到就要失去罗斯，他的眼睛里就充满了泪水。不知什么原因，庞兹说他希望妻子不知道他的监狱历史，即使再保守一段时间的秘密也好。他告诉记者，他已经订购了所有他家附近的报纸。“我不想让我妻子知道这件事，”庞兹说道。“这会杀了她的。”

“我的神经不会永远保持兴奋，”当最后几个记者离开之前，庞兹补充说，“我必须休息。最近，我不会再发表任何声明了。我要远离人群——不到市中心来了。”

如果庞兹认为这一天最可怕的时刻已经过去了，那么他错了。下午一点四十五分，他又受到了一个打击，当时，银行专员约瑟夫·艾伦在汉诺威信托公司分公司的门口贴了一个通知，下面签署了他的名字。通知写道：“由于政府通过法律手段授予我权力，我依据此权力拥有汉诺威信托公司的全部财产和业务。”这是最具戏剧性的一幕，作为一名银行业的监管人员，这是艾伦上任六个月以来第一次行使权力。

这位银行专员下令对汉诺威信托公司的账户进行的调查表明账户存在的问题远远比庞兹的透支要严重得多。在总经理亨利·克米林斯克和银行的金库报关员威廉·迈纳林的领导下，汉诺威信托公司的储备已经枯竭，并且发放不安全的、违法的贷款。给和银行内部人士有关联的公司发放贷款超越了法律允许的界线，而其中有些公司透支巨大。比如，克米林斯克把汉诺威信托公司作为一个富有的亲戚，秘密地借钱购买房地产，同时把钱借给一家他经营的公司——波兰—美国人金融和贸易联合公司。但是庞兹的透支是压垮整座大厦的最后一根稻草。艾伦描述了他如何公开制止迈纳林用庞兹的存款来弥补他的透支，但是迈纳林还是这么做了。

几百人一起涌进了华盛顿大街的这家银行。大部分人出于好奇，还有人想看看庞兹。消息一传开，一小撮投资人就到了这里，连推带撞地挤过人群，不停地敲击锁着的大门，要求把钱还给他们，但是无济于事。一群警察在这家银行周围围起了一圈警戒线，但是激动的人群对他们又推又挤。经过了45分钟的猛推猛挤，警察重新恢复了控制权，愤怒的人群被驱散了。

得知艾伦的举动后，庞兹签署了一份声明，已没有了他以往的活力。“我非常遗憾地得知这位银行专员已经命令汉诺威信托公司关门。我觉得银行专员的这种举动仅仅是他想出的一个新招数，其目的就是不要让我得到我存在里面的150万美元存款，从而希望我因此而没有能力支付庞兹票据持有人的利息和本金。”庞兹仍然坚持说他有400万美元的资产。他宣布，这笔钱已经足够弥补他的债务了，也足够支持他开展新的业务。他公开预测，普赖德发现的债务总

数将不会超过 80 万美元，但是私下里，他当然知道实际数字要比这个多很多倍。

庞兹在大约五点钟的时候离开了律师大厅。和往常一样，他的豪华轿车停在路边，准备接他回家的时候，总是有一大群人聚集在这里观看。他向群众报以微笑，然后就钻进了汽车，就在这时，一个报童跳上了汽车的踏板。庞兹觉得很好玩，就买下了所有的晚报，准备在回列克星顿的路上看。

夜晚降临的时候，记者们在斯洛克姆大街庞兹的住处外面占好了位置。大约八点钟，他们听到一个女人哭泣的声音从房子里传出来。还有几分钟就到午夜了，庞兹沿着房子外面的人行道慢慢踱步。如果他可以找到什么安慰的话，那就是在过去的 24 个小时里，发生的事情并没有驳倒他有偿付能力的声明，也没有证明他是通过非法的手段获得财富的。尽管他的可信度遭到了破坏，但是他仍然拥有狂热的信徒，其中有好几千人已经从证券交易公司中获得了好处。就在此时此刻，《波士顿旅行家报》的编辑们正在准备一篇关于庞兹的社论，对“这位快速致富的传教士仍然牢牢控制着数以千计的人，并对他们施加影响”的现象表示惊奇。这些编辑甚至说“庞兹接受每一笔可疑的利润”并把他和《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相提并论。庞兹和这位小说中的人物冉·阿让都用毕生的精力“努力改变自己，以让人们忘记他们过去犯的罪行，而且社会上经常有人联合起来阴谋策划打倒他们”。

庞兹有个最后的希望忽隐忽现：只要他可以用某种方法弥补普赖德审计出来的债务总数，他就可以维持现在的生活状况。普赖德的审计结果将在星期五中午公布。

他正在散步的时候，一个想法出现在他的脑海中，让他想和大众分享。他让他的保安叫来两个记者，他知道记者们在附近彻夜等待。但是当他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忽然改变了想法，一时间脑子中一片空白。

“从这里滚出去！”庞兹大声喊道。

“你的一个保安说你想见记者，”一个记者说道。

“今天我已经做了两个声明了——足够了，”庞兹回答道。他拔出那把蓝色的钢制手枪，开始在空中挥舞。

“我保安的权力是有限度的，但是我对权力是无限的，”他大叫道。“我的枪

法很准，离开这里，否则我就开枪了。”

在庞兹担心的所有事情中，最严重的一件事也是让他颤抖的一件事是他相信罗斯不知道他的监狱生涯，而现在她会看不起他。但是第二天早上，8月12日星期四，他就得知了真相：罗斯承认她早在结婚之前就知道了所有的事情，但还是不顾一切地爱他，和他结婚。他松了一口气。他不再像前一天晚上那样慌乱了，又恢复了镇定。

他个人的恐惧已经没有了，现在是对付剩下的烦恼的时候了。自星期一开始，庞兹就一直在考虑普赖德给他提前看的审计结果。尽管证券交易公司的账簿系统乱七八糟，这位勤劳的会计还是计算出了庞兹的债务总额是大约700万美元，也许更多。星期三，庞兹曾经和普赖德简单谈过此事，但是好像摆在他面前的数字，就是即将在星期五在联邦公诉人的办公室里最后摊牌的数字。

从普赖德开始审计之初一直到结束的两个星期里，庞兹已经做了所有的努力来汇聚他的所有资源。他关闭了自己众多的银行账户，把钱都集中到汉诺威银行的账户上，收集他疯狂购买的股票、债券和房地产单据。他还努力想要把存款凭证变成现金，于是以折扣价格出售给另外一家银行，但是没有银行愿意接收。庞兹还让托马斯·劳森帮忙把存款凭证变成现金，此人是波士顿传奇式的股票投机人，也是克拉伦斯·巴伦的宿敌。劳森的出名部分原因是他写了一本书——《疯狂的金融》，是关于股市弊端的。一份劳森肯定的票据可以通行无阻。但是庞兹太晚了。几个星期以前，特里蒙特信托公司的西蒙·斯韦格曾找到劳森，让他说说对庞兹的看法，劳森下结论说，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个骗子。即使劳森同意庞兹的请求，帮助他把存款证明变成现金，他的资产总数也仅仅有400万美元——距离普赖德审计出的债务数额还少300万美元。

随着星期五最后期限的接近，庞兹那弥补债务漏洞的微薄希望也破灭了。他最后的机会就是暂时“从汉诺威信托公司的金库里借一些钱出来”。但是那位银行专员控制了这家银行，锁上了银行大门，这无异于毁灭了庞兹那不切实际的计划。时间飞快地过去了。

如果庞兹对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有任何怀疑的话，他就可以看一看那天早上的《邮报》头版头条上一个令人惊讶的标题：

对庞兹的逮捕将在今天进行

标题下面是四幅照片，这些照片让庞兹畏缩了。两幅照片已经有 12 年的历史了，是庞兹在蒙特利尔犯诈骗罪被逮捕时照的罪犯照，面无表情。下面两幅是庞兹最近的照片，笑容可掬，但是《邮报》的漫画家在上面加上了胡须，目的是“和他在加拿大的照片对比”，照片下面附了说明。报纸里面是里彻写的最新概要，题目是“时刻准备破裂”。四个人的卡通形象站在联邦大厦和州议会大厦的房顶上，他们是加拉格尔、普赖德和两个艾伦，他们拿着矛往一个气球上戳洞，而气球上写着“庞兹快速致富泡沫”。

庞兹知道，他必须做些什么。他穿上一件灰暗的西装，上面有白色的细线花纹，这种时尚的选择反映了他的决定，也和当天阴暗的天气相称。和守候在斯洛克姆大街房子外面的记者们简单地说了几句后，庞兹没有告诉他们自己的计划是什么，只是透露他可能会对揭露自己历史的报纸采取行动。

“我不会逃跑的，”他说，“我会留在这里，勇敢地承担责任。现在，我要证明，我是有偿付能力的。过去的历史和现在毫无关系。”

他转身回到房子中，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就从后门溜出来，闪进自己的豪华轿车，拉下车窗的窗帘，到波士顿去。这一路上，他有足够的时间来想，1908 年的时候，当两个蒙特利尔警察来到他的公寓逮捕他的时候，他是多么惊讶，多么悲惨。他还有足够的时间回忆在 1910 年，当两名移民局的检察官因为走私外国人的罪名逮捕他的时候，他是多么震惊。这一次，时隔十年之久，跨越了这么多历史，他决定改写剧本。庞兹想在这种情况下尽可能地控制形势发展，自己决定时间、地点和由谁来拘押他。

司法部长艾伦非常渴望亲自做这件事，他花了三周时间反驳公众对他的指责，因为他把调查工作搞得一团糟。但是庞兹不想让他满意。联邦公诉人丹尼尔·加拉格尔一直和他针锋相对，但更重要的是，联邦公诉人是庞兹的律师丹尼尔·科克利的朋友，也是他的支持者。如果到了最后时刻，庞兹希望科克利站在他一边，而加拉格尔在谈判桌的另一边。他告诉司机到科克利的办公室去。

庞兹和科克利一起来到德文希尔大街加拉格尔的办公室，他表情阴郁，他的手杖无精打采地挂在他的胳膊上，而让他感到洋洋得意的香烟支架则不见了踪影。加拉格尔接见他们的时候，庞兹不承认自己做了什么错事，并断言他相信普赖德过高地估计了他的债务水平。

“但是你已经同意接受这个审计员的数字，”加拉格尔说道。

“是的，”庞兹承认。“我已经同意接受他审计的结果。”

就在那一刻，庞兹知道他被打败了，但是他不愿意以这种方式失败。他将吞下他酿的苦果，但是他无疑会东山再起，下一次也许比这次更加辉煌。“没有人会被征服，除非他想这样，”庞兹对自己说。“而我不想被征服。只要仍有一丝生命的火花闪耀，我就不会被打败。”

庞兹告诉加拉格尔他已经准备好把自己交上去。加拉格尔有准备地接受了他的坦白。他们离开加拉格尔的办公室，穿过这条大街，来到联邦大厦。庞兹走进了美国元帅帕特里克·杜安的办公室，他是个古怪的人，总是穿着和结婚礼服一样的衣服，戴一顶丝绸的高帽子，穿条纹裤子和一件长长的双排扣大衣。

“庞兹先生希望就此投降，”加拉格尔说道，同时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他们坐在杜安办公室里，于是，有人匆忙起草了一份声明，指控庞兹利用邮政实行诈骗的计划。庞兹把自己交到加拉格尔的手中，但这没有什么不同，整个指控简直滑稽可笑。庞兹惟一利用邮件做的一件事就是发信给投资人，催促他们来领取他们的钱，当他们拿出票据的时候，庞兹很高兴地付给他们钱。加拉格尔掩盖了这个事实，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花里胡哨的报告上，庞兹承认他不能弥补普赖德所计算出的债务数额。加拉格尔甚至借用背叛庞兹的宣传部经理威廉·麦克马斯特说过的一句话，宣布这位曾经掌控整个国家的金融家现在“毫无希望地陷入了破产的境地”。

庞兹在杜安的办公室里静静地等待科克利叫来保证人莫里斯·路德里克，此人会拿着2.5万美元现金保释庞兹，让他获得自由。

与此同时，司法部长艾伦继续从庞兹票据持有人手里收集他们的名字和故事，这些人好像非常肯定，他们只想要回投资的一小部分而已。他们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年轻的，年老的，初次来美国的移民和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一些人几乎

陷入了惊慌失措之中。其他一些人则沉着冷静地接受他们预料之中的损失。来自北部地区的一个印刷工人把自己毕生的积蓄都投资进去了，一共四千美元，希望能买一所房子。“如果庞兹能把我的钱翻倍的话，我和妻子就可以买一座宫殿了，”他说，“我想现在宫殿已经变成狗窝了。”

还有些人仍然不放弃。“他肯定没有问题，”来自北部地区的一个杂货店老板说道。“如果他愿意，他就可以随时拿着钱逃之夭夭。如果他真的是个骗子的话，他怎么会这么傻，呆在这里束手就擒呢？”附近，有两个小男孩在为买一把生锈的小刀讨价还价，其中一个用庞兹的语言说：“给你50%的利息。”

一个记者发现埃德温·普赖德仍然在筛选庞兹的收据。“难道你不认为庞兹的出发点是好的吗——某种代金券计划？”

“是吗，我不知道，”普赖德说道。“也许庞兹有过，也许仍然有世界上最好的意图。但是我认为他从一开始就在和公众玩游戏。”

庞兹结束了他为自己做的无罪抗辩，被保释了出来，出现在大街上，于是一些活力又回到了他身上。他又开始挥舞他的手杖，当他散步穿过邮政局广场的时候，一大群围观的人跟随在他后面。他们没有像几天前那样对他欢呼，但是这仍然是这个小小的巨人在市中心的最后一次游行了。庞兹那浆洗过的白色衬衫衬托着他那裁剪合体的黑色西装，尤其显得耀眼夺目，他的一双皮鞋闪闪发光，踩在镶嵌着鹅卵石街道路面的电车轨道上，发出咔哒咔哒的声响。办公楼里工作的人都跑出来看他。很快，广场上的每一扇窗户里都挤满了各种各样的面孔，有的好奇，有的愤怒。庞兹的队伍从一辆马车前面经过。车把势从马上向下俯瞰，为了遮挡太阳，他把帽子低低地压在前额上，于是他就从帽子下面窥视眼前的场景。他的双手仍然握着缰绳，但是脸上显露出阴郁愤怒的表情。一个男孩穿着及膝的短裤，高筒袜，戴着一顶投递员的帽子，在庞兹队伍旁边奔跑，他一边笑着，一边大声叫喊这个名人的名字。庞兹裂开嘴，对这个男孩报以狡黠的一笑。他仍然拥有自己的支持者，他们仍然希望他可以证明那些怀疑他的人是错误的。

庞兹快速闪进一辆汽车，但是就在他离开之前，两名波士顿警察局的探员向他亮出了徽章。他们递给他一份警告，里面提到，司法部长艾伦指控庞兹犯有三项盗窃罪名。艾伦不得不再一次和庞兹结算。庞兹推迟了回家，因为他要再次出

现在法庭上接受审查。他再次申辩自己是无辜的，同时另外支付了1万美元保证金。

当庞兹回到列克星顿家里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什么可向记者说的了。“今天晚上，我要呆在家里。我不会离开，”他说。“如果我计划在某个时间逃跑的话，我就不会走到今天这种地步了。”

罗斯不像她丈夫那样如此渴望人们的关注，她一向不喜欢站在记者的镁光灯前成为众人注意的焦点，但是她此时此刻意识到她必须为他们夫妇说些话了。庞兹从来没有向罗斯坦白过他公司业务的真实情况，所以他也不想从罗斯那里得到什么忠诚的、令人信赖的建议。他们两个人一起站在花园里，她的胳膊和他的手臂挽在一起，勇敢的微笑出现在她的脸上。

“我爱他胜过以前任何时候，”她以此作为开场白。“我对我丈夫的信任就像以前一样不可动摇。不知为什么，今天我反而很高兴，因为我终于有机会向全世界宣布，也有机会再次向我丈夫证明，我爱他。”

“他当然是无辜的，”罗斯继续说道。“他遭到了可怕的迫害。如果给他机会，他将能够体面地履行所有承诺的责任。我想，不是每个人都和我一样对他坚信不移。那是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我那样了解他。一遇到我丈夫，我就喜欢上了他——至少是喜欢。了解他之后，我就爱上了他。我不会用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得的财富享受生活。这不是我的天性。但是此时此刻，我感觉到无与伦比的满足，因为我肯定我丈夫的所得都是光明正大的合法财产。他是个伟大的人，他会不顾危险，给一个不认识的女人移植自己的皮肤，为了救自己的朋友不惜替别人去坐牢。我的丈夫做到了，今天，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伟大，更加可敬。”

罗斯把庞兹称作她的“偶像”，以此结束了演讲。听到这些，庞兹把她拉过来，热情地亲吻。他们一起走进了房子，关上房门。

已经很晚了，但是华盛顿大街上《邮报》的编辑部里仍然灯火通明，编辑和记者们正在紧张地为明天早上的报纸做最后的准备工作。最近三个星期以来，理查德·格罗泽和他的部下们一直追踪庞兹。现在他们可以松一口气，拍着胸脯仰天大笑了。

漫画家威廉·里彻开始勾勒他的新作品，这幅画表现的是银行官员和庞兹票

据持有者头顶上的“庞兹黄金钱罐”被打得粉碎，庞兹则笑容可掬地从监狱栏杆后面看着这一切。下面是一篇理查德·格罗泽写的社论，内容一半是圣经式的，一半是清教徒式的说教，他要读者反思那种不顾一切挣钱的想法。这篇社论宣称，“贫穷不是像很多人想像的那样，是上帝的诅咒，而是上帝的赐福，它让人们通过努力工作去争取过更好的生活。”

最紧迫的工作就是准备写作和编辑第二天早上报纸的头条新闻，题目是胜利者的旗帜：

庞兹被逮捕了；
他承认自己不能支付——
300 万美元的债务漏洞

到文章开始印刷的时候，故事情节就像庞兹的皮鞋一样被修饰得闪闪发光。这篇文章没有像往常那样，把新闻内容和评论的观点截然分开，而是把对庞兹的嘲讽和长久以来压抑的愤怒都堆积起来一起释放，以前，这些语言肯定被当作人身诽谤。“他对商业运作一无所知，对银行业务也知之甚少，他的外汇知识是可笑而滑稽的，他对报纸和商人俱乐部发表的言论和声明都是怪诞和荒谬的，”文章大肆嘲笑。“他在自己的头顶画上了光环，但是事实表明他只是个可耻的骗子。”

尽管《邮报》谴责庞兹，但是它也不得不承认，庞兹是个特殊人物。这篇报道很不情愿地承认，“他源源不断的活力，他永无止境的想像力，他流利而永不冷场的口才，还有他那杰出的、征服其他人的魅力。”为了在衣冠楚楚、温文尔雅和品质恶劣的形象之间找到平衡点，《邮报》给庞兹一个拐弯抹角的褒扬，这也是那个时代对于庞兹的总结：“在所有快速致富的富翁中，庞兹可算最杰出的一个。”

就在这篇报道见报的当天，那位把庞兹保释出狱的保证人莫里斯·路德里克丧失了勇气，并要回了保证庞兹自由的那 2.5 万美元保证金。大约下午四点钟的时候，庞兹又回到了联邦议会大厦，表情严肃。开始，他希望快点找到一个新的

保证人，但是很快，他就意识到他不得不在监狱里度过一个晚上。他打电话给列克星顿的罗斯，说他因为“业务需要”得呆在波士顿过夜。

庞兹从联邦议会大厦里出来，两边都是联邦法院执行官。在警察的左右簇拥下，庞兹快速走过记者和摄影师，跳进了一辆出租车，车子将把他们带到剑桥东部的监狱。当车子停在监狱门口的时候，庞兹跳了出来，跑到门口，以躲避那些他曾经非常喜欢的摄影师。

“你们没有拍到我，不是吗？”他回头向他们叫道，同时快速闪进了监狱。“你们没有拍到我。”

很快，他就变得疲惫不堪，无精打采，当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向监狱的接待台的时候，脸上露出了恐惧的表情。他向上面看，发现墙上挂着一个日历，看到今天的日期，他不禁吓得颤抖起来：星期五，十三日。他就像个退位的君主，被剥夺了王权一样，交出了他的手杖。在快速而又简短的程序之后，他被登记在册，洗澡，然后被带到一间囚室吃晚餐，晚餐是从附近的一家餐馆送来的：面包和小牛排，烤土豆，一壶咖啡，一瓶姜汁饮料和一个香瓜。狱卒给了他一个烟斗和一小袋烟草，他一边抽烟，一边读着一个星期以前的报纸，然后在狭小的牢房里睡着了。

庞兹认为他可以很快获得自由，至少可以付赎金，但是他错了。司法部长艾伦宣布，如果庞兹再次从联邦管制的监狱里获得自由的话，那么州政府将立刻增加更多的指控，并要求法官把赎金抬得很高，以至于没有保证人愿意把这么大一笔钱押在庞兹身上。

于是，庞兹在剑桥东部的监狱里呆了三个月，等待联邦政府的庭审。罗斯得知他被送进监狱之后，一直垂头丧气，但是仍然像以前一样对他忠诚。她坚信他可以让所有的投资者满意，粉碎所有的指控，然后回到她身边。同时，罗斯的一个姐姐搬来和她以及她母亲一起住在斯洛克姆大街的大房子里。

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过去了，联邦和州政府控告的各项罪名像雨点一样砸在庞兹身上。他的案子成了马萨诸塞州历史上最大的、最复杂的破产案，如何让这个案子快速而顺利地进行成为了政府讨论的主题。同时，普赖德把自己的工作延伸到了查抄隐藏的资产上，但是他的这项工作注定要失败。庞兹曾经相信好时光会永远伴随他，他没有转移哪怕是一角钱的财产。

到了11月份，庞兹终于接受了联邦法庭的审判，他面对两项冗长的指控，都是利用邮件诈骗公众。联邦公诉人找到了很多人，他们都收到过庞兹的信，通知他们的票据已经到期了——利用邮政系统进行诈骗行为也是一项潜在的罪行——于是，这两项指控里包括了86项独立的罪行。

在审判开始之前，丹尼尔·科克利和丹尼尔·迈克艾萨克两位律师在监狱里会见了庞兹和罗斯。他们花了两个小时商讨如何采取行动。科克利和迈克艾萨克都不断催促庞兹立刻承认自己有罪。他们已经和他们的好朋友丹尼尔·加拉格尔达成了交易。庞兹承认86项罪行中的一项，提出有罪抗辩，然后其他所有的指控罪名将永远地存在档案里。对他的判刑不会超过五年，还有可能只服刑二十个月，剩下的刑期则因为表现良好被免除。一旦他服从了联邦法院的审判结果，科克利说，州法院就会放过他。科克利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以同样的罪名在联邦法院和州法院同时受到起诉的情况，所以庞兹和罗斯将会获得自由，然后开始新的生活。科克利警告庞兹说，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法院宣判庞兹有罪，让他在监狱里呆更长的时间。

罗斯想要知道科克利是否决定为庞兹辩护，因为他们没有钱付律师费。她知道这两个律师已经破产了，庞兹付给他们的五万美元已经作为投资烟消云散了，他们未来的工作将分文没有。科克利和迈克艾萨克发誓说他们将为庞兹辩护，不管有没有律师费，但是要求庞兹一定不要上诉。这让罗斯松了一口气。

“我想科克利先生是对的，”她说道。但是庞兹不会听信他们的话。他坚持说自己是无辜的，而且想要斗争到底。他告诉罗斯和这两个律师，他才不关心自己是否会被关30年呢——他决不会承认有罪。

在振作了三个月之后，罗斯再也坚持不下去了。她感到透不过气来，然后晕倒了。当她恢复知觉的时候，眼泪湿润了她那圆圆的脸颊。两个律师让他们两个单独谈谈。

“只要我相信你是无辜的，整个世界怎么想你又有什么关系呢？”罗斯恳求他说。“你出狱以后，我们会开始新的生活。”

但是庞兹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他担心一旦他承认自己有罪的话，罗斯会真的相信他有罪，而他一想到和罗斯分离，就痛苦不已。“我也许会离开你五年，就像死去一样，”他对她说道。

但是如果什么地方出了问题，罗斯想知道该怎么办，如果他一去就是 20 年怎么办？

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讨论，绕了很多圈子，还是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最后，庞兹说他要用一个晚上好好考虑一下，并恳求罗斯给他时间。

第二天早上，当罗斯和两个律师来到监狱的时候，庞兹告诉了他们他的决定：不会承认自己有罪。罗斯尖叫了一声，然后瘫倒在地上。她仰头看着自己的丈夫，她再次乞求他考虑一下她的感受。

1920 年 11 月 30 日，记者陆续进入四层楼的联邦法庭，他们注意到庞兹出现了，他仍然是那个记者用整个夏天满城追逐的衣冠楚楚的绅士。他穿着一件棕色的双排扣西装，深蓝色的丝绸手帕从胸前的口袋里探出头来。但是好像他和以前有些不同的地方。这些不同之处使记者们很震惊：他好像很紧张，对自己没有信心。罗斯穿着一件黑色的长袍，黑色礼帽，灰色的松鼠皮围巾，就像要去参加葬礼一样，坐在第一排，轻声哭泣。

亚瑟·布朗宣读了对于庞兹的指控，并提醒他的最初决定是无罪辩护。当问到他是否想要改变无罪辩护的时候，庞兹沉默了。科克利站在他身后，小声对他耳语说，“是的。”这个审判员继续问庞兹，他是想进行有罪辩护还是无罪辩护。科克利再一次催促他，“有罪。”

庞兹好像很震惊。但是他还是用胆怯的声音说出了这个词：“有罪。”

科克利发挥了他所有储备的辩护语言，为庞兹做了申辩，要求法庭宽大处理。“对于他来说，今天能站到这个法庭上并承认自己有罪是很不容易的，”这个律师开始了辩护。“所以他委托我向尊敬的法官阁下提出一些想法。他在银行里有 700 万美元的存款，他完全可以在半个小时之内拿到这笔钱。他有意大利护照，他完全可以乘上一艘船，带着他的 700 万美元一走了之。所以，他对我说：‘假如我有任何诈骗意图的话，假如我不想支付给储户利息的话，我用得着像现在这样费力吗？我用得着来到美国检察官那里向他要求来审计我的账簿，并且自动要求不再接受任何投资了吗？’但是他这么做了，而且他还支付给了投资人那 700 万美元。”

“那位审计员说他是没有偿付能力的。好像是因为投资少了，而庞兹在不停地支付给投资人几百万美元的利息和本金，庞兹得到的全部收入大约是 2.5 万美

元，或者说是日常生活的费用。”

法官克拉伦斯·黑尔打断了他：“法庭可以下结论，这是个疯狂的骗局，对于这一点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并不认为被告人把这看成一个疯狂的骗局，”科克利回答道。“庞兹完全相信，如果他不被捕的话，他就会付清所有的债务，并且以一个百万富翁的身份站在这里。他并不是一个恶毒的罪犯。他并不是像 520% 的米勒那样的邮票罪犯。他付出了所有的钱，今天他已经身无分文，他的妻子也身无分文。你们不能认为这个案子就是一个男人得到了 700 万美元，然后挥霍无度，过糜烂的生活。”

轮到加拉格尔陈述的时候，这位公诉人强烈反对辩方律师的说法。

“他兼具幼稚和奸诈狡猾于一体，是个奇怪的混合物，”他大声说道，然后要求法庭判处庞兹漫长的刑期。“他把这个计划交给政府，而他一定知道这是个骗局。邮政局把这种行为看成一种最可耻、最明目张胆的欺骗。庞兹把政府作为一个默许他欺骗行径的旁观者。考虑到邮政局所面临的实际情况，以及所造成的巨大损失，我要求法庭判庞兹最长的刑期。”

法官黑尔先生考虑了控方律师的观点，然后做出了权威性的声明：“本法庭对于科克利先生所说的话印象深刻。但是本法庭负有艰巨的责任，必须对公众以及站在公众面前的这个人负责。这个男人的工作就是追求巨额的金钱。他制定了一个计划，正像他的律师所承认的那样，确实欺骗了大众。我们不能让全世界认为，这样一个骗局可以通过美国政府机构实施而不受到严厉的惩罚。”

鉴于以上的观点，黑尔法官同意加拉格尔的意见，判处庞兹五年监禁。尽管科克利已经告诉过他们有可能是这个判决结果，但是罗斯一听到这个判决，还是当场昏了过去。她很快就醒过来了，但是又昏过去了。这位法官也做出了一个让步，那就是让庞兹在普利茅斯郡监狱服刑，他在那里可以很方便协助政府完成整个破产收尾工作，也方便他的家人来看他。

罗斯轻声地哭泣。好像这是庞兹一生中第一次一言不发。他坐在那里，萎靡不振，畏缩犹豫，就像一个小小的国王，衣不蔽体。当一名警官要带庞兹离开的时候，他在一张法庭的便签上潦草地写了一些字。一道铁栏杆把他和看热闹的人群分割开来，就在他被带到栏杆后边的时候，他把这张字条递给第一排离他最近

的记者。

上面写着“Sic transit gloria mundi”，媒体的学者们立刻翻译了出来：“世间的一切荣誉就此成为过眼云烟。”





只要罗斯在身边，庞兹就永保着笑容，即使是他的公司被关闭、他的灾难开始后。

The Boston Globe

新平知覺
PDG

尾 声

庞兹很快就在他的新家安顿下来：普利茅斯郡监狱 126 号牢房，这是一座混凝土浇筑的庞然大物，从这里可以看到当年这位清教徒登陆美洲的地方——普利茅斯港口，越过港口，就是鳕鱼角海湾。他再次过起监狱的日常生活，他在蒙特利尔和亚特兰大的时候对此非常熟悉：每天凌晨起床，穿上囚犯的灰色制服，在监狱的图书馆里工作，晚上八点半钟准时熄灯。他仍然保持着自己那完美无瑕的品味，要求在他的文具上雕刻上这样的字眼——“查尔斯·庞兹，马萨诸塞州，普利茅斯。”——好像这座监狱是他在海边的夏季别墅一样。

就在庞兹宣布自己有罪的几天之后，《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社论，对这个事件下了折中的结论，好像是个墓志铭。首先，文章指责他是个“天大的骗子和骗取人们单纯信任的大叛徒”。但是《时报》承认，庞兹不仅仅是这样一个人。“关于庞兹的勇敢和侠义，有些独特的东西，也有很多有启发的东西，虽然不是坚信不移，但是我们认为他很有可能像他的受害者一样容易轻信别人，而且他像欺骗别人一样欺骗自己，”《时报》谨慎地说道。“我们厌恶对庞兹草率而又粗枝大叶地定性，因为我们对于那些被他欺骗的人们没有同情。他们仅仅表现了自己的贪婪——急切地想要得到大量的财富，而不想付出劳动——他们丝毫没有庞兹所具有的履行誓言的风度。”

几个星期以后，纽约人开始投票选举州财政部长，给负责选举的官员印象最深的是，有两个名字没有列在候选人名单上，却被选民写了出来，那就是：约翰·洛克菲勒和查尔斯·庞兹。他曾经一直希望自己可以和这个人并驾齐驱。

罗斯定期到监狱看望庞兹，但是她不得不乘坐电车，中间还要换几次车才能

到达目的地，因为政府没收了他们的豪华轿车。平常，她就独自一人在列克星顿的家里照顾庞兹的母亲和他们的房子。“这座房子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干净整洁了，因为我们现在再也没有仆人了，”她说道。很快，清洁工作变得简单了，因为负责破产事宜的委托人来到这里，接管了这座房子，并把房子卖了出去，以支付那些迫切要求还钱的几千个债主。出售房子还包括拍卖所有的家具饰品，除了庞兹夫妇卧室的一套家具除外，因为那是他们从萨默维尔的公寓带来的。庞兹以前的司机约翰·柯林斯站在那些拍卖的人群中，人们践踏着斯洛克姆大街上的草坪。他拍到了庞兹的一架钢琴，作为那些荣耀日子的纪念。

庞兹的一些朋友和合作者为自己的问题忙个不停。庞兹的几个销售代理不仅要担心那些买了他们票据的顾客，还忙着请辩护律师。尽管庞兹的有罪辩护使得联邦政府的调查结束了，但是司法部长韦斯顿·艾伦并不满意。他坚持说州政府也要给予庞兹应有的惩罚。艾伦提出诉讼，指控庞兹和他的几个高级销售代理，包括罗斯姐姐的丈夫林纳多·罗斯林；他的表兄约翰·A. 唐德罗和约翰·S. 唐德罗；亨利·内尔森，哈里·马洪尼；和庞兹在蒙特利尔的狱友，向他勒索的路易斯·卡索罗。除了卡索罗以外，其他所有人都向警方自首了。

人们最后一次看到卡索罗，是1920年8月，当时他正在以极大的热情清理庞兹的一个保险柜。有些人说他已经逃到了意大利。但是不管他去了哪里，以后再也没有人看到过他。庞兹的另外一个蒙特利尔的狱友则没有这么幸运了，他没能成功地逃过法律起诉。人们对庞兹的关注促使政府不得不重新审理和调查安东尼奥·萨维亚蒂，此人在有关扎罗斯银行倒闭一案中逃过了盗窃罪的指控。萨维亚蒂于1920年8月在纽约逮捕，当时他住在一家叫做 Dongello Buccini 的便宜旅馆中。

在庞兹被投进监狱之后，家具商约瑟夫·丹尼尔认识到变节是合算的交易。当财源滚滚而来的时候，丹尼尔以庞兹的合作伙伴的身份以百万美元起诉庞兹，从而导致了庞兹最终的崩溃。在庞兹被捕后，丹尼尔则唱起了反调：他坚持说自己与证券交易公司毫无关系。最终，他被迫吐出庞兹给他用来了结案子的钱，这结果比他的合伙人庞兹好不了多少。庞兹模仿者的遭遇则更加悲惨。老殖民地外汇公司的几个合伙人在庞兹入狱后不久就被迫关闭公司，很快，他们就被关进监狱。

和庞兹有业务往来的几家银行也比以往受到更加严密的监视。在9月底，大都会信托公司紧随汉诺威信托公司之后也倒闭了。银行专员约瑟夫·艾伦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这家银行，因为他发现在汉诺威信托公司倒闭后，惊惶失措的人们开始大量从这家银行支取存款。经过细致周密的观察，艾伦发现大都会的总经理麦克斯·米彻尔和他的搭档对于储户的存款毫不关心，以至于他们陷入了和庞兹一样的财务危机。更加奇怪的是，就在艾伦控制这家银行的几个星期前，米彻尔还公开称赞这位银行专员，说他“公平，业务熟练，并且有勇气”。就在大都会银行倒闭三天后，富达信托公司也倒闭了，部分原因是不安全的业务操作，但主要原因是紧张的储户们开始跑到这里兑换现金。西蒙·斯韦格的特里蒙特信托公司也遭到了同样的境遇。几个月以后，它也倒闭了。斯韦格、米彻尔和亨利·克米林斯克，这三位汉诺威银行的经理入不仅失去了他们的银行，而且他们三个人也以破产告终。

约瑟夫·艾伦一直担任银行专员到1925年，他目睹了马萨诸塞州在几十年里遭遇到的最严重的一次银行业危机。他离开州金融机构时账目清晰，然后他当上了美国信托公司的副总经理。后来，他返回斯普林菲尔德，重新过上他梦寐以求的宁静生活。当时，卡尔文·柯立芝已经当上了美国总统，他在谈到自己担任马萨诸塞州行政长官的时候说，在他做过的所有任命中，选择艾伦是最让他骄傲的。

庞兹和他的前宣传经理威廉·麦克马斯特在法庭上继续斗争。除了《邮报》付给麦克马斯特的揭发费用之外，麦克马斯特还向庞兹要求赔偿4067.50美元，作为庞兹欠他的宣传费用。庞兹非常气愤，他在监狱里强烈要求起诉麦克马斯特，要回他曾经付出的1400美元的宣传费，当时，这笔钱本来是用来做广告的，但是根本没有起到作用。这两件诉讼案，庞兹都获胜，这让他多少感到一些满意。而麦克马斯特则继续他的写作生涯，他写的故事包括小说和戏剧，其中一个剧本叫《潜流》，于1925年在百老汇上映。在1936年的州行政长官选举中，他失败了，后来就一直在马萨诸塞州牛顿的蒙艾达学院教授新闻课程，直到1968年去世。

克拉伦斯·巴伦继续沉醉于他的金融记者生活，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传奇人物，但是就在他和庞兹对抗之后的几年里，他一直在和自己的肥胖作斗争，但没

有成功，反而让他本来就笨重不堪的腰身更加笨重了。他定期到著名的减肥诊所去，这家诊所在密歇根州的克里克战役疗养院，1928年，他在那里去世，当时73岁。他没能赶上报道本世纪最大的一个金融新闻，那就是1929年的股票市场崩溃。

庞兹被捕后一年，他的律师丹尼尔·科克利和萨福克郡检察官约瑟夫·佩尔蒂埃还在大胆地做着用色情勒索钱财的勾当。他们两个人和他们圈子里的第三号人物米德尔塞克斯郡检察官内森·塔夫茨都被取消了律师资格。在那之后，佩尔蒂埃很快就死了，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因为羞耻而自杀的。联邦公诉人丹尼尔·加拉格尔和佩尔蒂埃过于近乎，因合谋罪被捕入狱，以后再也没有在公众面前露过面。

与此同时，尽管科克利被取消了律师资格，但是他成功地为自己辩护，使自己免于因为色情勒索而面临刑事犯罪的起诉。他参加竞选波士顿市长，但是没有成功，后来赢得了执行委员会的选举，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就是确认行政长官的任命，还有一些其他的模糊不清的任务。1941年，科克利被迫辞去这份悠闲而又工资丰厚的工作，因为他向罪犯出售赦免状。他于1952年去世，终生没有遗憾。

司法部长韦斯顿·艾伦到头来也没有实现他的梦想，在政治的阶梯上继续往上爬。1922年，他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参加州长竞选，但是被考克斯打败，此人是在卡尔文·柯立芝手下工作的副州长。后来，艾伦在萨库和范齐蒂的审判中当特别顾问，然后担任了几个美国司法部的职位。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天是在麦克林医院的精神病科度过的，1941年，他在那里去世。他在庞兹案件中的高级助理阿伯特·赫韦兹在佩尔蒂埃被驱逐之后，代替佩尔蒂埃成为萨福克郡的执行检察官。后来，赫韦兹成为了犹太人博爱组织的领袖，他一百岁生日那天被宣布为马萨诸塞州的“阿伯特·赫韦兹日”。

在庞兹被捕以后，波士顿的各大报纸还报道了一些人在这次金融疯狂中失去财产的故事，但是记者们对于个体受害者没有多少兴趣，很快就没有人关注了。这些故事中没有提到投资人的姓名，当然是为了避免让他们受到更大的伤害和感到更多的尴尬。一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两次喝醉的退伍老兵告诉记者说，他本来希望好好利用他那700美元积蓄，赚一大笔，然后搬到亚利桑纳州，那里有政

府开的一家康复诊所。但是他没有成行，而是滞留在波士顿，不停地咳嗽。一位令人尊敬的女士描述了她如何把自己的房子抵押，得到了 8000 美元，但是都损失掉了。一对年轻的夫妇哭泣着说，他们本来相信庞兹，把要寄给意大利亲戚的 2600 美元给了他。

在庞兹公司崩溃之后，几百名庞兹的投资者蜂拥而至，来到马萨诸塞州州议会大厦，一些人大声哭泣，另一些人宣称要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他们都在政府的记录册上登记了自己的姓名，希望可以找回至少一部分钱。但是有些人显得很沉着冷静。一个裁缝告诉记者，他对“不劳而获的财富”极端渴求，这使他给了庞兹 800 美元，而他妻子则强烈反对，她说：“杰克，你知道自己从来就没有什么运气的。如果你打赌太阳会在早上升起来，那么加百利要在天亮之前吹响他的号角，你才会有这个运气。你还是把钱存在银行里吧。”他没听他妻子的话。“我把钱给了庞兹。当然，现在他败落了。这也是我的幸运。”

另一方面，有些庞兹骗局的赢家——也就是那些在庞兹败落之前获得了 50% 利息的人——他们都自愿把钱上缴了。其中一个人叫约瑟夫·珀尔斯坦，此人因为卖旅行包从罗斯·庞兹那里听到有关证券交易公司的消息。“这是肮脏的钱，”珀尔斯坦说，“我不想要。”

总的来说，庞兹的投资人遭受了损失，他们舔着自己的伤口，继续生活下去。以后十年里，每年的 12 月份，他们都会接受别人的提醒，告诉他们警惕自己的轻信和贪婪的欲望。破产法庭指派的委托人给了庞兹的债主一小笔钱在假期使用，直到这笔钱用完为止，这个案子也在 1930 年底画上了句号。在庞兹公司倒闭的时候，还有两万人持有庞兹票据，他们收到的赔偿金相当于总投资额的 37.5%。

庞兹被捕之后的故事让《波士顿邮报》和它的记者们忙碌了好几年，这倒不是因为缺少其他的新闻。就在庞兹被捕后一个月，芝加哥白袜棒球队的球员被发现接收贿赂，故意输掉了 1919 年的世界棒球联赛，这场赌博是由波士顿一个叫约瑟夫·沙利文的赌徒策划的，此人外号叫“运动员”。《邮报》和其他的波士顿报纸一样，详细地报道了这事件，而赫伯特·鲍尔文当时正在写另外一系列重大而广受关注的报道，也是编辑部的记者和编辑们竞相捕捉的对象，人们称之为兴

登堡元帅的一些故事。

在转向写其他报道之前，鲍尔文和庞兹有过短暂的接触。在联邦法庭的一次传讯中，庞兹一眼看到了这位到蒙特利尔调查他过去历史的记者。“你对我做的工作很出色，”庞兹向鲍尔文承认。“如果《邮报》没有刊登我的那篇文章，也许我今天的命运会大不相同。”鲍尔文后来升为《邮报》晚间城市版的编辑，然后为波士顿和缅因州铁路公司做公关宣传。他于1973年去世。

埃迪·邓恩在《邮报》一直做城市版编辑，做了35年。1953年，他离开《邮报》开办了自己的公关公司，当时《波士顿先驱报》称赞他是“在编辑技巧上最有能力的人”。在《邮报》期间，他两次拒绝了波士顿警察局的邀请，要他担任警察专员，他更喜欢城市编辑部，而不是警察大队的办公室。尽管邓恩在扳倒庞兹的过程中也出力不少，但是他有一个弱点抓在这个多年的死对头手里。他们时不时地互相写信，庞兹不止一次地告诉罗斯，一旦她遇到什么麻烦，就去找埃迪·邓恩帮忙。他于1961年去世，他曾是三位总统的朋友——西奥多·罗斯福，卡尔文·柯立芝和约翰·肯尼迪，也是策划报道庞兹案件的《邮报》城市版编辑。

庞兹报道后一年，桑托斯就离开了《邮报》，自己办了一份周报，叫做《意大利新闻报》。他选择的报社地址在汉诺威大街196号，就是当年庞兹被捕办公室的位置，他认为这个地方很合适。在《意大利新闻报》十周年的庆祝会上，他收到了波士顿意大利美国社区赠送的一包金币。他把钱捐赠给意大利儿童之家，就是那家从来没有收到庞兹承诺捐赠10万美元的孤儿院。

理查德·格罗泽仍然每天管理《邮报》事务，他父亲还在继续康复之中。很显然，自1921年5月开始，爱德华·格罗泽已经让他的报纸运营稳定。《邮报》的庞兹调查报道获得了普利策奖的金奖，那是美国新闻业的最高荣誉。这是普利策奖第一次颁给一家波士顿的报纸。

《邮报》把获奖的报道放在1921年5月30日的头版上，标题又大又粗，就像9个月以前质疑庞兹的报道一样。这个报道充满着对自己的祝贺，叙述了《邮报》在这场战役开始时面临的极为偶然的机会和孤独的历程，还提到了庞兹曾经获得众多的支持，其中包括公务员、警察、其他的报纸，还有更多的是读者。这篇报道写道，《邮报》如何在报道庞兹案的最初日子里，收到大量的抗议信件，

多少报社的编辑害怕揭露庞兹就意味着报纸的死亡。最后，它还详细说明了理查德·格罗泽那坚定不移的“勇气和办报纸的荣誉感”，并赞扬他“当前景一片黑暗的时候，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

这位年轻的执行总编想要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他让他的记者这样写道，就理查德·格罗泽所知，他“仅仅是遵照他的上司，总编兼发行人，他的父亲，埃德温·格罗泽给他的指示做事而已”。然后理查德话锋一转，开始表扬《邮报》的编辑和记者们，说他们“在蒙特利尔和其他一些地方收集庞兹过去的历史证据，而正是这些证据刺破了这个大泡沫，并最终暴露了整个骗局”。

两天后，在一篇署名的社论中，埃德温·格罗泽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给予了他儿子极大的认可，而这正是理查德长久以来一直梦寐以求的。埃德温用他们都熟知的方式赞扬儿子：在报纸上用铅印的字来表达。埃德温·格罗泽说，在整个事件中，他一直呆在远离波士顿的地方，与世隔绝地养病，而他任命的执行总编在去年夏天离开了报纸一条街，另谋生路。

“报社的所有部门，包括编辑部、业务部和技术部，都在我儿子，理查德·格罗泽的单独领导下，由他直接负责管理，”埃德温·格罗泽的字里行间透露着明显的骄傲之情。“这个荣誉是给他个人的，以及对报社异常忠诚的、一直协助他的那些员工们，所有的荣誉都应该给予他们。”在文章的结尾，埃德温·格罗泽向读者透露了个人感情，这是非常少见的，也是质朴而真诚的：“我们的一生中遇到许多困难和许多作为补偿的快乐，而对我来说，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公开地给予别人荣誉和称赞，尤其是在这种重要的、引人注意的案件中，荣誉理所应当给予那些应该得到它的人。”

埃德温·格罗泽对于他儿子的赞扬，很快就在了一本叫做《编辑和发行人》的评价极高的报纸行业杂志中得到了认可，理查德·格罗泽被当作报界的英雄人物上了这本杂志的封面。这本杂志提到，普利策奖的评委之所以授予理查德这个奖项，是因为他“具有公共精神，勇气和坚持不懈的精神”。那个想要把他踢出哈佛大学的训导长知道这个消息一定很惊讶。

埃德温·格罗泽再也没有恢复健康。在以后的三年里，他一直呆在家里，理查德则经营着《邮报》。埃德温·格罗泽于1924年去世，他在遗嘱中正式任命理查德作为这份报纸的新主人，并给他一些慈父般的建议：“我对我儿子的正直、

诚实和能力充满信心，我要求他来经营《波士顿邮报》……不仅仅作为一个能赚钱的企业家，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必须热忱地为波士顿和新英格兰广大人民的利益服务。”

理查德作为总编辑和出版人，在最初的几年中，超过了他父亲的预想，他继承了《邮报》激进的新闻传统，而且还把发行量提高到了每天60多万份——这个数字超过了他父亲经营时最高记录的50%。1929年，42岁的理查德和《邮报》一位漂亮的秘书结了婚，这个姑娘叫玛格丽特·墨菲。他们很快就有两个儿子：小理查德和戴维。但是在1933年，玛格丽特·格罗泽在生他们的女儿的时候，因难产而死去。理查德·格罗泽从此陷入了麻痹而沮丧的痛苦中，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他雇佣了一个护士来照顾他的孩子们，第二年，他和这个护士结了婚。但是他们的孩子们说，这次婚姻并没有弥合他那破碎的心。他变得深居简出，在剑桥镇的别墅里监控《邮报》的经营情况。他给孩子们读书，教他们下棋，偶尔会带着他们绕着剑桥镇的水库散步。但是年复一年，他越来越少出门了，萎缩在自己深深的痛苦中不能自拔。最后，忧伤和沮丧的情绪让他筋疲力尽，他的家人不得不把他送到麦克林医院，他于1946年在那里去世，享年59岁。在他接受的所有荣誉中，好像最让理查德·格罗泽感动的就是《邮报》的排字车间工人赠给他的遗孀的一副匾额，正是他最关心的这些工人，在庞兹案件中损失了很多钱。匾额上除了一些表示悲痛的词语之外，还有“我们深深地感谢格罗泽先生的大公无私和慷慨大度，他不仅是我们的雇主，而且以他高尚的人格成为我们崇敬的偶像”。

理查德·格罗泽的身体和情绪经历了缓慢而悠长的衰落过程，这给这份报纸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到20世纪50年代初，《邮报》已经在勉强挣扎着维持生存。约瑟夫·肯尼迪是人们寄予总统选举夺冠厚望的年轻参议员的父亲，他想要买下《邮报》和《环球报》，但是他不可能同时拥有两份报纸。《环球报》不出售，而《邮报》渐渐债务缠身。最后，这份报纸落入了傲慢自大、性格诡异的约翰·福克斯之手，此人许诺付给格罗泽家人400万美元，但是根本就没有兑现。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埃德温和理查德所建立的一切都已经不复存在了。《邮报》于1956年10月4日印制了最后一期报纸。

《波士顿环球报》买下了《邮报》出版的所有书籍以及它的名字，以防有人利用这份报纸获得的荣誉。实际上，从《邮报》由于报道庞兹的故事而获得普利策奖到这份报纸彻底覆灭的 35 年里，它获得了令人艳羡不已的至高无上的荣誉：还没有哪份波士顿报纸在公共服务方面获得过金质奖章呢。

就在庞兹在联邦监狱里服刑的时候，马萨诸塞州政府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要让他接受州政府的指控。庞兹努力抗辩，宣称不能接受双重罪名，但是州政府还是胜利了。1922 年 10 月，他又回到了法庭，他小小的身躯更加瘦弱了，他的一头黑发变成了灰白色。但是他仍然仪态优雅，向记者们微笑，漫步悠闲地走入法庭，穿着一套蓝色的斜纹哗叽布西装，黑色领带，灰色鞋罩。尽管他穿着考究，但是庞兹已经没钱请律师了，所以他不得不自己为自己辩护。他以这种奇怪的方式实现了他母亲的梦想，和他的祖先一样，成为一名职业律师。让他的检举人沮丧的是，庞兹在向州政府提供证据辩护方面显示了异乎寻常的能力和严谨，让法官为之着迷。他辩护的重点简单而聪明：承诺给别人利润并不是偷窃行为，当承诺给投资人利润的时候，那只是一个承诺而已；当情况变化的时候，这个承诺也许会无法实现。罗斯成了法庭的常客，她每天早上倚靠在栏杆旁边，亲吻她的丈夫，祝他好运。

这个全部由男性组成的陪审团——一位皮革分拣工人，一个橡胶工人，一位工程师，以及其他几个工人——他们花了六个星期倾听庞兹和他的证券交易公司的精彩故事。为了保证胜诉，这些检举人决定只给庞兹定 12 项罪名，其中 6 项是偷窃罪，5 项是偷窃事实发生之前的同谋罪名，1 项是阴谋实施偷窃罪名。几个明星证人中包括被剥夺律师资格的丹尼尔·科克利和庞兹的前任簿记员露西·梅利。庞兹曾渐渐让露西接触公司的账户，这些账户起初在学校大街的办公室里疏于管理，后来到 1920 年 8 月真正陷入混乱不堪。梅利曾面临过一些法律的威胁，但是这些威胁很快就消失了，因为事实很清楚，由于盲目相信庞兹，她遭受了个人投资的损失。

罗斯作为一方也出庭作证，她哭诉着流星般滑过人生中的起起落落。庞兹作证为自己辩护，让陪审团倾听他的人生故事，并坚持说他所做的都是他所承诺的事情：做国际代金券生意，通过他的代理萨蒂从欧洲购买代金券。在质询之下，

他承认自己没有证据，他说自己已经毁掉了所有和萨蒂的通信。庞兹的一个投资人，卡梅拉·奥塔夫被叫上法庭站在检举人一边，但是他最后还是做了有利于庞兹的证词。在与庞兹的相互询问中，她强烈声明，尽管自己遭受了损失，但是她仍然相信他。他对他表示感谢。

在审讯结束的时候，陪审团被说服了。庞兹和他的共同被告都被宣布无罪。当陪审团主席宣布最终结果“无罪”的时候，庞兹低下了头，开始轻声哭泣。罗斯冲向庞兹，双臂抱住他的脖子。他们一起流下了欢乐的泪水。马萨诸塞州的政府官员们又把矛头指向了庞兹的销售代理，但是和庞兹的关系还没有终结——在《邮报》的怂恿下，这些检举人立刻准备就剩下的十项罪名进行审判。

同时，庞兹返回普利茅斯监狱继续服完他的联邦刑期。在那里，他在马萨诸塞州的总医院做了一个外科手术，解决了困扰他很多年的溃疡病。医生警告说，他有可能会因此而死去，于是他坐在牢房里，给罗斯写了一封充满激情的信，让她在他死后再打开看。“我真的希望自己可以继续活下去，”他写道，“因为只要我拥有了你，生命就显得甜蜜无比，不论我们现在面临怎样的痛苦……我就要永远地离开你了，但是我将带着和你最精彩、最美好的回忆离去，我将带着你的热吻离去，我的双唇闭上的一刻，上面将留下你的名字，我将给你留下我的微笑，作为永久的爱的象征。”庞兹在手术后活了过来，而罗斯最终打开了这封信。她把这封信和她的珠宝一起珍藏着，其中还有好几十封信是他在过去几年中写给她的。

尽管庞兹在手术后康复了，但是更多的麻烦还在等着他。

1924年8月，庞兹从普利茅斯监狱被释放，他的联邦刑期是五年，而他服了将近四年刑罚，由于表现良好，剩下的刑期被免掉了。在出狱后的几个月里，他什么也不做，就在家里和罗斯团聚。但是到了11月，州政府又让他重回法庭，这一次是为了剩下的五项指控罪名。庞兹再一次做了自己的辩护律师，最终，陪审团还是被他打动了。但是州政府并没有就此结束。1925年2月，州政府第三次开庭审理庞兹一案，这一次庞兹的幸运不再。这些州政府的检举人从前几次的审判失败中得到了教训，他们仔细准备了应答庞兹的辩词。当陪审团宣布最终审判结果“有罪”的时候，庞兹坦然地接受了这个消息。罗斯大声痛哭。就在她离开

法庭的时候，她彻底崩溃了，她用头撞击石头地板来伤害自己。

几个月后，庞兹作为“一个庸俗的臭名昭著的小偷”被投入州监狱，服七到九年的徒刑。由于庞兹的上诉一直没有结果，所以这个审判结果也悬而未决，而庞兹则仍然获得了保释。获得缓期之后，庞兹开始计划东山再起，决定还清他所有债主的欠款，重新获得他的财富。

几个月来，他通过表演歌舞杂耍节目挣了一些钱——这是一种机械的、重复的、俗套的舞台即兴表演节目，他曾经在基思剧院做过——但是他知道，真正的金钱要靠大规模的投资才能获得。1925年9月，他和罗斯到南方去参加即将结束的佛罗里达房屋交易会，那里是小商贩的天堂。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盘查和监视，他首先给自己起了一个别名叫查尔斯·波纳利。但是他的自尊心不能忍受隐姓埋名。于是，他把自己的公司命名为查庞房地产联合公司——这个公司名是他姓名的缩写。当他真实身份曝光后，庞兹决定充分利用他的知名度。他给投资者提供的回报率比证券交易公司的还要高：60天内200%的利息。庞兹能承诺如此巨额的利润是因为他有个牵强的计划，就是卖掉杰克逊维尔周围价值1000万美元的房地产。

从自己仅剩的几个朋友那里借到了一些钱，庞兹开始实施他的计划，购买了100英亩土地，每英亩40美元。就像杰克逊维尔当地官员所说的那样，这些土地是“荒凉而偏僻的”，而且至少一部分土地是经过涝灾浸满了水的。庞兹以他妻子的名字命名其中一部分土地，把它叫做罗斯·玛丽亚之地。剩下的土地叫做Oreste和Imelde，是他父母的名字。他把每英亩土地分成23块很小的部分，计划每一小块卖10美元。这意味着每英亩土地将获得190美元的利润，也就是庞兹原始投资的将近500%。庞兹还计划向投资人出售自己公司的股票，前提是这些投资人更加关心利润，而不是土地。但是他的这个无法实现的美梦很快破灭了。在报纸记者的唆使和煽动下，佛罗里达和马萨诸塞州的政府官员很快就关闭了查庞房地产联合公司。庞兹面临土地诈骗的指控，他竭力抗辩，但是他还是被判处一年监禁，理由是违反了佛罗里达州的安全法律。政府允许他暂时保持自由，以完成上诉。

两个月后，1926年6月，庞兹极度沮丧，他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忍受返回监狱了。马萨诸塞州政府强烈要求把他带到北部，开始他七到九年的监禁，而佛罗里

达州一年刑期的宣判也即将落实，就在这时，庞兹消失了。为了躲避全国范围的大搜捕，庞兹设法逃到了坦帕，他曾希望在那里专门为意大利的货船建造一个停泊点。他等了几天，然后发现了一艘适合的船，这艘船的名字叫 Sic Vos Non Vobis，是拉丁文，翻译过来就是“不要只为你自己考虑”，这是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诗句，谴责那些从劳动者和其他人那里不正当地获得利润。

庞兹称自己是安德里亚·卢西恩，上船做服务员和洗碗工人，他刚到美国的时候练就的一身洗碗的好功夫终于派上了用场。这艘船离开坦帕，驶向休斯顿，在旅途中，庞兹把自己伪装了一番：剃光了头，留了胡子，还穿上工装裤，戴一顶水手的帽子。在他离开之前，还为自己的逃跑计划留下了精彩的一笔，那就是伪装自杀：他让杰克逊维尔的朋友把他的一些衣服放在海滩上，留下一张字条，向他的妻子表示道歉，感谢母亲给了他生命。但是庞兹犯了一个错误，他向一个同船的人透露了自己的身份，消息传到县副治安官乔治·拉西的耳朵里。这位治安官跟着船到了加尔维斯敦，后来又到了新奥尔良，在那里，拉西确认了庞兹的真实身份，然后把他逮捕了。庞兹从中得到的惟一好处，是把他自己逃跑被抓的经历写了下来，以 500 美元的价格卖给了《波士顿邮报》。



庞兹逃跑被抓后，在当局的押送下正准备引渡回波士顿。

Boston Public Library, Print Department

庞兹向卡尔文·柯立芝乞求宽恕，他给这位总统先生发了一封加急电报，声称自己受到了迫害，并建议把他驱逐出美国，以避免在监狱里服刑：“总统阁

下，我能请求您以官方或者非官方的身份介入此案，为我说句话吗？庞兹一案被认为是整个国家的丑闻，但这是由马萨诸塞州精心培育的结果，也是联邦政府容忍的结果。但是我认为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尽快把我遣送回国。总统阁下能否考虑一下我这个最后的请求？”柯立芝拒绝了他的请求。

绝望之余，庞兹给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发了一封电报，请求他把自己送回国。但是也被拒绝了，在庞兹的问题上，柯立芝和墨索里尼之间出现了罕见的一致。庞兹返回得克萨斯州，等待根据条约或法令对逃犯的引渡，几个月来他一直努力争取的结果就是回到祖国。就在庞兹努力抗争的时候，罗斯和庞兹的母亲伊梅尔德·庞兹回到了意大利的家，他母亲想在那里度过晚年。

最后，庞兹于1927年2月被遣送回波士顿，开始在查尔斯顿的马萨诸塞州监狱里服刑。他在监狱里的工作是缝补内衣。1930年4月，庞兹向监狱申请赦免，因为他得知他母亲已经病危，但是他的要求被拒绝了。庞兹一直想像伊梅尔德·庞兹临死都不知道他的真实处境，那当然是痴心妄想。

1930年12月，最后一笔欠款还给了庞兹的投资人，《时代》杂志记录了下来。“在金融诈骗的厚厚案卷中，庞兹的记录闪闪发光，他是个异乎寻常的骗子，是快速致富的化身，”文章这样开头。接着，文章叙述了他的别名和他的职业——“小偷”——并且说，在庞兹年轻的时候，他穿着熏衣草的睡衣睡觉。庞兹在监狱里写下了长长的、诙谐幽默的答复，这本杂志高兴地刊登出来。首先，他直接回答了关于他睡衣的文字，坚持说自己从来没有穿过紫色的睡衣，“我的晚礼服衬衫上也没有粉红色丝带。在特别寒冷的时候，也许我会穿上皮毛大衣和套鞋，仅此而已。”在他的信中，庞兹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用谨慎的语言挑战了《时代》周刊的编辑，然后又赞扬了他一番。“你知道，”他写道，“尽管你对我猛烈攻击，但我还是喜欢你，因为你给了我一个机会，用几个小时的时间来写这封信。如果我出狱之后，你来到波士顿，我会很高兴地请你喝上一杯。如果你可以继续走路的话，我们就喝两杯。你会和我喝酒吗？”

庞兹于1934年2月终于以假释名义释放，当时他口袋里装着在监狱里挣的70美元。他拒绝穿监狱给释放犯人特别定做的服装。走出高墙，一大群记者蜂拥而至。尽管身体比以前粗壮，头顶也秃了，但是站在人群中央，他仍然是庞兹。

“很高兴见到你们，小伙子们，”他一边说，一边摆姿势拍照。尽管庞兹对于社会的债务都还清了，但是美国政府官员还是不能原谅他。



1934 年，庞兹被护送上维卡尼亚号轮船被遣送回意大利。

Boston Public Library, Print Department

庞兹从来就没有获得过美国公民身份的居留证，于是，联邦政府立刻驱逐他出境。庞兹、罗斯和丹尼尔·科克利请求政府的宽恕和原谅，甚至庞兹的宿敌威廉·麦克马斯特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一方面，庞兹来到《波士顿邮报》报社，希望说服以前曾经调查过他的记者，说明自己已经为自己的错误受到了足够的惩罚。在编辑部的外面，庞兹看到了普利策奖的展示栏。他漫步走到埃迪·邓恩的桌子旁边。两个人握手，然后平静地聊着过去的岁月。但是不论是邓恩还是其他人，都帮不上忙。向州行政长官所作的请求被拒绝了。庞兹被认为是个不受欢迎的外国人。

1934 年 10 月 7 日，庞兹历经 30 年的美国冒险生涯画上了句号。庞兹不时轻轻地哭泣，这个年届 52 岁的人被护送上维卡尼亚号轮船，被遣送回意大利。他带着一个旅行箱，里面装满了剪报，穿的一套新的棕色西装是罗斯给他买的，口袋里装着罗斯给他的 500 美元。“我并不痛苦，”他告诉记者。“我遇到了很多善意的人……恐怕在这个国家里，我不是个有信誉的人，但是我希望未来可以做得更好些……我一直在自找麻烦，而且我如愿以偿，并且遇到的麻烦比预料的还多。”记者问道，如果他现在是刚到美国的年轻人，他会做些什么与众不同的

事情。他悲伤地说，“我想，我会把我的手切掉，还有我的头。”当记者问及罗斯的时候，庞兹的眼睛里闪烁着泪花。“不，她不会到这里来了，”他说道。“昨天晚上我最后一次见到她。”

他说，他一安顿下来就接罗斯回意大利，但是她的家和家人都在波士顿。甚至即使她愿意和他一起回意大利，他也没有能力养活她。他靠做零工和偶尔在罗马当导游勉强度日。接下来的两年里，他们定期通信。长期以来，庞兹就有个愿望在他脑海里闪耀，那就是和罗斯一起在美国找一位出版商，出版他的自传，叫做《庞兹先生的崛起》，但是最终没有获得成功。

1936年，不可避免的打击到来了，经过了18年的婚姻，磨难多于幸福，分离多于团聚，罗斯决定不再担任庞兹夫人的角色。她对她的感觉没有改变，但是他们的分离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现在是该过自己生活的时候了。“当他败落的时候，当他陷入麻烦的时候，当他在监狱里的时候，我都一直陪伴他，支持他，”她对一个《波士顿邮报》的记者说道。“当他拥有数百万美元的时候，当他拥有大别墅的时候，当他拥有汽车的时候，我和他在一起。现在，我觉得自己已经在人生的起起伏伏中表现了对他的忠诚，我只想平静地离婚。”

消息传到罗马，庞兹想骗一骗罗斯，让她嫉妒，就告诉记者说自己已经和一位18岁的女孩订婚了。罗斯并没有生气。她只说，祝他幸福。由于她所信仰的宗教，罗斯终生不能再嫁，所以无法实现自己当母亲的愿望。庞兹想回到波士顿阻止离婚，但是最终没有成功。这场婚姻于1936年12月正式结束。

1939年，庞兹来到巴西，在意大利航空公司LATI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这份工作是他的表弟阿蒂莱·比索为他安排的，此人是意大利空军上校，指挥着绿鼠中队，并和墨索里尼的儿子布鲁诺关系很好。起初，庞兹做得很好，但最后还是不欢而散。他卷入到一场是非当中去，他把那叫做努力揭露航空公司内部的走私集团。1942年，他又失业了。最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得以在里约热内卢经营一家小小的公寓房，并在一家私立学校里教英语。很快，这位名噪一时的百万富翁就靠着每个月75美元的工资过日子，他还乐观地称之为“一个非常精简的数字”。他的视力和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他的心脏病一直困扰着他，自从被驱逐出境以来，七年的时光里，他一直和病魔为伴。

同时，罗斯在波士顿一家夜总会里做簿记员，兼做实际上的经理，这个夜总

会叫可可树林，她的离婚律师巴内特·韦兰斯基在其中占有一部分股份。1942年11月，罗斯发现自己又一次被迫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当时，一场大火迅速蔓延，夺去了夜总会里492人的生命。在辛苦工作了一整天之后，罗斯拒绝朋友们的邀请，那晚没有呆在夜总会里，而是早早地回家了，这救了她的命。后来，她成为一名重要的目击证人在听证会上评估责任。

甚至在离婚后，庞兹和罗斯还继续定期通信，信中还明显带着爱情。庞兹在圣诞节和她的生日寄给她贺卡，称呼通常是“我亲爱的罗斯”并签名“你的庞兹”。有时候，他寄给她一些吻，有时候，她寄回一些照片。在1941年的一封信中，罗斯害羞地询问庞兹是否已经结婚。“我当然已经结婚，以某种方式，”他回答说。“我已经和你结婚，尽管这种婚姻是一厢情愿的，远隔万水千山。”当时，一位巴西的朋友催促庞兹和一个45岁的女人结婚，说她可以在他晚年照顾他，庞兹开玩笑说：“如果45岁是我的标准的话，我宁愿把它分拆成三个15岁。”

夜总会的大火好像把他们两个人拉得更近了。当他得知罗斯在大火中幸存了下来，庞兹倾吐了自己的心声。“我特别想念你，”他写道。“我曾以为永远地失去了你，或者你处于比死亡更可怕的境况之中。我不知道这个打击为什么没有在当时就送我上西天。我相信那是因为在我心中还有一线微弱的希望之光，希望上帝不要对你如此残忍。”

“也许我把你的生活搞得一团糟，但是那不是因为我缺乏感情，”庞兹继续写道。“现在，我已经过了61岁，离你几千英里远，在过去的九年里没有和你生活在一起，我在法律上对你来说是个陌生人，但是我对你的感觉就像那个六月的夜晚我们在萨默维尔大街第一次一起看电影后，我送你回家的时候一样。”

他们继续通信，有好几次，信中都小心翼翼地提到了复婚的可能性，或者罗斯到巴西去，或者庞兹到美国来。“我亲爱的宝贝，”庞兹在1947年的一封信中写道。“你肯定已经丧失了所有的道德感和正常的社会行为！你居然建议我到你那里去，住在你的公寓里，你是什么意思？人们会怎么说你呀……和一个陌生男人住在一起？哦，亲爱的，我是在开玩笑，我想忘记这件事中悲剧性的一面：那就是不可能实现。关于你来到我这里，也不大可能，不仅是因为你提到的原因，还因为这里的生活你无法忍受。”他们继续互相写信，长长的信里描述了每一天的生活琐事，以及庞兹几十年没有见面的老朋友的来来往往。一次，庞兹想让罗

斯帮他实现一个赚钱的计划，就是从美国进口卡车、钢笔、手表、收音机、钟表和其他的货物。但是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因为庞兹的财务状况和他的健康都越来越差，而且他们的信也写得少了。

到1948年，庞兹几乎双目失明。一次大脑出血让他的左腿和左臂都失去了知觉。他和一个年轻的家庭合住在一个小公寓里，靠巴西政府给的少得可怜的退休金勉强度日。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于是，他住在里约热内卢一家医院慈善病房里的时间也越来越多。他在医院里的一张照片显示了当时的情况，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他的秃头支撑在一个枕头上，他虚弱的身体穿着一件极为不合体的大病号服。一个记者在那里找到了他。尽管这个



1948年，庞兹躺在里约热内卢一家医院慈善病房的床上。

The Boston Globe

记者没有意识到，但是庞兹还是利用这最后一次采访的机会尽情吐露自己的心声。尽管在法庭上，他坚持宣称自己无罪，但是在庞兹叙述自己经历的时候，他对于他的投资生意的性质也犹豫不定。但是这个记者在他的病床边，庞兹还是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好吧，”他开始说道，脸上挂着固有的微笑，“你对我了解多少？在阿尔·卡彭之前，我是第一号人物。我曾经拥有1500万美元。我的口袋里曾经装着几百万美元的存款凭证支票和现金。现在看看我。我想很多人都会说，我罪有应得。是啊，那是28年前的事情了。从那以后，我经历了太多的起起伏伏。但是打到了美国人的痛处——他们的钱袋。那是一段谜乱不堪、疯狂追求金钱的日子。每个人都想一夜暴富。我深深地陷入其中，让其他人的钱滚滚而来。”

然后，他坦白了自己：“我的业务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个古老的游戏，拆东墙补西墙而已。你给我100美元，而我给你一张票据，承诺在3个月内给你150美元。通常，我会在45天内兑现票据。我的票据甚至比美元还有价值……然后，麻烦就来了。大厦倾倒了。”

庞兹诚实地叙述了他的故事，没有丝毫的怨恨。他讲完的时候，对那个记者说他正在恢复体力，希望可以做手术重见光明。

庞兹在写给罗斯的最后一封信中说了很多，他对医院的护士说：“我尽量做到最好，实际上我正在一天天地好起来，我想回家过圣诞节。”这个希望不可能实现，但那永远是他活力的源泉。深深陷入贫困的一个老人，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仍然保持着1920年那个年轻的花花公子的乐观心态。

他仍然是庞兹，他仍然相信他在自传结尾说的豪言壮语：“生命、希望和勇气合在一起，永远不会被打败。也许会有暂时的挫折，但是绝对的、永远的失败？绝不可能！”

庞兹再也没有离开医院的慈善病房。他最后的日子在病床上度过，一边是干咳的病人，另一边是一个老人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1949年1月17日，庞兹因为大脑血液凝结去世。当时66岁。他死的时候，口袋里仅有75美元，仅仅够他的丧葬费用。罗斯本来想把他的遗体运回波士顿，举办一个像样的葬礼，但是她没有钱这么做。

全国各大报纸和杂志纷纷报道庞兹去世的消息，《生活》杂志用了一个整版来报道此事，这让记者们有机会重温庞兹事件的始末。他们把庞兹在极盛时期的照片登出来，并用诗意的语言大肆宣扬他的魅力和超人的勇气及活力。当然，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古老骗术并没有随着他的去世而离开人世。在以后的几年里，记者们和诈骗行为的调查员开始用庞兹的名字来指称那些类似的投资骗局。1957年，《大英百科全书》正式承认，把庞兹的名字作为欺诈行为的同义词。很快，《剑桥英语大词典》也效仿这种做法，把庞兹的名字收入这本大书中，作为“庞兹骗局”的词条出现。这个词的定义是：“一种形式的诈骗行为，人们相信一个并不存在的企业获得了商业成功，但是实际上是在短时间内，用其他投资人的钱给第一批投资人回报。”当初，庞兹并不希望以这种方式被世人记住，但是这样他也应该满足了。

1956年，罗斯在马萨诸塞州福克斯波罗的一家道路公司当簿记员，和管理这条道路的经理约瑟夫·埃贝结婚。他们在一起生活得很快乐，定期旅游往返于马萨诸塞州和佛罗里达州的各条道路之间。她于1993年去世，享年97岁，一直隐姓埋名地快乐生活着，受到她的众多侄子侄女的喜爱。罗斯去世之后，她的家人整理她的遗物时，发现了庞兹给她写的信。读着他写的话，以及多年来他对她去

信的回复，句子有趣而幽默，他们的怀疑终于得到了证实。

除了离婚和心脏病以外，除了他们虚无的梦想和几十年的分离以外，有一个东西庞兹从来不曾失去过，那就是罗斯的爱。





这是一个迷人的、极其有趣的美国商业故事，作者为我们还原了查尔斯·庞兹——一个充满了好奇心和可爱的骗子——的传奇经历，读起来像小说一样爽快。

著名小说家大卫·里斯，美国爱伦·坡奖获得者

作者将激起我们的好奇心，因为他笔下的查尔斯·庞兹是如此的厚颜无耻，又是如此的天真烂漫。

《华尔街日报》

《庞兹的骗局》是我读到的最好的商业图书。作者生动地叙述了传奇骗子查尔斯·庞兹的非凡人生，此人的名字与制造美国金融史上最著名的骗局连在一起。

《芝加哥太阳时报》



上架建议：财经·传记

ISBN 978-7-208-06630-4



9 787208 066304 >

定价：25.00元

易文网：www.ewen.cc